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行

不許複製

編輯者　早稻田大學編輯部

發行者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右代表者　高田早苗

東京府豐多摩郡戸塚村大字下戸塚五十八番地

印刷者　渡邊八太郎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發行所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東京府豐多摩郡戸塚村大字下戸塚五十八番地

振替東京一一二三番　電話番町三七四　二四二三番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印刷

八條黃省曾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焉、緒山跋焉、所謂續錄者也、案要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爲緒山所錄、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或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異同、

○今亦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年定論、朱子書凡三十四通、吳子語一條、先生序焉、袁慶麟跋焉、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大學問、是師門之敎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出續集、今取以爲附卷之首、大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刑山既增刻焉、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得抄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略年譜、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與日月同懸者固既昭照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徧觀而盡識之、則其敎誨論說莫不聽而化之也、今也世遠地隔、不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主先入、或提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先生之訓矣、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年之外、則緒山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可見矣、（皇明獻徵錄、皇明從信錄、吾學編名賢集之類不勝枚擧、如皇明通紀、雖譏先生爲異端、而於其德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與日月同懸者、固非過譽可知矣、）而予每恨、我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徧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詳也、故李卓吾文選、陳龍正要書皆必擇諸是也、而尚未能精、故今別略出而附刻之、使凡讀此錄者、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其敎誨論說爲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行合一之實云爾、

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三輪希賢善藏誌

傳習錄目錄

上卷

案通行刻本、有楊荊山小引、焦瑯琊序、張可大許有聲跋、並述刊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緒山原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子之有功於此書、固不爲尠、則非忍去之、但爲讀者省其煩耳、通本具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曰仁所錄凡一十四條、并序二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二十九條、案年譜、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　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　通本作啓問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少宰書、

答聶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爲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損之、詳見小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中卷、

示弟立志說、　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附敎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爲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曰、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誨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曰仁應試、及諭俗四條、與客坐私祝、共三篇耳、而此二篇亦其所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〇或曰、二篇當移之附卷、予亦以爲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其二十一條所自手記、十五條黃以方所錄、十一條黃修易所錄、六十

和漢萬世未曾有之一遇矣、其偶然與、將有數存焉與、則斯道之興似有所俟也、謹以清酌茶菓奠傳習錄新刻本、虔告功畢於我

文成公、伏冀

先生之道大明乎天下、

至治之澤徧蒙乎生民、

日東　平安書生三輪希賢謹告

（傳習附錄終）

新刻傳習錄成告王先生文

維
日本正德二年、歲次壬辰九月盡日、希賢敢昭告于大明、
新建侯文成王公曰、道無古今、心無彼我、恭惟
先生得心傳於同然、指聖功於良知、德業輝於當世、餘訓流於萬邦、嗚呼
盛哉、我
京尹篠山源君景仰
其德、篤信
其學、政務餘暇使希賢講傳習錄、且考定刻行之、希賢固辭不得、叨
奉嚴命、發軔於去歲八月、畢功於今月今日、謹考支干月日悉皆
正當
先生誕辰、而曆號亦與
先生存日同、實

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携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〇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神宗萬曆十二年甲申、詔以先生從祀于孔子廟、

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因識二詩、○是月與豹書、○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祠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又題其居、○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晩泊、問何地、侍者曰、靑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按行狀曰、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初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至是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親敎匠事、迎入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乃復登舟、士民哭聲振地、比至贛至南昌沿途擁哭者皆如之、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初六日至弋陽、德洪王畿與正憲俱會、○二月

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宮、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八寨斷藤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華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丹諸猺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刦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九月疏謝獎勵賞賚賞思田功也、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鎭、故有謝疏、○十月、疏請告、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未報、○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

之矣、此體豈有方所云云、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乃就謁、東入西出、自辰至未而散、始擧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三百餘人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德洪畿、○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降者一萬七千人、敕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興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民未受廛、學何繇建、而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也、乃命所屬諸生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提學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

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疏辭、不允、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子就擒、已論功行賞矣、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隨宜撫勦、并覈當事諸臣功過、先生疏辭、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爲學宗旨、○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俱謝以兵事未暇、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

虔、最年少、時已領郷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
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
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
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
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
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八月、答聶豹書、○十一月庚申、子正
億生、繼室張氏出、○十二月、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
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守益錄先生
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
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
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敎不明、蓋因
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

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
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
記、○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
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明年有領劵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
歸姚、省墓、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
期、書壁以勉諸生、○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十月、
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
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四月、南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
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
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
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見文錄○答歐陽德書、德初見先生於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遠方之士日至、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蓋有感時事、

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擧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眞是者、○十有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

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正月、疏辭封爵、○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七、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飾內外含襚諸具始擧哀、一哭頓絶、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愼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餠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

涙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衞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幷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準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玆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

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抆

邀結不合而返、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九月、還南昌、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敎、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眞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

加意黎元也、○六月、如贛、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書傳習錄第二卷載之、○是月至贛、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敎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七月、重上江西捷音、○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衞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釁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移文恤其家、○初廬陵劉養正與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使暗相

八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是月、疏免江西稅、○再乞便道省葬、不允、○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奉勅兼巡撫江西、○十一月、返江西、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二月、如九江、是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敍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

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先生遂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火之、毋爲賊辱、守益慮濠遣逮其父、密遣急避他所、○壬午、再告變、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便道省葬、不允、○疏上僞檄、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斅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

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雲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正月、疏謝陞廕隨乞致仕、竝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十九日疏上變、○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

衙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襲平大帽浰頭諸寇、殺賊首池仲容等、破巢三十有八、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擧、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衞世襲百戸、辭免、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刻朱子晩年定論、○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

得便宜行事、○撫諭賊巢、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爲文以諭之、其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矣、願效死以報○疏謝陞賞○疏處南贛商稅○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正月、征三浰、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累尙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以

俗。○選民兵。○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四月、班師。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不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見文錄。○五月、立兵符。其數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分有小甲、有總甲、有哨長協哨、有營官參謀、有偏將、有副將、其牌有伍符、有隊符、有哨符、有營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六月、疏請疏通鹽法。○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

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擧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刧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揭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月十六日開府、初至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牌法、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擧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隷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隷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慝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

始、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朝夕漬礪不懈、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正月、疏自陳、不允、○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袞之孫、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擧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立之、時年八齡、○八月、擬諫迎佛疏、欲上後中止、見別錄 ○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淸吏司主事、論晦菴象山之學、其書見文錄、○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淸吏司員外郞、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三月、陞考功淸吏司郞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論學、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歳、○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擧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歳、在吉、○陞廬陵縣知縣、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鎭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冬十有一月入覲、時黃宗賢綰因儲柴墟巏見、○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取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搆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之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夏赴謫、至錢塘。○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已而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兗朱節同擧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出文錄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鴂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

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出續集

○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有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是年、先生談養生、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擧進士出身、○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出外集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淸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作遊九華賦、　出文錄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疏請告、○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道引術、久之遂能先知、後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屛去之、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

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合巹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擧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擧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人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擧浙江鄕試、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同舍有以下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

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二十日、丁亥、先生生于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歳、未言、先是名雲、及改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歳、皆在越、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歳、寓京師、○有過金山寺及蔽月山房詩、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歳、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時畿內盜起、又聞秦中石劉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

王文成公年譜節略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廸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温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大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唫胸次洒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

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敎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飮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敎之、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

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淸、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玆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槪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敎、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敎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敎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更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秖以自誤無益也、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擧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胷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

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敎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敎、猶自以爲得聖

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

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踏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

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

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鶩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

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

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

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

傳習附錄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

朱子晩年定論我―留都とは南京のことなり、卷内舊本の六十四版新本八十一版に詳に記せり、錄一本、一部書き立てたるなり、不及抄寫、去者寫しとらずに直に其一本の書を取つて行ひたるなり、抄寫はうつすことなり、憚於翻錄、段々と寫しとるを云、さうしては誤字の出來ることを憚るなり、古人の語にも三び寫して焉作馬と云へり、壽諸梓、板におこせばいつ迄も一字も不違永く世に傳はる故壽諸梓と云ふ、登梨棗と云ふ類も皆板行すと云ふことなり、獨表章、文集等大部の中から只三十四とり出したるを云、朱子の眼がこゝにあるなり、是字標注曰恐衍字也と、麟無似、麟とは袁慶麟なり、無似とは不肖と云ふに同じ、居安資深之地、よく道を自得すれば、居ること安樂にて、其道資用ること深遠なるなり、慶麟三十餘年まで竟に此場を不得となり、居安資深とは手に入るを云、孟子離婁下篇の字なり、標注可考合、戊寅夏、正德十三年なり、王子四十七の御年なり、所著論、慶麟が日比道を論じ學を論じたる所を著したる其の書物なり、これを持參して先生に見せて正を請ひしにとなり、見先生、王子なり、日中天睹之即是云々、此二句は其場一念頭から聖人にもならるゝやうに思はる、聖人に至る筋が見え、其芽がはえるやうなとのたとへなり、恍然、ほのかなり、退求其故云々、こゝなり、王子の教を得たとて、直に聖人にならるゝ者に非ず、不合とは今迄學びし所に不合となり、不免遲疑、遲疑の二字にてうたがひと云ふことなり、總じて疑へば遲々するものなり、故に遲疑と云ふなり、王子のたがひもあるかと遲疑するなり、假館、貸屋を借ることなり、若將有聞、將はほとんどと云ふことなり、有聞とは聞き得ることなり、袁慶麟謹識、袁慶麟を袁夢麟とある書もあり、何れか是なるや、但し慶麟とも云ひ又夢麟とも云へるなるか、

家琴卿傳習錄筆記謄寫呈一齋先生

天保八年榴月　曾孫資輝敬記

琴翁之嗣資哲號爲溪、此記成於琴翁、然編中時有爲溪補錄、朱圈内加墨點爲識、　坦

傳習錄筆記　終

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眞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

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晩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眞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標】居安　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つぐなり、澄也、呉草廬の名なり、鑽研、錐などにてもむこと、研は砥にてみがくことなり、毫分縷析、兎の毛のさきを分くるが如く、又糸筋をわかつやうに、詮索したりとなり、科臼中、穴と云ふことなり、尊之之道、中庸の尊德性と云ふの道に於てなり、中庸首章訂頑終編、訂頑とは張横渠の西銘なり、初是を訂頑と云ふなり、この語面白きことなり、文義の科臼の中に居たるは、勿論あやまりなり、四十年無益の骨折なり、其非を初めて知つて尊德性に目のあいた日も何ぞと云ふに同じく書を含るには非ず、やはり又中庸首章訂頑と云へり、この日に見る中庸訂頑が眞の中庸訂頑なり、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

臨川は吳氏と云ふことなり、聖傳不嗣、聖學の嫡傳孟子迄にて其後不嗣なり、士學靡宗、宗とは宗子宗領の宗なり、正統の宗領筋が消えて末々のせりあひになりたるなり、董韓二子、董仲舒韓退之、依稀、ほのかと云ふこと、韻會云猶言髣髴也、にたるを云ふ、仄に聖道の旨を得たやうなる語も餘程ありとなり、程氏四傳而至朱、程明道の門人楊龜山、其の門人羅豫章、其の門人李延平、其の門人朱晦庵と傳來せるを云、其學徒、朱子の徒なり、滯於此、此と指したるは文義の精密を云なり、嘉定以後、元の大祖の年號、朱子沒後九年の改元、宋寧宗の年號なり、末學之敝、洪勉齋蔡季通などは、直に朱子に親炙し玉うて文字の末をのみ見はし玉はず、末學に至つて學問と云ふ、只文字のことのみ覺えたり、朱子はさうではなけれども爰に御手癖はあるなり、そこから末の弊となれり、末の弊は王子も免れ玉ひ難し、良知を唱ひ心學を開き玉へども、王學の者とても末は只文字へ流れて是を學問と思ふやうになるなり、況やその方を主とするをや、天之所以與我者、孟子告子上に、心の官は則思、々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と云々、根

株の根は木のかぶ、即是も根と云ふことなり、司馬文正公、諱光字君實溫國文正公と謚す、宋仁宗英宗哲宗の朝に仕へ玉ふ、諸葛忠武侯、諱亮字孔明忠武侯は謚號なり、三國の時漢の昭烈帝の宰相なり、司馬文正公は溫公のことなり、溫公通鑑を書き玉へるに一字も略字を書き玉はぬほどの人がら正しき人なり、尤學問ありし人なり、すれども無學の人と云ひ、諸葛忠武侯も聖學の人に非ずと云ふ、習不著行不察、孟子盡心上の語なり、習とはなれること、馴して只よいとして居るを習不著と云ふなり、行不察とは只よきことを行ふなり、すれど道を察したるに非るなり、孔明二十二歲で草廬を出で、天下を三分して漢を興し、其軍法も伯術の謀計に非ず、すれども聖門の學を知れりとは云はれぬなり、尤大忠なる人なり、吳草廬の人たる溫公孔明の二子に才德及びはし玉ふまじ、すれど聖學を見たる處この篇に見ゆ、微ても宗領家は血脈の正統たるが如し、貲器、器量なり、溫公孔明を指すなり、北溪之陳、諱淳字安卿朱子の門人、雙峰之饒、諱魯字仲元宋朝之人なり、彼記誦、彼とは漢儒を指すなり、以寸哉、一寸とも差はずとなり、踵其後、あとをふみ

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喩、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標】依稀　稀與俙通、彷彿也、趙張詩、風景依稀似去年、○程子四傳　程明道傳之於楊龜山、龜山傳之於羅豫章、豫章傳之於李延平、延平傳之於朱新安、○天之所以與我者　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北溪　名淳字安卿、朱子門人○雙峯　名魯字仲元、
臨川吳氏曰—臨川は處の名なり、草廬は臨川の人故

說を指すなり、○許魯齋元朝の人、後明に事ふ、故にこれを誹る者多きなり、通鑑にも誹れり、山崎闇齋の作に、魯齋考と云ふ書あり、これには權道ぢやとて譽めて書けり、兎角常の人には非ざるなり、魯齋草廬は元朝の人物なり、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令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

中絶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答劉子澄―追思凡百とは追思はおつて思ふにとなり、凡百とは總ての諸事多きを云、餘多と云ふこと、數多きを云ふなり、坐此病の坐ためにと讀むなり、回首茫然、振り向いて日前のことを見れば呆れ果てるとなり、又回首と云ふは思慮する貌なり、總じて何事によらず思ひはかることあれば必首をひねるなり、すれば回首とは首をひねると云ふことなり、茫然はあきれ果てたる貌なり、歲月、一歲一月と云ふことなり、惠規益、規は正なり、規益二字にて正のことなり、分ちて云へば其惡き處を正し規し、損へる處を補ひ益すと云ふことなり、是れ人の賜なる故に惠と云ふなり、不聞此等語、右の規益の詞を云ふなり、今乃云々、文集語の字と今の字の間に因循偸惰安得不至於此と云ふの十字あり、加鐫誨、鐫とはけづるきるゑると訓ず、尤刻む義なり、骨に刻み付くるが如くなる教誨を加へ玉ふ、そこが君子愛人意ぞとなり、君子愛人云々、禮記檀弓に曾子易簀の時の語に君子愛人也以德とあり、その意なり、○此書三十四通の終なり、誠に親切也、

朱子之後如眞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眞、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朱子之後云々―眞西山は宋儒也、名德秀字景元西山は其號なり、許魯齋、宋人、後事元元の大儒なり、名は衡字平仲魯齋其號なり、吳草廬、宋人後事元名澄字幼淸草廬其號なり、心經を作りし人なり、每朝讀み玉ひしと云ひ傳へたり、陸子の門人の註あり、心經附注と云ふ、尤眞悔之の尤もとは就中と云ふこと、悔之とは理學の誤りを悔ることなり、備錄、三子悔悟の

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或人—新本標注に云、案ずるに是文集第四十三答或林擇之書之略文也、答或人書無此文と、前にも云へる如く、文集にも亦異本ありて、是文答或人全文なるも不可知、體用、體は中也、用は和なり、李先生、延平先生諱侗字愿仲也、所見不同遂云々、李延平の所見と、朱子の所見とふりが違ひたる故に、李先生の言論に思を致さざりしとなり、不能盡記其曲折、朱子其時一向に文字に拘はり玉ひて、味を面白く思玉はざりし故に、委細を聞き覺え玉はぬとなり、今是を遺恨に思ふと見ゆ、曲折は委曲と同じ、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と、謂之未發則不可と、未發の二字可見、可發物有つて未發故に未發なり、中なくして空なるは不發とは云ふべし、未發とは不可言、〇今按李先生の云ると云ふことなるべし、上の一説の趣は不可ならんか、天地かへり點も今按ずるに他日尙可考、無主、うつかりとしたことなり、先言愼獨云々、先とは中庸を云ふなり、先言愼獨とは愼獨でねり込んで、然る後主立つ、そこからの中和なり、此亦嘗言之とは李先生の玉へりとなり、領略、尤と受取るを云ふ、會得と云ふが如し、蹉過、つまづきあやまるなり、孤負此翁、孤負は二字とも背くなり、文集作辜負、此翁は李先生なり、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

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標】放飯　孟子盡心上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註云、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問講求之意、

答呉德夫—坐談とは只居ての物語なり、實地にふみ行はず手に取つてして見ずに、口でばかり云ふを坐談と云ふなり、去人欲存天理、此の以下可見朱子平生の格致の筋とは違へり、王子の致良知の說とす、朱子の常にの玉ふ筋は、究理せざれば似天理而實人欲者を認而爲天理去て行ふのあやまちありとの玉ふ、今爰を以て見れば、平常の玉ひし分は坐談なり、今日見在の良知に從へば、今日似天理實人欲者を天理と思うてなすとも、他日次第に可見、一町ゆけば一町先き見ゆるなり、是れ陽明先生の家法なり、其のみ違うて氣づかいで、空く究理とのみにて坐談にして一生を過すは亦不過乎、朱子晩年の語に背くを不知、據所見、見付る處なり、大體、總くゝりなり、便察云々、文集便下に有欲字、放飯云々、孟子盡心の篇にあり、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

同意なり、忘るゝはもとよりあしゝ、助長も害なり、於ニ操捨之間一用レ力と云ふがよきなり、認ニ乎此一、彼の大頭腦本有底のものを見付くるなり、不昧、本心不レ昧なり、日滋長、不レ得ニ其正一者滋長なり、記得、思出と云ふこと、驗厥操捨、驗はしるしなり、其心を操ると舍るとを驗として、心の出ゆくと、入りすわるとを知るとなり、主腦主意と頭腦なり、於操舍間、心を操舍するの間に於てなり、用力處云々、修行を用ひたる上の實言なり、雖是の雖たとひと讀むもよし、歷々、あきらかなることなり、省驗、驗しを覺るなり、雖其有一物在我手裏、此語にくき語なり、此意は有ニ一物一在ニ我手裏一と覺ゆるも、はつとさう覺つた分では賴にならず、總じて善は我本體に備へてある者にて、可レ欲者也、すれば放失せぬ樣にすべし、なべての惡は我本體に具はれる物に非ず、不レ可レ欲ものなり、依て少しも心中に不レ可ニ留藏一如レ此にしてこれら實に有ニ一物在ニ我手裏一と云ふと雖ども可なりとなり、可欲者、孟子盡心に可レ欲レ謂レ善と、可欲とは忠孝仁義の類これ皆我に在底のものなり、不レ可レ欲者、不義不仁等我にもと無きものなり、漫說、ばつと只有ニ一物在ニ手裏一と說いて可なり、無歸宿、落着と云ふが如し、把捉得住、とりとめたりともとなり、答書、再答書なり、

答ニ吳德夫一

承レ喻ニ仁字之說一、足レ見ニ用レ力之深一、熹意不レ欲ニ如レ此坐談一、但直以ニ孔子程子所レ示求レ仁之方一、擇ニ其一二切ニ於吾身一者一、篤志而力行レ之、於ニ動靜語默間一、勿レ令ニ間斷一、則久久自當レ知レ味矣、去ニ人欲一存ニ天理一、且據レ所レ見去レ之存レ之、功夫既深、則所レ謂似ニ天理一而實人欲者、次第可レ見、今大體未レ正、而便察及ニ

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子約復書―子約復書文集四十八前條の次にあり、而して人汨々と云ふより以下こゝとは大異なり、朱子答書以下は又此書と同じ、文集も幾通りもありて本によりての異同あることにや、なほ可考、此箇大頭腦云々、朱子の仰せこされたる大頭腦と云ふもの、外面の物事ではあるまい、是我が元初本有底のものぞとなり、それを段々末へのべたり、元初、生れ出るまづ始めから人生而靜、禮記樂記の語なり、喜怒云々、中庸首章の語、寂然不動云々、易係辭也、人生と云ふ以下寂然不動迄の三言皆大頭腦の處本心のことぞとなり、汨々地、汨々は亂也、沒也、うつら〳〵として暮すを云、浮きつ沈みつと云ふこと、地字は付字なり、存息、存養と云ふと同じ、程子謂云々、程子遺書の二卷めに出でたる語なり、這箇義理、此一の義理なり、道義を見付けたと思ふ人さへ、擔板漢性質仁なる人は、只物は惠むにしくはなしと思うて是を道とす、知ある人は不滯、さばけるを以てこれ道と思へり、皆實體を見ぬなり、況や百姓は道の中に居て、大方道について通れども道とも不知して暮すなり、是の處を能く自反すべし、一方向きと云へども、古の仁者知者は仁と見、知と見るは道體の流行を不知ものと見落して、仁とも知ともかたづけず、さらば一大頭腦を見たかと思へば見付けること思ひもよらず、只日用而不知、よく〳〵自反すれば仁智百姓の三の弊を合せて居るなり、此處に於て反求せ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仁者又看做仁了、仁者知者百姓此語もと易の係辭なり、看做仁了とは各質の得方の方へ看做して全體を不知、道鮮、全道鮮なり、此箇、本體に在る處の義理はと云ふこと、但遺書には此箇と云ふ下に義理の二字あり、此二字あれば彌明白なり、亦不少亦不剩、仁はあれども智はなく、智はあれども仁はなし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此箇の義理は一盃にして過不及はなきものぞ、見る者の違にて一方へつかまへるぞとなり、看他不見、看他とは本體の義理を指す、不見とは不見付なり、是迄が遺書の語なり、此話、程子の話なり、勿忘勿助長、孟子を指す、勿忘勿助長と前の話と

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

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與林擇之—向來乖繆とは向來とはさきごろ也、繆は戾なり、不可縷數、糸筋多き如くにてかぞへ盡されぬとなり、乖繆の多きを云なり、惕然、おそるゝ貌なり、悔吝潛積、悔はくゆることなり、吝ははづかしきことなり、潛積はひそかにつもるなり、惴懼、惴は憂なり、爲計の計はしかたと云ふが如し、不逮の逮、音節、今人多く音太とす、

答呂子約

示喩、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答呂子約—見一大頭腦とは心體のことを云ふ、藤樹先生の所謂の良知に御目見えするのとなり、把住放行、把住は操るを云ふとりとめるなり、放行は舍つるを云ふ、手の中にある物を持て居やうも投げすてやうも自由なる如く、心を操舍するでなければ本のことには非ずとなり、把捉、把住と同じくとりとむ義なり、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

やかなるきみもあるなり、それ故花押と云ふなるべし、扨書判の初は王荊公宰相たりし時よりと云へり、然ればさまで古きことには非ず、扨此にて押文字と云へるは證文を書いて出したり、裏判或はおし切り判などして出すことを云ふなり、劉子の官此筋のことと見ゆ、それ故かくの玉へるものなり、卷內舊本八版、新本十版、有一屬官の條可考合、王子にも此段の如き敎あり、我何嘗敎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地頭、場と云ふこと頭は付字なり、編綴、あみつゞるなり、綴は音拙なり、近覺向云々、是以下朱子の御身分のことなり、一頭緒、一つの端にと云ふことなり、此心を存するを主とするの一筋を指して云なり、端的、迂遠の反なり、眞別有云々、文字言語之間で求め來り玉ふが朱子の平生なり、此れ眞別有用心處を可見、內へ向ひ玉へる者なり、浙中後來云々、浙中は浙東なり、朱子前方使として往き玉ひし處なり、其ころの學問詮議のゆきかた、其以後の我らが事の體、大分支離乖僻したることどもにてありしとなり、事體はこのことのていなり、乖僻はそむくと云ふことなり、似正似邪云々、よいともわるいともかたづかぬを云ふ、それ故云ひほどきが殊の外むづかしきなり、それを極令人難說と云ふなり、恐未可專云々、前々の說の中で、是非を立てよきを取りあしを含た分では、よき說たりとも舊說の部なり、舊說はすべて一頭緒より不來、すれば今見取ると主意異れり、必舊說の中に就いて取捨するなとなり、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

的在我ものゝことなり、不待求不待操と云ふて、格物致知亦是と云へる文理をよく味ひ見れば、平生の玉ふ處の格物致知とは少し振りかはれるなり、それほど又已知の字も扱ひかはれり、とくと見るべし、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工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劉子澄——居官云々の此七字は、子澄の詞なり、此の修業と云へるは書の異同を考たり字義を穿鑿したりすることを云へりと見ゆ、是は心得たがひなり、故に朱子これを正し玉へると下文の如し、德業、易文言に出たる語なり、押文字、押音鴨本書判するを押字と云ふ、古人を以て書き判とせる故なり、今も唐人の書き判、又本邦も堂上方其外學者の判等は多くは文字也、又花押などゝ云ふ、常の字の筆法にはせず、はな

く、趨とするもの可ならんか、此日何、此日はこのごろなり、何とはどのやうにとなり、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標】參前倚衡　論語衞靈公篇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

答陳才卿―詳來示とはあの方よりの書簡なり、精進、漢書叙傳に云、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註に師古云、精明而進趨也、佛書亦此字多し、香楞嚴卷八、唯以精明進趣眞淨名精進心、以眞精知進眞淨行故名精進、參前倚衡、起つ時は此心此理參前、在車時は此心此理倚衡也、不待求、端的在我、故に不待求なり、格物致知、こゝとても朱子の平生の玉へる筋にて、王子の意としつくとは合せず、然れども此處のは、我にある者を格致するとの云ひ分なる處、常とは振りのかはれる處あり、已知者、大學補傳に出でたる已に知の字なり、此の知字王子の如く眞に良知を云ふに非ず、眞に良知を云ふなれば、已と云ふ字を置くことを不得、大學もこゝも朱子の已知との玉へるは、彼の小學の中に於て洒掃應對進退の間に小學相應に辨へたる究理の知を指して云ふなり、尤も其源を推せば、良知なる故其段に於ては朱子とても良知と云ふ、然れども已知と云ふことを眞に良知として見るは誤なり、已の字とくと見るべし、然るに下の者字はよく味あるに、心理の意見ゆ、然れば上文所謂此心此理端

む義なり、在は付け字なり、於語言中云々、それほど言語の中に泥むからは、言句を究め得て始から終迄通徹するかと思へば、さうしたる者あるを見ることは罕なるなり、究竟、きはめきはむるなり、究理することなり、徹頭徹尾、始終通徹なり、草々とはあらいこと、字彙に苟簡曰草々、可恃之實、實は實德なり、間中、しづかなるうちとなり、進歩處、道のことになる、進むと云ふについて云へるなり、要訣、肝要の口傳と云ふ義なり、

與田侍郎子眞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專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與田侍郎子眞—無交渉とは交り與かることなきなり、違條礙貫、俗言なり、條は緡なり、貫は錢なり、さしがふとくて錢がさゝれぬと云ふことなり、○一説に條貫とは條目と云ふが如しと、此說尙可考、專字、續集作更、陽明全書亦作更、攢近裏面、內本心へ切込み近寄ることなり、せまりちかづくことなり、集め寄せることとなり、末文に詳なり、何れにても聞ゆるなり、先づ攢近は近づくと云ふ義なりとは、朱子節要に、攢は字の誤なるべし、趲字なるべしとあり、左もあるべし、趲はせまり近づくとなり、朱子節要は朱子大全の中を拔集たる書なり、朝鮮にて出來たる本なり、扨此攢の字、朱子の續集第五卷には僭に作る、陽明全書には作攢、此本には作欑、何れも異れり、按ずるに僭攢欑共に義同じ、聚る也、但攢には有鑽義、鑽の字なれば、裏面へきりこむ意なり、然れば陽明全書作攢もの是なりとすべきか、又節要に云ふ處の如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眞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林擇之―無窒礙とは顏子孟子同じやうになくても苦しからぬと云ふことなり、同じやうにしたきが病なり、向來、さきころなり、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程明道の語なり、程子遺書の二巻めに見ゆ、言は此心を收めて內に存すること久き時は、自然に心理明なり、何ぞあながちに道理を窮め索ることを待んやとなり、不誑語、虛言には非ずとなり、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答楊子直―墮在とは言語の方へ落つることなれば泥

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脱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説話、雖未能絶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又—持敬之説とは程子の説なり、不自記其云何、妄論なる故、今思ふにどの樣なことを云ひたるやを不記とは云ふなり、提撕、元來は物を提げ示すことを云ふ、類書纂要之提撕自敎誨言とそれを輕くして放心したる時氣を付ることに用ゆ、不察良心、文集に察字下に於字あり、渺々茫々、しまりもなくばつとしたることなり、渺々は水の長きなり、茫々は廣大の貌なり、中間、このごろと云ふことなり、これより又別のことなり、却儘の上今思へばの字を入れて見るべし、公案、本官府の公事沙汰の捌きを書きたるを云ふ、それより推移つて後世には事むづかしきことなどを俗に公案と云ふなり、默會諸心、聖人の道を心に默識するなり、得失道理を得と失となり、吾之鑒、この方のかゝみが明かに成つて、それを以て てらして逃るゝこと不能よきぞとなり、超脱、越え擢んでるなり、桎梏からみしばられること、爲合下入處、爲とはゆゑなりのきみなり、合下は其場と云ふこと、又あたまからと云ふこと、入處とは道へ入りばなり、今日説話云々、南軒の論説を云ふ、滲漏とは二字ともにもるなり、其中穴もなくどこともなくもるを漏と云ひ、穴あつてもるを滲と云ふ、こゝは其見處にぬけめあるを云ふなり、所論、南軒の所論なり、〇此書をも、學蔀通辨に、朱子三十九歳の時の書にて、晚年には非ずと難せり、

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偸惰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昏憒無進步云々、昏は明の反、與暗同義而稍輕し、憒は字彙に心亂也、進步は上達と云ふが如し、偸惰、文集作嬾隋はうか〳〵と暮すを云、うか〳〵と暮すは月日を偸み暮すと云ふ者にて大なる惰りなり、故に偸惰と云ふ、苟簡、それなりにして粗末なるを云、覺悟の悟文集作愌、舊習出入口耳なり、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喩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

答何叔京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答何叔京―京字一本並陽明全書共に誤作景、新本改京、李先生、朱子の師、李侗 字愿仲 號延平先生、即處事、處斷と連續す、捌くことなり、龜山門下云々、龜山は楊時字中立也、程子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 朱子と道傳はれり、故に龜山門下相傳の指訣と云ふ、指訣は今云口傳と云ふ詞と同じ、盡心於此、此とは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を指す、孤負の字文集作辜負也、○此書も學蔀通辨―論ある書也、此の末に右の如くは思へども、又さうばかりでもなしと云ふ語あるを、こゝばかり拔き取れば王子の術也とて誹れり、又云何叔京は朱子中年の時に死せる人なり、すれば晩年の定論に非ずと云ふ難あり、愧汗沾衣の本心呈露を又如何か見るや、○時珍曰、汗出于心、又曰鮑景翔云、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人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涙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右出于本草人精并人汗條、○悝は悲んで心疾なり、○關尹子八籌篇に云、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涙出、心愧物汗出と云々、本心呈露なることを思ふべし、御平常の議論になきことなり、

又、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潘叔恭―念々省察とは片時も忘れてならん是學の根本ぞとなり、其間之云々、持敬集義の工夫の中の一事耳となり、舊來雖知此意、今始めて爰を見付けしには非ず、前よりしてさうは思ひたれどもなり、緩急之間、すはと云ふ時はと云ふことなり、文集に急字の下に有先後二字、有倒置處、倒置はさかさまになることなり、讀書文理を求むるを學と耳思ふとなり、どちらを急にしどちらを緩にするがよきと云ふ中に於て終に是れ不覺不知緩急を倒置して、在日用間念々省察すべき持敬集義等の學の根本は、緩の後になり、其間の一事たる讀書求義の方は急になり、先になる底の倒置の處ありと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標】爲仁之本謂孝弟、論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答林充之―爲仁之本とは標注可考、有害於此、孝弟を云ふなり、爲佳、善と云ふことなり、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標】孟子　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畫脂—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工、

答梁文叔—看得透とは合點しぬくを云、信得及、其通することとなり、孟子云々、標注可考、向前、むかひすゝむなり、有田地可下云々、可下工夫の田地ありと云ふこと、田地は下地なり、畫脂鏤氷、益なき喩なり、しばらく形ち見えても消失するなり、脂とは凝りたる脂を云、鹽鐵論云々標注可考、

答潘叔恭、

玉へることあり、此の門人と云へるも楊慈湖などにてもあるべし、又萬正淳、曹立之、項平甫、胡季隨、包顯道、包敏道、楊敬仲、陳君擧等なるべし、此衆朱陸に往來して學べり、其餘あまたあるべし、兩先生共に教レ之て忌玉ふことなし、二先生各自見る處を執て相容るべからざるが如し、然れども偏心なきこと如レ此、後世の及ぶ所に非ず、皆好の皆と云ふ字を見れば一人にては無し、其間亦有舊病、尊二德性一の方に偏なるを云、此間云々、我方のことこつち筋と云ふの意、此方の弟子はと云ふことなり、初謂、朱子最初の思召よりなり、義理を明していつたら、後には自分に自ら德に入るだらうと思召したに、思の外說話のみかうじて、道德の氣力少しもないとなり、於レ此深懲而痛警を加へ玉へり、朱子の御眼前にして其弊如レ斯、もし此深懲痛警の書に不レ從して、未定の論說のみ守つて愈誇二口說一愈長二說話一則其弊如何と、可レ見、扨舊病とは朱子嘗謂陸子專二於德性一而略二於學問一と、然ればこゝの舊病との玉ふも、彼の德性上に專なる方よりの玉ふと見ゆ、然るに舊病の舊字によつて見れば、上文に所レ謂近日議論却肯向二講學上一理會すと云ふもの、實に然りと見ゆ、且集要五語類上に、所レ謂陸子の語に於ても亦其講學を不レ舍の意見ゆ、朱子又自謂專二於問學一而輕二於德性一と、此に指二陸子之舊病一によつて見れば、朱子亦此悔悟ありと云へども、後とても輕二德性一專二問學一はよぎなきことなり、是亦朱にも有二舊病一と云つべし、雖二賢者一習熟は改め難きものなりと見ゆ、○陸子の學は書を捨つると皆思ふ、さには非ず、集要五語類上篇云、後士看二經書一須レ着レ看二注疏及先儒解釋一不レ然執二己是一議論恐入二自是域一便輕二視古人一至二漢唐間名臣議論一反二之吾心一有二甚悖レ道處一亦須下自家有上レ徵二諸庶民一而不レ謬底道理上然後云々、○讀書因不レ可レ不レ曉二文義一然只以レ曉二文義一爲レ是只是兒童之學、須レ看二意旨所一レ在、この二書にて陸子讀書の法可レ觀、○同語類上に云、有二一後生欲レ處二郡庠一先生訓レ之曰、一擇レ交、二隨二身規矩一三讀二古書論語之屬一これ可レ見、

答二梁文叔一

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萠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標】其門人相訪—萬正淳曹立之項平甫胡季隨包顯道包敏道楊敬仲陳君擧等、往來於朱陸者不可枚擧、而兩先生共教之無忌、夫二先生各自執其所見、若不可相容、而其無偏心如此、非後世猜忌險薄徒所能知矣、○舊病—朱子嘗謂、陸子專於德性、而略於問學、又自謂專於問學而輕於德性、此指陸子之舊病、還是朱子之舊病、

又—朋友數人とは門人を指す、朴實頭、木地と云こと、頭は付け字なり、負荷、道を荷うて居るを云、引受けてすることなり、今方欲、學のふりを改めうと欲するなり、點檢、得と合點することなり、陸子壽、象山先生の兄、講學上、陸子の學を兼ねて朱子の思召すは頓悟の禪儒にて講學方がない、それでは究理が欠けて用に立たぬと思召したるなり、然るにそろ〳〵近ごろは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す、よいことぞとなり、其門人有相訪者、朱子嘗て陸子の門人楊慈湖を美め

の人と云ふ字は教ふる人をさす、我と云ふきみなり、如此、前に云ふ如く不得要領、爲文字奪却精神を云、漫無統紀、漫はばつとしたること、統紀はしなくゝりなり、無出頭處、あたまが出されまいと云ふことなれば上達あるまいと云ふことなり、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ー哀苦とは喪などの時と見ゆ、斂飭、斂はをさむるなり、飭は徂徠譯筌にとゝのふると讀み、致堅也牢密也と注して、器物などを作る上にて念を入れて何處から何處までも拔目なく堅くこしらへることなり、それより轉用してすみ〴〵迄を吟味して、きつとなすことに用ふ、怛然、きひやりと響くことなり、震悚、ぞつとして、怖ろしきことなり、○朱子說要と云ふ書に、此書は朱子四十歲の時、母を喪ひ玉ふ、其の忌中の書なりと云へり、是皆晩年定論に非ずとの云ひ分なり、○怛然震悚不知所以措其躬、悔悟親切亦出于本心者、乃所以爲晩年定論、自我これをみれば年數の早晩に拘らざる者あり、晩年ならざるを以て、この悔悟親切を欲捨亦何の心ぞや、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

每得子約書、輒復怳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敎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呂子約——二友とは誰か不知、爲恨、殘念と云ふことなり、要領、要は裳の腰なり、領は衣のゑりなり、大事のくゝりの處を云ふなり、做身主不起、本心が主に立ぬと云ふことなり、怳然、ほのかとよむはつきと不辨るを云ふ、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そこ元の爲に相談することを存せぬとなり、手前がまづ每一念之惕然としてをそるゝほどゝなり、遲回瞻前云々、是れ來書に私に此病あると云ひこしたると見ゆ、遲回云々とはづか〳〵とならぬを云、影子、本體のことなり、相聚一番、同志相聚るなり、一番は一度なり、彼此、彼は呂子を指す、此は朱子身を指すなり、剖決之助、剖判也破也、決徂徠譯筌にわかつとよむとも、はなれぬ處を力を用ひて引きさる意也、決斷決訟決策決疑判決剖決一言決論決裁決皆公事をさばき、疑をわかつことなり云々、堤決潰決水のふきゝることなり、納履踵決とはふるき履にて、穿けば踵の裂けることなり、決裂とも連用す、引決は自害することに用ふ、思切る意より用るなり、剖決はきつとかたのつくことなり、失此幾會、前にある如く、與二友俱來らんとして來り玉はぬ故にとなり、訓導後生、子約書を講じて、人を敎へ玉ふ故に云ふ、不會減人氣力、こ

つして勞費あると同じことぞとなり、間中無事で居ることならぬの病ぞと云ふことを、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と云へり此書は見にくき書なり、前說可なるべし、衛生、養生と云ふと同じ、飛揚燥擾、飛揚俗にうはづく者と云ふ、即ち此飛揚其ことうはづくことなり、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竇文卿―為學之要、前の說にては格物究理との玉ふ筈の處なり、然るを云々す、この學をする人は我れ人、先づは操存體認せぬ者もなきなり、只著實密切の字を缺くなり、表襮、あらはすなり、引惹の惹は音喏引著くなり、枉費酬應とは云つても云はいでものことを云ひ、應へまはるなり、然れば是の外人の辨論の來るは、手前のひけおかぬ處よりひきひいて來れる者なり、しかけらるれば又返答せずにもゐられず、そこで枉費酬應なり、是れ內に向の工夫を分ち減ずるなり、分卻の卻は付字なり、是自の為にあらず、すれば切に忌むべきこと也、

答呂子約

聞欲與一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

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衞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此答書の趣を考ふるに、純仁の方より使をこして、此ごろ閒暇なる中隨分他出をやめて書のみを見るに就いて、何々の書を其許にて調べて玉はれと賴みこせる其返答と見ゆ、宜謹出、他出なされぬとは尤のことなり、然れどもつら〳〵想ふに、何程書を取寄せたりとも、一度にさほど大分の書を讀みとることは不能、然るを何々の書を調べてくれよと云つて使を往來させ玉ふ、此樣に使を往來せしむるは、其費と云ひ、其使人の勞と云ひ一と方ならず、是等も亦省事身の寓するに隨つて安ずること不能の病と思はる、如此書をみることを貪り玉ふは、譬へば如多服燥熱藥云々となり、一併一度にと云ふこと、俗語なり、許多、いかばかり大分と云ふが如し、專人、使者のことなり、語使於四方不能專對とある、是によつて後世使人のことを專人とも、專使とも云ふなり、似此此のやうにと云ふ義なり、多服、多く書を貪るに喩へて云ふなり、此書最初解しがたし、姑く此說に從ふべし、

一說に閒中無事、是は純仁の身の上のことなり、かゝる時は固より出ぬがよしとなり、故に宜謹出と云へり、然想亦不能、それも又なるまいぞとなり、一併讀得、許多の書が一度には見られまいと云ふことなるべし、一併には一度にと云ふことなり、專人使のことなり、來往勞費、來往はいきつきつするなり、勞はつかるゝなり、費は入用物入りを云ふ、使を遣りつ取り

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解、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呂伯恭―道間とは道中道すがらのこと、道間と云ひ講論と云へるは道すがらの學問話しと云ふことなり、此書簡より前に、朱子蔡季通と共に道中し玉ひし道すがら、季通と講論せるなり、其講に由つて悟る云云となり、彊探必取、彊探はあながちに求めさがすなり、必取はかうぢやと取りかためるなり、尋流逐末、水なれば源を捨て、流を尋ね、木なれが根を舍て、末を逐ふなり、恍然、ちらりとしたこと、自失自らあきれたることなり、頓進之功、遽に上達したる樣に思はるゝとなり、頓悟之機、潛かに陸象山をさす、象山自身に頓悟とはの玉はねども、脇から頓悟の說といひたて見たてたり、誨論諸說、そなたより示さるゝ所の諸說となり、氣質躁妄之偏、朱子は朱子だけの氣質躁妄の偏あり、皆人はなほ更なり、皆是れにて一生を果すなり、朱子涵養克治し玉はぬにはあらねども、全體の學のふり涵治の功少し、そこを悟り玉へるなり、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

おさへる義なり、慄然、ぞつとをそるゝなり、而失之、今の工夫を指すなり、最爲守章句者、朱子御自分のことなり、又專ら文義をすましたがる者の爲めに說いて、心を修する者の爲めにせずとも聞ゆるなり、但し前說可ならん、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云々、一片は一通りと云ふが如くなり、聖語をとくとて義理を付過し故、聖經の外に又一片の文章が出來たるなり、是れ家の下に又家を作れるが如きなり、屋下に架屋とは、屋の下に又家を作るを云ふ、作れば作る程本の家の爲にあしゝ、故に說得意味淡薄と云ふ、做一片文と云ふ、四書の註等屋下に架屋の所まゝある也、人看者、經書を看るなり、兩項、頭が二つになりたるなり、下稍看得、末々終りと云ふことにて、果はと云ふが如し、本旨、聖經の旨なり、漢儒可謂善說經者、馬融鄭玄防咸等なり、漢儒の經のときやうがよきぞと、於是朱子漢儒を尤に思し召したるなり、漢儒は此義理を不云に、只訓詁ばかりにして是はかう云ふことなりと云ふ迄なり、只字義を述べて、其者に意味は見させるなり、故に經と注と兩項にならず離れずして一通りなり、故に聖意深長なり、是がよきとのことなり、〇此書淳熙二年、朱子四十七八歲の時の書なり、文集十一卷に載たり、此書全文に非ず、其要のみを記せり、然るに全文には、陸子の如く學んではすまぬと云ふことあり、そこをば王子ぬき玉へり、こゝが王子の手なり術なりとそしることあり、學蔀通辨にも難せり、皆王子の意を不知論也、朱子の文集固より大部なる者なれば、人氣のつかぬ書もあるべけれども、如此ぬき取り玉へる書には、信ずる人は勿論、王子をなみする人も共に本書を不可不考、すれば隱して隱さるゝものに非ず、且常人とてもさほどの奸佞先づはあるべき樣なし、略して記せる處が王子の手のある處などゝ察するは、却つて其人の心ざまさこそと思ひやられて淺ましゝ、陸子をの玉へる一段は、此主意にあづからざる故、略し玉ふなり、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

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張敬夫─窮居如昨云々と、是は朱書に朱子の貧のことを尋ね玉へりと見え其答なり、窮し居ることまへの如くなれども、是は言に不足となり、自遠去師友之益、さしつけて敬夫を敬ふを云へるなり、兀々度日、兀は不動貌也、何もせずして日を送ると云ふことなり、何事もせずして坐するを兀坐と云ふなり、無彊輔、師友の輔けを云、一種一通りと云ふこと、心悦之而不能自已、朱子大賢なれども、それ相應に向外走るものあるなり、兼ての註解文字等なり、詩人の詩に走り、文人の文に走る、皆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止酒例、朱子は上戸なり、病に中るとて止め玉へり、其如くに向外走作し、心悦之ものを絶ち玉ふとなり、こゝは晩年定論なり、親切なるなり、○禁止し難きを強て禁ずるの喩なり、前輩所謂云々、東坡なり、東坡が詩に貧家淨掃地、媿婦巧梳頭、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と、鶴林玉露等に載りたり、尤東坡が詩集にあり、上士中士下士の下士には非ず、只下品の人、田舍邊の士と云ふことにて、身のことを卑下する辭なり、下士晩聞面白き詩なり、言は貧家なれども掃除は奇麗にする、醜婦なれども見事髮は結ふ、其如く下士にして晩く道は聞くなれども以拙自修となり、拙、不調法と云ふことなり、擴充不已、向外走作する筋を絶ちて、志を擴充し不已なり、庶其有日、補復する日あるに庶からんとなり、苦求之苦はねんごろとよむ、太過、義理の詮議大過するなり、煩猥、事多くみだりなること、附き添うて煩猥するなり、此正是最切近處分明處、愼獨誠意なり、皆内に向ふ處爲已の學爰にあり、談空於冥漠之間、うはのそらなことを談じまはると、○冥漠は體もなくばつとせるなり、其亦誤こゝが悔悟也、今迄のを朱子悔い玉ふ也、○朱子文集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體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疏、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理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味亦益深長矣、(文會筆錄四)、以此意、前非を悔いたる意を以てなり、檢勒、つかね

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

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

○文會筆錄卷四七十九版、答花伯崇書の末に、凡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文集、○鑽故紙見傳燈錄古靈傳、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與吳茂實―近來自覺とは、朱子御身の工夫のことなり、講論云々得力處、この句を見るに、この仕方は朱子御自身の誤りぞと悟り玉ふ語なり、今の朱學者は却つて又朱子の悔い玉ふ處へ立かへりて、文義詮議にて日を暮し、是を義理を積集すと覺え、久うせば力を得べしと思ふなり、尤朱子程子平生さうの玉ひしなれば、餘儀もなきことなり、然るに此書にて可見、過ぞと悔い玉へるなり、少檢點、一點々々檢むるなり、すれば吟味と云ふことなり、そこが惡いこゝが惡いと吟味ししるしを付けることなり、深省而云々、朱子御自身のことなり、告之也、我前方の仕方惡しく、今痛く懲りたるわけを諸同志へこの趣を告げて、今迄の仕方を改め玉へとなり、

答張敬夫

熹竊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

尋ね又朱子へ尋ぬ、それをあちこちの玉へば、彌惑ふ故に、陸子へついての玉ふにてもあるべけれども、それにしても陸朱王の學、こゝに於て一意なるを見るに足れり、且就此、陸子の説をさすなり、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日用功夫云々とは、朱子の一分の功夫、老病募りたればとて少しも撓みはし玉はぬとなり、向來を文集作鄉來、本以自立、學問の根本的なり、こゝに力を不用して文字に走る故に、事々皆病み支離決裂するなり、又聞講授云々、是は呂子約のことなり、講習し授けて勤勞とつとめてせわをやき、精出して弟子を教へ玉ふと承はつたとなり、有未便、講授勤勞し玉ふは、恐くは御自分の爲にはよくないことであらうとなり、事變云々、事變は萬事萬變なり、幾微は其かしらのきざす處なり、其幾微と云ふ者は我にあるなり、源を清くし、本を正うしてそこを察するが肝要のことぞとなり、皆王子の意と同じ、汨溺於故紙堆中、書物を堆く積みたる中に身をはめてと云ふことなり、汨も溺るゝなり、其中に浮きつ沈みつするを汨と云ふ、言は諺に云、書物の中から目を出して居ると云ふことなり、故紙とは字紙なり、字紙とは反古のことなり、失後忘前、前後をも忘却すると云ふことなり

陸丈囘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此書心を付けて可見、兼ての朱子とはふりが就中かはれり、今時朱子學よしと云ふ者の論、皆義利の間難擇者ある故にこそ格物究理と敎ふるぞ、究理せざれば事々物々の間、義と見てなすことも天理と思ひ込んでることも、其擇び難き者の間に於ては、必しそこなひを義と見、天理と思ひてなしたるもの却つて不義人欲なり、究理なき故なり、只々究理せよと敎へしなり、隨分よき朱學者是れなり、此書の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とあるは、兼て義でなく、利と見たが利でないことがあらうとの玉ひたるに、爰を可見、意の所疑は舍て去つたがよいとあり、所謂王子の良知なり、當下の良知が利と思はゞ、利でないのを去つても不苦ことゝなり、喰物でいはゞ、毒かどうかと思ふ物は未だ本草で考へずとも、その一色を喰はずとて不苦なり、喰はぬがよきなり、○意所疑以爲近利者云々、卷內─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云々、向後見得、この後のこと、あとで前したる舊事を見るに、見不盡ある者なり、見得親切と云ふを可見、我をよきと誇る意あれば、舊事の仕方の不盡ことを見付くることなきなり、只當下の良知に從つてそこに不止修行親切なれば、日々に道德增進するなり、增進に隨つて舊事のしそこなひも見得るなり、究理々々と云つて、當下の良知を心元なく思つて怠れば、此れ即ち舍去と云ふ處がぬけて、一生を空くして果すなり、又有の又字、文集作只字、過當、あやまち故なり、あやまち故と見たら其時の良知に隨つて改むるがよきなり、陸丈回書、陸丈とは陸象山なり、爰を見るに、符復仲から陸子へ義利之間難擇者の問ありて、陸子答へ玉へりと見ゆ、その回後の書で朱子の意を窺ひたるものなるべし、其言明當、陸子の云ひ分明也と云ふこと、義利の辨は陸子の家法なり、朱子のこの書の意、符復仲陸へ

苦索、文字の方を苦み索むるを云ふなり、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象山―先生諱九淵字子靜、○集要語錄下に云、門人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先生少朱子九歲、先朱子八年、先生の學術朱子と甚だ合はず、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陸子三十七歲、五月鵞湖會互に道合はず、其陸子への書なり、熹衰病と御死七八年前のことなり、比來、このごろと云ふことなり、可支吾、技梧と同じ、さゝへさゝふるなり、少しもちこたへさうなことなり、○陸子への此書を見るに、初は道あはず、此時は陸子のゆきかたに朱子もなり玉へりと見ゆ、學蔀通辨に此書を朱子五十七歲の時とす、而四書集註或問は六十歲頃と云へり、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喩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間中氣象甚適、毎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是、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苦索也、

與周叔謹—應之は周謹へこの人のことを云ひ遣はし玉ふなり、未得相見、朱子未だ逢ひ玉はぬ人と見ゆ、但この應之と云ふは直に叔謹の字なるか、又別人のことにて、叔謹が方へ云ひ遣はし玉へるか、規模、規はぶんまはし、模はいかたなればかたと云ふが如し、呂陸、呂東萊陸象山なり、不滿人意、心に足らぬことなり、我心に滿足に不思となり、兩家、呂陸の二家なり、因話扣之、應之の云ひ分に付て敎ふるがよからうとなり、又應之と云ふを叔謹と見れば此の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とは物語によつてとくと、其見得の處を扣き出して盡さるゝか、又は書を以て告げ及ぼされば幸のことならんとなり、坐字、ためにとよむ、○陸子集要五語錄上に云ふ、退歩して思量不要驚外、體察收拾、性善を體察し、放心を收拾するなり、諷誦、そらんじ讀むことなり、大段、大分と云ふことなり、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喩、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答潘叔度—目力全短とは、目の性の衰へたるなり、冥目、目のひしげたことなり、靜坐之靜字文集作間、看書鮮識、見れば見るほど知識少しと云ふこと、叔度が書中の語と見ゆ、嚴霜大寒云々、何ほど寒き時でも、少しは風も和し、日も暖かなることなきには非ず、すれど大寒中には全體寒し、寒き方多くして勝ふべし、書を多く見、文字を詮索する中にも、心術の工夫あれども書冊へ走れば其方勝つて收拾放心の方が負るなり、すれば落著收拾の方を多からしむべしとなり、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呂子約—冊子上とは書冊のこと、子字は添へ字なり、有己、己が本體なり、

與周叔謹

は、十が十ながら通ずとなり、此書は朱子三十八九歳の時の書と云へり、學蔀通辨に論せり、

答潘叔昌

示喩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間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昌―無不識字底神仙とは列仙傳に在ることなり、言は仙術と云へども偏へに長命を專らとして天上するばかりには非ず、學字ぶを不知る神仙はなし、仙家にも學問はするなりと、仙家に天に上ると云ふことあるは、仙術の極意のことなり、實に白日に上天すなどゝ思ふは相違なり、此論甚中一偏之弊、尤なことなり、文と字を詮議せぬ弊を救ふには肝要なり、文字を不識るは一偏之弊ぞと先示を受たるものなり、扨文字詮議の却つて害たるを述ぶ、學上天、神仙の場に至ること、神仙になることを學ぶを云ふ、先づ神仙聖人になつて、其後學上天人、字詮索しても不遲妨もあるまいぞとなり、文集に天人誤つて作大人、間中、ひまなるうちなり、喟然耳、說ばしきことなり、

答潘叔度

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何叔京―朱子の友なり、文集四十五巻に出づ、僣易云々、僣はひとごろふとよむ、我分際をこえおかしたと云ふこと易はやすきなり、僣易二字で卒爾にと云ふきみなり、此書發端の語とは見にくきなり、言は此より以前分をおかしたやすく卒爾に博觀の弊を申し入れしに、其意を得られたと稟玉ふことを拜すとなり、拜は書を拜しうけて見たと云ふ書簡詞なり、雪溪翁曰、拜稟とは申し入るゝと云ふこと、拜して申すの意なり、此方にて啓上と云ふが如し、言は手前の分限を越えてたすすく博觀の弊を申し入れしにと云ふこと、前の意なれば僣易拜稟博覽之弊と點を附すべし、雪溪翁の意なれば僣易に拜稟博觀之弊と點を付すべし、歛字彙に與弊同、不自揆乃云々、存じがけもない尤なとある仰を蒙れり、何たる幸ぞやとなり、未能遽舍、博觀がすてがたきなり、是れ餘儀なきことなり、雜々の遊藝に達してさへ、其非を知りても人の不堪能なるを見聞く時は、見せたく云つてきかせたきの意起る者なり、況博觀をや、尤のことなり、爰をたち切つて改むることは大賢に非ざれば不能、明道先生さへ好獵の心勃然として一たび生ぜさせ玉ふと云へり、因事、朱子の觸發なり、少省發處、ちと合點ゆきたる處、必有事焉云々、集義る事を事として、其効を期してすることを勿れとなり、公孫丑上篇に見、明道鳶飛魚躍を以て是れと同意と云ふは、皆自然の流行にして、天地間此理に非ざるはなしとの意也、勿正の正は效しを見ること、效を求むるは自然に非ず、乃今二字、文集作今乃此流行云々、此とは前の鳶飛魚躍道體流行をさす、こゝへ工夫を下すことあるの處を觀得たりとなり、日前、今迄と云ふことなり、不可勝贖、金を出して罪を謝するを云ふ、守書册云々、この書册言語にとがはなし、守泥の二字に罪あり、無交涉、ゆき通はぬと云ふこと、此道の流行が守書册泥言語方へ

ふ意が與の字に見ゆるなり、忘己逐物、事物を逐ふことなり、この朱子の御見得を可見、至極のことなり、王子の朱子を正し玉ふもこの通りなり、朱子を功利權謀の學ぢやとはの玉はず、支離決裂して、頃刻も間斷すべからざる底のことが疎遠になるとの玉へり、こゝなり、虛內、からにするなり、撓己、己が本源をみだしたまはぬなり、己立、我が根本の立つこと、孟子の大者立則小者不能奪との玉ひたると同じ意なり、了得天下云云、天下萬物を捌くことなり、己立つて後は天下萬物皆我にあり、我ものなり、安頓去處、安んじおくなり、安頓する處と云ふなり、去字は付字なり、經世、歷史のことなり、伎倆、調略と云ふこと、歷史など見れば世を治め調略する者なり、呂子約別して史學を專とし、浮身をめつせし人なり、此病あるべきなり、相去遠、子約は西國、朱子東國に在つて遠く隔てたり、書問、書のことなり、臨風、便ち風だよりなり、又西吹く風なるべし、○王子を難ずる者曰、此書に書中に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とあり、且此を專ら子約へかゝりてのことゝすれば、即忘己逐物、貪外虛內の誤り免れ玉ふべからず、朱子の爲めに最屓の引倒しなり、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喩、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的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標】彼中—指上文世俗功利權謀之徒○程子明道先生也、語出近思錄、云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云云、

答呂子約—呂東萊の弟也、復何如、どのやうに用ひるゝぞとなり、於此處、天理人欲見得分明、天理を見付けて人欲を寄せつけぬこと、功利權謀裏、功を立て利を得るなり、權謀は根本へかゝらず時に取ての謀なり、向日、前々なり、彼中證候、彼中は世俗功利權謀を指すなり、證候は病症と云ふこと、○世俗功利權謀の仕方のことなり、さうは前々にもせざれども云

理會、蓋未晩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黃直卿書—黃勉齋と云ひし人は、朱子の道託在此我れ死すとも何ぞ怨みんとの玉ひたる道統の人也、それへの書なり、要立本、根本なり、多くは書をすまそうとかゝるものなり、此の過不少、病人の病を癒す爲に醫書を開く如くに書をば見るべきものなり、寬心玩味、書をば心を寬くして、そろそろすますがよしとなり、少々文義は違つても不苦、只管說を求めて同異を考ふ、研究纖密、研究は究むるなり、纖密は細々しきを究めるは惡しとなり、此段は則陸象山讀書の法なり、促迫、迫りせまるなり、將來これからさきと云ふことなり、見得大意、大體のことをも云ひ、總體のことをも云ふ、爰は總體のことなり、是の書のことなり、大意さへ見得たらば、それからは一二の節目を擧げて、箇條でも立て、そろ〳〵すましても不晩ることぞとなり、漸次、そろ〳〵となり、向來定本之誤、向來は前かどなり、定本とは此本字即最初に出でたる立本の本字にて、此根本を定むると云ふことなり、向來定本之誤とは、立本ることを不要、一向に文字言句に拘はりし誤りなり、扨王子の序中に、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と云ふを、明の陳憲が學蔀通辨に難じて、朱子自ら咎めて舊本之誤を改正せんと思へりと云ふこと、文集にも語類にもなし、然るを陽明如此く云へるは、定めて答黃直卿書中、定本之誤云々と云ふ其のことなるべし、然れども此書の定本と云へるは註解等のことには非ずと云へり、なるほどこゝの定本と云ふは根本と云ふことなり、然るに根本の誤り、乃ち說をなすの誤の生ずる處なり、然れば舊本改正を思ふの意言外にあり、又但集註或問などのことにてもあらんか、是亦不可知なり、煩勇革煩は御太儀ながらと云ふこと、其元にも改めさせられよと云ふことを煩勇革と云ふなり、書簡の辭なり、避譏笑、今迄と違うたとて人の笑ひ罵るを憚るを云ふ、

の頃に當る、朱子六十歳餘りの時の作なり、然るを未定、こゝには子細あることなり、又何叔景に答る書は、朱子三十九歳の時の書なり、是を又晩年定論とす、皆わけあることなり、舊本之誤、即集註或問等のことなり、而其諸、佐善翁其諸二字を發語の辭とす可考、局於見聞、局はつぼねと訓す、自らしきりして其中へはまつたと云ふことを局すと云ふ、かぎり止まるなり、槩乎とは一槩と云ふことなり、言之不信、人に信ぜられざるなり、先得我心、告子上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尤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呶々、かまびすしきことなり○晩年定論のこと、學蔀通辨求是篇等に載たる如くに、是が朱子の定論にはあるまじ、通辨などに載る如く、後迄究理の筋をの玉ふ、更に前にかはることなきなり、然るに定論とて此篇に載せたる三十四通は、皆朱子の御本心より出でたる親切の書なり、悔悟の處が人の情實なり、扨後迄前にかはらぬ究理の筋は、朱子と云へども御手癖なり、御本心には非ず、夫れ聖人は道を當代に行ふことを本として行ふなれば、行はれぬ日に至つて、せめて後世の爲にとて六經を註し玉ふ、朱子のは初から書物の詮索して六經の註をなしたり、究理の沙汰等なり、爰が朱子の御くせ御すきなり、氣根は強く才は發し玉うてひたもの其の方にのみ赴き玉へり、朱子の師は延平李先生なり、李先生をば古人も壺氷の寒月と評判せり、朱子に此の氣象は傳はらず、李先生より書を以て朱子へ外面へ走り玉ふことを戒め玉へり、後目を病みて書を見ることならぬ日初めて悔玉へり、延平の異見せられし時はやみ玉はざりし也、

答黄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

くことなり、支離決裂、潜に朱子を指す、湮晦、しづみくらむとよむ、業擧、文章を以て及第するの學を云ふなり、乃稍、稍はそろ〳〵と云ふことなり、疲薾、やましきを云ふ、疲薾の字もしくは疲薾なるか、疲薾は疲れ果てたることなり、本と草の萎み枯れたるを薾と云ふ、骨折つて疲れたることなり、相出入、違うてをることなり、依違往返且信且疑、よつて見つ違つて見つ、往つて見つ返つて見つ王子の心中もめるを云ふなり、謫官龍場、武德正德元年丙寅、王子三十五歲の時なり、謫官は流さるゝことを云、龍場は在㆓貴州西北㆒三年戊辰三十七歲春至、始悟㆓格物致知㆒と年譜に見えたり、恍若有悟、恍はちらりと合點したることなり、體念探求、工夫と云ふことなり、體認觀念なり、再更寒暑、二年を經たること、證諸五經四子、此時五經憶說を著し玉ふ、今不㆑傳、序和文錄第一に見えたり、沛然、滞りなく差支なきを譬へて云ふ、開竇徑、坦たる大路を不㆑知して小徑を穿鑿するを云、二氏之下、二氏は釋老なり、この學にも王子は通じ玉へり、既に天眼通をも得玉へり、然れども措㆓日用㆒缺漏して人倫の道に非ざるを以て捨て玉へり、大器量に非ざれば

不㆑能ことなり、僅の曲藝だも宿習を改むるに不㆑忍、俗情也、於㆑是も王子の賢可㆑觀、立異好奇とて王子を非議するなり、こゝが王子の反求の厚きなり、其議を非とせず、猶我誤れりやと、痛反深抑、痛く自反し、深く情を抑へて、手前の琢けぬところを吟味し玉ふ、是を務自搜剔斑瑕と云ふ、搜剔斑瑕、搜剔はさがしけづるなり、斑瑕は周禮王制に雜色曰、斑瑕は字彙に玉玷又過也、獨於朱子云々、外の議はかまひ玉はず、朱子の大賢と違うたが合點ゆかぬとなり、相牴牾、牛の角を以て互に相觸れることなり、此處の意は違戾して不㆑合を云ふなり、恒疚於心、卒爾に朱子わろしと打やぶりはし玉はぬなり、益厚きことなり、切疑の切はひそかとよむなり、及官留都、留都は南京のことなり、明の帝は本と南京に都せり、後に北京の都に移られたれども、南京の都にも官人をとめ置きて留守せしむ、故に南京のことを留都と云ふ、官㆓留都㆒とは、王子嘗て南京の鴻臚寺卿と云へる官になり玉へる其のことなり、自誑々人、以下十字は此の末答㆓何叔景㆒書中に出でたる文なり、勝贖の贖とは罪人の科料を出して罪を謝するを云ふなり、集註或問、四書注十六年

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標】濂溪明道―竊案、朱文公稱濂溪爲道統、見三先生祠堂記、太極通書後序、亦曰獲先生餘敎於百有餘年之後、然而於大中二序、則專稱二程、而不及周子者、蓋以其無與二書之功歟、且其論二程也、常以同德、而其所自爲說、則又多本於伊川好學論之意、而少據於明道定性書之旨、文成公敎人、常專主於定性書、其稱道統、亦每擧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則其學之所尊尚、於是亦可以見一端也○早歲―事見年譜○疲癘―字彙疢字註、丑忍切嗔善嗜爲病、徐鉉曰、今俗別作癘非、周伯温曰別作疢非○證五經―先生居夷、著五經臆說、而今不傳、序見和文錄第一○先得我心―孟子告子上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正德乙亥―乙亥正德十年也、先生于時四十四歲○案年譜正德十三年戊寅七月、刻晩年定論、

朱子晩年定論序―一本無序字、而篇首有陽明子序曰五字、新本去之、洙泗之傳、洙泗は魯の二水の名なり、孔子の居玉へる所、洙水と泗水の間なり、故に孔子の學と云ふことを洙泗の學と云ふなり、濂溪明道云々、朱子は何時も濂溪をのけて孟子の傳を程子へ引付け玉ふ、其中にも伊川の方がおもとなり、王子は又伊川をのけて濂溪明道始復追尋すと、この二字へ引付け玉ふ、於是も可觀、學は明道の定性書が主となり、朱子の學は伊川の好學論が主となりたることを、扨李延平は明道のいき方があり、其弟子朱子は大器量の人故、學が一等よくなれり、よくなつたゞけ又一變せり、延平の學は例へば金銀をのみ取り放さぬが如し、朱子に至つて其帳面迄綿密なるが如くなり、尤朱子の時は金もありしなり、朱子の後終に其金を取失うて帳ばかりの吟味になれるなり、辨析、道學を辨じ析

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

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擧、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敎、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

二書ニ尤盲者になり玉ひしには非ざるなり、淵微、ふかきなり、輿儀と云ふが如し、告同志、即定論所レ載の黄直卿向叔京呂子約等の數子に告ぐるを云ふ、輿晦翁同、朱子は賢者なり、それと王子の學の違ひたるを、一分にも氣の毒に思召し、天下の人も疑へり、時に朱子語類等から同じ趣きのことを見出し玉うて、我が學の朱子と同じきを喜び玉へり、王子も初は朱子を學び玉へり、後に改めし也、然して其說朱子の悔悟の書に大やう同じきとなり、扨朱子其以後の說すべて此の悔悟の如きかと見れば、此悔悟と違うて何かはりめもなし、此處は朱子の賢と云へども、先入主となり御手癖となれると見ゆ、刻行之、板に起し世に行ふなり、爲朱子云々、朱子に荷擔してなり、無意中得此一助、世間の論を止んとての爲には非れども、爭ふ者寡くなりたり、是は一つの助を得たるぞとなり、此事與ニ安之一書中に詳なり、此無意中得此一助の語も其書中の語なり、和文錄三に載りたり、虬峰、謝廷傑の號なり、相謬戾もどりねぢけることなり、千古正學、千歲を經ても、正學の分は同一源なることと可レ知となり、袁慶麟、王子の門人なり、引其說、序すと云ふと同じ氣味なり、〇後儒此編を議する者尤多し、然るに王子の意は明白なり、中卷舊本五十八版荅ニ羅整庵少宰一書に詳なり、至論至說これに加ふるものなし、其間格言妙語亦尠なからず、王子嘗て朱子の書三十四通を採錄して、以て名けて爲ニ晚年定論一、然るに其間不ニ晚年一書も有レ之るによりて、整庵議レ之王子之答右の所に於てみるべし、其爲ニ朱子晚年定論一、蓋亦不レ得レ已而然り、中間年歲早晚誠有レ所レ未レ考、雖レ不ニ必盡出一於晚年一、固多出ニ於晚年一者矣、然大意在ニ委曲調停以明一ニ此學一爲レ重と云々、

朱子晚年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ニ孟氏一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ニ尋其緒一、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ニ支離決裂一、旋復湮晦、吾嘗

す故狀元と云ふなり、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己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幷師首敍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標】無意中—和文錄三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云云〇隆慶—明穆宗年號、壬申六年也、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此一條錢德洪の小序なり、

定論首—朱子病目とは、此卷末見答潘叔昌潘叔度

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問孔子―回也云々は論語先進篇、精微、道理也、本自とは素よりとなり、聞一知十、公冶長篇に出づ、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標】拱把―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註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鄒謙之―舒國裳は王子の弟子なり、一張紙、一枚の紙なり、寫拱把云々、寫は書くと云ふことなり、拱把之桐梓は孟子告子上篇、懸筆とは筆を投して と云ふが如し、中過狀元來、狀元及第に中り來れる人ぞとなり、過の字は付け字なり、狀元はふだのかしらとよむ、及第の人何人ありとも其の中の第一を狀元と云ふ、其時の及第の人の姓名を書き記す看板の首に記

で臨終すると云ふことなり、結果の二字、佛者の語なり、こゝでは一生を仕まふと云ふことなり、要體此、下に云ふ處を指す、纖介、纖は糸すぢなり、介は芥と同じ塵なり、不可有、有とは我有るなり、衆惡之魁、かしらと云ふことなり、さきがけと見るは誤りなり、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又曰此道—微とは深きなり、何日不見、日々手の中を見ぬ日はなしとなり、此句を以て道の至簡至易なるに喩へ、次の他の掌中の句を以て道の至精至微なるに喩ふ、是無方體云々、易係辭に、神は无方易は无體とあり、此の良知は何處にあるやら方角もなく、どのやうなと云ふ形もなきなり、難捉摸とは捉へ難しと云ふ義なり、六虛、謂卦之六位、不可爲典要、常を以て求むべからずとなり、典は常也、要求也、言不可以典常要求之也、惟變所適、是れ迄係辭の文也、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

衰朽、耆宿の人を云ふ、老人のことなり、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標】一傲字―近思錄克己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案傲矜自是一物當自反○象與丹朱俱不肖―孟子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先生曰―一傲字云々、近思錄克己に載す、伊川曰、相別れて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答只箇矜字を去れりと云へり、伊川の何の故ぞと問ひかへし玉へば、又答ふ子細に檢點し得來れば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これを聞き玉ひて頭を點して、因つて坐にある同志の衆へ告げて曰、此人爲學切に問近思者也と、標註これをあげて曰、按ずるに傲矜自ら是れ一物、當自反と、象與丹朱、象傲とは見堯典、丹朱傲りて惟慢、遊是好み、傲虐是作、と益稷に見ゆ、結果了、只むすびはたすと云ふには非ず、是れ

は、本來は何もなき者なり、其本來何もなき無面目なるが實の姿なりと、是を實相とす、今日世に生き、暫く父子兄弟となり、君臣となるは、僅八九十年には不過、間もなく又無になる、是れ見在は夢幻の假りの姿なりと、是を幻相とす、其の外衣食住の類、肉身に屬せる物の分は悉く幻相とするなり、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眞員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荊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標】員鑿方枘—枘字彙音芮、木耑所以入鑿宋玉九辨、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楊升菴曰、枘作柄尤可笑

嘗先生—耆宿とは耆は六十を云、宿は宿老のことなれば耆宿とは老人と云ふことなり、坐于中軒、中軒は軒は歴々の書院などには、本の屋形の上り口に別に軒と云ふ者あり、天子臨軒と云ふも、天子軒まで出御し玉ふを云ふなり、今內裏にては是を軒廊と云ふ也、王子二三人の老人を門外迄送つて歸つて來て、本屋形へは不入して中軒に坐せるなり、及此學、致良知の學也、員鑿方枘、宋玉の九辨に、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按ずるに楊升菴曰、今人作文、襲用枘鑿不相入、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字義不通、文義大謬、甚者枘作柄、尤可笑也、字彙枘音芮、木耑所以入鑿、圓鑿方枘は圓き穴に角なるほぞなり、世儒、こゝにては右二三人の耆宿を指して云ふなり、加荒塞、自もち荒らして、其大道路を塞ぐとなり、不擇

萬物與我一體と云へり、於此肇悟道せりとなり、肇論と云へる禪書に載せたり、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擧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標】佛家―事事皆空涅槃經所說幻相也、諸法實相法華所說也、

先生起行―起行とは起復と云ふことなり、凡そ親の喪に遇ふ者は、其管職を致なり、然るを又上より官を仰せ付けらるゝを起復と云ふ、歸役と云ふことなり、征思田、卷內舊本四十五版、新本五十七版、丁亥年九月云々、本文標註可幷考也、思田は嶺南二州の名也、送嚴灘、灘は所の名也、佛家實云々、涅槃經にあり、實相は法華所說諸法實相也、幻相は涅槃經所說事々皆空なり、先生曰有心俱是實、本體の心を見付けてする是れ皆實事なり、本心なければ皆幻相なり、無心俱是實、心を用ひて私知するは幻也、私知せず無私心にてなすが實なり、汝中曰云々、汝中爰を見付けたり、初の句は本體を見てとく、本體上に說工夫なり、後の句は私心なき處から云ふ、工夫上說本體なり、佛者の實幻相のあしらひには非ず、〇佛者の實相幻相

迈す、暑亦同じ、土用八專の人の身にあたるも、皆感應の理なり、甚麽敎做心、其人の心は如何やうある物とかするとなり、可知充天云々、以下王子の語なり、這箇靈こゝに曰字あるべきことなり、脱字なるか、這箇靈明、是れは天地の氣を云ふ、言は、天地に充塞して中間只此氣あり、人も亦此靈明あり、即本心なり、我的靈明云々、言は、人も萬物も本と天地の理氣を得て生ずれば、天地鬼神の靈明即我が靈明、我が靈明即天地鬼神の靈明にして、二つはなき也、然れば天地も此靈明なければ、誰人が天高く地深く俯仰せん、天地も此靈明なければ滅却して有ることとなし、鬼神も此靈明なければ鬼神あることとなし、然れば誰人か鬼神の災祥吉凶を辨へんや、鬼神なければ吉凶災祥の瑞祟もなきなり、如此なれば即天地鬼神人間萬物一氣流通せり、如何して天地鬼神萬物と間隔あらんやとなり、千古見在云々、千歲の古よりきつとある者なり、何ぞ無くしてのけんやいつ迄もあり、然るに人の靈明は、其人死すれば無くなるなり、是は如何となり、我的とは人の上を云ふ、他的、千古見在也、○人心與物同體此語前にも出でたり、又大學問にも出でたり、本禮記に以中國爲一家、以一家爲一人の語より出づ、佛家も亦其有此語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と云々、又神道六根清淨の秘にも出づ、天地之精と同根なる故、萬物の靈と同體と云へり、但此の秘は唯一神道にはあらず、兩部習合とも云へり、朱子にも亦草木及腐敗之物皆有知覺と云へる說あり、語類六十卷に見えたり、扨法眼禪師諸國を廻れる時、雪の降る日一つの廢寺を見つけて宿し、地爐によつてつれの僧二人とかの同根一體の語を擧げて互に感嘆して居られしに、其廢寺の住僧、是を地藏院の瓊琛と云ふ、右の語を聞きて指を二本出し示して居間へ退る、三僧見て不審に思ひ、翌日暇乞ひして出でんとせしに、琛庭の石を持て、昨夕天地與吾同根、萬物與吾同體と云へり、此一塊石在身內乎、在身外乎と云へり、其比此法眼を肇法師と云へり、答へて在心內と云ひければ、琛大に笑うて、此の石僧の腹內にあらば、重くして歩まれまいとて笑へり、時に肇扨はと思ひて逗留を請ひて一人止まり、飮食を忘れて坐禪すること三十日、なほ未悟、此に於て憐を請うて再び示しを乞ひしに、琛示之すに又前語を用ひて天地與我同根、

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問人心與物—人心與物同體とは、王子の語なり、此の問は其の語の問なり、於人、他人なり、感應之幾上、我方より感せしむれば、人の方より自然に應じ、人の方より感せしむれば、我方より應ず、譬へば人が哀れなることを咄せば、聞之感じて哀む心生じ、義なる咄を聞て感ずれば、それに應じて義心起る、彼我感應の妙すべて如此、禽獸に至つても鴉の諸鳥の卵を取るを見ては惡くしと思ひ、大犬が小犬を嚙む時は大犬を惡しと思ひ、小犬をば不便に思ふ、草木も盛に花さけるを見ては樂く、枯れ凋みたるを見ては心憂はし、皆感應自然也、こゝに氣を付て見よ、一物一體に非ずやと、雖天地云々、天寒く地冱れば、我身も寒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先生嘗——言は、心の本體には一物もなき樣にせよとなり、些子能云々——按ずるに此處の點のつけ樣は義によりて替りあり、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是なれば些子の塵沙を得れば、幾多の眼に滿る所の者不見え、天地くらやみとなるとなり、又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云々と點を附くれば、些子の塵沙いくばくのことを得ん、然れども眼中へ滿ちわたつて直に天地もくらむと云ふことになるなり、何れか是なりや、尙可考、此金玉屑、金玉屑の譬は、元と唐の憲宗の時の僧惟寛禪師の語なり、五代の時の臨濟も此語に因つて金屑雖貴入眼爲翳と云へり載臨濟錄、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

と云ふことなり、會妥帖、字彙に定なりと云ひ、しつとりと落ちつくことを妥帖と云ふなり、俗語なり、何足爲、爲字の下に恃字のある本あり、何足爲恃となり、是にて愈義理明白也、

一友自嘆、私意萠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爾萠時這一知處、便是爾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一友自嘆—藤樹先生の當下の良知とひたものの玉へる此段などなり、命根、天命根元と云こと、當下即去消磨、これ日々受用の肝要なり、立命、孟子盡心の篇に、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と云々、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夫子說—此章の義は、孔子の性相近しとの玉ふは、即ち孟子性善との玉ふと同じことにて、本體の性のことなり、程朱の如く、孔子の所謂性を專ら氣質の性と說くなと云ふことなり、新本標注可考之、

先生曰—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學問と云ふは實に爰のことなり、此心不レ立しては何を學ぶべきや、志を先づ立つべし、志の不レ立を悔るが學者の通病也、聖人となるの志は立たずしては不レ叶ることなり、扨立てやうあり、易簡明白なる傳受あり、受用して可レ立、終に聖賢となるか、小人を免れぬかは其の以後のことなり、先づ立てねば何の學問をか云ふべき、一棒一條、是本と禪錄にある語なり、禪家に棒喝としかることあるなり、德山の棒臨濟と云ふとあるなり、棒で打つことなり、一條は一と筋の跡なり、畢竟俗語なり、棒やしつぺいなどにてくらはされた痕を一棒一條痕と云ふ、一摑一掌血、摑は手のひらを云、一掌は一掌なり、拳などでくらはされて血の流るゝを云、今も小兒などたゝかるれば痛むうちは其の過を忘れぬなり、其の如く性根に入れて來て聽くと得力べしとなり、茫々蕩々、一棒條一摑掌の反なり、回レ家、上みの在レ此と云ふに對して云ふ、去レ此て面々の家に回らばとなり、舊時伎倆、以前のと云ふが如し、伎倆は俗語なり、字彙に功也とあり、又以前の樣々なる名利謀略のことを尋出して示さるゝであらうとなり、知謀の、計策のと云ふことにて俗語に伎倆と云ふなり、

問、近-來忘-念也覺レ少、亦覺レ不ニ曾著一レ想、定-要如-何用レ功、不レ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著-實用レ工、便多ニ這-些著一レ想也不レ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ニ得些功一、便說ニ效-驗一、何足レ爲、

【標】妥帖—字彙定也、

問近來—定要如何用レ功不レ知此是工夫否とは、此後如何樣に力を用ふべきぞ、やはりかう致すが工夫でありやと問ひたり、多這些着想、佛に法欲と云ひ、儒に利レ仁と云ふ、欲も利も皆よからぬことなれども、欲るもの利るものよき故に、竟に無レ妨、既に法を得、仁を得れば、其の欲其の利は自ら去るなり、久々漸々

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問先儒謂―明道の語なり、鳶飛魚躍は中庸なり、必有事とは孟子なり、この必有事と孟子の仰せられたるは鳶飛魚躍と云ふと同じことにて、活潑々地ぞとなり、必有事と云ふを、朱子は事とすることありと取玉へり、事をなすことなり、明道は心のうろりつとせぬことゝ見玉へり、放心せぬことなり、故に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々地との玉へり、朱子と明道と說たがへり、明道は事々物々に亘る時も集義、靜な時も集義なり、只心のうろりつとせぬを有事と云ふなり、朱子はそれでは存養なり、集義ではないとの玉へり、明道は鳶飛魚躍と、人心の必有事うろりつとせぬと同一ぢや、活潑々地ぞとなり、朱子は動の時は集義、靜の時は存養と分ての玉ふなり、王子も明道と同じく見玉ふ、動靜一致なり、先生曰云々、鳶は上み空を飛び、魚は下も淵に躍る、皆自然にして、天地の妙用の目の先きに著はれたるなれば、天地間は皆其の如く飛躍の理に非ざることなし、此理即ち吾良知の流行不息ものぞとなり、天地に在つては鳶飛び魚躍る、此妙用己れに在ては良知流行なれば、天理と一致にして二つに非じ、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の工夫とはうろりつとせぬなり、戒愼恐懼のことなり、無往而非工夫、本體工夫工夫本體なり、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觀有聞上馳鶩、不在不觀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觀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觀、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一友擧—擧とは此の佛家の語を擧げて問ふと云ふ義なり、此佛家とは、或和尚と云ふが如し、顯出、袖の中より顯出すとなり、衆會、大衆と云ふことなり、佛說、所謂佛家說くと云ふことにて、右の和尚の言と云ふことなるべし、未見性、未悟と云ふことなり、禪家にて悟りをひらきたるを見性と云ふなり、常在人之心神、指を袖の中より出せば見ゆと云ひ、入れば不見と云ふが如きは是れ向ふの人の心神にのみ目を付くるなり、有觀有聞上云々、只觀る聞くの上に向ふの事にのみ拘りはせで、己が本體に目を付くることを不知となり、不觀不聞上、本體に在てと云ふことなり、觀其所不觀云々、其未觀物時もじつと氣を付け見て居るを云ふ、下の句も同意なり、是れ常に本體に氣を付くるなり、即ち戒愼の工夫也、常に如此本體に目を付けて戒愼す、故に有箇實落處、檢而眞性、防檢とは防ぎ守るを云ふ、檢束と引締める意也、眞性とは良知の本體、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一番とは一度と云ふことなり、長進一番、上達することなり、一段也、一と位ゐ上達する也、一場話說、一と坐しきの物語り也、亦何用、何の用にかたゝんとなり、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先生曰人一寂然感通の二句易係辭に出づ、而常々の二字を以て活說、未應已應の二句程伊川の語、近思錄道體篇に載之、此の章の眼目は常々の二字にあり、良知は常に寂常に感じ等能く可味、未應、寂然不動の時なり、已應は感而遂通の時也、已に應ずるの理悉く未應の時に具る故、未應も先に非ず、已に應ずるも後に非ざるなり、こゝを不知る故、少し志ある者は只何事も跡からのみ見ゆると思うて、良知にしりかしらなきを不知、伊川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に具はる、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擧、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

出づ、只二つにするの病を不免なり、念慮之精微云々、念慮事理を二つに覺るなり、事理あれば即ち念慮あり、念慮あれば即ち事理あり、念慮の精微、そこが直に事理の精微なり、念慮の精微を盡くすときは外か事理の精微も盡くるなり、内外一つなり二つに非ず、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先生曰―卷内舊本四十二版、新本五十二版、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可考合、紛々異同、紛々として異なるなり、同の字は無意重くみるべからず、同字は付字なり、紛々はまぎらはしきなり、見性者、性を見付けたる上には違ひの云ふべきなし、事々皆性也とぞ、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

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問聲色―勿使留積とは、胸中に留積することなかれとなり、良知只、言は其の聲色貨利の中にて良知がはたらくとなり、天則流行、天理の流行と云と同じことなり、但し天理と云ふは體の方を以て云ふ、天則と云ふは用の方を以て云ふなり、

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以方問ー尊德性は、中庸廿八章の語なり、先生曰云々、人々此の德性が尊く大切なるが故に、是不損不失やうにと思うて道問學が即所以尊德性ぞとなり、晦翁言云々、晦翁は朱子の號なり、文集答項平甫書の語なり、子靜は陸象山の字なり、朱子言は、陸子の敎へ方は尊德性を以てす、問學の方が兎角ぬけはないかとなり、存此心云々、存此心とは存して不放なり、然れば道問學と尊德性とは一つことなり、致廣大、中庸の字なり、蓋心之本體云々、是より一つことにて二つに非ざるわけをの玉ふ、自是、もとよりとなり、不能盡精微、道を究め盡すこと精微にあらずと云ふことなり、又問云々、此問も舊說の宿習から

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等可考合、○當世の大儒、此章を論じて曰、心の知覺と云ふは、善を見ては善として感之、惡をば惡として惛之類是れなり、耳目の視聽し、手足の知痛癢が如きは、氣と云ふ者にして、心の知覺とは別也、盲者の雖欲見不能見は、目の氣絕する故也、是を心絕と云ふべけんやと、委き論也、然ら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をも、氣不在焉と云ふべけんや、大儒の說と云へども實に心性を不知の論なり、此の章の主意を能く見るべし、心不是一塊血肉と云ふ處を可味、即ち滿腔子惻隱の心と云ふに同じ、足にふみぬきすれば直に足にて其痛を知る、其の知痛もの即ち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愼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愼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曰—爲格物之事とは、格物の中の一事とするとなり、曰非也、其修行の仕方は只一樣なりと云ふことにてこそあれ、彼の數件を以て格物の事とするには非ずとなり、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

門人問曰ー此の問の意は、王子常に知行合一との玉へり、面のあたり世の中になるほど能く知つては居れども不行者多し、然れば如何して知行合一なることを得ん、其上中庸にも、博學と云つて又一箇の篤行を說く、博學は知を廣むると、篤行は行を篤うするなれば、分明に知行は兩箇也となり、中庸二十章哀公問の末に出づ、只是事々云々、事々とは日用あたる處さはる處の事に就くなり、學存此天理、學存なれば即ち行なり、先生曰也是云々、如此とは此も亦上に云へる通り也となり、如此とは上の事に學存此天理學之不息之意と云ふを指すなり、世儒皆學以聚之と云つて書を讀んで古事を覺え聚むるとのみ取る、故に是を知の方とす、王子は此語を學存天理、是で心を散亂せしめぬを學以聚之と見玉ふなり、又仁の字も心の義に取る也、仁は本心の全德なれば也、己是行了、及と云ふものが行なり、程子云、總じて一事一物の上それ〳〵に其筋道あり、是を爲理也、近思錄に載す、因謂之、其次いでに云ふなり、立言宗旨、今新に云ひ出す言を立言と云ふ、こゝでは心即理と云ふ語を指すなり、宗旨とは根本の旨なり、是如何、どうしたことぞとなり、五伯攘夷狄、許多の病痛あることを先づ一例を擧げて見せ玉へるなり、一箇私心、攘夷狄尊周室は其實意のある處は、畢竟我國を强うし、威勢を振はんが爲めなり、私心なり、然るを其攘夷狄尊周室なり形を指して當理とせば、是れ心と理と分明に二つなり、要來外面云々、外面に爲す所のこと好く看ゆる樣にと要するなり、看とは人の見る所なり、要打做一箇、打ち込み只一つにせうと欲し玉ふぞと也、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心不是一塊ー一塊とはひとかたまり也、醫家五臟を主どる時心亦其一臟たり、心一臟たる時は形ある者とす、儒家の所謂心は其心の臟をさして云ふには非ず、故に心不是一塊血肉と云へり、上卷に若無心便

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標】易學以—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〇孔子言—衞靈公篇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〇程子云—近思錄一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

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或疑知行—此の問の意は、知と行とは別なるべし、別な證據には書經にも知之匪難、行之惟難とあるなり、書は說命の中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

上からすればなることぞと云ふことなり、朱子の玉ふ、格物は中々荷が過ぎて擔はるゝことではなしとなり、知道、道の字には意はなし、附字なり、見ることを見説らくと云ひ說くことを說道など云ふと同じ、

門人有言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門人有言―他這一點の他は童子を指す、作揖、手を拱揖するを云ふなり、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

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標】聖賢是做不得的—是謂不能學以爲聖賢、下文他字指聖賢也、

先生曰衆人—皆人格物の說を朱子によることを要すれど、實に其の說の通りしては見まいと云ふを何曾把他的說去用と云へり、王子の自分には爲見たと云ふを、我着實に曾て用ひ來ると云へり、そのことを下文にのべ玉ふ、初年、そのかみとよむ、錢友、錢友子と云ふ人なり、如今安得云々、今どのやうにしてか天下の事物の理に究め格るやうなる大力量をば得られしやとなり、竹子、竹を云ふ、子は付け字なり、笋のことには非ず、令去格看、錢子をして竹の理に至つて見よとて格り看せしむるなり、早夜、まだきしのゝめなり、當初說他云々、當初とはそのかみなり、初年の時に當りての意なり、他とは錢子をさす、言は我れそのかみ云ふ、其方が精力の不足故也と、聖賢是做不得的云々、如此の力量なくては迚も聖賢にはなられず、聖賢の如き天下の事物に究格する大力量なしとなり、他とは聖賢を指すなり、及在夷中、王子の嶺南の龍場の驛丞と云ふ微官に謫せられたる時を云ふ、見得此意思、即下に云ふ處の良知の意思也、有擔當了、我が荷に相當したと云ふことなり、格物の功を身心

勢物語のくだかけのまだきになきてと云へるも重言なり、かけは家鷄なり、くだは家と云ふことなれば是亦重れり、始有著落處、始めて著落あるなり、修身の功夫も、正心の功夫も、誠意上より來らざればばつとしてとりしめなし、誠意の功夫に至つて始めて其功夫實なるなり、且王霸の分れも此處にあり、誠意上より來らざれば僞也、事仁義に似たりと云ふとも霸術也、所謂人雖不知、大學傳六章朱子註の語、此正是、此とは王子、然知得善云々、此の二句甚深意あり、先づ善を善と知り、惡を惡と知る者、所謂獨知にして、吾心の良知の處なり、況や其善を做し、其惡を不做をや、大抵吾黨の學者と云へども此場を致良知と思ひて、此上へ詮議をかくる志の人稀なり、此の不依這箇良知と云ふ字を能く觀て熟く翫味し、扨我が自心上にとくと尋ね試むべし、彼の善と知り惡と知る固より良知なれども、其の善を做し、其の惡を不做の一段、かの良知に不依してこれを爲すことあり、是れ信の不及なる處なり、されば做之不做之と云ふとも、これを致良知とは云ふべからざるなり、做去、去字付け字なり、無意只做すと云ふことなり、下文の不去做と云ふも同じ、不做と云ふことなり、遮蔽了、人欲に遮蔽せらるゝ也、不能致知、此の致の字甚だ有力、到底、遂げとゞくことなり、在實事上格、今日見え來る所の事物上なり、是致知格物くみ合を云ふなり、所作なしに、心ばかりでするは誠の良知に非ず、致知格物誠意組合なり、若如此格物云々、かう格物の工夫してこそ誰人もなるべけれとなり、程朱の格物は衆人のなることには非ずとなり、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

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標】格天下之物—朱子補傳曰、大學之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〇一草一木—近思致知、程子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先生曰先儒—先儒は伊川先生と朱子となり、格天下之物、天下の諸事諸物の道理に究め至るなり、如何格得、天下の事物夥しきことなれば、何として一々究め至らんやとなり、下の如何去格と云ふも同じことなり、反來、其草木の道理に格り得たる修行を我身へ戻すなり、如此しててまへ誠意になると云ふことは如何なることぞ、合點ゆかずとなり、心者身之云々、身は耳目鼻口四肢なり、身で身は不修なり、故に此主宰たる心を正うするより外のことなきなり、發竅于目、竅は心の竅なり、此の語素問金匱眞言論の文に本づいて云へり、口與四肢、四肢は竅はなけれども、語勢によつて云へるなり、實々落々、俗語なり、實落と云ふことを重ねて云へる者なり、實落と云ふは實と云ふことなり、日本の語にも、俗語には重ね詞多し、ほんと云ふこと、誠と云ふことなるを、ほんにまことにと云ふ類往々あるなり、又梵語などを和語に用ふるにも重言まゝあり、あかと云ふは水の梵語なるに、あかの水と云ひ、歸命は南無の飜譯なるに南無歸命と云ふ、和歌にも折々あることなり、伊

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

文字を學ぶことも、都て天理を存することを學ぶ中に包むとなり、不特發見云々、是は上の隨事學存此天理と云へる詞に對して云へるなり、學而不思、學與思非二、然るを學而不思と孔子の玉ひたるを見れば、是かたづりな者への爲にする語と見ゆ、不思學と云ふことなければなり、此等人、此樣な人となり、學存此云々、實心に不本實に身不行なり、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

れり、○舊本黄以方問以下此段の下に次ぐべし、

黄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標】學而不思ー論語爲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黄以方問ー以方の問の意は、博學於文とは兎角書を博く學ぶことゝ思はるゝ、先生の說の如く見て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と云ふ處に於て不合となり、文とは日用行事に現はるゝことをすべて皆文と云ふ、文を書物とのみ見るは狹し、又日用行事の實のみと見て、書物を文にあらずと見るは誤れり、天理之發見、天理の現はれたる所となり、又天理を現はしたる者と見るも可ならん、畢竟同じことなり、文字都云々、

未遂、親の喪に遇へるを以て、吳中を去りし故に版刻することを成就せずとなり、當是時也、王子の死後いまだ間もなき時を云、無事於贅刻、四方に明なる故版に起すは贅なるが如しとなり、無用の様なと云ことなり、故に版に行はんかなどゝ云ふ營みの念もなしとなり、得洪手抄、即德洪の手錄と擇み取る所の者と合せたる若干條を云ふなり、傍爲采輯、其外に脇々よりも采り輯めてとなり、於荊、荊は荊州なり、削去蕪蔓、草のめつたに生ひ茂り、つるの蔓りたるを云ふ、無用なることの多きを比して云ふなり、傳習續錄、是れ下卷の首めより、舊本四十八版新本六十版の表亦自有不同也までをさす、精舍、儒で人を敎ふる學校を云ふ、それを佛へ取つて佛者の寺のことを云ふ、元と儒語なり、後漢の包咸が傳に出でたる字なり、沉君思畏、蘄州の人なり、名寵思畏は其の字なり、得讀遺書、曾才漢か版行せし遺言なり、所逸者、彼の三分の二を削り去りし者を云ふなり、躬修默悟、以身修行し、不言して悟るなり、以實體得、實事を以て體認し得るなり、終日言是、致知格物の旨なり、專一、純一なるなり、品は百萬でも、敎は其の人の良知を引出すことなり、致良知なり、機迎於言云々、機は云はんと欲するのきざしなり、王子の未だ云出し玉はぬ内に、早うづりてくるを云ふ故、神の通ずる處仰せられた語ぎりではなし、發明多きなり、是を神發於言外と云ふ、神とは神智なり、不及三紀、標注に說あり、又一說に夏に年を紀と云ふ故に三年なりと云ふ、徽旨、深意の旨なり、覺揄晦、德洪胸へとくと合點のいたことなり、身踐、身踐行なり、不宣也、普く宣布ゆきわたらざる故也となり、取逸藁、彼削去なり、三分二のこと、藁は下書きを云ふ、得一卷、此一卷と云へる者、黃以方問と云ふより以下なるべきか、然るに其所采獨り黃以方錄のみなれば、則是亦可疑なり、此のあたりすべて難曉、影響不眞、說きぶり何とやら王子の詞らしくもなきを云、幷易云々、幷易は幷寫なるべし、易寫字相似たり、故に誤れるなるべし、此の前後疑ふべきこと多し、新本標注に其事出でたり、黃梅尹、黃梅は縣の名なり、尹は奉行なり、崇正書院、公儀より立てたる學校に非ずして學者の私に建立したる學校を書院と云ふなり、今は翻轉して廣間を書院と云ふ、沉寵仰止祠と云ふ祠堂を建て、先生を祀れり、德洪記を作

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標】精舍―事物紀原、漢明帝立精舍、以處攝摩騰、即白馬寺、註今人以佛寺為精舍、不知乃儒者教授之所、○象山文集、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疑也○蘄―音奇州名、○三紀―十二年為紀、三紀三十六年也、自嘉靖七年戊子至三十五年丙辰、得二十九年、○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要書一曰、繼又為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今案所謂傳習續錄者、指上文、而是下乃所謂補遺也、然而其所采獨黃以方之錄、則是又可疑耳○其餘―是逸稾中所采之餘也、然下文所謂并易中卷云云、語不可曉、案中卷八篇之書、文錄有載之者、有不載之者、未知其孰元本、而要書以語錄為上下兩卷、而中卷則移入之書類、是蓋據緒山此語也、然中卷不可移易、小序分明述之、則此所謂中卷云者、蓋指逸稾之中卷乎、當存疑、

嘉靖戊子○嘉靖戊子は七年なり、王子病甚くして故郷へ歸り玉ふ、其途中南安と云ふ所迄來りて卒し玉へり、十一月二十九日行年五十七歳也、それより王子の尸を取收めて、故郷へ持かへるに、廣信府と云ふ處へ至る時、德洪汝中王子の死を聞て其喪に奔り趨くに出合へるなり、此文勢を見るに、德洪汝中廣信府に至る時、王子の尸を持歸るに出で合へりと見えたり、王子の尸に出合ふによりて、於是同門の人々へ喪を告ぐるなるべし、訃告、喪を告ぐるを訃と云ふ、收錄遺言、王子の遺言なり、平日門人へ示敎なされし語を云ふなり、切於問正、儻に先生へ問正せる問答を云、居吳時、當時德洪吳中に官たりしと見えたり、以憂去

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敎、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敎、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機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敎不宣也、乃復取逸藁、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眞、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幷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

り、似だりとは如くなり云ふこと、忘形の二字莊子にあり、可以忘形似と點を付けて形に構ふことはなしと云ふことゝも云へり、然れども按ずるに、前の說可なり、忘形の二字出處ある字にて、熟字なればなり、南都以前、先生正德九年南京にあり、其以前を云ふなり、孚信、信ある人と云ふことなり、要亦、肝要の要にて括り也、故に要亦と云ふは畢竟ずるに亦と云ふことなり、感召之機、人を感じ至らしむるを云ふなり、神變無方、易係辭に易無方而神無體と云ふ、一本神變無方の四字なき本あり、有不同、前日に不同となり、

嘉靖戊子之一節、舊本後六十版後面に出づ、此に出すべき筈なり、新本に從ふを可とす、此後黃の六字新本に是なし、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荊、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

なく寂しいと云ふことなり、踪跡は人の足跡なり、比屋、屋を並べてなり、如天妃光相、天妃は山の名なり、興化府の湄州に在り、宋の哲宗のとき、林惠と云ふ者の女、天然と生れながらにして人の吉凶禍福を見る、當時の貴賤尊信之彼女死して後此山に祀れり、後世に至るまで此の神に祈れば願望成就すと云つて崇敬し、夥しく參詣す、今に至つて日本渡海の商船に菩薩と稱し舟靈(タマ)として祭れり、これに香を備へる役人を香供(キヤウコン)と云ふ、長崎の役所にて是を菩薩(ボサ)唐人と云ふ、入津すると彼の船魂(フナタマ)を唐寺へ預け納め、歸帆の時又船中へ勸請す、旗を樹て木の矛を備へ、乘せ降しともに香を焚き、鉦太鼓を打つて祝之、其燈籠には天妃娘(ニヤン)々など丶朱にて書す、娘々と云ふは大奥樣など丶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なり、如此信仰し舟神とする故、海上風波荒き時は願をかけ此社へ參詣するなり、それ故此の山のあたり渡世便なるを以て、比屋して甚だ繁昌す、明の哲宗永樂七年に、弘仁普濟天妃と云ふ號を賜りたり、それより此山を天妃山と云ふ、天妃とは天女など丶云ふが如し、光相、越の城下の町の名なり、光相坊と云ふ是亦繁昌の地なり、諸刹、諸々の寺々なり、刹と云元來旛の柱のことなり、沙門一法を得ると、旛を立て遠方へ告げ知らしむ、夫よりして寺のことをも刹と云ふなり、當一室、今の増上寺などの寮主の如く、室一間の主になりて居る者を云ふ、更相就席、番手を定めて更席に就いて寢るなり、歌聲徹昏旦、其國々の歌をうたふ聲なり、徹昏旦とは朝夕不絕なり、南鎭、會稽山のことなり、會稽山は南越の鎭守なり、夫れ故南鎭と云ふ總じて其國中に在る名山大川を其國の鎭守とすることなり、周禮に見えたり、禹穴、會稽の枝峯に宛委山と云ふ山あり、其處に底も不知る深き穴あり、其所へ伯禹を葬れりと云ひ傳へたり、故に禹穴と云ふなり、景色勝れたる所と見えたり、陽明洞、學校の名なり、寺刹、寺々と云ふことなり、徙足所到、出遊んで往く先きざきなり、送往迎來、門人の中にて故鄕へ歸る者を送るなり、迎來とは來りて門に入る者を迎ふるなり、在侍更云々、在侍は先生の許に侍り居るものを云ふなり、記とはおぼえるなり、不出在天地間、今縱ひ遠く別れ往くと云へども天地の外には非ずとなり、可以忘形似、言は此形をのけて見れば、天地間一枚にして隔たることなしとな

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坐、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虚日、至有在侍更歳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神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標】初歸越―案年譜、正德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歳、在江西、茲年八月至越、癸未嘉靖二年也、先生于時五十二歳、○天妣―山名○光相―坊名○忘形―莊子讓王篇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神變―一本無此四字○易係辭、易無方、而神無體、

先生初歸越―此條本文と同じやうに擡頭して書くべきことには非ず、上巻曰仁跋文の例に從つて一字下げて書くべきこと也、故に新本は低書せるなり、先生初歸越とは正德十六年前は江西の巡撫使と云ふ官にて江西に居玉へり、それより初めて越に歸り玉へるなり、先生五十歳の八月なり、踪跡尚寥落、來る者も

に見ゆ、擧請正、所論の詞を擧ぐるなり、今將行云々、此三字も心を付けて見るべし、常の旅立さへ、旅と云へば何ぞ忘れたることは無きかなどゝて、殊の外事しげきものなるが、生死へかゝり、國の大事と云ひ、軍門出陣の前夜にて、對客漸くすみたる此夜、かくの如く云ふは、さて〳〵王子の講學に孳々たる敎人不倦の仁感服するに堪へたり、尤も此一事には不限全體不厭不倦の御德行、雖聖人不讓るものあり、されば於是ても其一端をみるに足れり、扨此の四言敎は、大學一書を四言三十字につゞめたる至易至簡の至敎なり、我が徒容易に思はゞ道の冥加を失ふべし、かへす〴〵、此一條年譜に考へ見て平日の論と見做べからず、正要爾們云々、要は我れ欲し願ふとなり、爾們はなんぢらと云ふことなり、講破の破は付け字なり、有此二種、利根聰明の人へ接すると、其次の人へ接するとの敎二通りあるとなり、一悟本體云々、言は本體を合點して以後段々修行するには非ずとなり、一たび悟りたる所が直に工夫修行なり、人己內外云々、人己は人我一致なり、內外は身心一致に透徹するなり、一齊は一と揃ひなり、一致と同じきものなり、實落爲善、實と云ふことなり、實々落々也、落はふみつけて行ふことなり、渣滓、かすと云ふことなり、渣滓去得盡とは垢のぬけたことなり、爲用、用に立るなり、於道體各有未盡、失人は萬物一體の道體に非ず、故に有未盡との玉へり、話頭、ことばと云ふことなり、懸空、うはのそらなり、俱有省、省發省悟など連用する字なり、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

在レ越、五月命レ兼二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征二思田一、六月疏辭、不レ允、九月壬午發二越中一○思田二州名、謂二之兩廣一、先レ是廣西田州岑猛爲レ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レ之、猛父子悉擒レ之、訖遺目盧蘇王受搆レ衆煽レ亂、攻二陷思恩一、鏌復征レ之、久弗レ克、故有二此命一

○此條與二年譜及王龍溪全書所一レ載文字各大不レ同○是夕――年譜所レ載云、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二同進請問一、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レ入レ內、聞二洪與レ畿候一レ立庭下一、先生復出使レ移二席天泉橋上一、德洪擧二與レ畿論辨一、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二君有二此一問一、我今將レ行、朋友中更無レ有二論證及レ此者一、二君之見云云、是可レ以見二先生孳孳於講學、敎レ人而不レ倦之一端一、

丁亥年―起復、奉公を引きて故郷に居る者をまた君より召出して役を云ひ付くるを云ふ、おこしかへすと讀むなり、征思田將命云々、思田は二州の名、兩廣と云ふ是れなり、是れより以前、廣西田州の岑猛と云ふもの亂を爲す、姚鏌と云ふ人征して猛父子悉く擒にせられしに、其後盧蘇王受と云ふ者衆を構へ亂を發し、思田を攻めて陷る時、鏌復た征せしが、久うして不レ克、於レ是王子へ命降り、都察院左都御史を兼ねて征二思田一し玉ふ、此年九月壬午に發し玉へるなり、將命行とは發足を命ずるなり、無善無惡、空虛にして靈明なるなり、究竟話頭、究竟とは畢竟と同じ、つまりと云ひ極意と云ふことなり、若說心體、以下極意を說に非ざる子細を云、是夕侍坐云々、此條此夕の字容易に看過すべからず、此夕とは王子明日戰場へ立ち玉ふと云ふ其の出陣啓行の前夜の事なり、畿（汝中の名）曰、明日先生門出なさる程に、今晚其元と同道して此議論を擧げて請問ふべしと、德洪と約して兩人先生のところへ行きしに、其節のことなれば夜分迄客あり、漸く客散して王子勝手へ入らんとし玉ひし時、洪と畿と庭下に立つて候ひ居るよしを聞し召し、於レ此先生復出で玉ひ、席を天泉橋（處の名なり）に移さしめて、兩人を呼び逢ひ玉へり、其の時洪と畿と論辯せし趣を擧げて正を請ひしに、王子喜び玉ひて、二君此一問あるは大慶なることなり、我今將レ行るに、朋友中此に及ぶ者なかりしに、二君の見云々と右詳に年譜

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敎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敎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標】丁亥○—案年譜嘉靖六年、先生五十六歲、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爾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

剪刀などにて切ることなり、剖破は庖丁などにて剖くことなり、莫不悚懼、悚字をそるゝ意あり、敬ふ意あり、此章做得箇愚夫愚婦と云ひ不如平地大と云ふこと、至極尤なり面白きことなり、夫子の我れ有知や無知有鄙夫問我空々如なりの氣象なり、大德の人は却つて可見者なし、鄕黨一篇何の珍しげもなきを見て合點すべし、嘉靖二年先生五十二在越、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癸未春―來越、南方の會稽山に王子居玉ふ、故に爰に來れるなり、送別于云々、舟にて浮峯と云ふ所迄送つて別るゝなり、移舟、陸に移れるなり、秉燭、燈を立るを云、古は多く炬松を手に取持つて燭とす、後世は蠟燭を燭臺に立るなり、然れども古の詞を不改して、秉燭と云ふ、書物を古へ竹を綴ぢて巻きたり、後世はとぢ本なれども古き詞を用ひて巻と云ふと同じ、此外酒を酌むと云ふの類數多あり、慨悵、なげきいたむなり、江濤烟柳、江なみたち、柳は烟りこむとなり、柳の枝葉盛に茂りたる時は、烟立つが如くなる故烟柳と云ふなり、故人とは謙之を指すなり、言は故人は乍ちの内別れ出でて百里の外に在りとなり、良近之、良字やゝと訓ず、但し少の字とは異なり、良近之矣とは甚近之きなり、

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標】到看｜要書作倒看、恐可○董蘿石｜年譜嘉靖三年正月下曰、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自號從吾道人、○做得箇愚夫愚婦｜卷内三十五版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先生鍛錬｜鍛錬人とは敎ふることなり、滿街とは、此方俗語の往還中と云ふことなり、到着儞是聖人、標註に、到看要書に作倒看、恐可なりと、然れば到看の到の字は倒の字の誤りなるべし、倒の字俗語にかへつてと讀むなり、其方が先きの人を聖人と見れば、先きの人かへつて儞を聖人と見るとなり、此下にある如く、王汝止少く圭角あつて人を見下す病あり、故に先生是を進め玉へるなり、蘿石はいつぱし悟れりと思ふ意思あり、故に是を挫き玉ふ、恍見有悟、ほのかに其心に悟れりと思つて居るなり、會試、天下の進士及第をかせぐ諸生を、四年に一度づゝ都に會聚して、其諸生の才能の優劣を考へ試むを會試と云ふなり、此四人の衆も是に登られたるなり、挐一箇聖、挐とは俗に云ふつかまへて來てと云ふとなり、もつてともひいてとも讀むなり、言は聖人になりかはりて、得たり顔に學を講ずるなり、挐字書に女居反音袽與挐同牽引なり、行須做得、行き先きと云ふ意、此後と云ふことなり、先生曰泰山云々、按ずるに易に云、地中山あるを謙卦とすと、地中の山固よりして不可見して、其廣大幾許ぞや、上卷舊本卅七版新本四十七版賢人如山嶽守其高章可幷考、翦裁剖破、翦裁は小刀

の似せものあり、恣に情直に行ひ、外狂者の眞似をなして狂の名を好むものあり、是亦似て非なるものなり、晉の七賢は此の類なり、故に陸子は狂者を不好、只猖者を好む、故に自ら號「又次居士」となり、王子曰此言亦有味是亦可省察と、信得此、合點せばとなり、

先生鍛錬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爾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

文曰、鄕愿究其心、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擧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仭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略事情、而行常不掩、其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鄕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鄕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鄕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鄕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莘宗明講孟子鄕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云云○與尙謙書曰、前所論鄕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同志中尙多未徹云云○窃案、先生屬意於狂者、每如此者、益以其不飾邊幅、內外無二也、是乃孔孟眞血脈矣、若夫恣情直行、外爲狂態以盜名者、德賊之甚、狂者之亦似而非者、晉七賢之類是也、故象山集要第六曰、居士極不好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曰、此言亦有味、是亦當以省察、

薛尙謙—尙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四人ともに王子の門人なり、自征寧藩、時の帝の一族寧王宸濠と云ふ者の謀反せるを、王子に命じて征せしめられたり、藩とは總じて諸公王を藩王と云ふなり、帝の藩籬の如くなればなり、爲宋儒云々、爲宋儒に加擔して、宋儒は是にして、王子は非也とする也、自南都云々、明の武宗正德九年に、南京の鴻臚官(南京學校の長を云)となり玉へり、それよりして後、同志信從する者日に衆しとなり、排阻者、はらひ妨げるなり、一段、一つと云ふことなり、鄕原的、世人に合する意なり、眞是眞非云々、眞に是、眞に非と見たることは、人の何と云ふともかまはず行うて、更に我心の見込を覆藏することなし、故に人々我を識るとなり、不飾邊幅內外無二也、是れ乃ち孔孟の眞血脈なり、然るに世に又こ

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尙有些子鄕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尙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眞血脈、

【標】薛尙謙名侃、鄒謙之名守益、王汝止名艮○年譜正德十五年九月下曰、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鄕愿―論語陽貨篇子曰、鄕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謹厚也鄕原鄕人之愿者也、詳見孟子末篇○今案此條出年譜嘉靖元年二月下、而少異下

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義皇已上人、

○人一日間古今—上卷舊本の三十五版新本四十五版に世道日々に降る條可ㇾ並考、世界、佛語也、四方上下の界畔あるよりして、世界と云ふ、隔て分れたる間差より云へば、世間と云ふ、佛經に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を界とし、過去未來現在を三世とす、界に二種あり、十界三界を通じて三種あり、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也、此三種千を以てたゝみつむ、故に三千大世界と云ふ、長阿含起世因本經、並に大論卷之七に見えたるよし、松浦成之が本朝齊東俗談卷之一に見えたり、此條にては只世代と云ふことなり、義皇の世界、堯舜の世界、三代の世界とは、義皇の世、堯舜の世、三代の世と云ふことなり、扨本邦の俗、黃昏を王莽の時と云ふ、王莽が時と云ふことを、おもどき又はかまがときと呼ぶ、王子此條をば一晝夜を古今世界に比して云ふ、本邦の俗、黃昏を王莽が時と云ふは晝を西漢とし、夜を東漢として、日氣既に沒し、夜氣未ㇾ萌る時故、黃昏を新室として云へるなり、其事相似たる故こゝに記す、右齊東俗談卷之五に詳なり、經過一番、へすぐること一と通りなり、夜氣云々、寢入つた處なり、平懷、懷ひの平和なるなり、義皇、伏羲なり、雍々穆々、雍々は神氣の和するなり、穆も和なり、秩然、次第あるなり、往來雜擾、心が彼處此處へ涉るを云、景象寂寥、世上の景色模樣ひつそりとなるなり○陶淵明夏日北牖のもとに寢て涼風を取り、餘り快く覺えて、伏羲の時の人になりたるかと云ふ氣象見えしとなり、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

まゞ〳〵の眼あり、したゝるきしりめづかひを秋の波と云ふ、這箇眼、此の一つの眼なり、大概如此、世間の人が皆一々善なりと云ふに非ず、大概十人が九人は善と云へるぞとなり、他不是只是見云々、皆惡しと思へるは、只是見得云々、衆人、衆人の惡なるはとなり、便費力、骨が折れるなり、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著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先生曰―孟子曰難言と、佛經に云ふ、止々不可說我法妙難思と、我が執齋先生の和歌に、「妙なれや思ひ分くだにかた糸のとかばみだれん法の一すぢ」と、彼經題を得て咏み給へり、著不得言語、涉言語れば第二等に落つるなり、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楊慈湖―名は簡、字は敬仲、象山先生の門人なり、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

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標】古人論性―孟子性善、出滕文公篇、荀子性惡出性惡篇、楊子性善惡混、出修身篇、韓子性三品出原性、告子所說亦出孟子告子篇、

問古人―孟子性善云々、董仲舒の性說春秋繁露に見ゆ、其說善を米に喩へ、性を粟に喩ふ、性は善を出すと云へども、性を善と云ふべからず、粟米を出せども粟を米と云ふべからざるが如しとなり、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と云ふ、又善者王教之化也と云へり、此方仁齋の薪火の說これに似たり、無定體、虛靈なる物にして如此、是這箇性、この一箇の性にて二つはなしとなり、但所見有淺深、本體源頭より說くは所見の深き也、孟子の性善との說是れなり、又發用流蔽より說くは所見の淺き也、荀子性惡と說く是れなり、執定一邊、性は決定善なる者なりとも又惡なる者なりとも、一偏に取り堅めたるを云、舊本五十四版新本七十一版に今之論性者、紛々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と合せ考ふべし、性之本體、是より王子前のさま〴〵論あるを引括つて論じ玉へるなり、一定善云々、善に執着して凝り堅まるもあり、惡に執着して凝り堅まるもありとなり、直視、物を見するゝことなり、醫書に直視と云へるとは異なれり、微視、目を細めて見るなり、物をためる時の眼なり、其外いへばさ

扣、如何、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或問未發——王子の論に、心は一也、已發未發なしと立て示し玉へる論ありと見ゆ、此問此答に由つて見るに、左樣見ゆ、分說了、二つにわけて說くことなり、劈頭、あたまからなり、又打ちつけにと云ふ詞なり、俚語に云へばやにはにと云ふことなり、劈音僻剖也裂也破也、劈歷雷之急に激する者なり、俗作霹靂るは非也、原不妨、元來不苦となり、如鍾聲、鐘の字に作つて見るべし、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覰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

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標】蘇秦張儀共權謀徒傳並見史記〇肯綮―莊子養生主篇曰、技經肯綮、未嘗注骨肉相著之處也、

先生曰―後世事業云々とは、許多の豪傑の事業、許多の名家の文章、豪傑名家、豪傑は漢高祖魏曹操等なり、名家とは韓退之柳宗元歐陽永叔蘇東坡蘇老泉蘇子由王荊公曾南豐以上八人を八大家と云ふ、是等のことなり、揣摸、はかりさぐるなり、肯綮、獸の骨と肉の間を云ふ、此處を切れば切れよしと其の順をよく覺えたるを中肯綮と云ふ、今日かたりをするものも人の心を知た故なり、聖人の智と云へども此の上なし、用ふる處違ふのみなり、盜の盜みをするも明德でするなり、誠は人の好むもの故、誠らしくしてだますなり、近世の學多くは儀秦の流なり、不能窮、人が云つめること不能となり、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知、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

高、不能忘己爾、

【標】善與人―孟子公孫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註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

先生嘆曰―知學的、學問したる人なり、這些病痛、ちとしたる病なり、其のちとしたる病と云ふは即不是善與人同を云ふ、善與人同とは、己に善あれば親切に人にも及ぼす樣にし、人に善あれば親切に喜んで取之を云なり、打不破、病を打破らずして其まゝ置いて根の拔けぬことなり、好高、即勝心のことなり、○歌に「越えて行く人をば先きに龍田山我身は露になほしほるとも」是れ己れを忘れて高ぶることなき姿を云ひとれる歌なり、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標】所惡於上―大學絜矩章、下文數節可以類推、

所惡於上―上の仕方の惡しきは皆知る、是れ良知なり、其知を此方へ致すが毋以使下なり、良知は我にあり、工夫は致にあり、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

も木のこしきもあれども、茲は素燒きの燒物のこしきのことなり、○此補甑のことは、按ずるに後漢の太原の孟敏が故事に據つて云へるなるべし、孟敏もと百姓なり、常に甑を杖の先に掛けてありけり、或時其甑を地に落し破りたるに、顧みもせず、折節郭林宗と云ふ賢人、此體を見て感じて其故を問ひしに、孟敏答へて、既にわれたれば是非なし、見たればとて益なしと云へり、林宗常人に非ざることを知つて、進めて學問せしむ、遂に天下の賢才となれりとなり、是等の古事もあるなり、右學提錄觀篇に、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と、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今人於喫—喫飯、食事の時なり、事在前、目前なり、常役々、何やら使はれるやうなのを云、喫飯事をあげて、萬事萬端皆如是なるを知らしむ、役々は忙がしきなり、收攝、をさめすぶるなり、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標】琴瑟—近思錄三張橫渠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琴瑟簡編—簡篇、書物と云ふことなり、就不放、不放心也、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日、這病痛只是箇好

けば一了百當なり、自は自然なり、事は一事了りて百事是當なり、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孔子氣魄—氣魄は氣根と云ふことなり、凡帝王云々、なべての天子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二帝三王を云ふなり、詩書を叙で、周易に十翼を作り、春秋を作れる類皆帝王の事業一々理會し玉ふ處なり、理會は合點するを云、根本上、其の合點なり、會得し玉へる心上よりなされたる者なりとぞ、能如此、上の有多少枝葉と云ふを指す、汲々然、無暇意、忙はしきなり、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標】補甑—甑陶器炊飯者、補甑俗所謂磁器一釁不可復補治之之意、言事之已過者不可復治之、則當省所以過之心如何而已、若於過上用工、則如已破之磁而欲補之以掩其釁、其流必至於文過也、

人有過—於過上云々、かう云はねばよかりし、かうせねばよかりしなどゝ、其過の上にてとつおいつするなり、是補甑、既にそこなひし上なれば捨つべきことなるを捨てずしてひたものつゞくり合せて見るを云ふことなり、甑と云ふは燒物のこしきなり、あの方に

の本となるなり、歌永言、言を永く引く也、こゝでうたひ物となる故歌は便ち是れ作樂の本となるなり、聲依永、言を永く引くに依て五聲が出來るなり、律和聲、律で五聲を和するなり、聲を和するが便ち是れ制律の本となり、是を引括つて見るべし、志は樂の本、五聲を和するは制律する本なる時は、畢竟心志和平が樂全體の本となるなり、こゝを不辨して樂を云ひ、元聲を管に求むるは、丁ど今禮をしつけかたで求めて、敬に基かざると同じ、求之於外、全體の本なる心志和平を捨て、是を外に求んやとなり、曰古人制云々、言は先生の說の如くならば、筩を制し氣を候ふことは無用のことなり、然るに古人候氣の法を制することは是の意何に取るぞとなり、中和之體、心體中和なるなり、必待此、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を指す、須定至日、冬至を定めよとなり、冬至不定は假令灰散りても合ひたるか不合か不知なり、且つ上卷にもある如く、多くの管を埋めおくに、其の灰一樣には飛ばず、至日子時、いつも冬至は子の時と云ふには非ず、然るに子の時と云ふは、堯の甲子の歲十一月朔日夜半の子の時、冬至にて、日月五星皆子の宮にあつまれり、故に冬至を云ふ時子の時と云へるなり、又不準、準字一本作進不準とは準的ならざるなり、其的へゆかざるを云ふ也、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先生曰學問—點化、氣質に思はしからぬ事多きうちを、彼處此處と心を付けてよくするを云、是れ一通りよき心がけなり、是れ惡しきには非ず、されどもそれのみでは限りもなきことなり、良知に基くべし、是れ一了百當なり、是によらざれば點化もあともどりするなり、要と云ひ不如と云ふを見るべし、一向點化を不好と云ふには非ず、不如自家云々、一本に作家作家、作家とは一と器量ある者を云ふ、明將などのことなり、俗語なり、爰は自家がよし、自一了百當、大根元の所を見付けて、目の明き開きたるを云ふ、良知に基

り、さもあるにや、成とは成就の意と云へり、下の九變と云ふも同意なり、一本一つと云ふことなり、聖人一生實事、爰に大事あり、書などに書き顯はす時は、皆よいこと許り書き顯はすなり、後世理學開けて後は、愈々尤らしきことのみを記す故、全體の人とは別なり、只すくこと、好むこと、遊ぶことの上にて、其人の事實あらはるるものなり、樂韶は舜の戯子なり、武王の武、舜の樂ほどには至らぬなり、其位々の物なり、凡人も亦如斯、我か心の位を知らんと思はゞ、古樂が面白きか、淫樂が面白きか試みるべきなり、播在樂中、音樂の中にあるなり、是れが御すきと云ふので其の一生の位が知れるなり、後世作樂云々、聖樂は天地自然から來る、然るに後世のはさに非ず、些詞調、如此の意のものを歌ひ、如此の節を付けたると云ふ迄のことぞ、詞は意味のこと、調は節のことなり、故に於民俗風化無關渉なり、聖學は水に舟の浮ぶるが如し、天地の功化と一つに成る、後世のは別のことなり、すれど近世の淫樂ではなき故、大害をば云はず、一段下の淫樂には甚だ害あり、今之戯子、歌舞伎などのことなり、今時相應の樂なり、其中の妖々しきことや、淫亂ことを取り除けとなり、無意中、なに心なき中となり、求元聲、聲の根元なり、古樂の出來る本を云ふ、暦を作るに冬至子の半を求むると同じ、元聲からして五音を分るなり、制管候氣、管容位九分長九寸の筩なり、大概管を作るの法、今の曲尺九分を一寸として、其一寸を九つ合せて九寸を一尺とす、是を古律尺と云ふ、古人の尺にて、一尺の筩を黃鐘として、是にて冬至の氣を候ふ、右のつもりにて、一尺は今典にて九々八寸一分なり、其筩の中へ黍粒千二百入るを度とす、其筩の中へ葭の灰を一盃入れて其口へ絹片をふたにして、灰の不散るやうにして、地中へ埋置き、尤も密室にてするなり、此次ぎの葭灰黍粒と云へるは即ち此のことなり、水底撈月をかきとるなり、熊手などにて物をかきとるを撈と云ふ、是れ求め得難きに譬ふ、儞心上、腹立つた時の聲と、悅ぶ時の聲とは誰も習なしに聞き知るなり、是れ心上の面々元聲即ち本の聲ある故なり、在此歌詩、荀子云々、標註に見ゆ、鐘子期伯牙が絃を聞くも亦如此、志便是樂的本、詩は其志を述べたる者にて、其詩即樂のせうが(唱歌)なれば、志を和平にするが樂

○有德者ー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公孫丑上、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妖淫ー通書樂章曰、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在此歌詩ー荀子白帖、蔡邕聞主人琴有殺聲、主人曰、蟷螂捕蟬、吾恐失蟬、故情見乎聲○書云ー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洪要求元聲ー案年譜嘉靖十五年九月下、舒芬問答同是、芬國裳也○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各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朱子曰律家最重元聲云云○制管候氣及葭灰黍粒ー考上卷四十一版詳之○撈ー字彙音牢取也、沈取曰撈○協鳳凰ー前漢書志曰、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云云、

先生曰古樂ー是段はあたまから問手の語なり、以前聞る處の先生の語を擧げて疑ひ問へるなり、古樂云々、外のことは我が心に覺えて惡きことをば改めて進む、樂は不覺不知平氣にして心和する者なり、心學のことを明朝にて云ひ出したやうにいへども、古の此樂と云ふもの是れ心學なり、此學にて心のめりかりを直す、舜の時專らありしなり、此樂と云ふ者小鬧きときや、うそ腹の立つ時はならず、和した時の遊びことなり、故に孟子に今之樂は猶古樂と云へり、今之戲子、あそびことと云ふことなり、此處に孟子を受けて、與古樂意思相近しと云へり、それを德洪心得ぬことゝ思うての問なり、隋の時迄も宗廟朝廷は古樂を用ひたり、但爲遊與別に新たに出來て次第に盛になれり、是を散樂と云へり、日本の猿樂と云ふも散樂の唱へ違ひなりと云ふ一說なども有り、韶之九成、書經に出づ、九篇をしがへし奏する故に云ふと云へ

曰、爾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爾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爾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標】韶之九成―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註、簫韶舜樂之總名也、九成樂以九成、又曰樂象成者也、故曰成○武之九變―武謂大武、武王之樂也、九變即九成也、事見於周禮大司樂、

○々、是よりして末は、舜に不限、古人の言語は皆實に踐履せしより出し言語にして、今日の如く口耳の學には非ずと云ふことなり、先人曰此の論中舜の最初於象の所を指て舜の過つ處とす、此の議論の大なるに予も中ごろ愕いて、過つ處の過ぎ去ると見て、此は是れ過ぎ去りし處なりと如此見たり、今又顧ふに、聖人とても過なしとすべからず、況や舜の於象、其好むことを欲するの急なれば、亦過つの宜なる者あり、孟子に是を問はゞ、周公と齊く其の過亦不宜乎との玉ふべし、世儒に問へば、王子異を好むとそしるべきか、他許多云々、他とは古人を指す、許多云々は如何ばかりの骨をりとなり、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

【標】烝烝ー書經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云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案本註兼父母及象言之、先生特擧象論之也○徵庸ー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動心忍性ー孟子告子下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先生曰烝々ー烝々は本註の說、此處にあるが如く、象烝々と義に進み進んでとなり、然るに王子は烝々をむしむすことゝ見玉ふ、我德を治めてそれで向をむして、向の惡をば格し玉はぬと云ふこと、故に姦を不格と見るなり、格正の格とす、本註は至るの義に取つて、不至人爲姦惡とす、徵庸二字、舜典に出づ、舜生れて三十徵庸と云々、象猶日云々、されば本註に不至人爲姦惡とあれども、是程の姦惡又とあるまじければ、本註云ふ處誤れるなり、於是王子爲說曰舜只是自進云々となり、如之と云ふ迄本註の誤を云、舜只是云々以下王子の意を述ぶ、以乂薰烝、乂とは德を乂る也、我に乂る德の火を以てふすべむす也、凡文過揜慝、凡は象に不限、惡人はと云ふことなり、揜慝は陰惡なり、常態、つねのなりなり、指摘、そこ爰とさしつけつみ立て云ふことなり、他是非、此の他の字、下の他の字二つながら象を指すなり、激とはさか立つことなり、舜初時云々、舜の聖と云へども、其初自ら乂むるに烝々たるのみで純一ならず、却つて象を早くよくせんと急ぎ玉ふ、是を要象的太急と云へり、是故に象は反つて激して舜を殺さんと要せしなり、是れ舜の過ちぞとなり、是舜之過處、古今の大議論なり、扨此の過ちを經來りて、そこで舜功夫の自己にあることを知り玉ひ、象を責めずして以て克く諧ふることを致し得玉ひしとなり、動心忍性、心を動かすとは心を働らかすなり、心使ひなり、忍性とは生れつきかたぎをこらへるなり、於是孟子の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の意の語を引きて舜象の論を終へ玉へるなり、此の語告子の下篇に出づ、古人言語云

もなきを、其心只空々而已と云ふ、兩端と云ふも彼の良知の知る所の是非の兩端なり、叩他自知云々、向の鄙夫の自ら知つて居る是非を發動してそれで直にさばくなり、一剖決、ちよつとたちわけて見するを云ふ、便是他本云々、天則は天然の準則なり、鄙夫へ天から降された良知なり、聖人の聰明に少しも增し劣りはなきなり、聖人は信じてこれに從ひ、鄙夫は自信せぬ迄なり、天則の字易文言にあり、乾元用九乃見天則と竭盡無餘了、彼が良知を云ふなり、留得些子云々、此方に少しなりとも知り顏なる者あれば、他の良知を不能竭我れが塞ぐ故也、道體、原と天地は一箇の道體、良知は即ち道體なり、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注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知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云々、此時初て慈心の生じたるやうなれど、此慈素より有るものなり、故に復得と云ふなり、○或朱學者の先生此段を擧げて、王子の學には甚術あり、舜は是れ世間大不孝的の子、瞽叟是世間大慈的父とは、聖學者の云べき詞に非ずと云へり、勿論朱學から云ふも尤なり、すれど爰が人の心をかき立る處なり、謀計ではなくして、向の迷を自身にしらせたる者なり、此父子感化されたとて、王子を文武周公孔子の如き聖人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文王にはかたから父子訟獄の者なきなり、王子も及び玉はぬ處なり、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標】孔子―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此注與先生之說異、

先生曰孔子―先有知識云々とは、知識をふれまひなされなんだとなり、其心只空々云々、朱子の意は空々如を鄙夫のことにしてあり、鄙夫のやくたいもなき問を云ふなり、叩兩端而竭と云ふも氣味あひ違ひたり、王子の意は此の段に明白なり、孔子の心中に一物

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標】鄕人—年譜正德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蓋言此事、○要書評曰、父子不較是非、然此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之見、若曲在其子、豈應以瞍舜爲訣○今案是亦一理、然猶未免就事上論、而不知心原同體之仁過化存神之德者也、夫若此事、先生至孝之所致而非以言語感動之者、○提孩我—孟子萬章上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鄕人有父子—侍者欲阻之とは、侍者は王子の臣か或は門人かなり、父子の爭が何として王子へ云はれうぞと止めるなり、不終辭、聞き玉ひたるなり、時に此父子感化して、涙を流し、抱き合うて去りたりとなり、○又一說に其訴を聽て、其捌の辭を云ひ不終にとなり、記得、覺えて居るとなり、自家、自分と云ふことなり、時如何、いかばかりと云ふことなり、復得此

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標】連笋—連猶言至也及也、抽言生出、是言人能用功、然後方始可以論枝節、若不用功至笋亦未抽芽、何以論其枝節也、

問良知一而已—作彖とは今云ふ卦の辭なり、繫爻とは爻の辭なり、贊易、作十翼を云ふ、易の義を贊け説くの義なり、看理不同、不一樣なり、上の良知一而已と云ふに當りて云ふなり、死格、活法の反なり、死法と云ふことなり、聖人説道は皆活法なり、大要大たゝへの引括りなり、爲説何害、良知の同きより出れば、百人百色の説をなしても可なり、皆聖人の學なり、良知上から出す、爰が違へば異端なり、説はよくとも異端なり、聖學と異端との別は爰にあり、孟子告子と論する處よく可味、其語悉く非なるには非ず、其出る處甚だ非也、造化妙手、言は作り花ぞとなり、是れ異端なり、不妨有異處、良知の同きより出づれば、異處あつても不苦なり、不肯用功、培養良知の功夫なり、連笋云々、連笋とは笋ともにと云ふ心なり、笋ともに連てまた生ぜず、先づ笋の生ずるやうにしやれ、枝節どころへはゆきたゝぬぞとなり、抽抽芽なり、不抽得とははえ出づまじとなり、連猶言至也、及也、笋は筍に同じ、

鄕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

本體はいつも樂きものなり、大故、父母の喪を云ふ、還在否、還の字は持て廻つてもと云ふこと、どうこかしても樂ありやと云ふきみなり、一番了、俗語なり、ひとゝほり、ひとたびと云ふことなり、便不樂矣云々、哀哭すべき時哀哭せざれば於良知ぶきみなり、哀哭するので本體の樂存す、樂は心の本體なること人々理會せでは叶はぬことなり、他事には非ればなり、此の段などをば當世の大儒の論も問も答も無益のことなり、聖學と云ものは、親兄へ事へる筋や、國天下を治むることをこそ問答すべきことなりとて誹れり、それは大まかなる論なり、論語にも夫子顏子の賢なるを稱し玉ふに、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とありて、又推し返して、賢なる哉回也との玉へり、註に程子簞瓢を樂むに非ずとの玉ひ、又其字可味とあり、是境界の爲に本體の樂を不改るを以て顏子を賢なりとし玉ふに非ずや、又孟子も、自反萬物皆備我樂莫大焉との玉ふ、是亦本體かげめなく、すぼきことなく、樂きを云ふに非ずや、自反の二字、孟子の位にして顏子に不及如きなり、夫子の疏食飲水に至つては、自然に本體の樂の充ち溢れたる姿見ゆ、顏子に於ては、不改の二字、顏子の位にして夫子の自然なるに不及處なり、皆これ本體の樂のことなり、然るを無益と云ひ道學に不論ことゝは如何なる故ぞや、こゝは萬事工夫の根本にして、而も他處のことに非ず、可體認ことなり、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

く精々明々の通りにするが聖人なり、喩へば大力の者物をあげるが如し、大力なりとてあげずに獨あがるには非ず、次なる者は力を起して引立て務めてあげる、是學知利行なり、良知一通りは聖人も今日の人も替ることなし、時々省覺、孝か不孝かと省て孝不孝を合點するなり、蔽錮已深、蔽の字は知の字へ當り、錮字は行字へ當る、聖人雖是云々、此より以下學者は思を盡すべし、肯做困知勉云々、堯舜文王などの兢々業々亹々翼々、書の皐陶謨、詩の大雅文王の篇等に見え、又孔子亦自聖なりとせずして却て困勉憤發し玉ふ意論語中所々に見えたり、困知勉行的却要、此病王學者志ある者に却て多し、志ある者ほど皆こゝがならずとも、如斯ことはほつくりと開ける筈ぢやと思うて不審を立つるなり、是れ困知勉行の位の人にして、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なり、人百己千の功をなす合點はなきなり、是で怎生成得學問成就せぬこと實に爰なり、此の處學者の通病なり、能々可體認、易く覺えて生知安行を欲するに由つて、いよ〳〵ならぬと思ふなり、只困知勉行して、眞の困を樂むべし、辛き物を食ふが如し、辛きはからけれども、辛きが却つて好きとなるなり、朱子曰、聖人以敏底之質做鈍底之事、常人以鈍底之質做敏底之事云々、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樂是心—心の本體は樂しき者なり、故に王子斯くの玉へり、人分外の願あり、持てなしが惡さに安樂を失ふなり、心は本と平々として苦なき者なり、喩へば飢て後ひだるいと云ふ苦みはあるなり、其時食すれば又本體とつり合ふ、故に其の苦心去るなり、此樂の字、七情と分つて云ふ時の哀樂の樂には非ず、情の上には哀の場と樂の場と二品なり、此は心の本體なり、

事、古のみに非ず、不可分別、良知は善、七情は惡と分別すべからずとなり、有所着、過不及を云なり、會覺、只さとると云ふことなり、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聖人生知——甚功夫とはあのやうなといふことなり、知行二字、生知と云ひ、安行と云ふ知の字、行の字あるは、即功夫なり、心を起して歩むとずつと歩むとの淺深難易はあれども、足を運ばずして歩むと云ふことはなし、同く歩むなり、殊、殊の字は品の違うたを云ふ、異字とは差別あり、異はうらはらなを云ふ、依此良知云々、聖人とても良知のまかせとてあれがてになる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依の字可觀、照り輝

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知譬曰ー但に是れ人心合有的とは、按ずるに禮記に曰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是性之欲、即所謂情也、要認得良云々、其七情の中に就いて云々、如日光云々、あそこが日の光也と其の方角を指す處はなしとなり、光字に氣を付くべし、日輪は方所可指なり、光は方所不可指、上下左右前後無可指なり、○扨此の光の字を和訓に光ると付けたるは面白き訓なり、體より云ふ時は光ると云ひ、用より云ふ時は光りと云ふ、共に日借ると云ふの訓なり、其子細は、凡て天地間の光耀の實體は、只一つの日輪のみ、他物の光耀あるはすべて此日光を借るの意なり、今良知を以て日光に喩ふ、其意亦思ひみるべきか、天地間良知の知光の外、亦別に何物か有る、今此說をなす、更に牽合附會せんとには非ず、自然にかなふものあり、雖然漫向他て說くべからず、痴人夢を說くの

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良知只是—是非の心とは是を是と知り非を非と知るの心となり、是非只云々、是非之心と云ふは只是を好み非を惡むを云ふとなり、只好惡云々、只此好惡の心あれば乃其の是非の心を盡すとなり、巧處則、先規矩はあるなり、然れども其使ひ方は上手が使へばひづみなく、下手が使へば少しひづむ、故に手際は其人にあるぞとなり、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聖人之知—之知の二字は、下賢人の下へも愚人の下へも入れて可見、陰霾、陰は曇るなり、霾音埋土埃の降るなり、詩邶風終風且霾、註霾雨土蒙霧也、疏曰、風而雨土爲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云々、是れ春むき不珍ことにて、度々あることなり、霾字まいともかいとも兩音あり、謨皆反音埋、又莫懈反音賣、夜裏、夜中也、這點明處、一點の明處なり、即未盡處の良知の餘光を云、點明處と云ふて一點と云ふ一字を略せるなり、俗語にはかやうの一の字を略すことまゝあり、一盃の煖酒と云ふを盃の煖酒など云ふの類也、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

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淸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問孟子巧力―朱子云ふ、三子云々とは伯夷、伊尹、柳下惠なり、力とは聖を云ひ巧とは智を云ふなり、三者皆長、伯夷以下の淸任和を云なり、而極、至極盡きて居るなり、下文同じ、聖智本體良知なり、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先生曰先天―言は天道を待合せず、此良知に從て行へば自然に天道と一致になるは是れ天即良知なる故なりとぞ、下の句も同意なり、良知の儘にさへすれば天と不違と也、此段などよく味ふべし、夫易は開物成務の書なり、天と人とつれだつの道にて、易道も此外にはなきなり、良知は無文無筮の易、易は有文有筮の良知なり、四書にて引合して云へば、從心所欲不踰矩が先天而不違也、上律天時が後天而奉天時也讀書錄に見えたり、奉ずとは敬んで行ふことなり、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

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一日克己一作效驗とはしるしと云ふこと、以萬物爲體、此語は近思錄道體の篇に出づ、明道の言なり、而して其の源は禮記禮運の篇に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と云ふより來る、八荒皆在云々、八方の果迄皆我が門闥の中に在りと、門闥は內にと云ことなり、按ずるに克己銘に曰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々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不在此、效驗の方に不在となり、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

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標】遠慮―論語衞靈公子曰、無遠慮必有近憂○夜以繼日―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問孔子所謂―遠慮、論語衞靈公の篇に曰ふ、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と、○近世王學と稱し藤樹の學と稱するの徒、所謂不精思漫然として隨事應じ去るを良知の學と思へる者多し、同志の中精思する者あれば却て渉按排と誹る、是大なる心違ひなり、先生此言亦新板頭書に見ゆ、我れ知らずすら〳〵と出づるもの眞の天心良知なり、可仰可尊可信可戴也、此天心を不知る學者多し、然るに之は欲に不動物に不滯時惺々坦蕩たる處より直に呈露せる良知なれば、面々底常にあることに非ず、然るにそれをあてにして、精思の功を缺くは大なる誤なり、殊に大事に至つては能く精思せざれば良知を欺く、然るにすら〳〵と天心生じかぬる故、學者のみ精思するには非ず、聖人ほど彌精思し玉ふ、按排と精思とは主意事上へむくと、心天理へむくとの處にあり、似て大に違がへることなり、今世の王學者藤樹學者かのすら〳〵のみを事として、精思を按排と誹る故、世儒此等の學をさして頓悟の宗旨とす、世儒の咎には非ず、實に此等の學者の誤なり、然るにその頓悟を宗旨とする禪と雖も、かくの如く思を精しうせずしてゆきつき次第なるを本心と尊びはせざるなり、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先生曰惟—看王子の前方思召すにはとなり、何等玄妙、何等は如何ばかりなり、何等の玄妙にして手の届かぬことぞとなり、今看來、今思ふにとなり、何等明白簡易、上の玄妙の反なり、如何ばかり明白にして事少く爲し易き工夫ぞ、少しも玄妙なること、手の届かぬことは無きぞとなり、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

是れ一の良知のことぞとなり、妙用流行、妙用と云ふも替りたるものに非ず、知善知惡是れなり、流行と云ふもの妙用の外にあるに非ず、其妙用の行き屆く處を以て流行と云へるなり、誠神機、三にして眞實は一つなり、周子の語の心は、至誠の聖人は神妙によく事の幾を察すとなり、王子此語を引玉へる意は、周子も右の如くこそ云たれ、貴前知とはの玉はずとなり、前知と云ふと幾を察すと云ふとは似たことにて違ふなり、禍福之來、此語中庸に因て云へり、然れどもこゝでは福字の方は甚輕く、禍字は重し、遇變而通、禍變に出ても不塞なり、文王羑里に囚はれ、孔子司馬桓魋に殺されんとし給ひし類なり、且知幾人は行き詰まらぬなり、是に於て通ず、國家など治める上に於て行き詰まらぬ内に引き延ることとあることとなり、易係辭に曰變而通之、趨避、早合點し備へてあることなり、避は皮意反音備逃去也、利害心未盡、邵子の撃壤集など見るべし、利害得喪の心は離れ切つたる賢者なり、此の語によりて邵子を輕く思はゞ、夫子の子路が悪を聞き玉ひて、不於丘之門との玉ひしを聞て、門人衆の子路を不敬と同じかるべし、邵子其云ふ處果して能く中る故、面白く思玉へる所などに於て能く見れば、未至處あり、そこらに利害の心に未盡處あるなり、常人の利害とは又自ら別なり、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無知―無知無不知とは心の本體本と空虚なる故知ることもなし、然るに其本體靈妙なる者故自然と不知こともなきなり、無知は所謂虛なり、無不知は所謂靈なり、虛靈不昧が明德本體也、

尊の拈花の意ならん、○麈は大鹿と云ふ字なり、先職の僧之を持つ、士の采配の如し、藏過、只かくすと云ふことなり、但俗語に此處等の物を彼方へ移すことを過すと云ふこと、此處は過字を其義に見ても可なり、彼方へ移しかくすなり、扨この麈尾和尚未知出處傳燈錄所藏の一指和尚打地和尚の徒なるか、設法示すと云ふこと、我麈尾安在、良知を指して言ふ、良知は即ち面々の身に在りとなり、○陸佃が說に因て見れば、麈尾を揮ふこと和尚に不限と見ゆ、陸佃曰鹿大曰麈群鹿隨之視麈所往以麈尾所轉爲準古之談者揮焉良爲是也、躍然、はつきりと心に思ひ當りたるを云ふ、孟子に引て不發躍たりとある躍の字の意なり、扨是段など禪錄のやう見て、是れ見よ、王子の學は果して佛なりと云ふ人あれども、夫子禘の說を問へるに答へ玉ひて、掌を以て示し玉へるを以て思ひ見るべし、孔子にも此筋なきに非ず、其餘出門大賓を見る如き、又在輿則見於其衡の類在他人必是禪機是觀法と誹るべし、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或問至誠—誠是實理、眞實無妄の實理なれば、畢竟只

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標】禪師―未知爲誰、傳燈所載一指和尚打地和尚之徒歟、

一友問功夫―不切、二字上の句に屬して、問功夫不切とよむは非なり、轉說轉遠、說けば說くほど彌虛遠なることばかり云ぞとなり、亦須講明、講明亦すべきことなる故、彼是と申して見まするとなり、肯用功の肯はうけがうてとなり、糊塗、俗語なり、謂不明もと醫濁也、後に骰突或は糊塗に作る、焦氏筆乘に並に非なりと云へり、醫は故谷切濁酒なり、以酒爲喩也、糊塗は物の分明ならぬことを云、類書纂要に見ゆ、不埒と云ふことなり、我亦無別法可道との玉ひ、又何可講明との玉ひ、子細は此問無理ではなけれども、工夫を用ひていかぬ處を問へるには非す、言語上の詮議なり、故に受取り玉はぬなり、把塵尾、拂子なり、塵尾は鹿の尾にて鹿の類皆塵に從ふ、故に禪師用之て法を所化に示す、この把塵尾提起するは、世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捜尋、掃除廓淸、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爾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爾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欲於―是れ初學の一友なり、此問などろく〱功夫もせずして、遽に此の不審を起せるなり、甚卒爾なることにて實に功を不用人なり、今時王子の學を疑ふ人多くは此類なり、剜肉做瘡、起りもせぬ名利色を尋ね探して掃除せんとするは、たとへば疵もなき身をさそいで、却て瘡をなすが如くならんとなり、吹毛求疵と云ふが如し、曰這是上の名利貨色の根を掃除廓淸するを指す、更有大本事は右の病根を去るの上に更に大根本のことあり、然るに其處は十數年も工夫を用ひ過ぎたる上にて用る藥方なり、爾などには早し、先づ其病根を掃除するがよしとなり、放起、打やつておけと云ふことなり、愧謝ははぢあやまつて謝すとなり、此量、此段此分此場など云ふが如きなり、以誤汝、此一友の意は煩惱菩提のゆき方なり、誤れり、悚然恐れたことなり、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

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又曰目無體本道は虚なる者なり、故に目無體となり、目の中に五色はなきなり、故に云々と云、下耳鼻口も同意なり、以天地萬物云々、是が感じ來れば乃是と知て應じ、非が感じ來れば乃非と知て應ず、是れ心の體なり、然るを適莫將迎にて感應の妙を塞ぎ、是非の素定好惡の執帶にて無體の心に體をなす、譬へば鏡の中に形をえり付けたるが如し、よく〳〵此段にて覺悟すべきことなり、

問殀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倶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問殀壽不貳―一切聲利云々、一切の名聞利欲の好みなどは學問修行のかげにて、其事無く、されども一つの生死の念に於て離れがたしとなり、死生念頭は偸生避死云々未融釋處、聲利の念慮が未融釋なり、如何となれば生を好むのは、いやとも金銀なければ生を遂げられぬ故に其念不失なり、從生身命根ぎやつと生れ出るよりとなり、見得破、みやぶることとなり、透得過、通り拔けることなり、此心、良知を云ふなり、

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標】簞食—孟子告子上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合該—猶言合當、說見卷內十八版、

問大人與物—身是一體とは、頭上より脚下迄一體となり、把手足云々、荀子强國篇に云、白刄捍乎胸則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宰禽獸、宰は宰殺と連綿す、ころすと訓ず、合該如此、該は宜と通ずるなり、合該二字にてべしとよむも不苦なり、從此出、親々より出づとなり、此處親々をさす、順這箇順を履行するを云ふなり、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

に曰、良知は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と云々、此章と右の章の意を得て見るべし、良知は造化の精靈也、良知の名になづんで、手前の物と見ると此章不通、此章不通のみならず、良知とするもの亦良知に非るなり、良知は天地たる活潑の精神なり、此章此以下三章と通じて可考、明白なるべし、且阪人心與物同體の條亦並按すべし、○朱子にも亦草木及腐敗之物皆知覺あるの説あり、語類六十卷に見ゆ、又文集五十九答金方叔書には、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なり云々、彼此相矛盾するが如くなれども、各自一意固滯すべからず、

先生遊南鎭、一友指巖中華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華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華時、此華與汝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華時、則此華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華不在爾的心外、

先生遊南鎭—無心外之物とは、天地の間にある物は、皆我心度内の物ぞとなり、歸於寂、花も汝が心も共に空寂無心にして何の意もなしとなり、爾來看此花、言は汝來て此花を見て、扨も見事なりと思へば、此花も顏色一時に明白に見事に見ゆるとなり、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標】草木有良知―朱子亦有草木及腐敗之物皆有知覺之說、見語類六十卷、然文集五十九答金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云云、此說似自相矛盾者、然各自一意不可固滯、

朱本思問―言は人々は虛靈不昧の本體あれば良知ある筈なり、草木瓦石の類には、虛靈の本體なければ良知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なり、然るに是亦良知ありや否となり、此問をなせる仔細は、王子常に萬物一體と云ふことを玉ふ故に、問をなせる者なり、若草木瓦石、言は人の良知は即一元氣なり、天地も人も萬物も皆此一元氣より生々して不息、此一元氣なければ天地も運化せず、萬物も不生なり、其發竅云々、一元氣の發見也、發竅とは發見と云ふが如し、此二字素問金櫃眞言論に出でたり、肝は發竅於目、肺は發竅於鼻の類なり、五臟のあらはるゝは穴にあらはるゝが故なり、一點靈明、即良知のことなり、此一氣天地一枚の氣のことなり、此卷舊本廿五版新本卅一版の表

子先吾不動心とあれば、告子は四十以前に琈明たると見ゆ、陸象山曰學問は驗を以て論ずるな、驗を以て云はゞ告子は孟子より勝れる者ぞとの玉ひたり、朱子の究理も難知難求して、而も外面の驗の良知の學より甚だ速なり、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又曰告子—告子執定とは、告子が見は性は善もなく惡もなくぶらりとしたる者と云ふに執定せるなり、在物感上看、來り感ずる物の上に於て、有善有惡と見たる者ぞとなり、做兩邊、外物と心とを二つにするなり、會差差ふことをなすと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に用ふる字なり、天下心外の物なし、皆我心の度內に在り、告子が見なれば心外の物あるなり、故に差ふとの玉ふなり、他於性の他は告子を指す、彼が性の見樣いまだとほつてをらずとなり、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

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横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先生曰孟子―學者先づ此の不動心と云ふを以て的として學問すべきことなり、故に古より儒に不限、仙佛の道も、又諸藝の上にも忠ある程の者は不動心を以て心がけとす、不動やうにする修行に至ては、公の道理からすると、功利からすると違あるなり、只告子を非とし、孟子を是としたる分にて動かぬ工夫をせずしては何の益にもたゝざるなり、扨實にする日には、告子に隨て不動は不貴、動くとも孟子に從てするを貴ぶ、孟子のは即曾子の傳來にて、夫子の道なり、孟子養氣の章、曾子の語可考、阻撓了へだてたわむるなり、軍法に沮撓と云ふ熟字あり、すれば阻沮の字なるべきか、又害之、心の本體を害するなり、孟子集義工夫、こゝらにて本の道筋と云ふものをも可考、すべて本の道筋は、易知易從易簡なる者也、義は人々合點なる者なり、是易知なり、それを集むることなれば、從つて易きことなり、扨埒を明けることは難きことなり、致良知の學も其通りなり、告子が道は甚して、其功は却て卑し、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告

らざれば不能と立てたる者なり、故に說て至無なり、還他、此二字は其まゝにすることなり、仙佛虛無を宗旨とすれども、意思ある故却て眞の虛無に非ず、聖人の虛無に於ては意思なし、虛無を事とせずして眞の虛無なり、天之大虛、大虛の如しとなり、下の無形も無形の如しと云ふことなり、天地萬物俱、良知の發用に順へば、天地も位し萬物も育する也、天地萬物共に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と云ふ句仰山に聞ゆれども、能く合點すれば簡易なることなり、誠に一度良知に順つてすればすむなり、一たび良知に順へば、當下天地位し萬物育するなり、全體位育するは聖人中和の極功なり、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釋氏—要之とは、畢竟ずるにと云ふ氣味なり、天則自然、天則は天理と云ふが如く五倫の道なり、幻相、まぼろしの姿なり、無些子交涉、今の出家は世間とは交涉して五倫をば失はず、儒の所謂異端のみには非ず、釋氏の爲にも異端なり、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

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先生曰仙家—從養生上とは、是自私自利する處、出離生死云々、是亦自私自利する處なり、生死苦海は元來佛氏の見、善惡の念に因つて生を受く、善念に因ては天堂に生る、惡念に因ては惡道に陷る、是生きたり死んだりするの苦海を出離せんと欲せば、無心にな

夢。近思錄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問通乎晝夜之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之道を一つにして知るなり、道に通じてと云合點には少し異なる、元來良知は晝夜を知つて居るなり、扨其知ると云ふものに仔細あり、俗に知るとは覺えて居ることなるが、其俗知は云ふに不及、識知學知等の知にも非ず、こゝの違ひ目を會す可しとなり、此問手の云ふ知が既に究理の方の知なり、究理からくる知はさつぱりとした模樣のものなり、良知の知はにつとりとしたる模樣の者なり、不知何以一叫便應―人睡る時は固より不知なり、睡て良知の不知は、喩へば鏡を室に納れ、劍を鞘に藏めたるが如し、室に納り鞘に藏たりと云へども、物をうつし、物を切る所のものは無間斷、故に一たび用ひば即映し、即切る、良知雖睡一たび叫而應ずること如是なり、向晦宴息、易の語なり、睡るべき時に睡るが良知なり、人の寢る時固より不知、然るに良知の不知は明鏡室に入、寶劍の鞘に納るが如し、室にあり、鞘にありと云ふとも映す所以、切る所以のものは無間斷なり、室に入るべき時に不入、鞘に可藏時に不藏れば、曇りつさびつするなり、衆竅、耳目は云に不及、手足も竅なり、不會宴息、宴息を會することは難きことなり、王子は軍中にて四十餘日不寢れども、精神少しもつかれず、心收斂すれば不寢と云へども寢る同然と見えたり、又常人宴息を不會故に寢ても或はべつたりとして昏睡し、或はおそはれうなさるゝ、是にては寢るに劣れり、養にならざるなり、良知是順應、善をば善と見て捌き、惡をば惡と見て捌き、萬事見え來る程の事に順に應ずるなり、先兆、後日にあるべきことを、先つて夢たることを云ふなり、王子伏波將軍の廟に詣で、詩を作れる夢を見玉ひ、後果して至り玉へるに、夢中に見る所と同じ、孔子死日七日前に祭らるゝと夢み玉ふ類なり、○此段など識知世知にて、本知の合點なきものはすまざる段なり、本知の合點ゆけば簡易にして何の造作なきことなり、下の段亦同じ、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

處を不理會してはすまぬなり、戒愼恐懼是本體ー工夫本體々々工夫故、見得たる時はどちらへ云つても同じことの子細をの玉へるなり、戒愼恐懼是本體の子細は、前に述べたるにて聞ゆ、扨不睹不聞是工夫とは見聞を以て工夫と云、亦可なるなり、何れにても分つて二つとする者は本のものに非ず、よく此處を可會得なり、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魘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標】向晦ー易隨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上下ー孟子盡心上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有

り、すれば是れ手前の明師なり、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不睹不聞、中庸の不睹不聞と云へるは、寂然不動の本體をとき、戒懼は又其本體を不取失の工夫を云やとなり、なるほど其通りなり、不睹不聞が本來の面目にして、戒懼は功夫なり、然れども其間に於てとくと不會所あり、故に大事の所に於て、皮膜の間でなきこと不能、元來本體即工夫々々即本體なる者なり、こゝが王子の學術なり、その所詮とすまぬと見たり、先生曰—此處とは此本體工夫の如きなり、須信得とは實に信じて會得すべしとなり、本體もと不睹不聞者にして、亦戒愼恐懼なる者なり、戒懼ならざる者なれば、所謂不睹不聞と云ふものも死體のものなり、魚などの新しきを見るべし、未だ生氣のこりてしりゝとしまりあり、是所謂戒懼的光景なり、戒懼は即ち本體のしまりなり、故に未發の本體とは云、不發の本體とは云はず、不發は佛者の本來の面目、未發は儒者本來の面目なり、戒懼は指當り工夫所作と見れども、實に自然なる者にて、本心のすがたなり、其不睹聞の本體を不失處、即ち戒懼なり、試に戒懼のぬけたる處にて可觀、本體もべつたりとなりて居るなり、本體べつたりとならぬ時は、戒懼も存して居るなり、此本體工夫、々々本體の處を會得せざれば、戒懼皆人作に落ちて、これが爲に本體迄もゐすくめるなり、その上こゝを不辨れば、戒懼が已發の工夫になるなり、中庸にも不睹に戒愼し、不聞に恐懼すとありて、元來未發の場の工夫なり、こゝの味は本體工夫の

り、但帶字滯の字ならんか、滯なれば猶よく聞ゆるなり、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爾的明師、

先生曰天命―王子言は、世の人性道教を各別物の様にくはしく云へどさに非ず、性道教畢竟皆一つなり、世間に説く如く、支離破碎することには非ずとなり、天命と云ふを朱子は流行を以て云へり、王子は直ちに天命を性と見たる者なり、○朱子中庸章句に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務之間莫不有當行之路是即道也との玉ふ、王子は道と云ふ者を本性より、事に應じて感發する筋を指して道とす、直に活底の者なり、朱子のは道具になるきみなり、教と云ふも同じ、朱子は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との玉へり、王子は道の通になして行ことゝし玉ふ、王子のが直に子思の意なり、中庸の末に見えし二十一章目に、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とあり、完々全々、親への孝、子への慈、天下國家のこと迄是に依て不足なることなし、故に云ふ、是的還他是は良知是と、知りたるとをば、其のまゝに是とするを云ふなり、他の字良知を云ふなり、世人多くは良知の是と見たる所をも、人作を以て非としなすなり、これにては還すと云ものには非ざるなり、非的還他非と云ふも同じ心なり、還の字其の儘のきみなり、是爾的明師、是れも亦難じて云はゞ、夫子は就有道て正すとの玉へるに、志を師とすると云ふこと、是禪見なりと云べけれども、其就有道も、不就有道れば此良知安からざる故なり、正してもらへと云ふもの良知の指圖な

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

一、

一友問功夫――一切云々、二の義あり、一は大學の註に壹是は猶一切也と云ふ一切なり、是は佛氏の所謂一切無生と云へる一切と同じことにて、おしなべてと云ふこと也、又大學の序にある一切以成功名の一切は、淮南子などに多く出てある一切の權時の一切と同じことにて、ちよつとゝ云ことなり、一切權時とは當分の間に合ふやうにするを云、此所一切應感の一切は、一切權時の一切と同じことにて、ちよつとゝ云ふ義なり、言は良知時々絕間なきやうにと在すれども、ちよつと應感する處つい良知の方に氣が不付、若し或は事務の上にて彼方へ此方へと周旋すれば、其時は急がしさに又良知を不見付となり、照管、俗語なり、氣付心の付くを云、畢竟管字は付字なり、尙有內外之間、外の感應事務にまぎれて、內良知に心不付るなれば、是內心と外事と間てあるなり、我這裏工夫不由人、我が此の良知の修行は人に由ることに非ずとなり、言は自心に修むるにありとなり、急心に何角を闊いて早く心付く意なり、急にと云ふことなり、又不由人急心とは急に出る心の寛々と出る心のと云ふ差別はなしとなり、猶可考、會透徹、內外一致に透徹して合點ゆくなり、內外兩忘、何心もなくて而も良知はりんとして居るとなり、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眞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爾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標】沾帶―帶恐滯字、

又曰功夫―透得、こゝへ透徹し得て、こゝからくるでなければ聖學に非ず、左なければ皆うわさ學問なり、渣滓渾化、垢のぬけるなり、沾帶、けがれをおぶるな

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標】居滁時―年譜正德五年、先生三十九歲、告門人曰、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敎、紛紛異同罔知所入、玆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折肱―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爲良醫、一友靜坐有見―醫經折肱、ひたもの敎へ そこの ふたる故、本のことを見付け出したりとの譬へなり、折肱の語左傳にも出で、又孔叢子の嘉官の篇にも出づ、其內左傳にある語意は、度々怪我をして醫にかゝりし故、外科の上手を知れりと云ふ義なり、故にこゝの譬にはとくと不合、孔叢子の語は三折肱而爲良醫とあり、是は度々怪我をして、自其の疾を療して上手になれりと云ふ義なり、すればこゝもよく合ふなり、王子孔叢子の語によりての玉へるなり、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眞、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

なり、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眞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一元氣のことなり、精靈とはたましひと云ふが如く、性根と云ふが如しとなり、良知は是天地の一元氣なりと、精はきつすゐの義なり、靈は無聲無臭にして靈妙なるなり、復得他、其天地の一元なる良知を本體のまゝにするなり、不知不覺して行住坐臥悉く良知ならんとなり、○――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ち此章の意なり、陸象山先生曰、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亦此章の意なり、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敎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爾去靜處體悟也好、隨爾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眞血脈路、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云々とは皆良知でなすと云ふこと、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儞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標】洪初―要書作珙、未知孰是、

何廷仁黃正之―願とは見廻すことなり、後へねぢ向くことゝばかり覺るは非なり、良知上更無不盡、喩ば花實を欲せば一の種をうゑ付るより外なし、此中花實悉く在す、花びら一つ、葉一枚も外より取り來るに非ず、其如く聖人となることも此の良知より外にたすことはなきなり、扨此章面白きことなり、此衆中は皆相應に志立たる衆なり、故に彌憤發せしめ玉ふ、根から志なき人に云つては糠に釘となり、無不盡、良知にてすむとなり、掛帶、かけ帶ぶるなればそへること

切冠註取束也〇曾點言志—事見論語先進卒章〇在伊川—二程外書曰、韓持國與伊川善、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王汝中省曾—用扇、是大暑の節と見ゆ、敬して不扇故斯くの玉へるなり、捆縛、二字とも縛ると訓む、楚は痛と註せり、しばりつけて苦痛なるを捆縛苦楚と云ふなり、不是粧做、あつぱれ道學者かなと見ゆる様に、外形儀様子を飾るものではなしとなり、略見、外を飾りてしばり付けて苦痛なる者には非ざるゆきかた大略見ゆるとなり、整頓、威儀を引きつくろふことなり、必ずしも論語に三子の者威儀を引きつくろふて答ふとはなけれども、冉有も公西赤も其答皆謙れるなれば、左こそ威儀も正しかるべければ也、飄飄然風などの吹いて通る如く、何の意もなきを云ふ、三子衆の其處に在りとも不覺を云ふ、鼓起、ならすと云ことなり、狂態、氣狂ひと云ふことなり、師之問目、孔子の方より問へる名目は、時世に用ひられたる時のことを問玉へる也、然るを曾皙それには不對して我思ふ所を云へり、打つてかはる答へなり、斥罵起來了斥罵はしりぞけしかることなり、通做一般、通合して一様になすことなり、

先生語陸原靜曰、原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語陸原靜曰—簡、事すくなくなり、易、無雜作なるなり、孔子吾道一以貫之との玉ひ、曾子夫子の道は忠恕而已矣との玉ひ、孟子堯舜の道孝弟のみとの玉へり、規、のりと云ふ義には非ず、規正規諫の義にして正す意諫る意なり、

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劉君亮要—反養成一箇—凡隱遁者などの山林に引込むは、世人を見限り、或事をやかましがる、不精なる、氣儘よりすることなり、世人を見限るは驕なり、世事に不精なるは惰なり、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儞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群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標】儞們—續韻們俗語也○捆—字彙苦本

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標】象恭―書經堯典曰、靜言庸違象恭、注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色莊―論語先進篇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孟子離婁下集註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

問叔孫武叔―求全之毀、全を求むるはよきことなれども、其所求全を毀ふ者あり、有不虞之譽とは物ごとゆきつき次第にする、不善ことなるを、却つて物に滯らず無造作などを譽るものあるなり、すれば世上の譽毀はあてにならぬことあり、自己の與かることには非ざるなり、扨右の說は孟子集註の意には非ず、集註の意は又この取りやうとは違へり、右の說王子の說と云ふ、證據はなけれども、王子の意はかう見たものかと思はるとなり、○元柏侃夷齊を贊して云、服藥求長年、誰從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と云是なり、○不堅不介、實心不堅固也、不介とは、介字易に介于石ある介字の意なり、不堅の意にして不賢人の定まらぬことを云ふなり、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偸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標】却去丟 —異本傳習錄及陽明要書共作都丟去、恐是○丟字考卷內十版出之○他的仁—仁通本作人、一本及要書作仁、與論語合今從之、

問志士仁人章—生身命子、子字は付字なり、不問、詮議せざるなり、要宛轉委曲、宛轉は總じて物のまはることなり、委曲とはまがることなり、委曲と云ひつぶさなる義とするも、まがり〳〵て何處迄も行き亘る意なるゆゑなり、されば要宛轉委曲—とは彼方へし、此方へしまげてなりとも命を全うせんことを欲するなり、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

り、省得とは省悟と云ことなり、合點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り、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覺えざるなり、要曉得、其道理を合點することなり、自家本體、自家とは良知を指す下文も同じ、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標】逝者—論語子罕篇語集註亦說得是當

○孟子離婁篇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云云、

問逝者如斯—問の意は、人々の心性晝夜無滯働て怠轉なきこと流水の如くなる者を、皆人持しがあしさに死物となると云ことを說き玉ふや否となり、活潑々地、地字は付字なり、須臾間斷、致知の工夫間斷すればとなり、與天地云々、天地の運行須臾も怠轉なしに不相似となり、也只如此、良知の活潑間斷なきをさすなり、

邪、注是魯頌駉篇之辭、
問思無邪一言―六經幷に古今天下聖賢の話皆人心のゆがみを直すに過ぎず、故にしかの玉ふ、一了百當、此一つを了れば一切のこと當り合ふとなり、思に無邪れば言行も邪なし、すれば思無邪は即至誠なり、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標】惟危―朱子以效驗說之、先生直以心中當體不安穩者說之、似的切、
問道心人心―朱子微危の字の取り樣は中庸の序に見ゆ、微の字をかすかにして不着義に見、危と云ふ者は如何なる方へ馳せ行んも不知故に危と見玉へり、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問中人以下―謾々、そろ〳〵なり、但謾字にては不通、漫字になして可見、蓋し音の通なり、他也不省得也、他とは中人以下をさすなり、也はまたと訓むな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爾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標】受人之餽送―孟子公孫丑下、陳臻問、前日於齊餽兼金一百、章可參考、
黃勉之問―義即是良知、事宜を知る者は良知より外にはなし、故に良知と云ふ、もし頭腦を識得ずんば恐らくは義襲てとるものならん、孔子の所謂義にあらじ、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標】論語爲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標】決狐疑—史記蒯轍傳、孟賁之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禮記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

問易朱子主卜筮—卜筮是理々亦是卜筮と云へるは子細は末にて聞ゆるなり、師友—師友と問答するも兎すれば惡く、角すれば善と問答す、其外博學——も道理をせんぎして凶惡を去て吉善に就くなれば、是皆卜筮なり、卜筮も亦神明に問て、道理のまゝにするなれば卜筮も亦道理なり、○按ずるに此段朱易卜筮を道理とし、程易道理を卜筮なりと云ふには非ず、どこ迄も朱子は卜筮を主とし、程子は道理を主として說き玉へり、王子、此段の子細はさして程子朱子へかゝりてのことに非ず、只卜筮と理と二にして一つなることを示し玉へる者なり、この意を不知して、一向卜筮とすれば易は無用の長物にちかし、又一向道理とすれば碎けて人作に落るなり、易を讀むもの心得あるべきことなり、問易朱—大於卜筮とは天地一枚の理なり、占卦、うら方なり、今之師云々、是理亦卜筮の義を云なり、卜筮者、是卜筮是理の義を云、神明、心中少しの私意なきことなり、有所涉私意に涉るなり、

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標】不見象的之不是一孟子離婁上、瞽叟底豫、集注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之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又陳了翁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有其不是處耳、○謹案是道也、非獨可施之於君父、凡五倫之交固無別道矣、是所以爲自反愼獨之學也○書堯典曰、蒸蒸乂不格姦、朱子以至訓格、先生以正訓、說詳見于下文四十八版○象是傲人一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

一友常此章をとく、見過て一槩に人の惡をば打詠て默すことと思ふも非なり、今日の人舜の眞似はならぬことなり、又舜とても象を諫め玉ひしこともあるべし、主意の所我へ目を付る處にあり、傲象感化の事雖未見出書推て知るべし、且王子の象祀の記は、議論の確乎たるのみに非ず文章も亦傑れたるもの也、文家者流の徒もこれを稱せり、機括、ひつくゝりおんづまりと云ふことなり、主意肝要なり、責辨責め咎むるなり、辨は問難することなり、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先生曰凡朋友一淺近、淺はかなり、粗疏、あらきなり、病發、彼が病の發するなり、鄙薄、彼をひはくすることを云ふ、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

を云、是魔也、惡魔となつてなり、被累倒、毀譽得喪利害褒貶等の爲めに被累倒となり、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先生一日出―禹穴、所の名なり、會稽山の枝峯なる宛委山と云ふ山なり、其所に底の不知深き穴あり、古へ其所に禹を葬れりと云へり、故に其穴を禹穴と云ふとなり、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

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標】隨人毀謗―和文錄四答陸原靜書曰、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瑳之地乎、○又答劉內重書曰、外面之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第五答友人書曰、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瑳砥礪之地、先生之自修教人每每如是、又曰諸君―超入、一足飛に飛込むを云、足一歩づゝはこばずに、一足飛にするを超と云ふ、一起一伏―一たび浮立てずか〳〵なるかと思へば、又沈では滯り、又進むかと思へば又後戻りする是學問の瀨渡なり、幾度も此瀨渡りを越えて後自得するものなり、人多くは此瀨渡に退屈するなり、一蹶跌、つまづき倒れるとすべり倒るゝなり、二字ともにつまづくと訓ずれども、跌はすべることなり、師古曰跌是失據此れ辷り轉ぶことを云へり、不可助長とは、はかやりたがるなどなり、超入聖人、佛家の一超直入如來地と云ふあり是超入聖人するなり、佛に右の如く云ふと云へども、聖人の道は實學なる故、左樣な理はなきことぞとなり、歩みならひの小兒から、直に千里を歩むの脚になると云ふことあるべき樣なし、起ちつころびつするが達者になるの修行なり、故に一起一伏進退自是工夫と云へり、卷內舊本十一版十四版に我輩致知各隨分限所及云々、以下精一功迄を此條と並せ考ふべし、自是功夫節次、もとよりこれ修行の次第となり、却不濟、工夫を不濟なり、矯强做、矯はもと箭を揉るを矯と云ふ、それをかりてうはべにてため直してすます氣味を矯と云ふ、故に詐と訓ずるなり、做は爲なすなり、破綻の綻大諫反瀉衣の縫解る也と云ふ字註なり、故にほころびとよむ、那不曾の那、倒た人をさす、忍耐做去、良知の儘にしつぱりとこたへるを云、任他の任はまゝと訓ず、それなりにして置くを云なり、主宰、主意と云ふことなり、得力處、力量が出來る

基いて生きて働く者を性と云ふ時は可なり、然るに告子は只運動する者一邊を指て性とす、然る時は不孝不忠の働きも性なり、牛馬の性も違なきなり、然れば告子は一邊を認得て頭腦を不知者なり、孟子は形色は天性也との玉ふ、是れ氣を指て性との玉へる者なり、然れども其主意頭腦たがはざるなり、主意頭腦をさへ得ればどちらへ說くも可なり、得頭腦とは根本なり、良知のことを云ふ、下皆同じ、信口云々、是禪見なる者なり、所謂生云々、告子云々なり、却要の要かならずとよむ、停當、亭當と同じ、道に叶ひ當るを云、不備とは道理不備なり、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絶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

耳、名の爲に苦むなり、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標】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論之詳、而程子卻以是說性、近思錄載之、是論卷內四十五版亦可參考○孟子盡心上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問生之謂性—生之謂性は佛氏の所謂作用是性と同じ、目の見耳の聞くの類、生きて働者を指して性とす、是固より性と云ふべきなり、故に說得て是と云ふなり、認得一邊、生きて働者而已を性として、良知と云ふものを性とすることを不知なり、形色、形と云ふことなり、色の字は付け字なり、目の見耳の聞く類を形色と云ふなり、生之謂性の語に誤りなし、道義に

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閣了幾多英雄漢、

【標】近思錄横渠先生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問讀書所以ー科目、及第と云ふことなり、科は品なり、及第には品々あり、賢良科、博學廉志料、秀才科類是なり、學業、及第學問のことなり、及第に擧げらるゝ學業と云ふ義なり、總有累、總字恐くは縱字ならんか、猶可考、易覺克、易學之易克之れなり、强記、物覺よきなり、元來讀書は其道理を會するこそ專一なれ、文句を覺ゆるはさして無益なり、鬪靡とは人と華美を比べ、爭ふなり、印對、印證相對なり、佛氏に師より悟道を許すを印證と云ふ、心印を得て向ひ合ふと云ふ氣味なり、任他讀書、やはり其儘に書を讀むなり、不屑此、此は學業をさす、潔しとせざる也、甘心、こらゆることなり、制於親、其身の及第せねば親を養ふこともなりかぬるゆゑ其方にせられ制せらるゝとなり、親は强て學業を學ばしむると云ふ義に見ても見らるれどもそれは不然となり、耽閣、耽誤阻閣と云ことなり、ぶらかはとして誤ることを云なり、讀書の法舊本八版廿二版上卷等に出づ可考、新本十版廿七版可考、强記、此にては强て覺えんとするを云、文句を覺えることは專一とすることに非ず、强記の心の不是なる子細下文舊本廿二版新本廿七版に明白なり、不屑此、學業などは物のかずとせぬとなり、自害

在何處、

【標】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問志於道——擇地、場處を見立る也、鳩材は木寄せをするなり、經營、此處は居間にせん彼處は書院にせんと繩張をするなり、區宅、一區の家なり、一軒の家と云ふ義なり、扨初にある譬如の如字は、下の數句へ悉く付けて見るべし、加些畫采、或は繪の間になし、又は張付などすることなり、藝者義也、必しも藝字に義の字の義理あるに非ず、音近きを以てなり、音近ければ自ら義も通ずるなり、要去買畫掛做門面、繪掛物を買て、是を掛けて門面をつくろはんと欲するなり、門面とは俗語なり、此方の外聞と云ふに同じ、無狀小子、正體のなき若輩者と云ふことなり、置造、つくると云ことなり、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擧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强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

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敎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先生曰吾敎一有根本的學問、これが、本心の良知を致すなれば有根本なり、鮮好、鮮かに麗はしきなり、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

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黃勉叔問心―空々蕩々、空々と云ふも畢竟は同じことなり、但し蕩々は大なる意あり、去惡念便是善念、別に善念と云一物を有するには非ず、念字に執滞すべからず、此處等の味はして見て可知、思念と見付けて去りたるあとうつそりとなることなり、それを善念とは爲す、是は病去て元氣乏しきやうなる者なり、そこは平常の養によるものなり、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問近來用功―腔子裏、からだの中と云ことなり、黑窣々は眞暗なること、如何打得、何樣になしてと云ふこと、初下手用功、上に近來用功と云ふに應ずるなり、奔流とは流水なり、渣滓、水あかを云なり、良知上用功、即是孟子集義の工夫なり、良知存久自光明、即所謂集義生ずる也、主意既に立つ、於此助長の病を防ぐべし、王子の敎へ孟子と一般なる於是も可見、不成功夫、修行を成就せずとなり、

先生曰、吾敎人、致良知在格物、

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先生嘗言—還他、其儘と云ふことなり、○按ずるに此段など當時佛徒高上の論多き故、不得已しての玉へるなり、我儒は相に不著る故よし、佛氏は著する故惡しと佛を相手にして論ずるに非ず、大根五倫の道は天性なり、着するの不着のと云ふ論を入るべき處には非ず、佛に迷ふ者多きによりて不得已なり、苟子に非相と云ふ篇あり、賢人聖人相にあづからざることを論ぜり、然るを陸象山曰荀子相者を相手にして道を論ぜり、甚だ卑しきことなりとて誹れり、是は人相のことなり、佛を相手にして論を立つるも亦相者を相手にすると同じことなり、陸子既に卑めり、然るを王子をや、然らば是等は已むことを不得しての故なり、佛と勝負を爭ふに非ず、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問有所忿懥━幾件、大學此段にある恐懼好樂憂患等を云ふ、幾くだり幾箇條と云ふことなり、不可有、じつと持て居ることなり、一分意思、腹立儘にきやつを兎してくれん、角してくれんかと思ふ類皆意思なり、又脇に入など居るに付て其怒を抑へ、隱してあらはさじとするも又意思なり、等件、大學此段にある恐懼好樂憂患等を云ふ、不曾動些子氣━按ずるに是れ亦誤て氣無しと說くべからず、恐懼好樂憂患皆氣なり、別して怒は氣に屬す、氣なしに怒と云ふことなし、然るに其怒義に當れば本心の作用なり、故に怒氣に屬すと云へども些子も不動なり、其正きなり、有所忿懥は是氣分上なり義に非ず、仁義の勇血氣之勇と云ふも皆此味なり、仁義之勇とても勇と云ふからは氣なきに非ず、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

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門人作文―心中有一物、此處は子細あるべきことなり、道理の一筋を達し、思を述ぶるまでなれば、さまで心を勞することもなく、在懷こともあるまじけれども、毀譽の念、名聞の病を不免ゆゑに、役々たるもの有つて、心中一物を有するなり、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標】所謂―朱子大學或問格物說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云々、○不該―該俗語辭、猶當字、

文公格物之說―物にはすべて肝要の處ある者なり、文公の格物の說の如く、一例に說ては力を用るの本根の所なきなり、其事をの玉へるものなり、

四を二更とし、九を三更とし、八を四更とし、七を五更とす、兩下皆不用、兩下とは兩方と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なり、不用、取てのけることなり、佛をなすでもなく、儒をなすでもなく、只空々靜々たるのみなり、此境、儒と佛と何を以て差別せん、先生曰―那三更時分と云ふことより以下、動靜一箇の子細を云へり、畢竟夜半空々靜々時儒なれば晝の動て有事の時亦儒なり、晝の有事の時儒なれば夜の無事の空靜の時亦儒なり、又夜の空々靜々の時佛なれば、晝の動て有事の時も皆佛なり、動靜は只一箇なり、然るからは、其三更空靜のとき、佛と一般にてあるべきやうなし、此處が合點ならば儒佛の差別分明ならんとなり、扨此條亦王子の意全體佛也と譏る人あり、儒佛の差處何ぞ毫厘ならんと云へり、誠に儒は五倫を主とし、佛は五倫を外相とし廢レ之、茲に於ては千里なり、然るに其心術隱微の處に於ては、甚又近き處あり、儒に鳶飛魚躍と云ひ、佛に柳綠花紅と云ふ、是に於て毫厘の差なり、然るに其實氷炭不二相及一、毫厘の差即千里の差なり、其千里の處のみにて論ずるは粗略なり、孔子の時は佛なし、故に論亦なし、後世は佛あり、故に論も亦有り、此段など能く見るべし、佛とは大に異なり、

門-人在レ座、有二動-止甚矜-持者一、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レ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レ弊、曰、人只有二許-多精-神一、若專在二容-貌-上一用レ功、則於二中-心一照-管不レ及者多矣、有二太直-率者一、先-生曰、如今講二此學一、卻外-面全不二檢-束一、又分二心與一レ事爲レ二矣、

門人在座―檢束、をさめつかぬるなり、をさむると云ふ中に、此檢の字は物を宮の中へ入れおきたる意の字なり、

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修道說ー衆人亦率性也、雖衆人其善をするは本と天性に率ふなり、此本十二版に、衆人亦生知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と是れなり、聖人亦修道也、是亦此本十二版に聖人亦是學知兢々業々亹々翼々自然不息便也是學と云へる是れなり、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標】案釋氏以坐禪爲工夫、禪詳靜慮、與吾儒之靜坐相似、而其主意有存滅之正相反、不可不辨、

問儒者到三更ー三更、夜半九つなり、五を初更とし、

は新しくて人を養ふのにて別の物に非ず、易坤之文言傳に弑父弑君一朝一夕の故に非ずと云へり、堅氷もと水なり、氷水二物に非ず、善惡亦如是、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

氏の雖知と云ふは究理の筋より出て、聖人は無不知と立たる方より出でたる語なり、故に王子其意地の處へかゝりて此說不可通との玉へり、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標】善惡只是一物―明道先生曰、人性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問先生嘗謂―此善惡一物の說、本と明道より出でたり、然るに當世此の說を難じて、例へば妻女を愛するは善なれども過當なり、愛に溺るゝより惡となる、是等は本と善よりこけ來る者なれば、其說可通、若し人を殺して奪物が如きの類は、善より不來者なれば本體上過當の說不可通、後世の說には一通り聞えたる樣にても不都合なることある者なりと云々、是左に非ず、譬へば魚の鮮とさがりたるは一向別の物のやうなれども、其鰹などの下りて人を害するのも、本

十七字を包合せり、容易に看過すべからず、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繁、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聖人無所不知―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とは、朱子は天下の事の上所作の上に於て、無不知不能と見玉ふ、王子の意は左には非ず、本體明白故の故と云ふ字と、本體明後の後と云ふ字とに氣を付けて見れば義理分明也、○按ずるに此の尹氏の說も王子の意を得合點して見れば惡しきにも非ず、如何となれば諸侯の禮さし定まれる上に於て、又其國々の古禮もありて、少しづゝ差別も有るものなり、すれば定式を知りたる上にても、其國の例に違はんことを恐れて問ひ玉ふべきことなり、是敬謹の至りなり、然るに尹

前のを捨てゝ、それに從ふべし、とても初學の人見違はありうちなり、幾度しそこなうても不㆑苦なり、天理に似て、實は人欲が心もとなしとて究理で日を暮しては實に行の早くしかも知の日なし、すればこの段學者肝要の受用にして、此よりよき敎へはなし、方是精一工夫、この精一を云ふことからして王子の說は朱說と違へり、拱把、兩手の指にて圍むを拱と云ふ一尺廻り程なり、片手の指にて圍むを把と云ふ五寸廻り程なり、合抱一とかゝへなり、傾上上の字は添へ字なり、意はなし、俗語なり、扨人皆十等をも上を論ず、是非實學なり、小兒に食をあたふるを以て可㆑觀、二三歲は二三歲、四五齡は四五齡、自ら分限に隨はざれば養にならざるのみに非ず害あり、精一の功夫は上卷に見えたり、惟一は是惟精の主意、惟精是惟一の功夫、非㆓惟精之外復有㆓惟一㆒也と云々、按ずるに此條致知の說實に堯舜傳來精一の功夫なり、下文十八版諸君功夫最不㆑可㆓助長㆒上智絕少學者無㆑超㆓入聖人之理㆒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と、此條と可㆓互考㆒、

問㆓知行合一㆒、先生曰、此須㆑識㆓我立㆑言宗旨㆒、今人學問、只因㆔知行分作㆓兩件㆒、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㆒、然卻未㆓曾行㆒、便不㆖去禁止㆒、我今說㆓箇知行合一㆒、正要㆔人曉㆓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㆒、發㆓動處有㆓不善㆒、就將㆓這不善的念㆒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㆓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問知行合一—正要、この要の字在㆓胸中㆒と云ふ迄の四

誤矣耶、朱子は得與不得にて憤樂ありと分け玉へり、すれば不得時樂みなく、已に得ては又憤なしと見ゆ、如斯にては天下の事物上役々たり、賢者だも豈如斯ならんや、況聖人に於てをや、之志、求道の志なり、如此、常住如此となり、戚憂なり、哀なり、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漑、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漑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先生曰我輩ー此條工夫の仕方を示し玉へる肝要の段なり、はやかりをするは惡しきなり、伊川先生も大匠に代て木をけづれば不傷手こと鮮しとの玉ひ、詩齊風甫田の篇に甫田を田くること勿れ、維莠驕々とあり、先生曰我輩致知、此段初學の人などの工夫に第一のことなり、たちのぼりても此工夫の外はなし、扨この段に心得あることなり、先づ主として兎角聖人とならんと思ふの志を立つを以て第一とす、すれば良知一枚になりおほせ、人欲きよく盡て、少の障碍窒塞も無くなるべしと見込んで、扨又修爲の仕樣は、少しも不踰等、疑を不生、我が分限の及ぶ處に隨つて、見えてくるだけの當下現在の良知を致すがよきなり、そこを此段に示し玉へり、今日は今日見在の良知に任せ、其良知を擴充到底すべし、明日になりて、さきの良知の見違を見付けたらば、其開悟に隨つて、

循著し玉ふ、故に事功氣節皆便是道なり、功業氣節は自然と功業氣節ありて、功業氣節を見込むことなきなり、故にこれを以てなづくべからず、唯率性の道のみなり、忠臣孝子義子廉夫、すべて常人の難成きを行ひ、人能く感ずれども、聖人から見れば器小さなり、氣節―一作節氣〇今日の人の功業氣節から出る故道なり、然れども出が違ふなり、功業氣節もよきことと、天理から出るの違なり、人々省るべきことなり、男の道などと云ふは小きことなり、發端既に違へり、聖門の人心得べきことなり、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標】得不得―述而篇集註曰、未得則發憤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發憤忘食―朱は一事の上にて說く、王子は事の上と取らず、全體の上と見玉ふ、〇王子の說は只一つことなり、右朱說の如く得ぬ前は憤り、得た後は樂むと云ふことは非ず、常住心にりんと張つて居るものを發憤と云ふ、すれば食好みなどする御いとまはなきなり、譬へば人參のヒリヒリする氣味を憤と云ふ、其氣味なき人參は用ひて功なし、憤の字を鬱憤と見泥む故あやまるなり、心のぐつしやりとせぬを憤と云、反己して縮ければ牢獄の中にても樂きなり、樂以忘憂也、無有已時、無戚時なり、常住如斯なり、是を朱註は一事の上にて得ぬ時は如斯、得て後如斯と取あやまりたまへり、朱註の如くにては天下事物上役々たり聖人豈如斯ならんや〇發憤忘―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全體如斯、憤者生氣也、非憤鬱之謂、譬如人參之氣味、回生起死者此是氣味而已矣、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時大行於此道不得此憤、減一分有得此樂增一分、又雖居貧賤處患難、無一人知我者、不得此憤、增一分、不得此樂減一分、眞無有已時戚時者、聖人之憤樂なり、然以得不得論憤樂者

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黃以方問——一節、一事と云ふ心、右の如く意念の交る處に就て格して知を致す時は、其知は其一事の上の知也となり、聖人の知の普く廣きこと天の如く其知の底深く沸出ること淵泉の如し、人心是天淵と云ふ句譬へなれども外の譬とは違へり、人心實に天淵也、唐土迄も行通ひ、千萬世の後迄も量り知る天の一枚なるが如し、又何ほど孝弟忠信を爲ても、心理盡ることなきこと沸出る、是れ即ち如淵、念々あとより起り起りする故に云、軀殼の念發る度毎に良知を伴れ來りさばかすれば其念直に本心なり、良知、良は易直なり、論語温良恭謙讓の章の朱註に在り、すら〳〵とやすらかに、すなほに、人作なしに出る本心なり、神道で云ふ正道なり、この良知即ち念なり、念も又良知なり、良知を安心立命の地と立て、それへはまるを致良知の學と云、この曇りたる中にして、人々堯舜たるべきものは唯この良知一つの賴みなり、良知即天なり、昭々、中庸の註に小明の貌とあり、ピカ〳〵と云ふことなり、四外、野原など物の隅なき處なり、野外と同じきなり、房子、家と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なり、牆壁は如字かきとかべなり、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先生曰聖——功業、事功の大なることを立つるを云ふ、氣節、節義を守ることなり、聖人は其場々々で天理に

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標】兢ー業ー書經皐陶謨語、註戒謹恐懼也○亹ー詩大雅文王篇語、注音尾强勉之貌○翼翼同上注勉敬也○憑他ー他者指良知、

先生曰聖人ー是の一條は、世の人の生知と學知とを一向別段のことにして、聖人は生知にして手を束ねて濟むことの樣に覺え、學者は生れ乍ら知るもの一向無くして、只學んで知ることのやうにのみ思ふ、其弊を救はん爲に發し玉へる段なり、聖人を生知と云ひ安行と云ふは脇から眺めて名づけたるものなり、其の御身にては隨分學び玉ふ合點なり、孔子の我好古而敏求之者也との玉ひしを見るべし、兢々業々、書經の皐陶謨注に戒謹恐愼也と有り、憑他人々良知を固有して居る故に其良知に由て學ぶなり、

黃以方問、先生格知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已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

許時、乃稍知大意、

【標】妙合―大極圖說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將迎―出定性書、○將音送、言事去而心猶留在、迎言事未來而期待之、○乾元―易乾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虔州將歸―妙合、陰陽五行の妙合なり、人間の形の初めて生る時を云、將迎無處、鑑空衡平なるを云、乾元、天道と云ふことなり、良知在天は乾元云々在人ては良知なり、○將、起事去て、心猶とゞまりあるを將と云ふ事未來而待ちまつを迎と云ふ、莊子等に出でし字なり、明道定性書に亦出づ、此時將音送、○乾元易に出づ、乾の大象傳に、大哉乾元萬物資始と云々、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

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鏖、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標】纏綿—字彙不相離貌○丟—字彙丟音兜、一去不還俗从丢非○續韻瑞救切○海篇棄也○或曰、俗書多爲此音使○此卷廿八版

亦曰把天理卻去丟了、
九川問自省—預とは今入用にもなきに兼てと云ふ氣味なり、料理、兎せん角せんとはかつて、筋道を付け見るを云ふ、料理の俗語なり、晉書王徽之の傳に出づ、良知上著工夫、良知が思うて是なりと思はゞ思ひ、不是と思はゞ早速止るを云、那一時不知、良知を忘れ、彼の良知に氣のつかざる時を云ふとなり、我這裏ー手前が工夫あらば、何に依て左樣なる邪妄の念慮などが出來んやとなり、勝得容易、上の難鏖と云ふに應じて云、難鏖こそ理りなり、容易になるなれば是れ大賢と云ふ者ぞとなり、預前かどと云ふとにて先づよきことなり、此處にては無用のことを預めすることなり、井井有味、洪武正韻に往來連屬貌有味とは面白きなり、纏綿、念慮に纏れついて不離なり、易覺、屏け易きなり、舊功、即致知工夫を云ふ、雖知丟他、氣がついても其念慮がすてさられずとなり、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

ことなればありふれたることにて、別に是を知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きなり、覺も亦其通りなり、道を覺らぬ中は、何事か深遠なることありて知覺すべき者あるが如し、覺つて後は、別に珍しきことあるに非ず、然らは不知覺らずしてよきかと云へば、左に非ず、不知時は道理が淪み埋れて昏きなり、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標】寬以—易乾文言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生曰大凡箴規、先きの惡しき所を戒め正すなり、指摘は指ざし摘むなれば、先の惡きことを如此々々のこと有るげなと探り出すを云、箴規又箴誡と云ふ詞は、醫者以箴石刺病より出たる詞なり、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委曲委細と云ふことなり、こゝは唯まげてと云ふことなり、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

講說を聞くと各別なることなりと、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九川問曰伊川―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程子易傳の序の語なり、此語本と唐の憲宗の時の沙門澄觀と云ふ者の作りし華嚴經の疏に出でたる語なりと云へり、程子其語を取れり、此事明の景隆と云ふ沙門の作の尙直編に見えたり、但し尙直編には、澄觀は唐の大宗の時の人なりと云へり、時代相違せり、憲宗の時と、雪溪の物語なり、扨程子の云へる所は、體は易の道理を云ひ、用とは易の卦爻の象を云ふなり、顯はあらはれて易見是れ用なり、微は隱れて難見これ體を云ふなり、不打緊とはありふれたることにて、其緊切ならざることと一様にして、何のむづかしき大事ではなしとなり、一般とは一様と云ふことなり、彼此とは、聞く者と說く者となり、沛然は泛貌なり、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又曰知來本―道と云ふものは知つてからは目の前の

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標】何言之―近思錄克己篇、明道先生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崇一曰先生―再去不得、此の外も無く此の上も無く、少しも動しはならずとなり、なるほどこの通りなり、王子の玉ふとても如此なり、然れども只かうしるもの知解なり、實にして見た上に非れば本のことには非ず、故に王子請取り玉はず、何言之易也とつき返し玉へり、こゝが又敎なり、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眞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先生問九川―恰好處恰とは心邊に合ふと云ふ字なり、心にこうなりと合ふを恰好と云ふ、可知是體來、これにて合點せよ、實に身に體すると、徒に耳にばかり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眞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這些子—些子、ちと計のものと云ふこと、即良知を指し云ふことなり、喩へば良知は僅に一尺の曲尺なり、然るに此曲尺正しければ、萬仭の曲尺皆可知、合得的、其透徹せる處の良知に合ひ得るなり、心印、悟道見性のことなり、祖庭事苑八に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とあり印は刻文合信なり、試金石つけ石なぐろなり天工開物と云ふ書に詳なり、色黑漆の如し、日本紀州熊野に多し、那知の黑石如碁石爲天工如人工僞作金銀を以て此石をすれば僞金銀は其惡色つく、眞金銀は眞色つく、是を以て眞僞を試すなりと貝原翁の大和本草卷之三廿五版に見えたり、指南針衍義に云ふ、指南針用磁石磨針則鋭處常能指南、同上、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先生曰人若—多少、多しとも少しとも定められぬ詞なり、今なんぼうと云ふ如き詞なり、點鐵成金、凡人を點し替へて聖人と成すと云ふことなり、此悟道家に多く云ふことなり、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

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爾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標】忸怩―孟子萬章上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音義忸女六反、怩音尼忸怩慙色也、在虔與于中謙之―是爾自家有的、王子詠學詩に箇々人心有仲尼、自將見聞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面目、只是良知更無疑、如何要推とは何に推讓るぞ讓る所ではなしとなり、不敢肯はぬとなり、華人の詞に、不敢と云ふ事をよく云ふなり、日本人の詞に、夫は合點がまゐりませぬの、或は承知仕りにくいのと云ふ所を不敢云々と云ふなり、長崎にて毎度聞きしことなり、唐音不敢なり、在人隨、良知は人について在る者なれば、汝如何樣にしても不能泯滅となり、此爾はひろく指すなり、不會失、不失と云ふことなり、先生于中如此―是大に御稱美なり、然るに面々體の者も合點して居るなり、然るを于中を稱し玉ひ、他人は不及との玉ふことは、前に王子爾胸中有聖人の語を受取らず、后に笑うて受くる所を可見、實に手覺の在る所なり、實見ゆる如此稱美し玉ひしなり、

也、要法也、○體貼ー言₂自己心身修練得出₁、明道先生曰、吾學有ㇾ所ㇾ受、然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庚辰往虔ー知₂頭腦₁とは主意を見付ると云ふが如し、穩當、常に云ふ穩當と同じ、すらりとして平和なる義なり、去心上尋箇天理、心即理なるを、却て心上に於て別に箇の天理を尋ぬるなり、理障、圓覺經に出でたり、理を悟つて其理を取持ち、却つて無理の爲め障られ居るを云ふなり、有訣竅、こゝに大事の口傳秘密ありとなり、訣竅とは秘密口傳と云ふが如し、字彙に訣は方術の要法なりと云、訣竅とは大切の處を云、竅はあなとよむ、俗につぼむと云ふ詞の如し、自家底準則、てまへと云ふことなり、準則は定規なり、意念著處、意念の與り涉る處なり、惡念に非ず、他是の他は良知をさす、更瞞他一些不得、良知を欺くことはちつともならずとなり、瞞字彙に謨官反滿目不明なり、小補韻會に摸本反暗しと云々、實々落々、實落と云ふことなり、實落は實と云ふことなり、眞訣、眞秘と云ふ如し、靠著、相違せばと云ふことなり、違ふことなり、

這些眞機、此の肝要と云ふことなり、即良知のことなり、體貼、體認と云ふことなり、細看來、看字下來字あるを可とす、琴卿先生曰く、此章を見るに格物も畢竟は致知なり、眞の致知なれば、格物自然に在₂其中₁、王子大學の序發端に、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と云ひ、而致知焉盡矣と云ふ語にて序を終れり、其意をとくと可ㇾ觀、扨本經に致知在₂格物₁と云ひ、物格而知至ると云ふことは、誠意の功を主として用を語れる者也、傳文に毋₂自欺₁と云ひ如ㇾ惡₂惡臭₁如ㇾ好₂好色₁此之謂₂自慊誠意₁の極止至善の則を主として、體を語れる者なり、功と用とを語れば、格物前にあり、致知後に在り、則と體とを語れば致知前にありて格物却つて後に在り、然るによく心悟に本いて文句に拘滯せざれば、格物即致知にして、致知即格物なり、先後彼此の云ふべきなし、

在ㇾ虔與₂于中謙之₁同侍₂先生₁、曰、人胸中各有₂箇聖人₁、只自信不

を用ふること久くば、良知の明純一にして乃ち他の粗なる處見ゆるとなり、○粗些とはちと粗略なる處ありとなり、篇々、書物のまゝなり、鍼膏肓、深切なるを云、揣摹依倣、聖人の道はかうであると推量し、古人の說に依り倣つて道を文義上に求むるなり、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標】庚辰—正德十五年也、于時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理障—圓覺經彌勒菩薩章曰、二章—理障事障云云○伊川先生曰、釋氏理障之說、謂旣明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爲障也、此錯看了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旣明此理、夫復何障、則此已與理爲二○訣竅—訣字彙方術

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標】象山之學─和文錄第二象山文集序曰、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一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及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又第四卷與席元山書亦論此事○象山集要第三與路彥彬書曰、竊不自揆區々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又問陸子之學─還もちまはつてと云ふことなればおんづまりと云ふことなり、扨王子口を開けば、濂溪明道との玉ふ、濂溪伊川との玉ふことを不見、朱子晩年定論の序にも、洙泗の傳孟子に至て息む、千百餘年にして、濂溪明道始て復追尋其緒とあり、然ば每々伊川を稱し、其語を取り玉ふと云へども、道統的脈に於ては、伊川を除いて明道より續玉ふと見えたり、誠に王子は伊川の學筋にはあらず、扨朱子明道伊川を合稱して、四書集註にもひとつに程子と稱するなり、大學章句の序に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以有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との玉へども、其實は朱子の學伊川をつぎ玉へり、故に今朱子學の徒、程朱の學と稱する程の學、專ら伊川に屬す、近思錄に伊川の好學論明道の定性書を朱子ならべのせ玉ひ、併て稱し玉ふと云へども、朱子一生の學意好學論の方にあり、王子も亦二書を併して尊信し玉ふと見ゆれども、王子の學は定性書の方にあり、膏肓穴の名、二豎子の故事なり、揣摹依倣の四字即陸子の書にあり、陸子集要卷の一與朱晦庵第二書曰、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摸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餘盡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深く按するに用功久うしてと云ふを象山の學を吟味するの功久うしてと見るは似たるの大違なるべし、我が學に功

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問靜坐一起箇念頭、ばつと氣を付けるなり、去事上省察、其出で合へる事務の上に於て省察するなり、又尋舊功、又靜坐の修行をするなり、講論するは外なり、在內て昭管するは內なり、外に講論する心有て又別に在內照管する心有んや、二つなしとなり、在事上磨鍊、新本の附錄二十六丁目に、龍山公卒られし時、門人衆に喪のことの役目を仰付られしことあり、仙居の金克厚と云ふ人、其時臺所奉行つとめられて、物の出し入れを司りて、內外のことをよく調べて、其后德洪へ吾學此臺所奉行せしにて大に益ありしなり、先生の常の學は操事而後實との玉ひしが誠にさやうなり、されば至敎なりと語られしなり、陸子集要にも此趣のことあり、陸子の家は、一族一所に暮し玉へり、子弟輪番に家事を司れり、陸子の番に當て、三年掌庫て所學大に進めり、故に這方に是執事敬との玉へり、是れらのこと思ひ合せて觀るべし、今時の靜坐、坐禪、多くは似斂收而實放溺也、一箇の懶惰を養成するなり、上々の不精ものに成り果つべし○如惟濬とは九川の字なり、汝今と云ふことなり、在事上、即格物なり、好靜、好の字見有病、無長進、上達なしと云ふが如し、○一卷陸原靜の問に、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過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失其本體、原無內外の本體を失ふなり、有省、省悟なり、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

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曰曷嘗有如此聖人)〇朱子文集答陳正己書曰、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一隔牕事者非有寄叔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又問用功一聲色、色とは強ち色欲のことには非ず、見來る物を指して云ふ、下の聞見の二字、聲聞え物見えると云ふことなり、如常聞見、強ち見聞んとはせねども、如何しても耳へ入り目に見るとなり、如の字に心を付けて見るべし、則可とは左樣になるべしとなり、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

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標】定之以一大極圖說語○無欲故靜、是亦周子自注之語、○靜亦一定性書語、○潑潑地一通本無一潑字、今從一本增之○中庸集注、程子曰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字義詳講曰、活潑潑地云者、唯是眞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潑字彙冠註水涌也○維天一詩大雅維天之命篇語、

九川問近年泛は浮とよむ、濫は水の延漫なるなり、さればばつとしてとりしめなく、廣きを云、曰當自一左樣に念を正せば、自然に無念にならんかとなり、靜未嘗不動、不動の靜は虛靜槁木死灰なり、不靜の動は妄動なり、本體は常に靜にして、常に動き、常に動て常に靜まる者なり、戒謹恐懼、是靜にして動々にして靜なり、何ぞ動ばかりを念と云はんや、然れば、念何ぞ動靜を分んとなり、主其本體也、心無私欲本體の儘なる時は、動靜ともに心は定まると云ふ者なり、是を周子至靜と云へり、靜字に泥むべからず、動靜に拘はらず無私欲を指して靜と云へるなり、故に王子釋して主體なりと云へり、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標】則可一猶孟子滕文公下、曰蚓而後可之可字○昔有人一二程全書遺書曰、許渤與其

有り、そこが即物なり、又物は天下に充滿して有れども、意の移らぬ處の物は物に非ず、己卯歸自京師、震濠と云ふ者謀反せるに依て、王子京師より歸つて是を退治せるなり、格物猶言造道、この格物の訓至レ物と云ふの義か、正レ物と云ふの義か不分明、造レ道にて見れば、至レ物の義なれども、末の所以轉得來と有るを以て見れば、やはり正物の義なるべきか、造道の字、程子遺書に有二有德之言一有二造道之言一云々、有德之言とは孔子の言ばの如き是なり、造道之言とは其身の分際は未だ聖人に非れども至處のことを云ふなり、顏孟の如き是なり、未だ意不誠誠する工夫格物なれば、是猶言造道なり、窮其巢穴、一揆の起る時根城迄探しつめて亡すを云ふ、禽獸を取るに其巢穴迄探し取るが如し、還他やはり其儘にして置くを云ふなり、後有人問ー是より以下は王子と問答に非ず、別の日ことなり、物各付物、程伊川の語なり、何にても見え來る事物其儘に、あの方へ付與しさばいて此方へあづからざるなり、如レ此なる時は、爲二事物一役はるゝことはなき也。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屛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

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標】甘泉―和文錄三答甘泉書云、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云云、○造道―二程全書遺書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是出于東見錄之中而師訓亦有此議論)○窮其巢穴―是譬若逐禽者必窮之於其巢、逐獸者必窮之其穴也、○隨處體認―和刊文錄第五與毛古庵書、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又寄鄒謙之第五書曰、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愼恐懼工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

不須換物字隨處體認天理と云へるを指して云ふなり、隨處とは意の在る處となり、程子曰、明道の定性書中の語なり、物字未明、此物字皆人合點しかぬるなり、王子の捌は意の移り行く處を總て物とす、譬へば花は目前になくも、花のことを思へば即意移て花に

するよき證據と存するとなり、又思來云々、思ひ見ると云ふことなり、吾心之靈とは即ち良知を云ふなり、希顔王子の門人なり無身則無心、さすれば身心一致なること可知なり、主宰處、主人と成て萬事を宰判するを云ふなり當時與、與は甘泉がためにと云ふことなり、倥傯、音孔總字彙に不暇也、又事多也、九川曰、此語の奥九州終に不悟請問と云ふ處迄一貫して九川自己の工夫の筋を段々述べたる語にして、其語中段々あり、よく見ねば見まがふ也、近年體驗得と云ふより、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と云ふ迄一段なり、後又體驗と云ふより第二段、又思來吾心と云ふより第三段、又自疑と云ふより以下第四段なり、歩々推入根源、大學は條目の工夫の次第なり、天下の本は在國、故に天下を一歩つめて、先其國と國へ推入り國の本は家故、國を一歩つめて、先其家と家へ推入り、家を身、身を心、心を意と段々に推入つて、誠意と云ふに到つて、もはや推すべき處もなきなり、故に再去不得と云へり、以前又有格致工夫、誠意にて盡竭たるに、誠意の前に格物致知あるぞとなり、今工夫顛倒一顛倒とは跡や先やとなるなり、不成片段とは不成一片一段と云ふことなり、一つにて段が分れぬと云ふきみなり、誠意の工夫と段の不立とを不成片段と云ふなり希顔令再思體看、引受けて復思ひめぐらして見やれと云ふて其のいりわけを答へざるなり、

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

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

【標】己卯―正德十四年、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還起義兵、事年譜詳、○顏子―易係辭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格去―司馬溫公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云云、朱文公大學或問辨之、○文錄第三、答王天宇第二書曰、扞禦外物之說、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後世林兆恩亦為扞去物欲之說、然其學三敎一致之宗也、

再去不得、此に至つて盡竭て再び脇へ去る處なく工夫は無きが如しとなり、先知覺、良知が知り覺るなり、然れば誠意の前に致良知の工夫あること餘義もなく尤なることなり、係辭に所謂顏子の事が必先知覺

物の理を心に求めずして外に求むる也、家居、辭官也、步々、段々と云ふが如きなり、

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偬、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顚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擧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

は無益なり、尤もかたぶいて上冊は議論と云ふことにはあらねども、先づ此の意見ゆ、下冊も亦論なきに非ず、大概主意の上のことなり、扨朱子近思錄第一道體なれども、二三卷より讀み初めよと云ふの語もあれば、それをおもより處として下冊より讀み始むるなり、扨王子を慕ふ者は、いつを界となく此の書を巡講すべきことなれば、終つては復始むべければ、どこを終と云ふこともなかるべし、實に學は孔孟を學ぶなれば此の書で濟むことに非ず、論孟を見るべし、其の論孟を見る爲の傳習錄と落着すべし、

傳習錄卷之下　續錄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

【標】案一本題下有續錄二字、據德洪跋文、今從之、○乙亥—正德十年、先生四十四歲、○所在—通本作所如、今從本集改之、

傳習錄—傳習錄を與人講ずるに、執齋先生、必下卷より始め玉ふ、○傳習錄卷之三、新本の傳習錄には傳習錄卷之下續錄とあり、○正德乙亥—求之外とは事

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細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如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每日工夫—是れは右に云へる所の段々を總括しての玉ふなり、知所施、敎を施す所を知るなり、神而明之、其の敎をよくせんことはと云ふことを、易の熟語によりて神而明之と云ふ、自在にして明白なるなり、

傳習錄卷之下續錄—傳習錄は本と徐愛が聞きし所をちよつ〳〵と書き付け置かれし書なり、後に段々彼處此處の聞書を繼ぎ立てゝ、凡て傳習錄と云ふ、此書を讀むに下冊より讀み初める子細は、先輩のおきてによるにも非ず、固より常に見るには上冊より見るべきことなれども、今聞く人の爲には下冊より讀むがよからん、何則初卷は王學の初にして、人其說をうけとらぬ時分故、方々やりとりの議論多し、且つ王子も御年若き時のことなれば、未だ其の說熟し玉はざることも有りしが、下冊は王子五十前後の言にて、而も世間王學をもそろ〳〵受取るもの多くなりたるなれば、朱王の爭ひもそろ〳〵うすくなれり、今日も王子の意を知らざる人は、先づ上冊よりも見るべけれども、王子を信じて見る日には、彼の朱說との議論

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每日清晨―參揖とは、教讀の前にて禮をすることなり、一應、總じてと云ふこと、無冤錄に一應は猶凡也、心術、こゝろだてとなり、肄業、即ち次に云ふ處の詩を歌ひ、禮を習ひ、書を讀むを云ふ、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習禮―沮而怍とは、沮はとゞこふりなり、斟酌と云ふことなり、徑而野、徑は直なるなり、ずか〳〵と氣儘なるなり、課倣、今日は是れ迄とあてゝなろふなり、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

なるやうに作つて歌はせたきものなり、沈潜反復、心を靜めて物へはめることなり、書を讀ますれば覺えんと思ふ故に心がしまるなり、書の方へ心をひたして居る故、心他へ不ㇾ馳して存するなり、反復とは打ちかへし〳〵することなり、抑揚如ㇾ此すれば倦まぬなり、調理ほどよくめぐり叶ふ様にするなり、潜消、潜と云ふも消すことなり、外へ不ㇾ見にそろ〳〵なくなるを云ふなり、默化、自然と變化することなり、養は移ㇾ體居は移ㇾ氣なり、微意、ふかき意旨也、句讀課倣、句讀は素讀と云ふことなり、課倣はあてゝさすることなり、何十度何篇と云ふが如くなり、檢束、しるしをあらはすことなり、窺避掩覆、窺避とは規避と云ふ熟語あり、色々樣々にしてそこを避るを云ふ、此の窺の字も規字なるか、掩覆は惡事をおほふなり、頑鄙、前の頑鹿鄙吝をさすなり、偸薄庸劣、偸薄は風俗の薄きなり、庸劣は才の拙きなり、亦將去、是の年三月王子致仕不ㇾ允と年譜にあり、其のことなり、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眞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淸朗其

也、扱引しめる筋もあるがよし、そこが書の場也、扱志意威儀知覺は人間の生意也、故に捨て置いても發する者也、開ける者也、それに隨つて道を明にして、善い方へ開發させるまでの敎なり、敎がなければ惡しく開發するなり、すれば不敎して捨置く筈はなし、然るに敎へぬのみならず、志意威儀知覺惡しき方へ引立つる者世に多きなり、あしくとらけたはやり歌などうたふを、利發などゝほめ立て、うたはせ、志意を蕩し、或は物まね、狂言、見苦しきまねびをいたいけなとて所望して、威儀を自墮落になして、扱は人を打ちたゝけば、けなげと云つて褒め立て、負けてくるなとて勝心を敎へ立て、又書でも讀ますするか、物でも書かすれば、そんぜうその子は、手本何本あげたに、その方はまだそれを習ふかと云つて爭ふを以て敎をなし、少し書でも讀めばほめ立てたり、勢を付けるとて物をとらせたりして、欲を以て引立て、利心の眼をうゑこむ故に、知覺次第にひすらこくのみなりゆくなり、爲不切務、彼れが子は四書五經も覺えたに、爰ではぶら〳〵詩をうたひ、禮を習はせて置くと云うて笑ふ也、是れ末俗鄙庸の見なり、今日學校を興したしと憂ふる君子の心根と云ふも、書を講ずるより上へは不出、すればそれも末俗の見なり、然るを又その書を讀むさへ嫌ふやうになれるは淺ましきことなり、大抵童子云々、孔孟さへ小兒の時は嬉遊し玉ふ也、條達、ずはへのゝびる也、趨向、小兒もあしきは恥ぢてよいは知つて居るなり、そのよい方に趣き向ふやうにして、扱趣き向ふと其處を遁さぬやうにし立てゆくなり、是れ仕手にあることなり、論語にも幼者をば懷之とあり、然るを今はこわがらせるがよいとのみ覺えて居るなり、こわがらすれば事はよくもなれども、第一の心がかじけるなり、童蒙須知の方を以て、四角な箱へ入るやうにしたてるとは格別なこと也、可味々々、凡誘之、是れ以下は發志意の威儀を肅せるの知覺を開くのと云ふばかりでない、また養生にもなることぞとのことを述ぶ、詩を歌うて鬱滯も散ずるなり、今は謠より外なし、先づ是れをうたはすべし、心ある君子、又堂上などの作を求めて、ふしを付けてうたはせたき者なり、筑紫琴の組の詞もよろしからず、又餘りかたき口義の節は、却つて急には行はれもせず、詩の意味にも不似なり、只何となく養に

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見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標】將去―是年三月乞致仕、不允事見年譜○改廢―孟子盡心上、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蒙以―易蒙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誘之、頭取りをして引連れること也、導之、先へ立つて手引するを云ふなり、諷之、ふしはかせを付けて歌ふを云ふ、教ふるもの我はせずして子供にせよと云つてはせぬものなり、我れから心面白く詩を歌ひ、禮節をなし、書を諷誦して小兒にさせる也、教と云ふもの窮屈に立つと、うらゝかに其の方へ趣かぬ者なり、先づ聲を立つるが小兒の持前也、門前の小歌を聞習うて歌ふを見るべし、其のよからぬ歌を止めても、此方に歌はるべきものなくては止らぬ也、すればよき文句に節はかせを付けて教へ、歌はすべきことゝ也、自然とよきことが心に染む也、又立働きが小兒の所作なり、火消し遊でもするものなり、夫れを賓主の出合ひ、太刀折紙の類へ引かけてさすれば面白くする者

を養ふが學舍の仕事なり、これ即ち詩書禮の入用なる處なり、故に其の栽培涵養の方は如斯々々と述べたるなり、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意志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

者共の中で、老者抔の道理をも會すべき善い人をえらびて敎を施し玉ひ、專らに小兒を敎へ立つべきことを、御門人劉伯頌等に示し玉ふ、是れ訓蒙の起る所なり、王子に在つては、敎育と云ふ者の急なること如斯、敎讀、素讀など敎ふる人のことなり、扨朱子にも童の敎あり、小學の書是れなり、その外文集に載せたる童蒙須知これその敎なり、今取つて見るべし、筆の持ちやう如斯、紙の持ちやう如斯と云ふやうに、きつし〳〵と一つづゝ行儀に仕立つることなり、是れが惡しきには非ず、王子とても、尤もと一通りは思召すことなり、然れども、そのやうにしては、小兒は堪へがたきものなり、堪へ難きことを責むる故、つひ是れから、詐るに至るものなり、これ小兒のみに非ず、大人とても、隅から隅迄、きつしりとしがたきものなれば、理窟づめにはならぬ者なり、すれば分際相應にするがよし、たとひ外を善いやうに繕うても、それは似せものにて、どこぞの果には大に僞る者なり、人々聖人にあらねば、聖人と見られずとも不苦ことなり、其の上、聖人でもなきに、聖人と見らるゝことは迷惑なことなり、とても似せて濟まぬからは、內外つれ立つて、そろ〳〵と心から善くなるやうに學ぶべきことなり、況や小兒を追ひすくめるは惡しきことなり、僞を敎ふるの道なり、

古之敎者―扨禽獸に敎と云ふことはいらぬなり、人は暖衣飽食逸居して禽獸と同じでは濟まぬ者なり、そこで聖人上に立つて敎を施し玉ふ、その敎と云ふものは外のことではなし、人倫の道を敎ふるなり、尤も牛馬にも敎なきには非ず、人を乘せて自由に馳せひきするの術を敎ふるのみなり、孝弟せよとの敎は無し、人なるが故に孝弟忠信の敎があるなり、是れを除けて敎を立つるは聖人の道に非ず、後世、漢の世以後を云ふ、孝弟忠信云々、此の八字は訓蒙の大意大眼目なり、此の八字の外に蒙を訓ふることなし、すれば訓蒙のことは此の八字にて盡きたり、是れより以下に論ずる處の詩禮書の三つは、其の孝弟忠信云々の養なり、但し此の八字にては不足なる故、詩禮書を足すと云ふのことには非ず、譬へば草木で云はゞ、花實を得んと求むれば、こやしやしなひが入るやうなものなり、孝弟等の八つのものは、もと小兒胸中のありものなり、此の八つの花實を十分になさんが爲、其れ

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訓蒙大意—訓は導くの意あり、訓導と云ふことはまことに急務なり、一年文字を學ばすれば、早一分の用に立つを見れば、棄てゝ置いては濟まぬことなり、不教して殺すを賊と云ふと論語にもあれば、小兒に不限、教と云ふことは、萬事になくて不叶ことなり、教ふるには其の場處が入るなり、故に學校と云ふものあるなり、不教して刑罰すると云ふ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となり、故に王子は軍して、其の及の血も、まだ乾かぬ中に、早其地に學舍を立てて教へ玉ふ、後世如此民のそこねるは、教が立ぬ故なり、扨教と云ふものは、教へやうが誤まれば、往々學舍を立て置いても無用の長物となるなり、今世の寺院の多くして、釋迦の意のなきが如し、扨學舍を立てゝ教ふるといふに就いては、大人を集めて講釋し、ひきゐんよりは、幼少の者を教へたきことなり、此れが此訓蒙の主意なり、いかんと云ふに、大人は宿習の汚れ深ければ、變化することは、十人に一人もありがたきものなり、小兒の未だ知も不開、こばみ無きを、よく導き訓ふれば、五年に一變し、十年には大成すべきことなり、且つ人の親たるの情、我は僻み、すね〳〵しくても、我子は直ならんことを欲し、我は不學とも、子には書も讀ませたき者なり、こゝから教が立つ、斯くして小兒がよくなれば、自然と大人も改まる者なり、その内に老いたるは去り、小兒は次第に成人となれば、世上の風移り俗改まりて、淳朴の世にかへるべきなり、此れを覺悟して王子訓蒙の意を見るべし、斯くなうては風俗は改まりがたきなり、蒙は蒙昧なり、この蒙の昧きと云ふは、大人の愚昧なるとは大いに違へり、小兒の時は、曉の暗きが如し、日出づれば、段々あかるくなるべきものゝ未だ暗きを蒙と云ふ、聖人と云へども、幼少の時はくらし、大意、ことこまかの處へはゆかず、先づ大概を述ぶるとのことなり、此の時正德十三年、王子四十七歲、南贛の賊を討亡すの命を受け、正月より軍に立ちて、三月に三十八箇處の城を破り平げ、其の四月南贛の地に學舍を立て、弓を引いた

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標】責此志―近思錄爲學類、明道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符契―字彙契合也、刻也、終也、○孟子離婁下、若合符節、注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若合符節言其同、如猫之捕鼠、上卷元靜錄中亦有之、○朱子文集偶讀漫記云、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我之殊者、學者宜以是而自警、精神心思、心のはたらきなり、心根なり、然後、如此にして已後なり、客氣、うは氣と云ふの欲なり、烈火、志なり、毛、人欲なり、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

責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修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

培擁、肥し修理することなり、因循、舊習にやすんじて居る、○培擁之擁、文錄作壅、恐是也、務去人欲、務とは力を入れて務むるなり、先覺、師道なり、古訓、古聖人の書なり、了釋、義理のほどけることなり、輙、かろ〲しくとなり、民知敬の民は人と云ふことなり、○禮記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云々、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

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標】考諸古訓―書經說命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記曰―是禮記學記語、

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標】守文―龍山公第三子、案世德紀海日翁行狀、先生之四子、長守仁、次守儉、次守文、次守章、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漑、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

執齋先生の印本は此處に右南大吉錄として、次に別に立志と訓蒙をのせられたり、二篇たとひ後人の所ㇾ增なりとも、最親切の書なるが故なり○一本に、訓蒙大意の前に立志の說を載す、立志の說は直指精功至極のことなり、故に執齋先生板行の傳習錄、彼の本に從つて此の次に立志の說を載せ、其終に訓蒙を載せ玉ふ、最も不ㇾ可ㇾ欠書故也、

示ㇾ弟立ㇾ志說

此の條王子の學術の肝要なり、學問の筋に於て始終離れては不ㇾ叶ことなり、凡その事志よりせぬ事は、縱ひ少々善き事ありても必跡戾りするなり、況や人を善する學問に於てをや、志とは心のつんざいてゆく物を云ふ、去るに依つてこゝろざしと訓ず、元來人の本心のさしゆく所の物は道義なり、然るに氣質の蔽人欲の昧に依つて、其の志の通りにすることと不ㇾ能、此れ志の不ㇾ立故なり、立とは木のしつかと立ちて不ㇾ可ㇾ動が如くなり、此の志さへ立つ時は、外物の爲に動かさるゝことはなきなり、而して此の志立ち難き者なり、孔夫子の聖にてさへ三十而立との玉へり、然れども難ㇾ立と云へばとて吾人不ㇾ能ことには非ず、今伊勢參宮の小兒を可ㇾ見、未だ見もせず、道も不ㇾ知とも、一途に參らんと思ひ込む日には、路錢の貯へもなけれども霜路を犯し、困窮艱難を爲して見事往いて戾るなり、彼の小兒別に志の立ちたると云ふにも非ざれども、一途に志す故也、然れば今日學問をするに、人々實に志しさへすればなることなり、畢竟實に思ひ込まざる故なり、依つて此の立志の說は日々も講じて吾人志の立つ樣にしたき者なり、扨其の心のさしゆく惡を見たらば、人々當下に在ㇾ所ㇾ謂良知也、良知の照す思慮分別にも不ㇾ涉、善は善、惡は惡と知る、是れ本心のさしゆく態たなり、此れを志と云ふ、故に志の字本と之に從ひ、心に從ふとなり、今从ㇾ士は略せる者なり、

予弟守文來學、告ㇾ之以ㇾ立ㇾ志、守

及其成功一也、是合說二句、○專心─孟子告子上、奕之爲數爲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耽─一本作擔音通、

不必說云々、云ふにも不及となり、在那裏、存心養性事天の工夫の中に於てなり、庭除、庭は門屏之內、除は門屏之間、襁抱之孩、襁褓抱は懷抱なり、だきつ抱へつするをさな子と云ふことなり、背負うて落ぬ爲に三尺手拭の如きものにてくゝる、是れを襁をたすきと付けたり、襁褓の字書々に見ゆ、負兒の衣なり、字彙に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とも訓ず、懸絕、遙に絕ゆる間のあることなり、似恐盡心云々、すてたらばとなり、爲はならうとなり、病は痛みになり、此三段書、文蔚が方より、三段の書を書き立てゝ問ひしと見えたり、分疏比合、是れ朱學のしかたなり、分疏は云ひ分るなり、比合はふみ合せるなり纏繞、まよはさるゝことなれば迷ひと云ふが如し、耽誤、一本に擔誤音通ず、耽誤はあやまると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なり、前七十一版に耽閣一生と云ふなり、所謂尊德性、是れより又別段のことなり、至當至極道理に當るなり、纖翳、翳は蔽なり、障也、藤蔓に所蔽曰翳と字彙に見ゆ、海篇直音には目の病也と見ゆ、何れにても聞ゆるなり、按ずるに目の病外障を外翳と云ひ、內障を內翳と云ふ、皆くもりかゝりなり、纖はすこしきなり、己作書、前二の書得書見近來所學と云ふより、惟濬一簡幸達致之迄のことなり、復答とは後の來書所詢と云ふより以下なり、簷間、緣ばななり千里差人、字彙差の字の下に使也とあり、千里差人とは遠路なるに使を玉はりてと云ふことなり、諄々下問、諄々は告之丁寧也、又與肫同じ、懇誠貌と云ふことなり、字彙に、誨言重複也と有り、下問は己への問なる故に、謙して下問と云ふ卑下して云ふ、煩縷、こゝは多言と云ふことなり、一體之好、萬物一體の愛と云ふことなり、

右南大吉錄、德洪の小序に明白簡切使人得入手、此又莫詳於文蔚第二書、故增錄之とあり、然れば答聶文蔚第二書は、是れ德洪の增錄なり、こゝに右南大吉錄とあるは、通本の誤なるべし、答文蔚第一書迄が大吉の錄なるべし、然るに又一本に、立志說、訓蒙大意二篇を此の書の次に載せて其の終に右門人南大吉錄とある本もあり、

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標】知之成功――中庸云、及其知之一也、又云

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

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眞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

邇言はかろく言と云ふ、微言に同じ、蒭蕘はきこり草刈り抔にもとふとなり、盡心三節、是れより又別段のことなり、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

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

【標】旁行—易上係辭、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曲防—孟子告子下、桓公五命曰、無曲防云云、然非此義、禮記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陳注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恐是此義、言委曲防禦也○惟濬之言—和版文錄第五、與陳惟濬書曰、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有所進、眷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眞、又將致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云云○察邇言—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詢芻蕘—詩大雅、板篇曰、先民有言、詢芻蕘、註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罣—字彙古話切、音卦、礙也、

億逆先覺、論語憲問の篇に出で、王子答崇一說 卷內五十六版に詳なり、旁行曲防の四字、雪溪佐善翁曰、前七十版前面に所謂傍蹊曲徑なるべし、然れば脇途、回り道と云ふことなり、可考、孟子に所謂勿曲防の曲防にはあるまじとなり、防の字與坊同じきかと云々、此方にてどこ通りと云ふことを、あの方にてはどこ坊と云ふなり、旁行はずか〳〵行くこと、普く行くなり、曲防はかたはし防ぐこと、備に防ぐなり、惟濬之言、姓は陳名は九川、惟濬は其の字なり、是れより又別段のことなり、總じて先より一段々々の問を受けて答へたる書簡なる故、上とそぐはぬことあるなり、是れより下皆同じ、此の答にて見れば文蔚の方より惟濬如此申すが、自分にはかやう存ずると云ふ問ありと見ゆ、倚著、一偏によりつくことなり、舜察邇言、是れより又別段のことなり、文蔚このことをも問へりと見ゆ、言は邇言可察程のことあり、芻蕘に可詢程のことと有つて察し詢と云ふには非ずとなり、

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孟氏堯舜、孟氏の下謂の字あるべき處脱せるか、提省、擧示すと云ふが如く提げさとすとよむ、不可窮詰、詰は周禮大司馬制軍詰禁註に、詰猶窮治、良知以應之、向已有規距尺度之譬說得明詳也、可考合、○卷內版、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下略、放之四海而皆準、禮祭義曰、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溥之而橫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と云々、明道云々、言は仁は理也、孝弟は仁の事なり、然れば仁こそ孝弟の本となれ、孝弟を以て仁の本とするは不可ぞと也、

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

○○一箇、發見には自然と輕重厚薄あれども、良知の中に輕重厚薄あるには非ず、只一つの良知ぞと也、○○莫能破、微妙なる也、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眞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眞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

行はれ、事レ君即忠行はるゝ也、於レ是よく〳〵良知本體を覺悟すべし、親の、兄の、君のと云ふ支節上に於て求め廻つては埒明かぬこと也、天下事物の多き、其の支節に於て論せば萬の良知と云ふとも不レ可レ足、扨此の本原支節の字見誤るべからず、世の儒者王學を難じて、王子は良知を根本と崇めて、親への孝、兄への弟、君への忠などをば枝葉のことと思へるなり、故に忠孝の工夫するをば、脫二却本原一著二在支節上一と云へるぞと誹るなり、王子を學ぶ者も此の語王子なるを以てふと聞き惑ひする者也、是れは甚だ文字に固滯せることとなり、王子を誹るに每々此の類あることなり、よく〳〵可レ辨ことなり、此の支節と云ふは親兄君を輕しめ、忠孝等をおとして云ふには非ず、良知を貴むは、良知に本づけば忠孝なる故也、良知に本づいて忠孝ならずんば何ぞ良知を貴ばん、著二在支節上一とは物を逐ふを云ふ、君父忠孝を輕んじて、支節とするには非ず、大學に詩云、穆々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二人君一止二於仁一、爲二人臣一止二於敬一、爲二人子一止二於孝一、爲二人父一止二於慈一、與二國人一交止二於信一と云ふを可レ見、緝熙とは文王の至善良知の光明のつぎついで不レ絶るを云ふ、敬止とは此の緝熙の良知に止るを云ふ、故に一人の文王の、一箇の良知其の居り場に隨つて仁敬孝慈信となること下文云ふ處の如し、然るを君となる時の至善はかう、臣となる時の至善はかうと、一つゝ探し廻り逐ひ步くを支離の學と云ひ、支節上に著在すと云ふ、是れにてはたとひ一端忠孝見事なりと云へども根のなき花の如し、一以貫くものに非ず、故に之を脫二却本原一と云ひ、著二在支節上一と云ふ、當下、直に也、そこに也、更無去來、何方より來るにも非ず、又どこへ去ると云ふにも非ずとなり、自有輕重云々、親類と他人と人と物との輕重、下卷問大人與レ物同體條、把二手足一捍二頭目一之譬說得明白なり、兼て手は頭より輕き故に、手はすたりてもかまはぬ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隨分と愛惜する處也、然れども頭へ太刀刀あたれば、手で此れをはらう者也、故に良知の物に於ける無レ不レ愛、而して自然と親類より他人は輕く薄く、人より物は輕く薄くし、程々に叶うて發見流行する也、荀子彊國篇に云ふ、白刃捍二乎胸一目不レ見二流矢一、拔レ戟加二乎胸一目不レ見二流矢一、拔レ戟加二乎首一十指不レ辭斷と云へり、所レ謂天然自有之中とは此のこと也、原又只是

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眞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標】自有輕重厚薄―下卷三十七版問大人與物同體條、把手足捍頭目之譬、說得明詳○所謂―程子曰、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非中、大學或問亦載之、案程子以事物言之、王子以心理說之也、

以此自爲不妨云々、致良知を右の如く求むる工夫を以て自の工夫とせば不苦と也、有得力處とは、益を得る處と云ふこと也、蓋良知只是、此れより以下因藥發病のわけを云ふ也、良知只是云々は善を善、惡を惡と知り、親に向へば愛敬起るの類、天然自然の明覺なり、致却、致得と云ふが如し却は附け字なり、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云々、孝や忠や弟や皆一箇の良知を致すのみ、良知だに致れば孝にも忠にも弟にもなる也、然れば事君良知不能致得時、又事親良知上より擴充すと云ふ事は不用なり、事君不能して事親より擴充すとなれば、本源の良知に非ず、是れなれば本源をば脫して一町さわぎにすると云ふもの也、豈如此の良知有らんや、本原の良知と云ふものは今云ふ如此眞誠惻怛事親即孝行はれ、從兄即弟

最見近來眞切篤實之功、但以
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
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
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
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眞誠惻怛、
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眞
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
知之眞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
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
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眞
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

致其眞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
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事君
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
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
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
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
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
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
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
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
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
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

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渾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標】攙和―字彙初銜切、推也、扶也、○搭―字彙音答、打也、

攙和兼搭と云ふは彼方なることを此方へまぜ、此方なることを彼方へ混ぜ合はせることを云ふ俗語也、分つて云へばさしまぜることを攙和と云ひ、兼和せることを兼搭と云ふ、金の熊手のことを鐵搭と云ふも熊手は掻きまぜ合せるものなれば也、渾融湊泊、彼方の說と此方の說とを合せ集むる也、說文に湊は水上所會也泊字彙に舟附於岸曰泊とあり、體驗、體認と云ふと同じ、去之、義を去るなり、既已、とくにはや也、時亦有攙云々、何もかも取にがさぬ分別なるを云ふ、是れ本のことに非ず、違ふともかまはずに立意の通り實地を踐み行ふが本のことなり、其の跡を考ふれば自然と合ふもの也、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

云ふと、右の如く一段問ふことを不待なり、直づけ也、すれば集義と云ふも致良知と云ふも一つことなれども、集義と云ふ方には未だ頭腦を不見、致良知の方は其の場に直に工を用ふる處ある也、良知と云ふがかねの規矩なり、扨集義良知共に孟子の發明し出し玉ふ處なり、一時未見云々、一時は即坐と云ふが如し、集義も致良知も同じことなれども、集義と云つては即坐に主意頭腦が不見なり、意必固我、論語子罕篇に、子絕四毋意云々、朱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不得於言、是れ乃ち告子强制其心語也、孟子、浩然の章に見えたり、固大有功、程子曰、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右孟子の序說にあり、大段、總體と云ふこと、大だヽいと云ふこと也、徹上徹下、賢智の人も、庸愚の人も、大學に有る如く學ぶ時は無弊なり、故に徹上徹下云々と云ふ也、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是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

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標】不得於言―是乃告子強制其心語、見孟子浩然章○固大有功―孟子序說程子曰、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夫必有事、是より王子の學流也、集義のことを論じて良知に說き至る、文字に執滯するの徒は此の說を見得ること難し、たゞ努めて知行合一し、工夫にかけて見て覺るべきこと也、集義、義は心の宜しき所なり、我心に問うて良知の肯ぬことをせずして、肯ふやうにするを集義と云ふ即ち浩然の出來かしやうなり、如此時々、義を集むれば物にかゝむことなし、至大至剛の體を全くして天地に塞がるなり、然るに義を集むる工夫は、義か不義かと、良知へ今一度問うて、此規矩を當てねばならぬなり、あたまから致良知と

つるなり、警覺は眠る處を氣を付け醒す意なり、然ればば勿忘勿助は有事の工夫立つて后の提撕警覺なり、馬に乘る者の馬の能く歩まぬ時策うつが如し、止まりもせざるに策打つことはなきことなり、驅け出す時に引しめるが未驅出に引きしめ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きことなり、此其工夫、勿忘勿助と云ふが工夫にてなき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工夫を云ふ日には何が一つ工夫に非ずと云ふことなし、然れども勿忘勿助は、有事必時々義を集むるの上のちよつ〳〵とした戒めなり、これは此の工夫と推出することは有事のことなり、灑脫、無造作と云ふことなり、火候、火加減たき加減と云ふことなり、痴騃漢、痴騃は無知なり、漢は人と云ふこと、中國より夷を罵つて虜と云ひ、夷人は中國を罵漢と云ふ、それよりして人と云ふことを漢と云ふ、擔板漢風顛漢など云ふ類なり、痴騃漢を俗語には獃東西と云ふ字人と云ふことなり、紛擾、みだれさわぐことなり、經綸宰制、經は糸口を尋ねてくり出すを云ふ、其のくり出せる糸をより合すを綸と云ふ、世務を經綸すること如此易の蒙引の説也、屯卦の大象に、雲雷は屯なり、君子以經綸すと云々をさめさばくこと也、宰制はとりさばくこと、本と肉を析くを宰と云ふなり、耽閣一生、耽閣は吏語也、耽は耽誤也、あやまること、閣は阻閣也、空しくせらるゝ意なり、一生をざつと其事にはめて、其の通りにて終るを云ふ也、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

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煑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滞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耽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標】提撕—撕音西亦提義、困學紀聞云、字出詩抑箋○煑—字彙、腫與切、烹也、師古云、古煮字前漢食貨志治鑄煑鹽○耽閣—一本耽作擔、下卷二十二版耽閣此卷九十七版耽誤皆同、案耽擔音相通、俗語詞、猶謂倚閣、李退溪集十一云、凡事姑置不行、謂之倚閣、

來書所詢—山中とは王子は會稽山の人なり、故云々と云ふなり、有事、しごとにして居るを云ふ、論語の請事斯語の事の字と同じ、須勿忘の須の字べしとよめども用と云ふ意はなれず、勿忘と云ふことを用ふとなり、提撕警覺、提撕の字、困學絶聞に出詩抑箋云々、提撕は下がる物を引上ぐる意を云ふ、提げひきた

○方、土地と云ふこと也、爰もと云ふが如し、此の年の二月、王子平思州田州、七月破八寨斷藤峽、具本、本は始終を委細に書き立てたる書き物也、此の書付を仕立て差上ぐるを具本と云也、草々、雜亂不齊貌、傾企、○傾心企足也、不盡は思慕の情の不盡也、外惟濬云々、惟濬へ遺す狀を進ずる程に、幸にとゞけて玉はれとなり、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

在康莊太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淸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標】康莊─爾雅、道路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柳宗元詩、周士舞康莊○賺─字彙音暫重賣也、又鉗也○集韻虛收物不實○祖庭事苑三曰、當作詀、佇陷切被詿也近入炎方─軍務─案年譜玆年二月、平思田二州之名七月破八寨斷藤峽、十月疏請告、略曰、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云云、

得書見近來ヿ譬之驅車とは、是れは先づ根本の致良知のことを合點すれば、未熟處の小むらはさして不苦ことなりと云ふことを車を驅に譬へて云ふなり、康莊、五達六達の道を云ふ、幾筋も道筋多きを云ふなり、不賺、あやまつてともあさむきいれらるるともよむなり、傍蹊曲徑、脇みち、小みちなり、楊墨佛老の類、入炎方、嶺南より南は炎暑つよき國也、故に炎方と云ふ、責付、軍務を仰せ付けらるの ことなり、責めの重きこと也、不敢遽辭、急に辭退もならずと也、地

以委之何人乎、一人信之不爲少の信者はそこ元ぞと也、讓りてのき玉ふことはなるまじきぞと也、委は委推と續く、にじると云ふことなり、俗語なり、誰へ遜つてにじりつけんと思へるや、其の一人の信じて吾子の外には無しとなり、信步皆是、一步踏み出せば風景よく、又一步踏み出せばなほ風景よき也、塵囂、世塵のやかましきことを云ふ、無擾わづらひのなきことなり、優哉游哉、心面白きことを云へるなり、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並行而不相悖の意、切膚とは近く身に切付くるが如きの痛也、恝然とは何ともなきことなり、何とも思はずに天下の讒妬忿勝の有樣を見ては居られぬと也、復云々、復は返禮のことなり、云々は如此云々と云ふが如し、咳疾、たんけのこと也、絕憪盛使、絕ははなはだとよむ、盛とは使を崇めて云へる也、臨岐、使を送つて道の岐まで行きて此れをかき玉ふと云々、縷々、糸筋の多きが如きを云ふ、すれどまだ足らぬやうに思はるゝと也、殊、別してと云ふ、ずんとゝ云ふきみなり、○德洪の小序に據るに、南元善の記されたる傳習錄は是れ迄にて止れり、此の末の一書は德洪の增錄なり、

二

【標】二○一異本文錄題下有戊子字、是嘉靖七年也、先生于時五十七歲、是年十一月先生卒、案年譜是其十月之書也、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旣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

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輙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標】恝然――孟子萬章上曰、不若是恝、註無憂貌、

有助於我者、同志の人を得て、これと相療治して天下の篤病を去りたしと也、僕之狂病、前に吾安得而非病狂乎、吾安得而非喪心乎とあるに當る、其具溺を援ふの道具なり、在我とは我が本體良知なり、能遜

ふ、疾痛迫切、人民の塗炭へおち入るを疾痛することの迫切なる也、若其遯世無悶云々、右の如く天下を苦にしては、もし愈々用ひられぬ日には悶絶しさうなものなり、然るに孔子の心もとより泰然なり、悶ふること少しもなく、しかも樂天知命つて推つけてし玉ふこと更になし、胸中の樂言はうやうもなく苦と云ふもの一點も無きなり、疾痛迫切已んと欲してもやめられぬものと、此のゆつたりと苦のなきものとが並行而不相悖也、此處が大聖人の大聖人たる處也、胸中狹窄なる人は、一方あれば一方塞がるなり、心廣體胖なる人は並び行はるゝ也、例へば水火は暫時も不同居と云へとも、廣き天地の間には常住あるなり、猫と鼠と又狹家には居られぬものなれど、大廈にはどちらも居る也、聖人に非ず王子に非ずと云へども、人々相應に並び行はるゝものあり、これより識取すべし、假令へば惡人を至極にくむ心皆人の心なり、しかるに其の惡人殺さるゝを見ては不便になりて見るに不堪なり、是れ二心のやうなれどさには非ず、惡はにくゝて人は不便なる故なり、此れが良知也、並び行れて不相悖なり、

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脱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

而爲之者歟▲荷蕢—又曰、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掲、▲升堂—又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所見—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欲往—又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云云○又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云云▲爲迂—子路篇、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汲汲—不息貌▲遑遑—字彙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註猶栖栖也▲不遑於煖席—班孟堅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吾非斯—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又子路從而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果哉—事見憲問篇○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云云○聖人不免於毀謗—下卷二十八版、叔孫武叔條、可參考▲遯世—出易文言▲樂天—出繫辭▲無入—出中庸▲道並—同上、

東家丘、首書に家語とあり、國本の家語には不見、尤も異本多き書ゆゑ何れにぞあるか、說苑には見ゆ、是れ出處なるが、魯の商人齊へ往ける時、齊人曰子が國に聖人あり汝知るかと云ふ、商人答へて不知と云ふ齊人曰子が東家の丘是也と、彼の商歸つて其の妻に謂つて曰、東隣の丘は聖人であると、此處段々孔子を議る者多きことをかさね云ふ、初めは叔孫武叔等の凡人扱惡人の誹れるを云ひ、次には一等上で晨門等の隱君子の誹ることを云ひ、其の次には又一等上で子路等さへ疑へるを云ふ、汲々遑々若求亡子云々、汲々はつとめ〳〵てやまぬことなり、求亡子とは莊子天道篇鼓て求亡子と云ふことあり、其の話をかり用

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標】東家丘—家語魯人不知孔子聖人、乃曰東家丘者知之矣▲嫉而阻之—論語序說、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欲殺之—又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逃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晨門—又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

【標】匍匐―詩經邶風谷風篇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集傳云、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天之靈、天道の御影と云ふが如し、左傳などに出でたる字也、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彼の禍亂無窮に相尋ぐ天下のなりを取つてかへして天下治まるやうにすること、此の良知の學の外では絶えてならぬと見えたり、此の良知でなるべきかなるまじきかはとくと可味可考、以此救之、此は良知の學也、之とは陷溺の民を指す也、呼號、標註の傳習錄に號を唬に作る恐らくは不是一本作號者當可、號は大呼也大哭也、唬は與虓同じ、古文字考に、虎の吼也と云ふ、顚頓、おきつこけつするを云ふ、板懸崖壁、板懸は援なり、引なり、又攀の字と同じきなり、葛らなどに取付いてぶらりとさがる也、士之見者云々、士とは外より見る處の人なり、路人などのこと也、我身に與からぬ人也、揖讓談笑とは禮義正しく、身ぶりもの言ひよろしうして行儀よく語る體なり、盡氣、氣をつからかすを云ふ、亦無不可矣、王子を脇から氣がちがうたさうなと云ふとも不可には非ず、尤のことぞと也、其の子細これより次に述べ玉ふ、不苦と云ふこと也、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を同體とするが、いづく迄も此の書の主意なり、吾安得而非病狂乎吾安云々、此れ天下之人心皆我之心なる故也、天地萬物一本の仁心なる故也、一臟病則四臟共に病むの理なり、

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

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此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顚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顚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

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天下之人用其私智、此處を能く可考、良知に蓋をして置くと、あとは何を以て天下をば治めたものぞ、治むべきものなしとてすてゝも居られず、そこで私智なり良知から來ぬものは、何程善きことでも皆私智也私智と云ふものは、一人はかうが善いと云へば、一人はかうがよいと云つて、千人千品なる者なり、今時はかうなければいかぬなどゝ云ふ也、しかもそれでゆくものでなきを不知、これ皆良知を塞いで置く故也、こゝで學者良知を見るべし、良知は聖愚一枚也、萬人寄せても同じものなり、其私智は千人千色のものにて、しかも我をもちあげる勝心だらけのもの也、比軋、せり合ふことなり、人各有心、前に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と相對す、良知なれば萬人の心一心也、私智を用ふれば萬人の心萬心なりと、狡僞、わるがしこしと云ふこと也、假仁義之名、下の實の字と對し云、矯行、外面をたしなむ也、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このあたりの類件よく〳〵可觀、良知の學不明の學弊を論ず、然るに面々自反すれば、良知の學を學びながら此の心根多く潛伏す、この數々の病あらば寔に王門の罪人也、可恐可愼こと也、自其一家骨肉云々、左の手が右の手をつめらば、右の手が左の手をつめり返すやうなものなり、誠にあるまじきこと也、然るに自ら立ちかへり吟味すれば大か小かあるを見出す也、良知を致してこれを直すを學問と覺る人稀なり、尤も人々ある良知なり、更に王子からもらうて王門の徒のみあるに非ず、故にそれを學んでないとも思はず、なるほどそれが學問ぢやとも云はば云ふ也、すれど只もの事歷を詮議しまはつて一生學を勉むると覺えて暮すなり、

云へる處なり、明德の天下へゆきついた日、即天下平かなるの日也、見善不啻若已云々、大學の語、不啻云々とは、好の甚しきを云　下文の見惡云々も、惡の甚きを云ふなり、一夫不獲、不レ獲二其處一也、獲二其處一と云うて皆よき位にすると云ふことに非ず、山の物は山に、川の物は川に在るを獲二其處一たと云ふ也、書經に、皐陶の九德を述べたるが如し、仁者は上に居、不仁者は下に居て、仁者の役となるが本に處を獲たと云ふ也、致其良知、萬物一體の良知也、殺之不怨、惡を憎むで人を不便に思ふ故也、それ故刑に逢ふ人も亦自惡を知つて上を怨みざる也、上より人を惡む意あれば、縱ひ其刑罰𠏉と其の惡にあたれりと云へども服せぬもの也、利之不庸、耕レ田而食、掘レ井而飲、帝力何加レ我と云へる類也、王者の民は隨分勝手よきやうに上からして玉はりても、それを上のいさをしとも思はず居る也、又上からも民を利してやつたを功とも思し召さぬ也、親の子の爲にするが如し、他人から一朝の食を得るは大に恩と思ふ、親の恩は一つ〱かぞへはせぬ也、此處が至極の大恩也、大陽の物を照すが如し、一日も間斷なけれども、誰れ禮云ふものもなし、日も亦是れを功ともし玉はず、一夜提灯をかりて道を照せば甚だ其の恩を謝す、

後世良知之學不レ明、天下之人、各用二其私智一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レ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レ於レ不レ可レ勝レ說、外假二仁義之名一、而内以行二其自私自利之實一、詭レ辭以阿レ俗、矯レ行以干レ譽、揜二人之善一、而襲以爲二己長一、訐二人之私一、而竊以爲二己直一、忿以相勝、而猶謂二之徇一レ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二之疾一レ惡、妬レ賢忌レ能、而猶自以爲レ公二是非一、恣レ情縱レ欲、而猶自以

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

【標】一夫不獲―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言而民―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熙熙皡皡考出前、孟子盡心上、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也、

夫人者、此れより以下王子學術を立て玉ふ處の論なり、人者天地之心とは、天地は何を以て心とし玉ふぞ、人を以て心とし玉ふ也、人は天地の心也、天地間にある處のありとあらゆる物、皆是れ天地腹中の物なり、其の中人は心の臟なり、其外の物は五臟六腑の一つゝ也、或は又膜の腸のと云ふ類也、すれば萬物も亦外に非ず、吾が一體也、困苦茶毒、づゝないことを云ふ、茶はくらゝ也、苦きもの也、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前論する如く、人は天地の腹中の心の臟なり、萬物は臟腑也、醫書にも一臟虛すれば四臟共虛と云へり、その虛するを見ては居られぬ也、然ればどの臟が虛そうとも、疾痛吾身に切なる筈のこと也、況んや生民の困苦茶毒するをや、こゝから立たねば王學には非ず、王門を汲むもの此に於て心を立て、良知に基くべし、大學の親民と云ふさへ親の字はや工夫の名也、親しまねばならぬと云ふわけを知るべし、親しまねばならぬ根元爰で見ゆる也、萬物一體にさへなれば、この疾痛を知る、これを知らぬは是非の心無き人なり、良知、こゝらにて能く觀るべし、外のことは人々にて違へども、只此の良知のみ聖愚古今一枚なり、なぜ一枚なれば、天心にして人作へわたらぬもの故也、これに基かぬは皆うはのそら也、世之君子、是れは在位君子歷々なり、求天下無治云々、こゝが大學に欲平天下者と云はずして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と

べずしてはゐられぬ也、朱子に違ふとて人が信ぜようが信ぜまいがと云ふことを計ることでは更になしと也、此の書學術のこと也、是れより以下そのことを述ぶ、拔本塞源と相表裏するの書也、能々可味、此の書にて能々良知のことを合點すべきこと也、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椎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

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

【標】天下信之—此卷七十一版、億逆之説及冠注詳之○不見是—易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謭謭—字彙註薄也、

春間、春の比と云ふこと也、惓々、ねんごろと云ふことなり、證とは考へ見ると云ふこと、又たゞすと云ふことなり、已期、約束することなり、板留、一本に板を扳につくる、扳字恐らく是ならん、效其鄙見、私の思ひよりを申してと云ふことなり、公期、公用の期會と云ふことなれば、公儀御用のてはずと云ふことなり、極快々、うつきりとせぬこと、字書に不滿足也と云々、史記の高祖本紀に、諸侯與帝爲編戸民、今北面爲臣此常快々とある可見、全書俠に作るもの非なり、浣慰、快々たるの恨を浣ひ慰むなり、中間、只中と云ふこと也、推許大過、王子のことを來書にほめ立て推許し玉ふこと分際に過ぎたことぞとなり、蓋亦、かやうに推許し玉ふ子細は、私をすゝめ玉ふ御心が盛な故であらうと也、規礪眞切、手前をたゞしといで玉はることが眞切也、故に聖人のさかひへも及ぶやうにと思ひ欲し玉ふと見ゆとなり、皆復書の挨拶の詞也、知感知媿、是れも書簡の辭也、辱うも存じ、又恥かしうも存ずると云ふこと也、無以堪之、文蔚の推許に堪へ當る也、其謂思孟、其謂とは、そこ元より仰せきかさるゝと云ふこと、是れより以下文蔚の書の文なり、思孟周程とは、子思孟子周子程子に合さうとも思ひはし玉はずなり、此の間に意はなき也、而して千載の下に周子程子出でて相遭ふと也、此の語は賢者は人に合さうと云ふ意はなしと云ふこと也、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云々、此の語の文蔚に出でたる子細は、王子を當時そしる者多くて、其の學を請け取る人稀なる故也、扨此信於一人との云ひ分よき見也、めつたに人が信じたとて本のことにも非ず、然るに一人に信ぜらると云ふところ、まだ向ひに一人を立つるなり、すれば我心に立たぬ也、そこが王子の意に十分になき也、此の一人をも忘れねば本のことに非ず、信を人に求むるの意あり、僕之情、僕とは王子自分のことをの玉ふ有大不得已者、天下のなり也、天下の有さま此の通りにして見ては居られず、故にやめてもやまれぬものあり、こゝが學術の立つ處也、我今此の學術をの

文蔚巡按に往く時、王子に對面して後夏に至つて書を王子へおくりたるその反簡と見ゆるなり、此の書は夏の書也、末にも暑毒とあり、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眞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

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讒讒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

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廸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敎、

蓋亦、前に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と云へるにあたつて云ふ也、中間、二字にて中と云ふことなり、晩年定論の中と云ふこと也、委曲、色々と云ふが如し、調停、ゆづり合せる意也、本と彼も尤、此も尤として中直りするを云、牴牾、本と牛の角つきするを云ふ、此處は俗格にもんちするを云ふ氣味なり、もとりあふと云ふこと也、僕敢自欺其心哉、決して朱子の説と異る者は、僕敢て自心に尤と不思ことを朱子に從つて自ら心を欺んや、其處の處は不從と也、其所喜、自心の喜ぶ所なり、固不敢以小人、同心もせぬことを同心と云つて朱子に事へはせじと也、内同心せずして外で合はすは小人の心也、縷々、いとすぢとよむ字なり、事細かに述ぶるを云ふ、瑣屑、くだ〳〵しき也、玉のすりくづなり、細なことにと云ふことなり、面陳口析、面陳はまのあたりのべる也、口析は判斷なり、口づから分つこと也、了々分明にすること也、聽受、姑く執事の敎に從ふと云ふ者は、敢て執事の深愛の心に負くこと不有と也、是れ亦其深愛の心を報せん事を思ふのみと也、折請一本の傳習錄、所請に作るそれに從ふべし、

答聶文蔚

文蔚名は豹、此書を按ずるに、嘉靖五年春、

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

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擧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標】楊墨ー考出于前○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

抑謂之の抑の字所によりて疑の辭にもなる、又反語の辭にもなる、疑の辭の時は但しの何とのと云ふ氣味也、反語の辭とはやり過しておさへて取つてかへすことなり、故に又と云ふきみ也、左傳昭八年に、春石言于晋、抑臣亦聞之、是れは疑の辭也、語の抑與之與は反語の辭也、此は反語の辭也、學不仁不義、今世の學術の弊は、學不仁不義而過者と謂はんか、不仁不義を學んで過ぐる者と可言と也、吾不知其云々、其の洪水猛獸の禍と勝劣どちらなるを不知、彼の不仁不義を學んで過ぐるは洪水猛獸の禍よりも甚しからんとなり、洪水猛獸は一世の禍也、學術の禍は萬世の禍也、故に王子呶々として辨之と也、恬然、しづかにやすきこと也、病狂喪心、氣ちがひと云ふこと也、

其爲朱子晩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晩、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晩年、固多出於晩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

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

正心の中にも格物あり、誠意の中にも格物あり、致知の中にも格物あるを云ふ、凝聚之主宰、是れ運用する主人也、襲陷、不覺不知内心をおかし陥るなり、

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内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必謂其、是れ一箇條也、本原之約の約の字はくゝりと云ふことなり、脫略、のけておろそかにするなり、審如是、實に如此なる時はと云ふこと也、審の字は詳の字と異つてたしかにする意なり、下同じ、如是とは前の四箇條を指す、

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標】精義至德也易下繫辭文〇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〇格物者格其心之物—先生大學問發盡精微、其知所謂身心意知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唯是一事、宜熟玩〇義外—出孟子告子上、又公孫丑上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是亦前の當求之於內の意也、羅整菴王子の語を推量して云へる語也、外事物に於て道理を求むるに不資となり、便困ねんごろ也、あながちにと云ふことなり、惟其工夫詳密而、格致誠正を云へるは工夫の詳密なる所なり、然るに引括つて云へば只是れ一事也、所以爲精一之學と也、精は詳密也、一は括りの所、惟一なり、未嘗非內、內心を修することに非ずんばあらずと也、以己性爲有外、己が性にて不足として外ありとする也、是有我、佛見也、精義入神、道理の隱微を盡すを云ふ、是れ即ちとりも直さず、用を致す處なり、此れ易の語見るべし、內外二つに非ず、又利用安身と云ふ語は、外とのとのやうなれど、是れ亦直に內のことなり、以崇德也とあるを可觀也、致用とは天下國家の用を致す也、此可以知、此とは以上の古語皆內外一同なるを云ふ、是に於て格物は心の感ずる所の事物に即いて吾が意念を正すことと分明なること可知と也、徹首徹尾、大の道統曾子にて可見、臨終に易簀是れ格物也、日可見之地、王子の格物は外事ばかりに非ず、意の上にて格すなれば、如何なる人にても日々可見の地也、格物者、是れ格物の中に正心誠意致知あるを云ふ、心の所感、意の交る處、知の所知を格する也、正心者、是れ

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

五章爲格物致知之傳、今亡矣、是皆爲此缺彼誤者也、遂改正補緝之、今之章句大學是也、而誤の誤字、全書及通本皆作補、然るに異本文錄及則言共に作誤、故に執齋先生の印本誤字を用ふ、無乃重云云、是羅整菴へあたりて云へる也、

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

く合點すれば、道を見て體すると云ふこともなきには非ず、揣摸測度、揣摸はゝかりさぐる也、測度ははかりはかる也、影響は道のおもかげを云ふ、行著習察云々、孟子の語なり、知孔門之學、孔子學の不講之爲憂其學と云ふもの文字詮議のことなるべきか、更に文字詮議のことには非ざること、於レ爰可レ知、來敎謂云々―是れより下文其所レ補之傳と云ふ迄羅整菴の語也、削其所補之傳この論は羅整菴王子の心を推量して云ふ論なり、其の意學は內に求めてすべきことなるを、程朱外に求め玉ふ大なる違ぢやとて、ざつと新本を去つて古本にせられたと也、是れ羅整菴の推量違ひ也、王子の學に內外と云ふこと先づなき也、故にあたまでさうでござらぬ、非二敢然一也と答へ玉ふ、扨この羅整菴の推量ちがひを實に取つて、王子の學にしても今時の朱學よりは遙によき也、同じく誤中にも外へ向つて誤るは大誤りなり、內に求め內へ向ふはよきことなり、然れども實に王子の意此の羅整菴の推量はあはぬなり、其のことこゝに見えたり、此の書を見て云ふか、又不レ見して唯朱子末學の徒の一唱に雷同して云ふか、今時の學者の王を評判すること、皆內をつとめて外をのこすと覺えたり、有內外、內に求むる筈の、外に求る筈のと云ふことあらんや、學本と內外一致也、改正補緝、誤りを改正し、脫文を補緝す、緝とは集むる也、非故去朱子之分云々、朱子へのとんぢやくには非ず、古本は孔子の古きにして、もとより世にありものなり、其の古本王子に在つて見れば、少しも脫誤なく見ゆるなり、故に之れに從ふぞとなり、故ら日本も古書に殊更と云へるは皆わざとと云ふ義也、今時云ふ殊更は意違ふなり、出於庸常、日用平生今日の上のこと也、按據、何の書を按とし、何の書を據にしてぞとなり、其此段之必在彼云云、康誥曰、克明レ德、太甲曰、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堯典曰、克明二峻德一、皆自明也、朱子以二此段一爲二傳之首章一、爲レ釋二明明德一、註曰、此通二下三章一至二止二於信一、舊本誤在二沒世不レ忘之下一、又傳之三章爲レ釋二止於至善一、註曰、此章內、自引二淇澳詩一以下、舊本誤在二誠意章下一、又傳之四章爲レ釋二本末一、而註曰、此章舊本誤在下止二於信一下上、此之類、皆爲二此段之必在一レ於彼彼段之必在二於此者也、○此謂レ知レ本、此四字、舉二程子之語一爲二衍文一也、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此六字之上爲二闕文一、以二此語一爲二其結語一、且第

先方を崇んで云ふ詞也、日本にては將軍家の書狀ばかり敎と云ふことになれり、御敎書云々、扨此の書は王子四十九歲の書也、發舟匆々、此時王子贛と云ふ處の征伐にゆき玉ふとて出船し玉ふ也、匆々は忙はしきこと也、曉來江行、舟にて江をのり玉ふ、曉方に至りて稍暇になり玉ふ、至贛後云々、贛州府の巡撫使となつて往けるなり、人事は世事なり、請一覽を請と云ふ也、來敎云、此の來敎は困知記に載れり、見道困難、此語尤無理に非ず、先づ道と云ふもの見易きものに非ず、見るさへ難し、況やそれを又引き請けて體すること尤も難き筈なり、此の樣な語は筋々があつて何方へも云はるゝ者なり、道は見易いものぢや、明らめ易い者ぢやと云ふ筋もあり、どちらが善い惡いとかた付けるは皆固滯なり、道を見付けた人の云ふは何方もよきなり、王學の徒此の少宰の語を惡しゝと思ふは誤なり、王子とても學も講ぜねば明かならぬことと思召すなり、然るに此の少宰の語は王子の學を察して、王子は學を講ずることを禁じて、只我安於所見而遂にこれを至極の則と極めたものぞと思ふ處から出た語なり、此の語わろきには非ざれども、王子を察する處不當なり、王子は羅整菴の固滯を破りて答へ給ふ、更に曾て手前の見を極則と存ぜず、而も隨分講明致したき願ぞとなり、○來敎と云ふよりして爲極則也と云ふ迄で、是れ王子を非として云へるなり、聞其說而非笑、王子の說を脇から聞いて非笑とそしり笑ふものあり、詬訾するものあり、又一向論じて比べ量りわきまへ議するにも不足ことぞとて、ほかの通る人もありて、一人として我を敎ふることを肯んずる人なきぞとなり、其の說の其とは王子自分の說をの玉ふ、如執事、先を崇めたる詞也、其の人を直に指さずして其の左右執事人まで申すと云ふ意なり、書言古事卷の二に引唐趙玲因銛錄曰、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惟執事尊卑皆可通用、夫德之不修、是れより論也、所謂講學之求、孔子の所謂なり、下文に云へる講之以身と云ふ者是れなり、夫道必體而後見、是れ王子の學問のしかたなり、朱子とは前後す、朱子は道を先づ見付けて後體之するつもり也、近思錄の篇の次第を見ても可見、道體を首篇に置いて、次に爲學の篇を置き玉へり、扨王子の意を能

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

【標】是正德十五年、先生四十九歲之書○年譜是年六月如贛○匆匆―字彙匆字、注曰、匆凡急遽者稱匆匆、今俗于匆匆中斜加一點讀聽失眞甚矣○論語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答羅整庵少宰書―來書載困知記、羅整庵は時の少宰にて博學なる人なり、朱學を信じて王子を請取玉はぬ人也、後に冢宰となれるなり、某頓首、某は人の諱を憚つて云ふ時某と云ふ也、然れば王子の本書には守仁とあるべし、王子の弟子衆師の諱をさけて某としるせるなるべし、日本にて我と云ふこと某と云へるは心得違なり、頓首とは頭を地に付けて直に上ぐるを云ふ、暫して上るを稽首と云ふ、啓とは啓上の啓と同じ、申上ぐと云ふことなり、承敎、書狀のことを

敎我乎、其肯遂以敎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敎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

反也、吾が德易簡なれば自然に其の險阻を知る、猶邪は正の反にして、吾が德正しければ一毫の邪も不レ知ことなきが如し、易簡なる良知のさげ墨あれば是れにはづるゝ者即ちこれ邪惡の險阻也、良知自然とこれを知る、先天而天不違、易文言の語、明誠相生、明なれば誠を生じ、誠なれば明を生ずる也、中庸廿一章目に、自レ誠明謂ニ之性、自レ明誠謂ニ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と云々、何者不欺而誠、喩へば上手の棋の如し、手前を不レ欺して誠なる故、向ふよりだましを入るゝ處なし、だまされじと構へねどもだましあれば自然と知る也、知を用ひねども彼れが方より出して見せる也、自信のこと王子屢の玉へり、和板文錄第四卷答ニ陸原靜ニ書、第五答ニ友人ニ書等執齋先生板本の頭書にのせたり、可レ見なり、二而言之、如と云ふ字、可と云ふ字を置き玉ふ、是に而云へる也、思誠、誠を修行する者、

答ニ羅整庵少宰ニ書

某頓首啓、昨承レ敎及ニ大學ニ、發レ舟匆匆、未レ能レ奉レ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ニ手敎一而讀レ之、恐レ至ニ贛後人一事復紛沓、先具ニ其略一以請、來敎云見レ道固難、而體レ道尤難、道誠未レ易レ明、而學誠不レ可レ不レ講、恐未レ可下安ニ於所レ見、而遂以爲中極則上也、幸甚幸甚、何以得レ聞ニ斯言一乎、其敢自以爲ニ極則一而安レ之乎、正思下就ニ天下之有道一以講中明之上耳、而數年以來、聞ニ其說一而非ニ笑之一者有矣、詬ニ訾之一者有矣、置レ之不レ足四較ニ量辨ニ議之一者有矣、其肯遂以

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來書又有云―即詐也とは、己も直に詐也と云ふこと、下に即非信と云ふも同意也、不逆不億、論語憲問の篇に、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出入毫忽云々僅に先づ覺ると云ふを出ると、直に詐を逆へ不信を億る方へ隱入つて良知の靈覺に背いて詐の方へ一致する也、合詐、此の詐の字は上の即詐也と云ふ詐の字を受けて云へり、○不逆不億―猜忌とは邪推すること也、疑ふとよむ字也、なんごをよむを猜と云ふも、人の手の內に在るものを邪推する故、長崎などにて拳と云ふことをして酒宴の興とす、互に拳を出して指數をあつること也、是猜拳と云ふ、是れも邪推する義也、尙亦不失爲善、是れ內に向つて良知を證人せる處より出でたる論也、かの論語此章の註、楊氏の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と云へるものは外に知ることを求むる窮理より出あはせならべて翫味すべし、然亦穎悟所及、才知の穎悟なるより此に及べる者なり、實に其の際へ至るに非じと也、手覺の有るには非ずと也、際の字字書に極也、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易の下係辭の文也、知險知阻とは險阻はむつかしき義に取るなり、險は易の反、阻は簡の

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頴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し支持するに不及、自然と好惡す、故に畢事て困憊もせざるなり、精力に困むこともなき也、所從來、功利の心也、古歌に「筑波山葉山しげ山しげゝれど思ひ入るには障らざりけり」是れ好好色の誠也、又頓阿の歌に「今さらにかはる心の筑波山葉山しげ山さぞさわるらん」右の反也、草庵集に出でたり、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

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眞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曾見有惡
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
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
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標】已甚—孟子離婁下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集注已猶太○已乎—助語也、考出此卷四版、
○君子素—中庸語○思不出—易艮大象傳、
及論語子罕篇曾子語○凡謀至能者歐陽修
秋聲賦文○勞其筋骨至其所不能、孟子告子
下文、
來書又云—是れ亦答周道通書中の語也、只是一事、

致良知を云ふ。下一件と云ふも同じ、寧不了、寧は俗
語のよしはと云ふ詞也、寧不了事とは、よしは事を
不成功を不成ともと云ふ義也、加培養とは本體良知
を養ふ也、加休養、是れ良知知りたる通り事をしとげ
ん爲に休養するなれば、是れ即ち致知也、二つに非
ず、それをなぜ兩事との玉ふぞとなり、尤なる問な
り、不容不了、事を不成には捨てて置れぬ也、鼓舞、
ふるひ起す也、易の字也、支持、事をしつぱりとこた
へること也、軍の時兩陣互に對して居るを支持と云
ふ、それと同じ心なり、可矣、持志以帥氣ゆゑよしと
也、如何則可、此のやうな時は如何すべきやと也、義
者宜也、中庸二十章哀公問之篇孔子の語也、不得爲致
良知、其の場の外へ出ると云ふ者にて云ふ也、勞其筋
骨云々、孟子告子下の文なり、愛憎取舍於其間、其の
事成り其の事利なるをば愛して取り、其の事敗れ其
の不利なるをば憎んで舍つるを云ふ、義外、事に應ず
る皆致良知して宜しくすべきことゝ也、然るを兩事と
して是内非外時は義外也、所以有此此の故に此の言
ありと也、見有惡々臭、言は鼓舞支持の好惡する者は
なしと也、惡惡臭好好色は人の誠なる故、志を奮起

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

だれかはしき也、分別得、自然に是れは私意なりと云ふことは分別し得る也、致知之學と云ふにつき致知格物は組合なり、それにつき此の書の發端の思曰睿は洪範五事の一つにて、藤樹先生の格物の說は五事の非を格すと云ふことなり、亦是れ思ひみるべし、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

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標】思曰—睿作—二句共書經洪範語○心之官—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來書云師云—師云々には上文答周道通書の中の語也、不是以私意、天理良知は晴天白日の如くなれば、是か彼かとおきならべて兎やせん角やせんと思索する者には非ずと也、自私用智、喩へば良知天理は秤の如し、人に金を與ふるに秤を以てかけて與ふれば何の按排思索も不入、自私することも用智ふることもいらず、然るを此の天理良知を不用のけおいて、按排思索の分別に亘れば私の心出來て色々知を用ふるやうになるなり、良知の秤に任すれば私することも知を用ふることもなし、又良知は灯の如し、暗き處の物を尋ぬるに、此の灯に隨へば私することも知を用ふることもなきに、火なしに尋ぬる故色々と私智にわたる也、用智矣、是れ迄が王子答周道通書中の語也、是れ以下崇一の問也、辛壬之歲、かのとの年、みづのえの年の兩年を云ふ也、思索亦是良知、即ち此の答書にも出でて王子の語也、認賊作子、賊を私意按排に喩へ、子を良知に喩ふ、○思曰睿—是れ書經洪範の語也、思ふは喩へば水を汲むやうなる者也、水は汲むで清水になる、思曰睿睿作聖こと如此也、心之官、此の九字孟子告子上篇に出づ、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と二つともに皆自私用智也、分けて云へば沈空守寂は自私也、是れ心に骨を折らせぬ分別也、故に自私すると云ふ者也、按排思索は又用智也、此れか彼れかとおきならべ、兎や角やと思ひ求む用智也、分れば如此、實は皆自私し用智者也、元來智は公けに自然なる者なり、鏡の物を照すが如くなる者なり、然れば用ふると云ふことは不入也、用ふるは按排思索也、用ふまじきと云ふこともなき筈なり、用ふまじきとするは私也、沈空守寂也、發用ひらけたはたらき也、良知發用之思云々、至極かうしたもの也、能々可體察、紛紜、字彙に物亂也とあり、又字彙に紛雜也、紛はしきなり、紜物多き貌とあり、即ち明白簡易の反也、勞擾とはみ

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弊、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徳辛壬之歳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

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醻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良知不由―良知と云ふ者は見るで出來も聞くで出來もせず、扨良知に隨へば、見るも聞くも皆第二義へは落ちず、皆第一義也、又此の良知をのけてなれば、善なるものを聞きつ見つしても、皆第二義也、此處等をよく辨へざれば句々明か也と云ふとも學に非ず、鶻突、俗語なり、不分曉を云ふ也、元來醫濁と云ふ語の音の變ぜる也、醫は濁酒也、以酒爲喩、不明なるを俗語に醫濁と云ふなり、醫は故谷ノ反濁音獨、欠此一問、即ち下の大抵學問功夫云々を云ふ也、是當、是に當る也、醻酢、酬酢と同じ、萬事に應對するなり、既云擇、良知を以て擇び識る也、未瑩、はつきとせずと云ふこと也、骨折のたらぬを云ふ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

【標】答歐陽崇一─據前後例、當有書字〇崇
一名德、案年譜、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之書也、注曰、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
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
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
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傯後稍次
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
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

答歐陽崇一──新本には前後の例に據つて崇一の二字を除き去れり、德性之良知云々、答人論學書の中にあり、若致其良知云々、求之聞見と云ふ處、とくと致良知のすまぬ處より云ひ出せるなり、致良知せば聞見眞に良知也、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敎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

喩、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標】佛家——涅槃經二十六曰、凡一切凡夫、雖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人、亦復如是○祖庭事苑第八獅子咬人下云、大般若論云、有擲塊於犬、犬逐塊也塊終不止、有擲於獅子、獅子逐人、其塊自止、案是自大般若論變來也、

答原靜書出——一勘とは一と目と云ふが如し、一と目見開いてと云ふこと也、佛家有撲人云々、涅槃經に見えたり、惕然、驚動之貌也、惺悟、醒悟なるべし、

答歐陽崇一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來書云大學—大學の本文には身と云ふ字にてあり、それを程子心字にかへ玉ふ、思ふにやはり身の字の方愈れり、こゝは程子改正の本に從つて心と云へり、王子も心身もと一なるが故に、心字にして置て答へ玉へり、傳習錄、上卷の徐愛の撰を云ふなり、是々非々云々、情の是なるは是と知り、情の非なるは非と知つて、其事に就いて可格と也、謂之有則未形云々、有りとも云はれず、勿論なしともいはれず、此有無の間どう致良知さんやと也、累、情の爲に累はさるゝ也、〇聖人致知—至誠無息とは眞實無妄にして无意轉也、皦如、皦は明也、無纖翳、すこしのおほはれなき也、佛氏曾有是言云々、此の言に於て未爲非と也、無可無不可と云ひ、無適無莫と云ひしと同じ語也、すれば語に咎はなき也、其の意のある處は、なるほど佛は儒とひとしからざることあらん、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

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姸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姸者姸、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姸者姸、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喩、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

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標】周茂叔—近思錄爲學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樂是心之本體—下卷四十六版、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何道可得—是只推其意言之耳、而上文亦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之問○騎驢—傳燈不解即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
來書云昔—今切とはひそかとよむべし、○樂是心之—「雖則とは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又雖則如燬の類の文法なり、反自求許多云々、喩へば狂言を見て、其の哀れなるを見て涙を流し、頭をやまして慰みとし、又其好色を見て、心氣浮かるゝを慰みとし、是れを以て樂と思ふ、只波だゝぬ心を波だゝし、七情をもむを俗人は樂とするなり、是求憂苦而迷棄也、迷棄は眞樂を棄て迷ふなり、反身而誠云々、即此而在矣とは眞に樂みこゝにありと也、孟子盡心上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淮南子卷一俶眞訓の篇に云ふ、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と、眞樂を得る人をば、外患奪ふことならざるなり、騎驢覓驢、是れは梁の寶誌和尙の云へる語なり、言は即ち心即佛なるを不知也と、俗に云ふ抱いた子を尋ねると云ふこと也、丙丁之童子來求火と云ふと同じ、話頭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

は何ぞとなれば、所謂本心良知上に於て著察するを云ふ、雖在困勉云々、言は困知勉行と云ふ、畢竟良知良能からするなれば、是れより云ふ時は是亦生知安行と云ふべしと也、知行二字更云々、生安の二字は輕く、知行の二字は實字にして重し、宜精察と也、誠に聖人なればとて、坐して居るにひとり足が歩み行く者にも非ず、向ふへ行くには歩まねばならず、只聖人は達者にして、常人は不達者なるが如し、其の達者なるについて安行と云ふ、不達者について勉行と云ふのみ、

來書云、昔周茂叔、毎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眞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眞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眞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

合也、聞學、ほゞ物など、家ぼりは家と云ふ處あり、道あり、習あり、學問も其の如くなり、的然憑證、たしかなる憑證と云ふも、確かなるしるしがないと也、良知即是道、良知は道の儘にならでは照さぬ者なり、白きを黑とは照さず、故に即ち是れ道と云ふ、牽蔽、一つことなり、其の中牽とは物欲の方へひきつらるゝを云ふ、蔽とは物欲此方を昏しおほふを云ふ、學者學循、循とはふりむけると云ふが如し、良知が足らいで足すを云ふに非ず、只良知に循ひがたし、學を學と云ふ少しも才覺を以て是非善惡を分つことをこしらへぬなり、手作を用ふると、是非の素定好惡の執滯となつて良知をくらます也、是を不知して學ぶ故、世間みな博に從つて素定執滯もます〳〵深きなり、專在良知上、專の字は字眼也、良知から事を行ふと云ふが如し、泛濫於多岐、泛濫は水の川筋を不流して外へあふれ出づるを云ふ、脇道へそびれると云ふこと也、多岐とは爾雅に、二途謂之岐、釋名物兩爲岐、列子說符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又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〇韓愈詩に通塗無多方と、所謂良知は通塗也、專在良知上用功、何有

多岐之迷や、而未純此の純の字可味、純は純一なり、喩へば君の御意、親の命なれば其事のよしあしを云ふ私意なく、若し天へ飛びあがれとあらばあがられぬを打ち忘れて先づ飛んで見るほどなるを純と云ふ、然れども飛上られず、こゝが諫め、又は君なれば立退くのと云ふ處なり、然るに窮理學からは其の飛ぶ段は思ひもよらず、我はのいて居て、君のが惡いの、親のが惡いのと見切つて諫め、又立退くなり、諸公此處とくと未純也、〇吳草廬の說にも曰、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と云々、蓋吳氏其の行其の才孔明溫公に雖不可比、然れども晩年於德性上見ること眞にして自ら言語文字の末に滯り、訓詁を以て學とするのを、一旦悔悟して四十年の非を知り、然る後此說をなせり、然ば知學聞道に於ては、雖孔明溫公不讓ものあり、譬諸庶子饒而宗子貧、二公の如きは、雖饒猶庶子奉前代神主、主祭祀たることを能はす、神主を奉し祭りを司ることは雖窮吳氏にあり、然れば吳氏の所謂著察と云へるものは、世儒の所謂著察には非ず、聖門の著察と

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尙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標】行不著―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以己之昏昏―孟子盡心下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性一而―此の段行燈に譬ふべし、性一而已とは性は一つの行燈也と也、仁義禮智、性之性也とは仁義禮智行燈の火也と云ふが如し、聰明睿知、行燈の紙也と云ふが如し、喜怒哀樂、行燈の火の光り也、私欲客氣、行燈の紙のふすぼりなり、質有淸濁、行燈の紙に厚薄ある也、四面の紙の中、或は二面薄紙にして二面は厚紙なるもあり、或は三面厚くして一面薄きもあり、故に其の薄き方へは光り過ぎて厚き方へは不及、仁義禮智の性の火、喜怒哀樂の情の光と成て及ぶ時、或は喜に發し難くて怒に發し易く、或は哀に薄かり樂に厚かりするは、皆聰明睿智の紙の厚薄による也、且倘私欲客氣のふすぼり、其紙のはだ染み易き方を染めふすぼる故、四面の中燻りにも淺深ある也、暗合、自

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黄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

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

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標】聰明睿知―中庸二十四章朱註曰、聰明睿知、聖人之資也○子房張良也○仲舒姓董共漢人○叔度姓黄名憲、後漢安帝時人、大原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孔明姓諸葛蜀人○文中見前○韓韓魏公名琦○范范文正公、名希文、

來書云聰明―果質乎とは、質とはむまれつきと云ふこと、言は修行に因て出來るには非ざるかとなり、聰明睿知、古より聖人のうまれを云ひ、仁義禮智は聖愚の隔てもなくひとしく人の性を云ふ也、常人の質固より聰明睿知ならずと云へども、目として物を見ぬ目もなく、耳として物を聞かぬ耳もなく、知として是非を辨へぬ知もなければ、皆人とても聰明睿知の生れ也、是れ亦可思、只聖人の質とする者は其の分量多きについて云へる者也、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

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質美者—質美者とは近思錄爲學篇明道の語也、論語衛靈公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章の註にも此の語を朱子載せ玉へり、故に論語にては忠信篤敬等のことを指して明得盡と云ふ、然れども此は總體にて云へるなれば、道を明らめ得盡すこと也、查滓、滓は水の泥や水の濁りを云ふ、俗語に物のかすを查滓、渾化すとは今俗に云ふ垢かぬけしたと云ふが如し、○良知本來—朱子も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との玉へり、是れ良知本來自明と云ふと同じこと也、朱子の語近思錄集解に載せたり、略加、少しばかりとなり、便自瑩徹、明得盡と云ふに應ず、かゝやきとほる也、因一明字不云々、原靜兎角舊聞のぬけざる者あり、故に明字不分明なり、朱學窮理の筋は、物に在る處の理の濟みたるを明としたる者也、王子の學はそれを明とは不立、心がそれに又ならぬ内は暗とす、朱學の窮理から云ふ明で見る故、此の明得盡の語がすまぬなり、來書の明得盡の明の字也、欲速之心、渾化の字に應じて云ふ、是れよく原靜の病のある處を見付け玉へる者なり、渾化はいつともなく自然に全く化することなれば、速の反也、速にするの心ありて渾化せらるゝものに非ず、原靜のみに非ず、只早く埒明たきが學者の通病也、朱子も此の筋のことをの玉へり、古人は敏底の質を以て鈍底の事をなすとの玉へり、尤のこと也、今日の人は鈍底の人で居て却つて敏底をなすなり、大なる誤なり、明善之義、後儒の明善は、物の上で其善を求めて、一通りそこがすむと、早是れを明善と覺ゆ、是れ明善は知、誠身は行と立つる故也、王子のは我になつた物でなければ明善とせず、明も善も向ふで沙汰しては王學に非ず、故に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と云へり、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

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佛氏──佛氏又云々是れ禪家の常談瑞巖の主人翁と喚ぶの類也、常提念頭、此の念に氣を付けること也、此の心の散亂せざる樣に提るなり、常記得云々、常に心を覺えて不忘也、常知得、常存得も同じこと也、此念頭、只念と云ふこと也、頭の字輕く可見、私欲客氣、客氣は左傳定公八年に出でたる字也、一旦氣の動するを云ふ也、世俗の所謂血氣の動也、常提不放、常住主人公を提て不散亂となり、常の字心を付くべし、是れ迄があとの王子の答に所謂前一段也、抑於常云々、是れ以下どぎ〳〵したる問也、皆ゆき過ぎたること也、又爲思善之事、元來不思善不思惡が本來の面目なれば、既に思善ふ時は本來の面目に於て未達して間てがありとなり、○戒懼克治──有兩事とは戒懼克治と常提不放となり、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

と云ふことを乘と云ふなり、種性、性は心性のことなり、心性は一切の事の出づる種子也、故に種性と云ふなり、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

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標】佛氏常惺惺—是謝顯道說存養之語、然本於傳燈錄瑞巖禪師主人公惺惺否之語、故言佛氏○得兎—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莊子外物篇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註荃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兎意在得兎也○案是語文用韓非子、意用莊子者、

不思善—設此方便とは、佛家人の機に乘じて敎化するを方便と云ふ、前にも出づ、即佛氏常惺々、常惺々の三字は謝顯道存養を說く語なれども、本と宋朝の瑞巖禪師の主人公惺々なりや否との語より出づ、此語出于傳燈錄、故に佛氏との玉へり、今欲善惡不思而、心の良知は元來自由自在なる者也、然るを叉手を付けて自在ならんことを欲す、是れ即ち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也、欲と云ふ字よく〳〵可見、良知の本體なれば親の死たるとき哀み泣かねば心安らず、佛氏は哀めば心がもめると思ふ、是れ自私自利する者しるべし、指出、指示と云ふ、使他、學ぶ人を指す、不消說夜云々、上卷に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云々、去守株、夜氣の說を守る故也、念愈生而、歌に思はじと思ふも物を思ふなり云々、本自、もとよりと訓むべし、徹頭徹尾、良知は頭のぎり〳〵から、足の爪先までゆきとほりて居て、始も終もなき者ぞと也、今善にても惡の通りに照す者なり、その善其惡には限りあれども、それは其の善惡と云ふ物の始め終り也、良知には始終なし、只來るに隨つて照すのみ也、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是れ佛の不生不滅大乘の見識なり、佛氏所謂云々、是れ唯識論に出でたる語にて聲聞乘を誹れる詞也、佛家に菩薩の一段下を丹覺と云ふ丹覺の一段下を聲聞と云ふ、乘とは佛家に道

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箇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

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來書云佛氏―不思善不思惡時とは、善念も惡念も無く空寂なる時を云ふ、本來面目、本との顏付と云ふ詞也、此方で云へば良知のこと也、佛氏たゞ今の現在の面目をば皆假想なりとし、空寂を以て本來の面目とす、此の語は六祖の慧能禪師、其の弟子の明上座に告げたる詞也、明上座此れを聞いて即ち悟れり、法壇經に見ゆ、吾若於不思云々、王子常に良知は本來の面目也と云へるについて如此佛氏を擧げて問へるなり、是につき先づ今日の人のつらつきからとくと知りにくき者也、嬉しき時は嬉しき時の顏色、思ひある時は思ひある時の顏色也、何れがうぶの顏つきならん、目猶然り、心亦如此、有寐而方、寐おきの時ばかり良知自在ぞとなり、孟子夜氣、告子上篇牛山之章、光景、影模樣と也、倏忽ちよつとしたこと也、用功久者、功とは循行なり、與造物者遊、天地と相伴ふを云ふ、造物とは物をなし拵へる人と云ふこと也、すれば天地鬼神と云ふことなり、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

畢と云へり、主意養生の二字に私あるを不知なり、人欲之私耳、是れ迄が見立て也、今欲と云ふより以其工夫なり克人欲の工夫を三段に立てて疑問せるなり、今欲より下文生於西と云ふ迄が一段、若欲と云ふより下文の不清迄が又一段、且欲と云ふより以下又一段、引犬上堂云々、わざ〳〵犬を堂へ引きのぼせてそれを又逐ひおろすが如しと也、誤つて人欲を出して、それに克つに喩ふる也、〇必欲此心一必欲の二字に甚だ精神あり、是れ聖と作るの基也、防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喩へば火消しの如し、其の身如何に火消しなればとて、燃え出ぬ火は消されず、又燃え出た時のこととて火消し道具をも如在にして油斷しては居られず、常に心がける也、此の心がける所が即ち消した處也、如何となれば油斷せず心がくるが故、火の出た時つひ消す也、是所謂防於未萌之先而云々と云ふ也、戒愼恐懼、防未萠之先也、致知格物、方萠の際に克つなり、舍此之外、然るに是れ亦二に非ず、内外一致なり、喩へば糸を引張りたるが如し、先を引けば本迄響くなり、養生以清心云々、孟子既に養心莫善於寡欲との玉へり、養性と力心を養へば、自然と養生にもなる也、然るに主意養生の方なれば私也、利也、私と利となれば將迎意必なくて不叶なり、淸心寡欲は作聖の功なれども、主意養生の爲なれば是れ亦自私自利することを不免也、引犬上堂、下卷に所謂剜肉做瘡と云ふと同じ場也、王子正色、偭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云々、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淸淨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

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潜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標】養生—周子通書後錄養心亭記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孟子出盡心下○引犬—二程遺書曰、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欲未萌—案是王氏家法上卷三十二張曰、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云云、又下卷三十九版曰、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儞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云云、可並考之、

來書云養生—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と、是れ養生家の說なり、夫れ清心と云ふ上へ、徒に養生の方に肝要なるのみに非ずと云ふ詞を加へて見るべし、陸原靜は道家養生家の學を心がけたる人也、故に兎角其の方へ引かけて道を求むるなり、依之清心寡欲作聖の功

曰、按ずるに此れ等の議論他の學よりみれば甚嶮辟也、むつかしゝと云ふ、此方より見れば甚だ易簡也、文句議論に泥めばむつかし、本體心上より見れば易簡也、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標】不貳―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來書云先生―又曰とは同上、不在於其中、妄心の動く中也、下の其の中は妄心の昏き中也、且既曰妄心云々、其の妄と知つた所が照なれば、其の妄心の上に在つてはそこを照すとも申さうと也、在照心則云々、又照心の上から見れば、彼の妄心の上にて照と云ふ者は却つて妄と可謂と也、此の語は喩へば小人の中の君子にて、君子中にては小人なりと云ふが如し、妄與息何異、妄なれば早天理は消ゆる也、元來至誠間斷の處が妄心なれば、妄心即息心にて異なることなき筈也、何處にちがひがあるぞと也、續至誠無息、妄心亦照と云つて至誠無息を續ぐ樣にの玉ふは未通明と也、假はかりなるもの也、實の反也、妄はまことならず眞の反なり、この假妄のてりでついで居て、其れを至誠無息と云つてはすまぬことぞと、〇照心非動―所動とは動迷也、無所動即照、即照の字可味、上には妄亦照と云へり、即の字亦の字を可味、亦字はしぶ〳〵許すきみ也、無妄無照、是れ本體なり、即無善無惡也、然るに善惡不二邪正一如と云ふは自ら別なり、有妄有照也、喩へて云はゞ、帷子は輕くてよし、小袖では重くて惡しと云ふ樣なる者也、亦夏帷子をきるは冬小袖きると同じ心也、貳つに非ざる也、先子

とは來書の喜怒憂懼之感發と云ふより、罔然消阻すと云ふ迄を指す也、中也寂也和也感也とは皆良知の妙也、故に云爾、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愼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愼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云々とは第一の答也、照心人所用功、人功を用ひて物を照すなれば、體に非ずして用也と、猶思也、思と云ふに似たりとなり、照して居るが戒愼恐懼也、故に乃ち戒愼恐懼之心也と云ふ、戒懼の心は乃ち思に似たり、故に猶思也と云へり、其の戒懼し思ふものを、なぜ心の本體良知との玉ふぞと問ひたるなり、工夫を本體也と云ふに似たりとの不審也、○能戒愼恐懼――この戒懼のなるが良知ぞと也、戒懼すべきことを知る者良知也、是れ工夫本體、本體工夫なる者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とし、之れを十二會に分ち、三十運を一會とし、十二世を一運とし、三十年を世とし、十二月を一歲とし三十日を一月とし、十二時を一日とし、刻秒忽微、一日を百刻とす、十微を忽とし、十忽を秒とし、十秒を刻とする也、所謂動靜、伊川先生易傳の序文なり、無端無始、始は終のあとなる故尻や頭は無き也、心從法華云々、出六祖法壇經、心從法華轉とは、心を法華經の爲に轉却せらるゝを云ふ、轉法華とは、言は、法華經を心に引き付けて自由にする意也、されば とてめつたに何うでも濟むと云ふには非ず、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嘗─試の字親切也、論語を讀む人は多けれども試むる人は稀也、孟子梁惠王に、我雖不敏請嘗に試之、消阻、あとかたなく消え止む也、遏於初とは、遏は意念をとめること也、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言は良知は喜怒と諸共に喜怒はせずして、別の處に優々として安閑にして居て、主人公となつてそれは善い、それは惡いと詠めて居るやうに思はるゝとなり、是れ尤もらしきことにて相違せる也、○知此則知─此

萬章上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註曰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脱也、言説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

未發之中――此答發端の處は總體を總て括つて説きてあとでわりくだきて説ける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引括つて云へる論也、良知は今天下古今の大事業をなすとても、今照すとて出る者にも非ず、又藏れ隱れて一事をなすことなしとても、照さぬ とて引込みもせぬ者也、喩へば刀の切る時切れが出來るでも、切らぬ時きれがやむでもなきが如しと云ふ也、無分於寂云々、動靜寂感の差別なく皆心の本體ぞと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刀の譬を以て云へば、動は切る時靜はきらぬ時、切ると不切とは是の時也切る不切の差別なく切れてをるが刀の本體也、故に本體固より無分於動靜也と云ふ、理無動者也、是れより子細にわりくだいて云ふなり、雖酬酢、酢音昨也、易係辭に、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本義に酬酢は謂應對、槁心一念、欲の方から拵へて不動を云ふ、動かぬ樣にはあれども未嘗靜也、虛無寂滅皆是れ也、循理て萬變に酬酢するを以て朱子の動中有靜の語を解し、從欲槁心一念を以て朱子の靜中有動の句を解す、有事而感通、周子の動而無動を解、無事而寂然、周子の靜而無靜を解す、至誠有息之疑、出るでも、入るでも、增すのでも、減るのでもなければ、是れ至誠無息也、すれば至誠有息の疑は云ふに不及解けるなり、大旨、主意と云ふが如し、蓋其意、周子の意なり、可以爲陽爲動、伸び通ずる時なれば也、爲陰爲靜、屈して縮る時なればなり、此常體、春暖夏暑、秋冷冬寒、此れ常體にしてかはらぬ也、自元會運云々、時を積んで日とし、日を積んで月とし、月を積んで年とす、段々積んで元の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にて天地の數盡る也、邵子の皇極經世書に出でたること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を一元

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標】朱子太極說曰、靜而常覺動而常立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寂感說曰、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以意逆志—孟子

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

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

【標】動極ー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來書云此心ー是は中庸の未發已發の論なり、未發は靜に屬し、已發は動に屬する故、動靜を兼ねて論じて疑問する也、扨此の問畢竟根がすまずに、只文字言句に滯るより出でたる也、よく合點すればどちへ云つてもすむ也、未發と云ふも發せず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發するもの丶まだ發せざるなり、不發なれば死物なり、未發已發は大事のこと也、こ丶がすまねば修行に害あり、發した時さへよければ其前はどうでもよいと思ふも誤也、又發せぬ時が大事なり、發した處にはかまひ無しと思ふも誤也、爲之主、已發の主となるかと也、其無前後、其の字未發已發を指して云ふ也、一體者乎、是れ迄一つの不審なり、今謂心之動云々以下第二箇條の不審也、若以循理、此れより第二箇條の不審のことを愈々明白に述べたり、所謂動中有靜、朱子の語也、通書の註の語なり、是の語人欲に從ふ中に天理あり、天理に循ふ中に人欲あり、人欲極つて天理也と云ふやうに見ゆ、故に不可通と云へる也、こ丶が原靜の泥みなり、所謂動而無動云々、周子通書の語也、若謂未發在云々、是れは第一箇條の不審をくり返して云へる也、未發の中は已發の先に在つて、已發の時は未發がなきならば是れ至誠有息なりと、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

下の何以とは已に發用なるにと也、○理無動—動靜あるは氣也、理は無動者なり、故に云々と也、一於理、水の下へ流るるが如きを云ふ、水の下へ流るるは是動而未嘗動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標】動而未嘗—通書動靜章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來書云周子—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云々とは、周子太極說に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曰は明道定性書の語也、此の亦定の定の字が周子の靜の字の意也、周子の自注に無欲ゆゑに靜と云へり、然れば周子の靜の字は即ち程子の定の字の意也、程子の靜亦定の靜の字は動靜の靜の字故に周子の語の主靜の靜字には非ず、先づ是を合點すべき也、定者心之本體、上卷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云々、不覩不聞、中庸の語、無思無爲、易係辭の語、夫常知常云々、是れ以下疑問也、何以謂之、已に動なること也、

之外乎、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良知―性善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廓然大公等に合せて見るに、皆良知の說とあふ也、然るに常人にもある良知からは、誰も未發の中寂然不動廓然大公にあるべきことなるに不能、故に學問を待つてこれを得るは合點ゆかずとの問なり、性善、孟子に出づ、未發之中、中庸子思の言、寂然不動、易係辭に出づ、孔子之語也、廓然大公、明道先生定性の語也、何常人、本體如此きからは誰も善中寂公なるべきにとなり、○性無不善―未發之中、廓然大公、寂然不動は皆脇から良知を眺めて場所々々より云うたるもの也、良知と云ふは其の實體を摑へたる語也、然るに良知と云ふも本と性の光なり、故に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と也、須學以去云々、昏蔽をのけるが學也、目の病耳の病にて耳目などの見えかね聞えかぬるを藥を用ひて其の疾をなほすが如し、明をそへ聰をそへ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らぬ也、聰明は眼耳の持ちまへなり、加損於毫末物欲の蔽ある時にも其の本體に於ては損ずることなし、又學んで昏蔽を去りし時と云へども本體に於いて加ふることなしと也、○良はすなほ也、存之、良知也、

王子の答を見るべし、それに拘はらず只良知一つにて答へ玉ふ、良知一つを濟したきものなり、○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とは、上卷三十三版亦有此論、以其流行云々、我一身ではからだの內をめぐるを流行と云へども其からだの內をめぐる氣即天地とつれ立つなり、天寒ければ身も寒し、神と云ひ精と云ふは其のあたりまへの方で云うたる名でこそあれ、只一つの良知なり、形象方處、神は此の樣な物氣は此處にあるなど形を以てし所を以てするを以て形象方處と云へり、眞陰之精云云、此の字面眞字に不泥して見るべし、陰精は即陽氣之母、陽氣即陰氣之父と云ふこと也、陰の方で母と云ひ、陽の方で父と云ふ也、眞陰之精は、寢るは起るの母、起るは寢るの父なり、離れはせぬ也、開いたものゝ母は、しめたものゝ父也、育つる方よりは母と云ひ、生じだす方よりは父と云ふ也、非有二、一つものが動靜する也、良知之說明則、形象方處の上で求むれば是に不偶其の窮理は盡くる期はなき也、良知上に於て明かなれば萬事皆すむなり、三關七返九還、三關とは道家に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を爲地關と云へり、然るに其の說は未知也、七返九還とは養生家に丹砂を煉るに七返煉るを七返丹と云ひ、九返煉るを九返丹と云ふ是れ也、丹とは丹砂也、今の辰沙なり、但煉丹とは實は丹田を煉ること也、丹砂を煉つて飲むに非ず、後世誤つて金石の藥を服して病を生じ、生を損ふものあり、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即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説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喩、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標】元神―上卷四十二版、既有此問及此答○近思道體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案程子論道體、如此而朱子亦從之、然而其所以終支離者、蓋別工夫本體、分知行先後、及格物致知之差以致之耳、而其論道體、亦至精微之處、則不能無少違也、當精察之○陰根陽陽根陰、太極圖説語○三關―五車韻瑞黄庭經曰、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七返道書從寅至申爲七返丹○九還韻瑞曰、隱丹經有太小還丹九還盧合九轉、言九遍循環、

來書云元神―元と云ふは根元也、指一本動くも皆神氣精也、然るに其の根元あり是れを元と云へり、寄藏發生よせかくるゝとよむ、頭を入れて待つて居ること也、寄寓して潜藏也、○人の身は指一本にても陰陽精氣のかたまり也、然るに其きつすゐの眞あり、道家はかやうの處に養あり、故に是を擧げて儒にもありやと、疑ひ問へるなり、眞陰眞陽の眞とは骨髓を云ふ皆道書の説也、原靜はこのやうな處から説をなせり、

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標】前日精一——文錄第二答陸原靜第一書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眞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云云、

○精神の論あることは原靜養生の方をおもにつとめたる人故也、精一は、書經に精はくはしくすること也、精一之精以理言、粗いものを去つてきつすゐとする工夫故に云ふ、是れ理から云ふなり、我にきつすゐなるものゝあるなり、たましひの方から云へば氣から云うたの也、故に精神之精以氣言と云へり、精が盡きたの、精を出すのと云ふは皆氣で云ふ詞也、如斯理氣と云へば二つのやうなれど一つ也、理は氣之條理、氣は理の運用なりと也、一つ物を働く方から氣と云ひ、すぢの方から理と云ふ、譬へば理は水の如く、氣は水の流れ行くが如し、水なければ流れ行くことなく、來らざれは所謂水なるものを見ることなし、故に無條理則不能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と云ふ、精則精云々、道理が精なれば氣も精也、明也、一也、神也、誠也、則精とは一になれば則精也、明也、神也、誠也と也、但後世儒云々、儒は道理々々と云て精氣を外にし、養生家は精氣とて道理を遺し、各滯於一偏也、朱子の長息の論のやうに、儒より云ふことにてはなけれども、養生の爲によいと云ふやうに二つになる、王子は道理なれば養生になると取り玉ふ、道理を外にして別にかることなし、前日精一之論、是れは神氣精を養生の方へしてとき玉へる說也、文錄第二にある答陸原靜第一書なり、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眞陰之精、眞陽之氣云云、

居る神明良知しつて居ると云へば、早二つ也、元二つに非ず、喩へば良知は燈也、書を讀み善を行ふ皆此の燈の光を以てす、然るに博奕をなし、盜をなすも同じく此の燈明を以てするが如し、盜をなすも人を誑すも良知に非ずして何をか之れをなさん、然るに燈は博奕盜賊をなさん爲に用ふるに非ず、良知亦如レ斯、有時而或放、是れ又上所レ論を重ね論ずるなり、其體、良知の體なり、下同じ、存之而已耳、良知本體を指す、下同じ、此の工夫を中庸にて戒懼と云ふ、○此處存養省察の功を示し玉ふ、良知を放つは刀を忘れたるよりも莫大のあやまち也、然れども放るゝに馴れてさほどに思はぬ也、一つの重寶には刀を忘れたるは取りにやらねばかへらず、其の上時として紛失することもあるべし、此の良知を放ちたるはやつと思ひかへせば乃ち此處にあり、欲レ仁仁斯に至るとは是れ也、その工夫を王子述べ玉へり、精一之精―蓋し來書に此の筋のことあるに依つて答へての玉へりと見えたり、精一は儒者堯舜以來傳來之學之一は精の終、精は一の初也、精神は養生家の論也、然るに其の精神を精一の方からすれば老莊に不レ落して直に儒の道なり、元來理氣はなれぬもの也、然れども精神の方から精一にはなられず、精一になり切れば自ら精神も爽かになる也、そこを段々論じ玉へる也、

精一之精以レ理言、精神之精以レ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二條理一則不レ能二運用一、無二運用一則亦無三以見二其所レ謂條理者一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レ有二二事一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二養生之說一、各滯二於一偏一、是以不二相爲一レ用、前日精一之論、雖下爲二原靜愛養精神一而

妄心の動はさわぎ也、照心の動ははたらきなり、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來書云良知—有起處とは是れ見誤り也、有起處ぞなれば不起時もあり、如是絶え間あるものに非ずと也

〇此或聽之—無起無不起とは是を是と見、非を非也と見る處は良知起ると見ゆ、其の是非なき時は起らぬやう也、故に來書の問もある也、然るに良知は起不起と云ふことはなきもの也、明鏡てり通しの如く、物來ればうつす、又うつさぬ時とて引込むこともなし、鐘の叩かぬ前に音あり、刀の不切前に切れあるが如し、物をあてるとあてぬは境界也、事の上にはあり、良知の方には出つ入りつはなし、雖妄念之發、意には動く處で云ふ名也、良知はさに非ず、よい念の發はもとより良知の持前也、惡い人心の動きと云へども良知でないとはいはれず、其の妄動をえりもとにすわつてゐる神明良知知つてゐるなり、於是良知を可観、よいでよいは却つてしれず、わるいを知るでよい良知が見えるなり、今按ずるに此の説あしきにあらず、但今観る處は其妄動をえりもとにすわつて

妄心照心とて二つあるに非ず、一つ心なれども動く方を妄心と呼び、照す方を照心と呼び分けたるものなり、妄と云ふは是れ本體を失うたを云ふ、すれば動く筈なり、故に固動也と云ふ、照心是れは本體から物を照す心也、是れ動くまい筈のことなるに、物へ照る方からして動く、是れにては恒に動き通ふ也、すまぬものぞと、こゝになやんで問ひたる也、是れよくもあしくもして見て上の問也、閑議論に非ず、○是有意於求―自然の良知にまかせぬ也、自然の良知にまかすれば可動して動き、可靜して靜也、それを靜にしたいと云ふ所本體に背く也、愈不寧靜、古歌に思はじと思ふも物を思ふなりと云ふと同一の思を添へる也、一つの動を添へる也、照心非動、てる故てる方にて動くやうに思はるゝさうなが さうでない、照すべく動くべき方へてり動くは動と云ふものに非ずと也、親を見て孝、君を見て忠、孺子の入井を見て怵惕惻隱するは、非妄動動くべきことと也、是れを動とて嫌ふべきことに非ずと也、恒動恒靜、是れ本體のなり也、本體を失へば動は妄動、靜は虚靜也、天常に一周して少しも不息、是れ動也、千萬年をふれども違はざるは是れ靜也、此の動の字妄動に非ずよいことと也、常住動いて常住靜也、隨分動いてしかも靜なる者が主と也、上手の鞠をけるにて可知、下手の十層倍にあたる故、動く處も十層倍なり、すれど隨分靜也、太刀打するも、上手のは皆如斯也、是れを周子は主靜として立人極と云へり、妄心亦照也、こゝが面白き處也、妄心とて別にあるに非ず、わるい處へ動きうつり照る故也、死人なればうつらず、文字に泥んではこゝは見えざる也、溺色も天地生々惻隱の心ある也、是れを取つてのけては又何もなし、爲物不貳、中庸の語也、中庸には不測に作る、こゝは不息と云ふてよく聞える也、故に不息と云へり、二つなれば生々の功なし、貳なれば非誠、僞は百千萬もあり、誠は只一つ也、一つ故に不息、○心を用ふる日には動にて、心體を損ふを覺ゆ、殊に後世は世間張りて事多き故、猶動の害多し、すれば原靜の工夫も餘儀なきことと也、照心は妄を知るなり、其の妄を知るも、心の動き故こゝをうつとしく思ふ處が原靜の病也、妄がいやさに照までがいやになる也、動きづめをいやに思ふこゝろから終に心を殺すやうになる也、動の字分けて云へば、

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敢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云云、

○○○○○答陸原靜書—陸原靜病身なる人也、故に靜坐など好んでなしたり、養生篇黃老の術に心を用ひたる人也、總て人體に合點せざれば敎の按排がとくと不落ものなり、子路は子路の人體、冉求は冉求の人體あり、それを知れば敎の味しれる也、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標】案原靜嘗淫仙釋、又好寧靜、故所問多其病、上卷原靜所錄可以見之○易恒彖傳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來書云下手—下手して工夫して見ること也、無時寧靜と云ふことは無寧靜之時と云ふこと也、寧靜を欲するも尤のこと也、あやまちと云ふもの皆心の動きからしてある也、靜まるは結構なこと也、孟子も四十にして心を不動との玉へり、妄心、間思離慮等なり、

説と云ふこと也、如何となれば性と云ふ名は人體へ受けたる以後の名なればなり、性字心に从ひ生に从ぶ、既に人體へ受けたる上にては、早氣質の雜あれば性の本體に非ず、故に便已に不是性と云ふ、晦庵の語も此の意也、未有性之可言、理の天にある時のこと也、故に性とは云はれずと也、已不能無氣質之雜、喩へば酒や醋の如く、本と米なれども酒は甘く醋はすし、もはや米汁とは云はれず、其の如く氣質の雜あればゞ是れうぶの性ならざる也、看書至是、是の書とは王子の書簡なり、至是は右の程朱の語を引き玉へる處に至る也、○生之謂性—此の語惡しきに非ず、此語をなす心得に違あり、故に孟子正し玉へり、明道また此の語を以て性をとく、明道のはあしきことなし、生れたる上にて性の名あり、故に生之謂性と云ふは生るれば生れつき也、生れつきは氣質也、すれば性と云ふが氣のこと也、故に王子こゝに生の字即ち是れ氣の字との玉へり、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るの謂なり云云、全文近思錄道體に載せたり、是れを明道先生の性論と云ふ、朱子已に註を作り玉へり、全書に見えたり、說氣即是云々、喩へば甘し酸しの酒や醋の味平なる米汁と覺るが如きを云、落在云々、氣質へのみ落つる也、惻隱羞惡云々、是れ氣が理を載せて發動し見はれたるなり、此の四端の氣發によりて仁義禮智の性善始めて見ゆ、不備、人の氣質色々あり、かたぎの違へるわけすまねば是れ備れる論に非ずと也、不明、又本體を不知は不明と云ふ者也、此の語見遺言、程子の語右の語の末に二つにすれば則不是とあり、

答陸原靜書

【標】答陸原靜—是嘉靖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時之書○文錄第三寄陸原靜書云、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

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標】近思錄道體載、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云云、名是文曰性論、朱子作之註、見全書〇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來書云有引—有と引は王子の書簡の中に有引と也、下の程朱の語を引いて云ひ遣はし玉へるなり、已に不能無氣質之雜矣と云ふ迄が王子の引き玉へる語なり、此の引き玉へるに二先生の語を用ふ、道通とくと合點ゆかず、故に王子の書ともにすまず、それゆゑ此の程子朱子の語のわけを問へる也、程子人生而、凡そ人生れて出ると否や、産聲を揚ぐ、産湯をあびせると危懼して穩婆の足にしがみつく、是れ生れ出ると即念慮あり、靜かなるに非ず、靜とは一念も不發動うぶ聲もいまだあげざる時を云ふ、未だ人體へ落ちざる時のこと也、然れば靜以上は理の天に在る者也、すれば此處を性とは說くべからざる也、不容說、不容

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標】朱陸之辨外集第三答徐成之第二書詳盡、然錢德洪於小序論之、其意亦可見○吳涉禮―案二程全書及近思錄所載、幷作吳師禮是蓋艸書之訛○介甫王荊公字○先生與人―文錄第一答汪石潭內翰書曰有未盡不惜敎論、不益於兄必益於我、是辛未之書、先生時四十歲○昔人―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來書云今之―有動氣之病とは、朱陸初めて鵞湖にて會せしに、論あはずして互に詩を作れり、其詩文議論其外周子大極無極の説の議論等、朱陸の書に所載、皆互に詞ゝあらため氣の動き見えたり、且陸子死し玉へるを朱子聞き玉ひて、告子死せりとの玉ひしなどは甚だ意ありと見ゆ、論介甫之學、王荊公周禮を見損うて色々の新法をなせり、それを明道論ぜる書なり、此節議論―以言語謗とは朱陸の是非を論ずると云ふについて云ふ也、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

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

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致知―帶格物意思此の段よく試みたる上の問と聞いて先づ尤なること也、格物せざれば事がすける故也、夫れ故にこそ大學に格物を立てたり、然るに本來の致知には皆格物ある也、そこをとくと辨へざると見ゆ、そこがたがへば致知もまことの致知にあらざる也、帶とは添ふると云ふことなり、此來書尤なること也、格物を以て手の下し處とす、然れどもとくと王子の致良知が合點ゆかざるなり、其の故は致知の内に自格物あり、格物の内に自致知ある也、一併下、一度に手を下す也、大學にも致知在格物と云つて、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とはなけれども、本來致知と格物とは一組なれば、一度に手を下して可也となり、○格物是致―知得致知とは致知の合點ゆきたる人也、已知得格物、格物ははやすんでゐるぞと也、若是云々也、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毎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

上卷五十二版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來書云事上一遇事來感とは是れ外感也、自己有感とは是れ内感也、感に内感外感ある也、是れより道通が修行の爲にくき子細を云ふ也、既有覺安、心既に覺ゆることあれば無事とは云はれず、有事也と、事凝心一、凝とは凝清の凝の字にて、靜と云ふ義なり、直にしづかとよむも可也、事靜に心純一なる故云々、盡吾心而已、事物に展却せらるゝことなければ、只吾心を盡して居る一枚のみ也、十分退省、今按ずるに退省の二字論語與回言終日の章に出でて、論語にては退いてみると云ふのことなれども、此處未免要の三字に就いて見れば、此にては其處を避けたくなり、其事を省きたくなることと見ゆ、不了事、よし事を不了當時にてあらうともと云ふこと也、事合點の上にて培養は勿論也、才不足る故にあぐみが來りたるを不了事と云ふ、さればとてすてゝおかれまじ、培養せずんばおかれまじとなり、○所說工夫一如此用とは、如此用ふること、先づ相應によきぞとなり然れども有出入也、出入違ひあること也、這一件、這とは良知のこと也、事物之來、此れが王子の家法事上磨煉の場也、學者と云へども多くは事を磨煉す、故に弓馬を好む人は弓馬が上手になる也、王學の意はさのみに非ず、弓なれば弓、馬なれば馬の上に於いて事に隨って此心を磨煉する也、是れ格物の實功博文約禮のこと也、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と云ふも是れ也、夫れ事の上で善き惡しきと論ずるは、所謂窮理也、事は爲さんと欲すれば爲る方に理がつき、止んと欲すれば止る方に理がつく者なり、良知に尋ぬれば欺くことを不能也、困頓失次、困頓は苦むことを云ふ、失次とは次第を失ふなり、若能實致其良知、實に天理なれば人欲なく、もし人欲なれば天理はなきなり、是れを見得ること實に致良知にあらざれば見得ることなし、止至善と云ふも此外のことに非ず、事々物々の上の止善を論ずると、面々捌きになる也、是牽於云々、問の有處得善與不善以下へかゝりて如斯の玉へる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

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標】事上磨鍊、此亦王氏之家法、而格物之實功博文約禮之事也、上卷二十七葉曰、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又三十六葉曰、人正要此等時磨鍊○下卷五張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只好靜遇事便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實放溺也○又三十一張曰、隨爾去事上磨鍊也好云云▲安可謂無事—

る語あれども、義此處には不レ合、此の語は晉の庾敳が詞也、庾敳は東海王越が下司なり、庾敳を惡む、小人あつて王越に讒せんと欲して、其の下繕ひに先づ王越に諛つて云ふ、庾敳は大富者也、何時にても金銀の御用ある時彼へ無心の玉へと云へり、彼れ小人の心に、王越無心を云はゞ庾敳必定金銀は不レ持ト答へて辭すべし、其處へ乘つて讒せんと搆へし也、其後果して王越庾敳へ金銀の無心を云へり、時に庾敳少しも不レ辭して、何時なりとも御用に立たんと云へり、王越も甚感レ之、既にして或る人庾敳に謂つて云ふ、吾子よくこそ答へり、吾子を惡む小人あつて角こそ謀るなりと云へり、其時に庾敳此の語を以て或人に答へし也、南宋の劉義慶と云ふが作れる世說と云ふ書に見えたり、左傳のは義異へり、こゝに不レ合、○氣象とは氣味あひと云ふが如く、いきごみと云ふが如し、偖我々ていの上にて、聖人のあんばいは可レ知きに非ざれども、決して知れぬことにも非ず、譬へば至つて病身なる者も、壯健なる人の氣象も、大抵知る者なり、眞に其の如く也、○程子嘗云々、此は孟子より一等上を論ずるなり、然れば孟子の云ふ處非なるかと云へば左に非ず、孟子の意は堯の通りにすれば即堯なりと云へる意なり、それを程子は益委しく云ふ者なり、○今且說云々、皆良知より出づるとなり、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輙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

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姸媸、眞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覰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標】昔人—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學者不學聖人已、欲學聖人須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論語公冶長篇、老者安之、註程子曰、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小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孟子告子下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伊川前說本之、而活說也、

來書云凡學者—曉得とは合點也、聖人氣象、德行とも道德とも不云して氣象と云へるところ面白し、理屈の外に言語にも述べられず美なるものあり、是れ氣象なり、手に喩へて云へば、道德は字の形なり、氣象は筆意なり、做準的、目當と云ふことと也、絲不會差、少しも違はぬやうにしてゆくと也、不差と云ふことなり、○先認聖人—昔人嘗とは、昔は程子也、伊川先生曰、欲學聖人須玩味聖人之氣象、此の語近思錄にのせたり、又論語公冶長の篇に、注に、須要識得聖賢之氣象云々、缺有頭腦、根本なしと也、良知上、上の所謂頭腦也、眞所謂以小人、左傳にも是れに似た

へば作り花を拵へるに、此處がよからう、彼處がよからうとて花を配るが如し、本花の咲くは自然の一生氣からしてよいかげんに咲く也、廓然而、定性の語なり、廓然大公とは、脇へのいて居て與らずに見てゐる氣味を云ふ也、正是工夫、無別思別慮の工夫ぞと也、勉然的、つとめ修行し至ること也、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程子は聖人はかうしたものぞと見たまふと、慮ることなきが學問のしあげと見玉ふ也、王子は正に是れ工夫と見玉ふ、何思何慮とは別思別慮をやめよとのことにて、工夫ぢやと見玉ふ、其の工夫在聖人ては自然、在學者ては勉然なり、既而云却好用功、是れは王子の思召は、伊川初の意を思ひなほして謝子の意を許し玉ふ語と見玉ふ、なるほど尤な工夫ぢや、なるほどよい恰好に用功と云ふ者ぢやとかう伊川の玉ふと見たる者也、伊川を助けて伊川の語を取り玉ふ也、近思錄爲學類にあり、發得太早在と云ふ語の次に伊川直に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朱子は程子の語をよいかげんに工夫しやれと、謝子を戒め玉ふことゝ取り玉ふ、濂溪主靜云々、通書の語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とあり、定之以中正仁義と云ふが有事焉無忘也、主靜と云ふが何思何慮也、上卷に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云々、說こゝと不同、顧ふに上卷の說は是より以前の說と見ゆ、此處の說最も可なるべし、○安排の字俗語と思ひしに、莊子大宗師の篇にあり、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眞切體認、如以

慮りてなりとも、厚く求めたきものぞと也、在とはおしやると云ふきみなり、學者工夫、是れより以下道通の工夫の了簡也、何思何慮と云ふ氣象なくんば、皆正助の病を不免して細工になるべし、又何思何慮と云ふにてすましたらば、自然のやうにはあるべけれども、孟子の敎へ玉ふ有事と云ふこの事とすることを忘れ果つべし、何思何慮底の氣象とは、空々靈々たる氣也、事とし守つて不忘と、空々靈々たる氣象と、一つにして不偏廢して是なるべしと也、一併、兩方を併せて、一にして工夫に用ふるがよからうとなり、それを一併に見て爲是べしと云へり、一併はひとつと云ふこと也、若不識得、是れより以下はかたついて工夫しては、一方は有に滯り、一方は無に墮つべし、兎角弊があるべし、故に兩方合せて用ひば有無の二弊を免るべしとなり、是書又親切な問也、扨尤なること也、然れども是れでは孟子のは易の工夫缺けて有に滯り、伯者の見になる、孟子の本旨豈かうであらうやうなし、易は有事の工夫ぬけて無の見になる、異端也、孔子の本意斯うではあるまじき也、すれば道通の見違ひ也、然れども工夫の親切惡しくはなき故に、返書に所論亦相去不遠矣との玉ひ出せり、○所論亦相去―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係辭原旨稍不同とは、是れ兩人の上のこと也、易の本旨には非ずと也、扨是れが易の本旨に違うてゐるいと云ふことにも非ず、稍とは少しの意也、同歸一致、天理のこと也、是れから出る思慮はあるほどよし、大學に知止と云ふはこの同歸一致の天理のこと也、慮而後能得と云ふは、別思別慮なく此の天理を殊途百慮して得ると云ふ也、論語に無遠慮くば近き憂ありと云ふもの是れなり、寂然不動、心の妙を語る也、係辭に出づ、感通はゆきぬけのこと也、此二句を二つに分けて見れば朱說也、王子の意二の原字にて見ゆ、能々可味、寂然不動でゐて感通して寂然不動なるが天理なり、本心也、寂然不動のとき、常住感通して居る也、感通の時とても寂然不動を可見得、故に心の内にあるからだなりと常に云ふ也、寂然不動は未發、感通は已發と二つにする故、學術皆二つになるなり、動く時は格物窮理し、つとめ居る時は居敬と云ふやうになる也、王子の意なれば居敬は靜なる時の格物、窮理は動く時の居敬也、他本來、天理の本來のことなり、安排、置き配る也、例

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標】易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朱子本義曰、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近思錄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錬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寂然―易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案無思無爲、是說本體、何思何慮是說工夫、然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更無二致也○又案上卷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說與此少異也、蓋前說也○濂溪―大極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曰、無欲故靜、

來書云上蔡―謝顯道也、伊川先生の門人也、天下何思何慮、易繫辭也、何思云々は思案分別の入らざること也、前書にある如く、痛ければ摩り、痒ければ搔く、更に分別もいらぬ也、何思云々の四字、道は自然なる者ぞと云ふの至極を云つた語なり、易繫辭に出づ、上蔡この語を擧げて是れでざつとすみたること也、何如と問はれたり、其の答に程子其の理はあれどそなたには早いと云ふことを發得太早在と云ふ、隨分思ひ

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塗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

王子山水の間にて敎を施し玉ふこと多し、心屈せずうらゝかなる故敎も入りよき也、道通靜坐看書游衍此三箇條、さて總て寓目措身寓目は目をよせて見る也、措身は身を措いて事をなす也、此の觸るゝ處さはる處を皆志を培養するの地とせらる、如斯親切ならは意思和適する筈のこと也、然るに朋友講習するの生意ほどになきとあるも尤のこと也、楠の忠節を書の上にて見たるよりも、其百分が一の忠節を眼前にて見たる方が多く感ずる者なり、心への響きやうに違ひのある者也、看書もそれ也、手前にて義理進みたることにても、相講する時は格別の意思のやうに思はれ、感通して新益を得ること多き也、流動、はたらくことを云ふ、離群索居、禮記檀弓子夏の語なり、此段足ー王子の答何のかはりたることもなし、道通の工夫の通り也、只眞切の二字に重きことあり、よく見得すべし、王子晩年の敎に、只是親切、只是易簡、只是易簡、只是親切、との玉へり、志を立つると云ふも、皆人知り切つて居るなり、合點の前のことなり、然れども又此處に紛れものあり、氣で張るを志と覺えて居るもの也、是れは多く氣のつかぬものなり、氣で張るは本のことに非ず、是れ眞切に非ず、今好色之人、これにて親切と云ふものを可ㇾ觀、大學に如ㇾ好ㇾ好色ㇾと云ひ、論語にも好ㇾ德如ㇾ好ㇾ色と云ふ、この聖言皆親切にの玉ふ也、好色の人死に至るまで甚だ思ひ入りたる所を困まず忘れもせず也、是只眞切ゆゑ也、其の眞切なればやまぬと云ふことを痒痛を以ての玉ふ、自家痛痒、是れ以下離群索居云々の苔へ也、自家は俗語也、自分と云ふが如し、須會知得、其方合點して見よとなり、方便法門、祖庭事苑に、方は謂ㇾ方法ㇾ便謂ㇾ便宜ㇾ機に應じて敎化するを方便と云ふ、是れ佛法へ入るの門なり、故に法門とは佛法と云ふこと也、以ㇾ法門とするなり、其の痛痒に從つて搔摩して、其さし當りたる處を直ぬことこれに同じ別法可設、志を立つるの外なしと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

力を用ひられたりと見ゆ、時々體驗愈益明白となるを見るべし、體驗とは引受けて體之の心たるを云ふ、皆人かうはなきものなり、學問は此處のこと也、我に先づ本心存して、扨其後の詮索也、世間の學と云ふは此の體驗なしに只向ふへのみかゝる、窮理の學弊此處にある也、皆玉なしに琢く沙汰也、先づ玉を見付くべきと也、さなければ百か百千が千、孔孟の語にあうても益にたゝぬこと也、すれば我志を立置いての琢き也、我心立てば、これにて學問はさらりつとすむ、然れば我心にてことすみて、他力はいらざるが如し、書もよむに不足、況や朋友の助は根から求むるに不及るやう也、然るに實に心を求め、志を立てゝ見れば、我志立てば立つほど朋友の助大に益あり、友を得ねばことかけなる者也、易にも麗澤は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すとあり、古人も天下の樂、朋友講より上はなしと云へり、息災になりたれば食を食ひ、藥を飲まねばならず、書を讀むも古人を友とするの意なり、講習と云へば只書物詮議のやうに世皆心得れども、それのみに非ず、事上心上のゆかぬ處を論し工夫の新益を得るが講習討論也、人に試み知るべし、義理を討論して道理の物語などせし時の胸中をば、扨々快きものゝさつぱりとしたもの也、其の一つ學友に、碁將棋などの會にて出合し時の心持ちを又試むべし、同じ友同じ我なれども、道義の切磋の時とは氣象各別也、すれば主意が大切なるもの也、道通こゝに工夫を用ひられたりと見ゆ、然於朋友不能云々纔有生意との玉へり、朋友義理を講習する德はらりつとして心も生き〳〵となりてりんとする、學問の益は此生意也、心のりんとするのことなり、此心のりんとしたる生意の處へは、思の正しからぬ私欲はつら出しせぬ者也、生氣が悴れると、其處へ邪氣乘虛じて入る也、この精健潤大生意これ朋友の益なり、この友には暫くも離れともなき筈也、精粗の精には非ず、精神の精也、微弱、生意の悴けてぐつしやりとなる也、此處へ事が來るとせつなうなる、是れを遇事便會困と云ふ、時會忘はかの志も忘れきるやうになるを云ふ、乃今無朋云々、是れより以下扨々親切なる工夫の用ひやう、扨又親切なる問也、靜坐看書游衍經行、皆養ひになる大なる益あること也、游衍經行とは、氣も伸び〳〵と歩くこと也、よく用ふればよきこと也、故に

功、固無別法、而示弟立志說、甚詳盡、可並考○方便—法華有方便品、祖庭事苑曰、方謂方法、便謂便宜○法門以法爲入道之門也、

來書云日用—總て七節、其の第一節、立志、王子末弟立志の說あり、總て志を立つると云ふこと王門の家法なり、致良知と云ひ誠意と云ふの類、指す處によつて名かはれども畢竟同じこと也、開闢以來志不立して道を成就せし人なし、孔子の聖といへども十有五にして學に志し玉ふ、又曲藝と云へども然り、人事の上にて云はゞ安否を訪ふに往來するの小事と云へども皆志からすること也、是の故に孟子も志は氣の帥也との玉へり、孔子匹夫も志を不可奪との玉ひ、又苟も志道無惡ともの玉ふ、然るに志と云ふに紛れものあり、自身顧るべきこと也、嗜好を志と覺ふるは似たものゝちがうたことなり、此すきを志と覺ゆる、認賊爲子、然ればすきと志と各別の物かといへば又大にちがひ目のなきもの也、只毫厘千里の差なり、譬へば武藝を武士のすべきことと思うて精出し、或は書を讀み、文を學ぶことと、是はせで叶はぬことと思うて精を出したる人あるべし、然るに其の人近頃は嫌ひになりたる故、やめたりと云ふもあるべし、もとより武藝を學ばずとも、書を讀まずとも、濟むべければ、是れは嫌ひになりてやめたりと云ふとも先づそれにても濟むべし、若孝弟仁義が近頃は嫌ひになりたり、故にやめたりとては決して濟まぬことなり、こゝに於て志と云ふものを見るべし、本心のさしゆくべき處へさしゆくを志と云ふ、さしゆく處は孝弟也、この志を立つるを立志と云ふ、是れは立てずして叶はぬこと也、すきのきらひのと云ふ段へはゆかぬとなり、王子の立志の說は、世間すききらひの上で云ふ志には非ず、王門に於て晝夜朝夕責むるは此の忠孝の志を立つるのこと也、此の見込立つて後はその爲めに文を學び武を講ず、此時はする程のこと皆志の沙汰になる也、此の志立ち切つたのが聖人也、以下は立つかと思へばぐつしやりとなり、跡戻りする者也、そこを立て〳〵するが學問也、孟子曰、學問の道無他求其放心のみ、皆本心を脇へ外にして、其の外で學問詮議する故なることなし、本心へ基けば心のさしゆくべき處へならではさしゆかぬ也、道通此に

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習、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眞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眞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標】立志―是先生之敎人格致之基、作聖之

中之詞也、而下文言春間再承、則是爲三四月中之書亦可知、

○答周道通書——一本啓問二字に作る、誤なるべし、字相似たるを以て誤りしならん、卷首の洪德小序を證として答周に改むべし、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眞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吳曾兩生——吳姓の諸生と、曾姓の諸生と也、慰相念、道通をなつかしく思ふ念慮を慰めたりと云ふ、——憂病中、王子の父龍山と云ふ人忌中であつたと也、不能無負、不能細論に應ず、庶幾無負、每見輒覺有進に應ず、書數語、請と云へども、喪中にて心もすさみくらき故可言ことなしと也、荒憒、心の中荒れみだれてをると云ふこと也、略下轉語、略はてまどらぬこと、つひと云ふこゝろ轉語は返答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

て藩司郡主縣令の所爲の善惡を吟味する官也、宋に提刑と云ふ也、臺諫、臺は御史臺也、天下の總目付也、諫は古の諫議なり、君を諫ることを主る也、宰執之要、宰相執政の要路也、宰執は天下の要地に居る人也、理錢穀と云ふより以下は我も〳〵と一人して天下の事を專にし柄をとらんとするを云ふ也、能其事通其說、是もよきこと也、皆聖人にあること也、是れは功利の爲にする故あしき也、記誦之廣見聞之博も同意なり、稱名借號、云ひたてゝと云ふこと也其の云ひたてを聞けば未嘗——陸象山曰、行或與古人同、情與古人異眞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云々、其誠心實意云々、初學小生のみに非ず、天下後世皆如此なり、伊川先生曰、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出、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右易履卦大象の程傳)、若是之積染、上文の覇術之傳積漬已に深しと云ふに應ず、若是之心志、上文の功利の心と云ふに應ず、若是之學術、上文の訓詁記誦詞章知識聞見等の語に應ず、贅疣枘鑿、贅疣は無用の物とするを云ふ、贅はこぶ也、疣はいぼ也、是れ身に在つて無用の物也、莊子大宗篇に出づ、彼以生爲附—懸—と云へり、枘鑿、當世に不合枘鑿とするを云ふ、枘はほぞ也、鑿はあな也、丸き穴に四角なるほぞと云ふことなれば、不合ことの譬也、楚辭に出づ、生斯世、如此の世に生じてなり、繁難乎、堯舜の世も今日もと云ふこと、夫豪傑之士、孟子に出づ、

答周道通書

【標】答周全書作啓問、和刊從之、而異本有作答周者、今據從之、夫啓問不知爲何義、而見卷首德洪之小序有答周道通陸淸伯語、則其以字相似誤之無疑○案異本全書題下有甲申字、是嘉靖三年、先生五十三歲之書也、按年譜、嘉靖元年二月、龍山公卒、三年四月服闋、則書中所謂憂病及荒憒等語是喪

戸廣反昏也、不分明也、遺忘也、遨遊、あそぶ也、淹息、淹は久留也、息は止り居る也、其家業、屋舗のことを云ふなり、總じて田地屋舗などを家業と云ふ、家の產業なる故也、言は己が屋舗をも打ち忘れて歸る處を知ることなきなり、無用虛文、只無益の文章と云ふのみに非ず、記誦訓詁をも込めて云ふ也、共に皆徒らなる文飾なる故なり、空疎謬妄、空疎はむなしく疎そかなることなれば役にたゝぬと云ふことなり、支離牽滯、支離は道に離れ〴〵になる也、牽滯は文字言句に泥む也、卓然自奮、漢皇祖、唐太宗など是れ也、卓然たる人君也、然れども古聖人の道を知り玉はず、故に下に云ふ處の如し、其所抵、落着のきみ也、富强功利、是れ惡しきことには非ず、孔子も既に富之との玉ふ、功利をもし玉ふなり、又人の功利をも聖人ほめ玉ふ如此よきことにして其の毒甚し、よいこと故免れ難きなり、其の功利に誇りこそすれ、耻づる意なし、然るに功利は軀殼の方にして天理の方に非ず、佛老之說、佛子は聖人の全體をさへ功利と見て、人倫を棄て樹下石上す、老子は聖人の仁義さへ大道すたれて仁義ありと見下す、然れども其の說本來自私自利する處に出でたり、故に功利の心に勝つこと不能なり、二家の說皆つまる處病をなをすとて人迄殺すの術也、只病をなして人を生すは聖人の道のみなり、さて其の聖人の道さへ功利と見たる老佛の道は、今は功利のたゞなかに也、淪浹とは、淪は力均反、浹は子叶反、通也、洽也、しみこむことなり、相軋以勢、勢を以て人を淩ぐを云ふ、軋とは車を推すこと也、勢にて推し行くものなり、故に勢にて人を淩ぐことに假り用ふ、又軋の字傾と訓みても通ず、理錢穀者、度支尙書、戸部尙書のこと、日本の勘定奉行の類也、夫兵刑、兵部尙書、刑部尙書也、軍兵を司る司馬などを云ふなり、典禮樂者、禮部尙書大常卿也、銓軸、吏部尙書のこと也、吏部は役人の缺ある時其役相應の人を撰び出す官也、是れを銓軸と云ふことは、銓は秤のことなり、軸は肝要の義なり、其の役人を撰ぶこと秤の輕重を量るが如くなれば也、處郡縣、郡主縣令のこと也、思藩臬、臬は闑と同音、一省の總司也、日本の九州の探題と云ふが如き者也、都の外に在つて王の藩離たり、故に藩司と云ふ、明朝にて行中書省と云ふ、唐の節度使也、臬は臬使也、漢の刺史也、十五省を巡見し

則又不過爲之訓詁、而其詳則却不如二子之於詩禮之類○籍籍―音寂、語聲、前漢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跳踉―勇躍貌、莊子跳踉乎井幹之上○豪傑―孟子盡心上曰、侍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覇術倡の倡は火のもえ上りたる如き故倡と云ふ、以此爲教、五倫の道を云ふ、近似、道德に似る也、假之於外、聖賢のし玉ふ處は內心よりす、覇者の仕形はこれを外にてす、其のことはさして替ることなし、功は却つて聖賢よりも速か也、而宗之もととし尊ぶ也、蕪塞、草茅荒れしげりて道路を塞ぐ也、道と云ふより其の緣を以て蕪塞と云ひたる者なり、傾詐、曲み僞る也、傾は曲みたることと也、富强を見込み、立身を心がくる日には、弓がはやれば弓を射ならひ、馬がはやれば馬を乘り習ひ、詩文がはやれば詩文を習ふ、何から成りとも立身の道筋になることをなして、それも實なること正しきことにてははかゆかず、故に傾詐の計をなす、それでも思ふやうにない、打つてなる程はかゆくことはなき故、攻伐を用ふる也、欲が主となる故せざることはなき也、○五井先生曰、傾は此方の俗語のはめると云ふ、其れを傾と云ふなりと、世之儒者、漢儒をさす也、蒐獮、二字ともにかりとよむ、獸を取るを云ふ、分けて云へば春のかり蒐と云ひ、夏を苗と云ひ、秋を獮と云ひ、冬を狩と云ふ、獮は隱五年の傳に見え、獮は總名也、此には假り用ひて先王の法典をかりとるを云ふ、掇拾の掇は猪劣都括の二音、採なり、拾也、煨燼之餘、始皇天下の書を焚く其殘漏せる者を煨燼之餘と云ふ、煨は說文に盆中の火也と云ひ、燼は左傳の註に火の餘末、記誦之學、鄭康成馬融列原父のたぐひ、詞章之學、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の輩也、侈とはつばながす也、爲麗、爲美麗なり、紛々籍々とは、紛は雜也、衆也、紛々亂る也、みだれがはしきを云ふ、籍は語聲也、かまびすしき也、莫知所適、主としてゆくを適と云ふ也、讙謔、讙は衆聲也、かまびすしき也、謔は戲と云うておどけを云ふ也、おどけて道をとくこと莊子の如き也、跳踉、いさみをどるを云ふ、輕業の類也、献笑、言語を以て人の機嫌を悅ばしむるを云ふ、爭研容貌を以て人の心を動す也、眩瞀、めくるめき、瞀は不明なる也、恍惑、恍とは慌と同じ、

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標】假之外——孟子盡心上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蕪塞——明道先生論異端曰、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近思錄○管仲商鞅蘇秦張儀、皆霸功權謀之徒、傳共見史記列傳○煨燼——秦始皇焚天下之書、其殘漏或存者、謂之煨爐之餘○聖學之門牆——論語子張篇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訓詁——漢有專門學、毛萇之於詩、鄭玄之於禮之類也、今時談經者皆知賤之、而其於論孟

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

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窮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

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

云ひ、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と云ふもの亦まさに如此、條暢、學書に條通也、條通は通暢と云ふこと也、痒痾呼吸、痒病也、痒病も呼吸も忽ち一身に通す也、故に感觸神應すと云ふ、感觸神應とは耳目鼻口に觸るゝことを不思議に應ずるを云ふ、爪の先きに髮毛たちても其の痛み心に通じて、手にて拔く、媿しきに感觸すれば汗出でて神應じ、食に感觸すれば唾生じて神應し、憂に逢へば感觸し心悲むは神應也、心悲むは感觸し、泪出るは神應也、何も皆如此、知識技能云々、諸事諸物の理を知るを知識と云ひ、諸事諸藝に達するを技能と云ふ、是れを學とするは後世のことなる故、非所與論と也、是れ迄古代の學を云ふ、是より以下三代の道の衰ふを云ふ、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

器用々の方から引立てる也、又さういへば一方では何もかも知るを聖門の學と心得、人のすること皆一人で知らうとかゝる、是れ又大違ひ也、夫擧德而任、周易履卦大象傳の程傳詳に此の意を述ぶ、ついて見るべし、使之終身云々、程傳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ㇾ其德終身居ㇾ之得ㇾ其分ㇾ也、用之者惟知云云、是れは其の君たる人家老たる者の心持を云ふ、同ㇾ心一ㇾ德とは其の用ふる人と一德也、效用者は群臣のことを云ふ、同心一德は主君家老と一德也、煩劇、事多き役也、熙々は樂しき意也、和樂貌、皥々は廣大自得貌、自ら得て安々としたる意也、如一家之親、面白きこと也、孝をするを以ても考へ知るべし、孝行するは親がいとしい故也、故に總領に限ることに非ず、二男三男も皆する也、ゐとをとるのとらざるのにはよらず、主に忠するもそれ也、大身小身上官下官によらず忠たる筈也、小身者大身になる爲にする筈のことに非ず、熙々皥々として一家の親の如くなる筈也、其才質之、是れは下民のことを云ふ、安其農工商賈、易履卦大象の程傳に農工商賈勤ㇾ其事ㇾ而所ㇾ享有ㇾ限、故皆有ㇾ定ㇾ志而天下之心可ㇾ一云々、相生相養、百姓は五穀を生じて人を養ふを云ふ、總じて民の業は相生じ相養ふ者也、其才能之異、是れは又歷々群臣其の才能に依つて其の事を司り、民を下知することを云ふ、則出而の出の字は出て仕ふるを云ふ也、一家之務、前には一家の親と云ひ此には一家の務と云ふ、親とは思入れの親切なる也、務とは行の不ㇾ怠也、營其衣食は農人のこと也、衣食とは桑麻五穀のこと也、通其有無、商人のこと也、有る處の物を以て無き處の物と貿易する也、備其器用、職人のこと也、仰事俯育、仰事父母俯育妻子、重己之累、喩へば農のことを司るに、百姓ども怠つて其の事を不ㇾ務時は、其の司る者の罪也、是を重己之累と云ふ、餘も同意也、精神流貫云々、人と我精神も志氣も流貫通達するなり、譬之一人之身云々、よき譬也、一身の中自然に尊卑ありて、其用自然に別々也、目と手は尊けれども、耳と足を侮りもせず、耳と足は卑しけれども目と手を羨みもせず、又各我用をつとめて彼れが用を兼ねんことを欲せず、兎にも角にも一身全體の用を濟ますのみ也、只久しく下に居て年月を經る程に、もはや手になりたしと云ふの願ひもなし、上に所ㇾ謂終身居ㇾ其職ㇾ而不ㇾ易と

のけては道心の微なるを引立て〳〵せねばならず、米の籾をすつたり舂いたりするが如し、是れを精と云ふ、精の字米に从ひ青に从ぶ也、しらげのこと也、それ是精にしてゆくは惟一にせうと云ふの見込也、其の米をつきたてゝ上白になしおほせたるが惟一也、其の潔白なる處をつかまへるを執二其中一と云ふ也、扨其の心の執レ行樹下石上ニしてする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接物應答する上でみがく也、其應レ事接レ物がこの執行の場所也、是れをこゝに節目と云ふ、其の大なるもの五倫の道也、故に所レ謂父子有レ親云々と云へり、たとへば父子有レ親の場に、敬が過ぎるか足らぬか、愛が多いか少ないかすると、是れ有我の私物欲の蔽也、是れ人心也、この人心を去つて道心を引立て、惟精惟一にする、そこで親が立つ也、何れも如レ斯、父子親めば惟精惟一になると見ても違はず、然れども前の說に從ふべし、唐虞三代之世、三代の時とても惡人なしとは云ふべからず、惡人はあるべけれども、異見異習の人はなし、惟以此爲敎、より下の而背此と云ふ迄此の字五つあり、親義別序信の五倫の道を指す、至閭井田野、閭は侶也、从レ侶从レ門廿五家相群侶也、其一在所に門あり、故に閭と云ふ、閭井とは廿五家を里と云ふ、其里の門を閭と云ふ、井と云ふ子細は、右每朝井の水を汲むつひでに市をなせり、故に閭井と云ふは市町と云ふこと也、功利之馳逐、功利の爲に彼方へ馳せ此方へ逐ひ行く也、心體之同然、今迄云ふ處の如し、此の心體の同然が學のなり也、學校之中、扨こゝから是を云ふに、三代の世學校のあるには子細のあること也、その子細を述べたり、今日にも人才に不足はなし、いかほども才人ある也、只一つの氣の毒には、人欲がついて廻る也、其の才ある人を人欲にてしあげる故大いに害ある也、學問とは其の人欲を去るのこと也、然れば學問と云ふもの、才ある上なればそれは云ふに不レ及、なしとも少しも不レ苦、才は天下に滿ちてある也、其の才人を敎へて人欲のなきやうにすると、天子から下萬民迄よくなる也、扨其の學校にての學問の次第段々述べたり、至極のこと也、能々可レ觀、才能之異、扨藝を學べば、良知に害あるなどゝ覺ゆるものもあること也、あやまりなり、更に手をつぐねて居る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あたら才人をすてゝ置くは聖人の學になきことなり、論語を可レ見、其

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眞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云云○仰事俯育—孟子梁惠王上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夷之—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日繁事しげき也、日難學び難き也、凍解、冰壯曰凍也、雲滃、滃は拾孔反、雲氣濃貌、呶々焉云々、王子自ら呶々たる也、呶々はしやべり廻ること也、危困は危く困きめに逢ふ也、夫聖人云々、故に此の論をなすと也、是れ迄が此論を發する理由也、此れからが本の論也、安全而教、安全は常の養、恒の產業等也、以遂其萬物云々、向ふの者の爲ぢやとてすることには非ず、我心かうなければ安んせぬ也、我仁心こらへられぬ也、孺子の井に入るを引上ぐる時、孺子の爲と云ふ心はなし、後に見れば其の子の爲めなれど、實は其の子の爲とてすることには非ず、かう公になければ、少しの恩をかけて笠にきる也、こゝを能く覺悟すべきと也、親が我子の川へはまるを引きあげて、あら嬉しやとこそ思うて快けれ、自慢は少しもなし、爰が萬物一體の心也、爰に恩見せ顏のあるは禽獸夷狄の心ある故也、有我之私は是れ亦能く覺悟すべきこと也、人は實物をもらひたる時、それを又其道にて人にやりたる時はもとのまゝの我れ也、然るに其のもらひたるはそれほどに忝くも思はで人にやりたるはいかう恩を被せたりと思ふ也、是れが我也、この我と云ものが出來るからして本心をわやくするとなり、大者以小云々、大とは萬物一體の心を云ふ、通者とは人と我と通貫する也、本と萬物一體なる故通ず、人各有心、人と我と各別々の心になるを云ふ也、克其私去其云々、克去の二字、前の間隔の字に應ず、心體之同然、孟子告子上に出づ、所謂直心云々、扨道心ばかりなれば聖人也、人心のみなれば夷狄禽獸也、常人は片一方づきはせず、そこが賴み也、其の人心の蔽はれものを取つて

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喩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標】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程子語、然本禮記禮運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語○其視天下之人―張橫渠西銘、正言此意○有我之私―近思錄、程子曰、人有身則有自私之理、宜難與道一○心體之同然―孟子告子上云、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云云▲堯舜禹―書大禹謨語考出前○命契―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啓明如朱―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孟子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熙熙―老子經、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皞皞―孟子盡心上、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註廣大自得貌○象山集要三與包顯道書曰、古人不求

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

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

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

めて學問全體のなりを不ㇾ知故、窮理が學問ぢやの、才藝が學問ぢやの、是れをしらねばならぬのと覺ゆる也、爰よりして面々の異見立つ也、扨學問のなりを知りたればとてすぐとなることには非ず、然れども先づ此のなりを知つて置いて扨學ぶことは手本より漸次に進むべきことゝ也、皆人聖人の學をすると思ふ中に、此人禽獸にかはつたことゝ也、然れども學者を見るべし、勝心日に發るなり、是れを能可ㇾ考、禽獸心也、只相貪るを以て心とするもの禽獸也、學者と名のる人々と中あしく、親類と不和になり、その上に我身をよしとのみ思ふて、人の非を探して、是れを聖人の學ぢやと覺えて居るも多き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蹔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氷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敎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

ものと見ゆ、もし無くて不レ叶物ならば古聖賢不レ言には置き玉はじと也、總じて記錄には留守居廻狀の如くに根なしこと多し、聖經の慥なる語を以て正すべきこと也、幽厲、幽は周の第十三主、厲は第十一主也、茅茨土階、史記に、堯舜の時は茅茨不レ剪土階三等とあり、茅茨不レ剪とは屋根を茅葺にして其の先きを刈り揃へぬと云ふこと也、武帝肇講於漢、講は講じ考ふる也、綱目に出でず、漢武帝の時、趙綰と云ふもの明堂を立てんとを請て其師申公を進めたり、武帝迎へて明堂を立てたり、武后盛とは、武后は唐の則天皇后也、其治亂何如邪とは治と云はんか亂と云はんか何ぞや、大亂也と也、壁雍、壁灘と同じ、其の制廻りをぐるりと池を掘りて、其の中を四角に土地を殘して宮を建つ、其地の形壁の如く也、曰泮宮、其の廻り半分池をほる、それ故泮宮と云ふ、皆象二地形一而名とする也、爲輕重、敎化の得失をなす也、可以語此、禮を制し樂を作ることを云ふべしと也、中庸に雖レ有二其位一、苟無二其德一不レ敢作二禮樂一と、器數之末云云、器物條目と云ふが如し、樂の器物條目のことは樂工の守る事とするなり、禮の器物條目のことは祝史の守る事也、故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りと云ふ也、事と守とは文を互にせる也、祝は、はふりのこと也、宗廟を預る官也、史は今の有職者の類也、若昊天、若は順也、昊天は廣大之意也、曆象、日月五星の運行を曆に造りあらはし、器に作り象るを云ふ、今の渾天機の類也、人時、農耕播植の時也、璿璣玉衡即ち今の渾天機は其の遺制也、是皆汲々、是とは堯舜をさす、在於此、仁民養民を云ふ、曲智小慧、私智を云ふ、星術、天文者を云ふ、倡爲誇侈、めつたに目出度きことをほめそやして上を倡ふを云ふ、靡國費、國用をつひやしなくする也、封禪は殊の外大造なることにて、物の入ることなれば也、希賢、此字周子の通書に出づ、聖希レ天賢希レ聖士希レ賢とあり、近思錄にも載せたり、拔本塞源、後世の惡き學問を除き去ること、譬へば木なれば根を拔き、水なれば源を塞ぐが如し、故に云ふ、此の四字左傳昭九年の文字也、夫拔本塞源一至論中の至論、此の論は名文中の名文也、學問の全體のなりを論せり、根からして根ざらへにする論也、天下中の人へ皆この學問のなりを知らせたきもの也、是れを知て以後は朱子でなりとも陸子でなりとも可レ學也、天下古今を打ち詠

無也、又爛也、又滅也○司馬相如―漢武帝元鼎六年綱目曰、帝自制封禪儀、註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尙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云云○夫拔本塞源―左傳昭公九年文字○案是至論中之至論、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漢以來數十歲之間、惟有此一文而已、

來書云楊墨之爲、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云々、程子の語孟子の註にも出でたり、此の語によりて來る也、鄕愿之亂忠信、語の鄕愿德之賊也、孟子の居之似忠信と云ふ語より來れり、謾無印正云々は楊墨が仁義鄕愿の忠信、其のなりは聖人の仁義忠信と相似て其の實相違す、其の外堯舜子之以下皆其事宜に似て實大に惡し、是れ等のこと古人の無印正、何を主として適從せん、其の差別知れまじ、然れば朱子の天下事物の理を窮むると云ふこと無くて不叶とぞと也、印正の正は證と同じ、禪家にて悟道發明せる者には、其の證據衣鉢を與ふ、是れを印證と云ふ、又印可とも云ふ、其の悟道せる許し證據と云ふこと也、今技藝の許しを印可と云ふは是れより出でたること也、こゝも印證とは證據と云ふこと也、制曆律、こよみ音律のこと也、草封禪とは草創の義にて初めと云ふこと、封も禪も祭の名也、封は天子自行幸の土を封し壇を作り天を祭り泰山を祭る也、禪は不封土して平地を掃除して天下の山を祭る也、皆天下一統を祝して子孫長久を祈る所也、此の封禪のこと秦の始皇より始まれる也、尤も其の前にも七十三度まで在つて昔よりあること也、あれども確かなる書籍にも不見れば、定かならず、先づは始皇より以來のこと也、委は史記に見えたり大にぞうさなること也、又將何所致其用乎、兼ねて不考識ば其のしやう埒明くまじと也、論語曰生云云、論語の下當注の字なるべし、脫せるならん、尹氏の語なり、所喩楊墨―前舜武之論とは不告而娶、不葬而興師也、訓疏、注と云ふこと也、鄭玄が月令の註に、明堂の制のことを云へり、未嘗詳及也、根から云つて無きには非ず、ざつとばかり故に、未嘗詳及と云ふ也、孟子梁惠王の下に、明堂のこと見ゆ、詩の大雅に於辟雍を序づとあり、明堂辟雍のこと、六經四書の中に詳に云つてなきからは、畢竟有つても無き

心、而斯有不忍人之政云云▲武○帝○｜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趙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史記天漢四年、東巡狩祀明堂、修封禪、▲武○后○｜謂唐則天皇后、綱目中宗嗣聖五年二月、毀乾元殿作明堂▲辟○雍○｜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古註、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代○之○學○｜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云云、皆所以明人倫也云云▲孔子云語出里仁篇▲聲爲律身爲度本史記稱禹語▲然○後○可○以○語○之○｜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器○數○之○末○｜禮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儀禮經傳通解冠義下、朱子曰今按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云云、今謹案下文曾子語亦未必然、須詳味之▲曾○子○｜語出論語泰伯篇▲堯○命○羲○和○｜書堯典文蔡註云、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下篇璣衡之屬是也▲在○璿○璣○玉○衡○｜書舜典注、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云云、竊案授民時是政之大本、故曰七政▲仁○民○｜語出孟子盡心上篇▲堯○舜○之○知○｜同上○象山集要一與邵叔誼書曰、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云云、亦此意也▲小○慧○｜論語衞靈公篇、好行小慧、註小慧私智也▲推○步○｜後漢馮緄傳、美推步之術、註謂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節氣之差○史記黃帝本紀迎日推筴○靡○｜字彙奢麗也、又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標】幽厲—厲王周室第十一主、幽王第十三王周道從是傷衰▲無恙—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獇、獇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茅茨—史記本紀、茅茨不剪土階三等、是堯之治也▲成王康王周之第三第四主也▲不忍人—孟子公孫丑上云、先王有不忍人之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

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

具、即ち廣記博誦以て立身する道とするを云ふ、惟以用中云々、中庸に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云々、君子之學、是れより末節の答也、王子事爲を離れ去り、論語を廢にはあらざる也、それは同じこと也、只主意に違ある也、要皆知行合一の要の字は畢竟の氣味也、下の功の字は修行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喩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喩、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

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云云○夫子謂子貢、論語衞靈公篇語、朱註曰、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也、是說甚支離、知行既爲二、其爲一以貫之者果何也○朱子亦―朱子於論語則注之曰、溫尋繹也、是以知釋之者也、於中庸則注之曰、猶燖溫之溫―涵泳乎其所已知―是存心之屬也云云、是以行釋者也、來書云謂大學―可牽合とはあはねども先づ是れは無理に引合せらるべしと也、求於事爲之際、道を事上に求め、道を言論の間に取りたること明白にして本心に求むることには非ざること必定せりと也、務外好高、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堂々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と云ふの朱註に言は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とあり、自不知而作、見聞の知に不依して自然になす也、此れ述而篇の語也、今按ずるに、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とは、本知よりせずして信ずる者有らんやと也、蓋し有之我未見之意也、

我無是とは我は本知より作すぞと也、但しは又有不知而作之者有りやと云ふ意にや猶可考、又論語の全文によりて之れを思ふに、蓋し不知而作之者とは、文王の不知不識帝の則にかなひ玉へる如き聖地を指すにや、我無是とは孔子自ら聖人と思召し玉はず故に、其不知不識則にかなふ場は我無是との玉ひ、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聞而識之を擧げて是亦擇と云ふ所識と云ふ所而從之多見而識之を擧げて是亦擇と云ふ所識と云ふ所而從之と云ふ所に本然の知を用ひる所あれども、已に見聞の末に於いてする故これを知るの次也との玉ひぬ、扨此聖語をひつくゝつて見るに、不知不識の聖地には孔子謙して我無是との玉ひ、又多見多聞の末に於て、擇之識之從之次なるには、又自ら居り玉はざる所をの玉ふ、自ら居り玉ふ地をば其中にこめて置き玉へる語と見ゆ、中庸に右の語意の聖語あり、孟子是非之心云云とは、人に良知のあることを云ふ也、明德性之良知云云、德性之良知のこと後に詳也、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云々、功名利達之

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標】多聞—論語爲政云、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述而、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傳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好古—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者也○博學審問出中庸○溫古—出論語爲政及中庸○博學詳說、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好問—中

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

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

は手まりをつくに喩へて知るべし、人心の妙也、酬酢も同意也、此の方で酬なれば向ふでそれを酢と云ふ、向ふの酢は此の方の酬也、畢竟一つこと也此の感應酬酢の間に義理不義理あり、義理でするが第一のこと也、是れ王子の大事の所也、扨手鞠つくの譬とは、手鞠つくを見るに、手に當りて下へ落ち下へ落ちあたりて上へあがりて手に當る、是れ手にあたるもの感にして、下へ落つるもの應也、下へ落ち下へあたるもの、又感にして、上にあがり手へ當るもの應也、其餘數端、養志養口大杖小杖等也、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説、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説、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説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敎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人不能處あり、何ぞ重きことをこゝに不歸や、今語孝於、易於明白可與及者を云ふ、武之不葬而興師、文王崩し玉ひ、未葬して武王興師て紂を討ち玉ひしを云ふなり、事は史記伯夷が傳に見えたり、但し史記の說は誤也、書經を考ふるに、武王の紂を伐ち玉へるは文王崩じて十三年目也、蓋顧東橋も非不知之、然れども其の實否の穿鑿にはなく、只事變のことを擧げて云へる迄也、故に王子の答も、此の問を受けて論じて、其の實否の穿鑿には亘らず、此處の論に不與ことなれば也、小杖大杖、家語六本篇に、曾子が曾晳の怒を得、撻るゝこと多くして死して又蘇れり、孔子問之曰汝過てり、昔虞舜は瞽叟に撻るゝ時小杖なれば其杖を受けうたれて親の怒を解き、大杖なれば逃れて不受して瞽叟をして子を殺すの罪を免れしめたり、然るに汝幸に蘇りたればこそ、若し死なば親をして子を殺すの惡名を世に流布せんと責め玉へり、割股、陳藏器が本草集彙に、人の肉能く病を治すと云へることを載せたるより、子たる者親の病に、我肉を切つて食ましめたる人多し、一々引くに不暇、但し本草綱目の作者李時珍は、藏器よりも前方よりあることゝ云ふ、廬墓、親に離れて墓の側に廬居するを云ふ、過與不及、割股廬墓は過たる也、曾元の養口は其不及者也、道之大端—其所謂學者の其字聖人を指す、節目時變の變は定め置かれず常は定めらるゝ常は只一つ也、變は限りなし、譬へば息災は只一つ也、病は限りなきが如し、未暇良知、不及と云ふが如し、明白なり、易きを忽にするを云ふ也、而汲々焉、水を汲み上ぐる如くに精を出して急ぐを云ふ、字書に汲々不休息貌、夫良知之於、此の段は面白き譬也、良知は心の明覺なり、然れば暗夜の灯の如し、其灯昏くして向を探すは誤也、先づ灯を明かにすべし、灯明かになれば硯筥が重箱にまぎることもなく、重箱硯筥各求むるに從つて可得、此段の譬ほぼ此の意也、不可欺以方圓、五分の角なる者を一寸と云ひ、五分の圓なるものを一寸と云つて欺くことは不能也、此の方に規矩ある故也、下尺度も其の意也、此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と云ふ語は禮記經解の篇に見ゆ、毫厘千里云々、爰を心元なく思うて事物を窮格せでは ならぬとの玉ふ、然るに是れは何にて知るべき、規矩尺度の良知でなければ知ること不能、感應酬酢、感應

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標】舜不告而娶、事見孟子離婁及萬章上篇○武不葬而興師、事見史記伯夷列傳○養志事見孟子離婁上○小杖大杖孔子家語六本篇曰、曾子耘瓜斬其根云云、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云云、○小棰待過、大杖則逃走云云○割股—朱子考異之昌黎外集黄氏日抄事文類聚外集五月五日下耶琊代醉二十卷等論之、李退溪自省錄亦論之○廬墓、孟子史記家語等有此事、魏史有王裒徐節孝載言行錄、剔股廬墓、見宋史選擧志蘇軾語、朱子大學或問中亦引此語、○禮記經解曰、禮之於正國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文錄第四禮記纂言序曰、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爲無後—離婁上、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來書云道之大端—大端とは總體也、必待學、學んで道に至ることなれば、暫くも不可怠也、扨こゝの待學の學と云ふは、書物詮議知のこと也、是亦學に非ざるには非ず學也、然るに其天意を見るに、たゞに書の方知の方重くして、所謂道の大端と云ふ方輕し、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及と云へども、致之行ふことは雖聖

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

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

或は欝鬯の酒を地にそゝぎ、又先祖の鬼を祭るにも茅砂に酒をそゝぎ香をたく、神道にて柏手を打ち、佛にて燒香合掌す、而して其神來格す、所謂柏手燒香は、例へば格物なり、天地神明也、柏手燒香に不及と云ふべからす、禪などを惡く聞き違へて、儒家の格物を非とするもの大なるあやまりのみに非ず、大事の實學を害す、其禪者と云ふとも佛を拜するには手を洗ひ香を焚く也、格物は即ち良知の天心を至らしむる所の柏手燒香、右は祖考識之、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

爲溫凊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謂致知—謂とは王子常に謂ふと也、王子を誹る者今とても如斯也、曾て王子の說になきことをこちらでかうぢやと極めて置いて、扨誤りぞとそしる也、あたらぬことと也、致知之功—言は如何樣に溫凊してよからん、如何やうに奉養してよからんと思ふが致知の修行にて即誠意也と也、但この云ひ分、王子の意とは違へ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一つことにて別なしと見たるもの、揣度、推量、有可通乎、それはかたから埒の明かぬことぞと也、務求自慊而無自欺、其意の通りに行ふ時は、自心快慊し、もし意の通りにせず心にばかり思うて不行時は自ら欺くと云ふ者也、言は自慊無自欺して誠意と云ふ、吾子の云へる如何やうに溫凊するがよきぞと思へるばかりを誠意とは不言也、致知格物もこの意也、節者宜者、二の者字泥むべからず、者の字なき合點にて見るべし、今按ずるに良知は天心也、良知の至り所へ致るは猶神明の來格のごとし、神を拜する者は外神なれば或は柴をたき、

ても不可なることなからん、轉折不完、轉折とは持つて廻りたること、不完ははしたなる義なり、轉折とは喩へば東へ往く者直に東へ不往、東北の方へ往いてそれから南へ往くが如きを云ふ、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凊、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

にして云ふ窮理却つて深居端坐無事と云ふべし、能隨事、是れ王子の致知格物のしかたにして、即窮理のことなり、雖愚必明云々、中庸二十章の語也、大本立而達行、中庸首章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云々、一以貫之、此の心の天理本然の良知を指して云ふ、致用之實、天下國家のこと也、頑空虛靜、空と靜に咎はなし、頑虛があしゝ、彼の頑空虛靜とは、來書所謂定慧無用の人を云ふ也、戒定慧を修する人、其の心虛にはなれとも、頑空虛靜也、夫子の空々然、顏子の屢空は虛靜也、應感而動、感とは、肉心に付いて出づる也、いとしい等也、虛靈明覺は天に屬す、この感動の處で人に屬して意の場也、此處から濁るものあり、清むものあり、よきもあり、惡しきもある也、其のうつり樣には清濁善惡あれども、皆是れ意也、純孝誠敬、是れは格文祖の字の方をの玉ふ、是れ至るの訓なれども、元來正と云ふ方正訓なる故、こゝの至ると云ふ中にも正義を兼有するぞと也、有苗之頑、是れ亦至るの訓にして、兼ねて正の義其の間に存し、且大學格物之訓、右の如く、文祖有苗等の至ると云ふ訓の處にさへ兼ねて正すの義ある也、又格非心格君心之非等の正訓に、正すの方の所には至るの訓を以てすることなし、されば至ると正す兩訓のうち正すの方さしあたりなれば、義さへ通ずれば大學格物の格字正すと訓ずる方甚だ穩當なるに、世以て王子と云へば異を立奇を好むとなす、程子の所謂窮理と云ふものも、一圖にたかをしなることを云ふには非ざるべければ、心を平にし、氣を穩にして王子の意思をも可察也、窮至事物之理、至の字窮むるの效のことに成つて甚だ輕くなる也、又事物の字も輕くて理字重し、故に是れ用功之要と云へる也、直曰致知在至物云々、人々心を平にして可見、兎角通せぬ語也、然るに人に何の疑ふこともなく通ずると思うて居る也、是れ程朱以來耳なれて居る故也、縱ひ聞ゆるにもせよ其僻語也、故に下文に轉折不完の語と云へり、愈事物の理に窮め至るのことぞならば、窮の字理の字重くして、至字と物字とは輕し、其の重き方について不曰致知在窮理して輕き方について致知在至物と云ふ、更に窮理のとども何のことともきこえぬこと也、見於繫辭、傳には不見、說卦傳にあり引きちがひか、但家象說卦文言等皆孔子の易にかけ玉ふ辭なれば、何も繫辭と云つ

儒以陸王之學流爲頓悟宗後學者不聞其道不講其學想像憶斷遂以爲深居端坐云云之流亦可笑語錄中所說不可枚擧答書亦自明辨○正所以窮理云々—但非朱子所謂窮理耳○格于文祖語出書堯典朱子大學或問引以證之○有苗來格書大禹謨曰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註誕大也○格其悲心語出書冏命篇格字考出上卷十二版

今案窮理二字出於說卦傳

來書云敎人—此の一段は畢竟王子の學はかうと手前にて見立てたる岡目づもりにて、其の道を不聞其學を不講、專ら頓悟の宗旨深居端坐の學とせるより出でたるさび矢也、當時朱學より來る所のそしりも、皆此の類也、王學は知を云へば行其の中にあり、知は行の主意とも云へり更に深居端坐の流に非ず、いはゞ知先行後と云ふ、知の字には却つて深居の病なきにしもあらじ、縱ひ一瞬の間にもせよ、行後と云ふきれとあれば、其中は虛知と云ふの名免れがたし、昏闇之士、初學東西をしらぬ者也、深居端坐、靜坐をさして云ふ、靜而有覺、深居端坐を受けて云ふ、定慧無用云々、定慧とは、天台の戒定慧の三字のこと也、戒を守つて心を戒る、故に心定るなり、是れを定と云ふ、心定まる故に慧明發するなり、是れを慧と云ふ、然れども畢竟體はある樣なれども、無用の見と云ふ、但無用を無益の意に見るも可也、亦と云へるは第二節の來書に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と云へる也、物者意之用、物なしに意の働くはなし、故に云ふ云々と、超悟獨得不踵云々、超悟獨得とは、古人を飛越えさとりてひとり得玉ふ也、不踵陳見とはふるき見所也、此の處御發明なれども、抑恐於道未相脗合とは、抑とは、疑の辭、於道云々は古へ聖人の道とあはぬとし、脗合二字は莊子齊物語に出でたる字也、脣は能く合ふものの故に、事のよく合ふを脗合と云ふ、脗は吻と同じ、口脣の邊を曰吻、俗に作脗也、區々論致—所以窮理とは、但朱子所謂窮理に非ず、深居端坐、王子事物を捨つと思ふからして深居端坐の非りをなせり、然るに王子のは、身に引き受け、知行合一事上磨鍊して天理を窮む、大に有事焉也、朱子の知を先と立て、行を後

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擧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擧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幷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决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標】深居端坐云云、是本王子之深戒、然自世

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

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

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

非なり、問も亦同じ行き樣で問が本問也、則有辨、辨は辨別也、白豆黑豆一つになつてあるを、白は白黑は黑とえり分けるを云ふ、はつきと筋を立てゝ見ることを云ふなり、此に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中庸本文の通りにして、博學の字ばかりを能の字にかへ玉へり、此の意可レ考、一而已、畢竟只一つぞと也、學と云つても行と云つてもどちでも同じとなり、區々心理、區々我が身を鄙下する辭也、擧學問思辨、來書の語を難じ玉ふは、なぜに五のうちを四つ擧げて、行一つの事をのけられたぞと也、のけねばならぬ筈也、程子の學は、行の字を身にて修するとゝ立て、あと四を窮理の方と取り來れる故也、行をのけてあと四にて窮理すむと覺えたるがいかい違也、行なしの窮理と云ふことあるべきやうなし、明道云只窮理云々、只便と云ふ字を明道加へて此の語を活せり、只窮理盡性至命かくの如きの窮理なり、それが行はずに居ることにて、理ばかりと云ふことにてあるべきや、能可レ考ことぞと也、行なしの理ばかりで盡性至命と云ふことは絕えてなきと也、明道の說は、王子に合ふ、朱學にて程朱の學と合せども、伊川の學はよく朱子と合ふ、明道の學は每々朱と合し難きことありて、却つて王と合すること多し、仁極仁而後、仁なるものを極め盡しておいて、天下寧有是邪、からしたことが有るべきやないと也、良知、喩へば柿なれば柿一通りの花實枝葉柿の中にあり、是れを擴充すれば盡レ性知レ天、それをめだしの所へ直に花實枝葉を裨補增益して、外より取りつけて本のものなるべきや、拘此蔽此、の此字良知也、拘蔽と云はるゝが、何を拘、何を蔽ぞ、外を詮索するが良知を拘蔽ふと云ふものぞと也、此處の四の此の字皆良知也、倀々然は無レ見貌、又禮記の註に無二定向一貌となり、任情恣意、來書の文也、

來書云、教レ人以二致レ知明一レ德、而戒二其即レ物窮一レ理、誠使下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レ聞二教告一、遂能至二於知致而德明一乎、縱令靜而有レ覺、稍悟二本性一、則亦定慧

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標】明道云―窮理字、本出易說卦、明道以只便二字活說之、王先生所說窮理、則以心說之、故知行貫在其中、蓋亦明道之意、朱文公所說特以知識一邊、故不貫行在、夫不貫行之知、豈能盡性以至命哉、明道點只便二字是鈔解而易意與朱說異、亦可見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治國而無禮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字彙倀倀無見貌、

來書云人之―氣拘とは本心が氣質の爲に拘へ縛らるゝ也、學問思辨、朱子學問思辨を以て知とし、行一つを以て行とし玉ふ、こゝは天下之理を明らかにせざればゆかぬと云ふことを云へる故行の字を省ける也、此段大略―承沿はうけしたがふ也、夫學問思辨行は中庸廿章の語也、口耳講說、人の口說するを耳に聞き又耳に聞きたるを口說す、荀子の所謂口耳四寸、學射則、學孝一つにてはさとしがたき故、又六藝の中の射書二つをあげて云ふ、執筆操觚染翰、執筆とは筆をしかともつこと、觚は竹簡、翰は是れも筆のこと也、全體を以て云へば筆と云ひ、先の毛の所を云ふときは翰と云ふ、學問思辨行と云ふは畢竟一つこと也、學と行とにてあとさきを挿む、中は其の曲節也、不息其功、其の修行を怠轉せざる也、以無疑則、疑と云ふ字は見損ふ字なり、世俗只文義など落ぬを疑と思ふは

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

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

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愼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

定論、下卷に載之、扨此卷答羅整庵の書論之詳也、朱子所謂―其の所謂定理とは、其の字朱子を指す、所謂大學或問、既に知其所止、則事々物々有定理、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朱子の窮理と云ふも格物と云ふも此の事とはかやうするで道理に當る、彼の物は如此云うで道理に當ると、道理を窮むることにて强ち孝の理を親の身に求むると云ふことにては無きこと也、然れども事々物々有定理とすとも、即天下之物窮其理と云ふことは、兎角求孝之理於其親と云ふ者也、求孝之理於其親と云ふ語、朱子に雖無之、此の意は不免、すれば王子勝を好んで如此の玉ふには非ず、務外遺內云々、來書第一節の語也、吾子既已、近時學者の弊なることを知る也、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

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喩、

【標】玩物喪志書經旅獒語○取其―其指朱子文集○晚年定論傳習下卷載之、而此卷答羅整庵書論之詳○孟子公孫丑上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井曰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云々○孟子離婁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云々、

來書云聞語―即物窮理は朱子の說也、玩物喪志、書經旅獒の語、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言は天下の諸事諸物の道理に窮め至ると云ふ様なること、繁學を厭ひ棄て、其本心に立ち反る簡約なるに就き從ふと也、晚年

謂務外遺內、第一節の語也、吶々、多言のこと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

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

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冐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標】捕風―郊祀志、求仙如撃風捕影終不可得○率天下―孟子滕文公上篇語、集註曰、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來書云所釋―朱子亦虛靈不昧と說きて、虛靈知覺を以て、心の本量として、是を磨くを明明德と說けるなれば、此處は一致なりとの云分也、然るにと云ふ以下は朱說の意也、盡心由於云々、此致知格物のこと、日本讀みに訓にて讀めば、直に朱王の說の違ひ見ゆる也、あの方のよみ下し韻にて訓む時は字義を不辨、どちらも同じことに聞ゆ、來書の格物の義は王子の義とは元來異也、然れども只音にて格物と云ふときはどちらも同じ、故に先づ然り矣と云つて拗然而―と云ふ也、孟子盡心の章の說、朱子と王子とうらはら也、下に詳也、物格知致、朱子以此屬知、爲誠意云々、朱子以此屬行、爲知至とは朱子殀壽不貳は、知の至極とせる也、仁盡聖人之事、修身以俟は仁德の盡せるとせる也、故に爲聖人の事也、鄙人之見、王子自らの玉ふ也、驟聞の驟はにはかに也、ふとと云ふが如し、性之原天也、中庸天命之謂性とあり、是能盡其性、其の性を盡せる人は、生知の聖人也、其の證據には中庸に云ふと也、質諸鬼神而―陰陽造化の道理にあてゝ見比べて見ても、こゝが違ふさうなと云ふ程の疑もなきなり、此加存之之功、之とは本心を指す、本心を不失やうにと修行する也、知州知縣、唐の世迄は、州の守護をば大守と云ひ、縣の奉行をば縣令と云へり、宋朝に至つて、州の守護を知州と云ひ、縣令を知縣と云ふ也、但存之は心を存する也、養之而は性を養ふなり、父母全而生、禮記祭義の語也、今使之殀壽云々、殀壽を以て心を不貳とするなれば、是れまだ殀壽を以て二つにする者也、捕風―郊祀志に、求仙如撃風捕影、終不可得、率天下而路、滕文公上篇の語也、所

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

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

ふ、一合と云ふを、王子の心雖主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以下のことゝす、而して此る少しの一分一合の間にて朱子に從へば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と云ふと云へり、是は見誤り也、有闇而不達之處云々、以下七字來書の語、來書或人は以此求心遺物理の蔽とす、王子は却つて心を外にし、求理るの蔽とす、以其全云々、三つの其の字指心也、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

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標】朱子亦言具衆理而應萬事、本心之外豈亦有物理乎○有孝親之心―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晦庵說出大學或問、來書云眞知―喫緊はきびしきと云ふことゝ也、俾務躬行之俾、諸本誤作椑、今新本改之、抑豈聖云々、抑と云ふ字は反語の辭の時もあり、又疑の辭の時もある、

反語の時は又と云ふと也、疑のときは但しのなにのと云ふ辭也、こゝらは抑豈の二字にてなんとゝ云ふことなるべし、成法、定法と云ふこと也、知之眞切篤―兩截兩段と云ふこと也、失却の却は付け字なり、如來書所云、前の第三節也、此雖喫緊の此の字知行合一並進の説をさす、抑揚其間、抑は知を抑へ、揚は行を揭ぐるを云、苟一時之效、一旦の效をかりに求むる也、前の姑字に對する也、專求本心云々、以下八字來書の語也、是れ今とても王子を非るに此の外なし、譬るに本心は火の如し、火さへかゝげ明らかにすれば不照ることの火の中にあるが如し、只外に向つて理を求むるは、火なしに照を求むるが如し、蓋失其本心、物理は吾心の外にあらず、然るに物理を遺るならば求本心に非ずして、却て本心を失ふ者ぞと也、不誠無物之意也、吾心又何物邪、心即理也、然るを物理を遺れて本心を求めば、其の本心は何物ぞやと也、晦庵謂云々、大學或問に出づ、心與理而已、吾心の知識を極むると、事物の道理に窮め格るとのみと也、一分一合、雪溪翁の説に、心雖主一身より以下を王子の說とし、一分と云ふを朱子の心與理二つにするを云

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體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庵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

也、蓋し脱せるならん、截然は途切れる也、等は階等の等也、不能不無、能の下の不の字來書に據つて見るに衍字なり、然るに全書其の外異本又文錄等に皆あり、自相矛盾、小補韻會に今の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と云ふと云々、今按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今之稱自相矛盾如此、然るに尸子予未見、旁人に尋ぬるにいまだ其の書を見たる人を不知、今所記は諸書の頭書等、又は小說もの丶中に於いて見し所なり、已乎、莊子大宗師に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と云ふの註に、已乎助語也とあり、爲近聞、近世所聞々說なり、然後知路、和版誤後作行、行當作後也、例之、此の例を以て見る也、吾子之喩是乃云々、吾子が喩の如くなれば、先づ食はんと欲するの心無くして食ふことを知ると云ふ者也、先づ食はんと欲するの心無くして食ふことを知ると云はゞ、是乃來書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と云ふ者也と、自斷、決斷也、斷り定むる也、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敎、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

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標】非謂有等―據答書謂有之間、當有截然二字、而字法亦有之爲是、然本集亦脫之、○能不無―據來書不字羨、然全書中所載及異本文錄皆存之▲已乎―莊子太宗師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註曰已乎助語也、○此卷六十八版暴其氣已乎、七十四版輕背於孔已乎、皆此類也○即是意即是行之始―朱子大學誠意章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來書云所喩―喩は告示也、俗に云ふ仰せ聞けらるゝ處と云ふことなり、分別前後、知行を分けなと云ふこと、交養互發、知と行とも〳〵發し用ふる意なり、內外本末、德性は內也、問學は外也、末也、有是事、食飲服行の類是れなり、即ち行也、此亦毫釐、知先後行と云へばとて間と云ふなかとのことには非ず、謂有等、答書を以て見るに有等の上に截然の二字ある筈

て云ふ辭也、王子自分を云つて拙者と云ふに同じ、書簡辭、空虚頓悟、空虚の二字體究踐履と對し、頓悟の二字實地用功と對す、便瞭然、便は直にと云ふに同じ、瞭は明に合點すること也、多少次第多少積累、なんぼうか次第のあることにて、なんぼうか積み累る修行ぞと也、

來書云、所喩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

別殊更と云ふに同じ、倡は與唱同じ、唱和とつゞく音どを取ること也、鍼砭とは學者の痼疾にはりすと也、砭は石ばり也、膏肓、穴の名、左傳成公に出でたる二豎子の故事よりしてかやうの處に用ふ、此の段は顧東橋も尤もとせる也、稱美せり、扨不同心也と思ふことをば末に段々難問せり、吾子洞見、吾子とはそなたと云ふこと也、洞見はほがらかにみる也、見通すこと也、自是、もとより是と云ふ義也、敎人用功第一義、人に修行のしかたを敎ふる第一義也、大學古本は誠意の章を以て傳の初めとす、是れ第一義たるを以て也、王子玆に見る處あり、故に古本大學の序に、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作第二義看、格物窮理を第一義とし、大學補傳を作つて傳の五章目となし、誠意を第六章目とす、是れ第二義の看とするなり、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但恐――太高とはいかうと云ふほどの辭也、用功太捷、誠意一段で聖人にもならるゝ樣なと也、定慧、天台の法也、定は坐禪のこと、區々、手前を鄙下し

見えたり、纖芥、纖はわづかなことにて、絲のほそきなり、塵芥程も心の無きこと也、處時之艱、元善これを撰み玉ふ時節中に傳習錄どころにはあらずわざはひ身に犇とつまる時也、それを少しも心頭にかけずこの道のことのみ思ひてこの錄をえらび玉へり、甚だ道に深き人也、その人の錄を容易に今改めかへるにはあらず、忍びざる處也、すれども時義に於て、元善の時は答徐成之調停兩可の書をのせ玉ふが尤なれども、今ははや陸を非とすることも昔のやうにはあらず、王子の說も人々知る世になれり、すれば十分になき書を載すべき時に非ず、故にこれを去り、又かの親切なる書を玆へ增したるぞとなり、

答人論學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標】答人論學　案通本及全書共作答顧東橋書、一本作論學與德洪小序合今從之〇東橋名璘字華玉〇案年譜玆年嘉靖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〇膏肓—穴名左傳成公、二豎子曰、居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

答人論學書—問答凡十二節あり、特倡誠意、特とは格

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

德洪曰―是れ德洪の小序也、南元善の撰定せる傳習錄をぬきさしせる子細を述べたり、德洪姓錢名寛、德洪其字也、先世の諱なる故、避之て字を以て行へるなり、號緒山、摘錄、書簡を全部記すに非ず、來書も返書も長きを摘み取つて來書と返書とを切り込んで問答を分けて記せり、故に摘錄と云ふて摘み取つて肝要なるものを錄せるなり、手書、手簡手札と云ふが如し、吾師自謂、右の書中の語なり、調停、世俗に中なほりするを調停と云ふ、兩可、彼れも尤此れも尤と彼れ此れともに可とする也、こゝらを難じて王子の道には術が有ると云ふ、甚しきに至つては、奸人也と云ふ、其の奸と云ふは不足論、術はなるほどありうちのことなり、人情を不知して道の行はるゝ者には非ず、一旦に及さんとするは不通人情、尤も事によりて一寸も述べられず、齒にきぬきせられぬこともあり、使人自思得、此の語肝要の處也、洪刻先師文錄、王子沒後に記す也、於外集、全書の外集第五に載す、和刊文錄第三に收之、示未全也、王子のとくとしたる本旨に非ずとなり、四書、周道通歐陽崇一に答ふる書は一通づゝ也、陸清伯に答ふる書は二通也、合せて四書也、人の論學に答る書ともには、以上五書なり、用力日可見之地、王子の格物は外事ばかりに非ず、意の上にて格なれば人日々に可見の地也、流於功利機智、學問すると思ふうちに功利機智となる也、功利ははやみち也、機智は調略と云ふこと也、一體同物、萬物一體と云ふと同じ、見識を以て云へば萬物一體と云ひ、行ひを以て云へば一體同物と云ふ、譊々、譊及交反音鐃、多言也、かまびすしくして、道を說いて不止を云ふ、此孔孟以來、此とは上をうけて云ふ、聶文蔚、聶尼葉反、入聲、蔚烏貴反畏、易革上象君子豹變其文蔚と云ふを取り用ふ、此皆、とは上の七書を指す、而揭、洪の入れられたとを云へり、必有事焉、孟子の語也、學問の仕事あることを云へり、洶々水のわく貌、親切たえまなきこと也、以身、身に引受けて也、油々然、小補韻會に悅敬貌、得聞斯學爲慶、及び元善見黜の事、年譜嘉靖五年の下に

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標】德洪姓錢氏、名寬德洪其字也、避先世諱以字行、號緒山、王門上足也、王龍溪著之行狀、出龍溪全書、○答徐成之二書、全書外集第五載之、而和刊文錄第三卷收之、據下文言置二書於外集、全書爲是○淸伯陸澄字、卽原靜也、○四書―今案所謂四書者、答周道通書一首、答陸原靜書二首、答歐陽崇一書一首、共四書也、通答人論學一書、則共五書也○譊譊字彙乃交切、音鐃、爭也、又多言也○洶洶字彙水勢、又水涌聲○遭奸被斥　年譜嘉靖五年四月、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

傳習錄卷之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淸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譊譊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

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尙謙所錄

【標】畫蛇添足、史記楚世家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擧酒吾能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云云、

蔡希淵問—明々徳と誠意とは一つこと也、意は即明德なり、誠即明也、誠意の見込なしの格物致知ゆゑ、格物致知せぬ人とかはりなき也、○誠意なしの善は、善ともに名聞利欲也、誠意から來るで親切也、新本の意は、格物窮理し果てゝ後の誠意也、何年後に誠意をばすることにや、窮格事物、初學の者に窮格する也、あたまから也、茫々蕩々、取締り無き也、添箇敬字、朱子大學或問に說く處、是れ此の意也、最緊、敬也、是が無くては、大學も用にたゝぬ也、すれば大學中の第一のこと也、其の上朱子一生の學術の全體、居敬窮理也、すれば至極學流の大旗也、倒、かへつてとよむ、却つてと云ふに同じ、即不須添敬字、誠意の中に敬は餘るほどある也、提出箇、經が濟むと早まづ初めになり大頭腦、これを先づあやまりの上で見るべし、朱學の格物窮理をしそこなひたる形なりと、誠意を第一にすまじきを、王子の說にあやまられて、誠意にして自ら欺かず、善をなし惡を去つて、それがしそこなひになりたると、其人のなり如何ぞや、那裏補箇誠字、朱子誠の字を補ひ玉ふことは不見、只是れは文の勢ひ也、大學中、この誠意にて、敬に事缺くことなし、されば今外より持來つて、敬を足すは是れ蛇に足を添ふると云ふもの也、○按ずるに朱學の誠意、致知格物の以後にあり、而亦一段の功夫あり、王學の致知格物、誠意の中にあり、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

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踈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踈略、故就他不足處、幇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作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下大事看了、

【標】孟子公孫丑上云、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云云○幇補、幇恐幫字、字彙音邦、襯幇治鞋履也、或曰多出佛書、幇助也、

黃誠甫問―具體聖人とは、孟子公孫丑上に具體而微と云ふ、文爲上、文章と云ふこと、忽略、粗略にせぬことなり、補幇、物の足らぬ所をまんべんにするを云ふ、俗語なり、爲政、中庸哀公問政章の語、在人、在得人となり、萬世常行―、諸門人にの玉ふ處は、身を治めよとあるが、却つて萬世常行の道なり、文武の政布在方策云々、孟子もこの筋のみの玉へり、不忍心あれば、不忍政あるなり、把、もつて、とつて也、

を云ふ、先生曰、道即性、々即命、本是ㇾ率ㇾ性謂ニ之道一とあり、是れ性の通りにするを道と云ふとのこと也、すれば道と云ふもの、性の外に設くるに非ず、道と云ふが即ち性也、天命之謂ㇾ性とあるからは、性即命也、この天命に缺け目のあるべき樣なし、完全なる者也、是れを增すこともならぬ也、○修飾を借らずに濟むもの也、もと完々全々ならぬものこそ、修飾品節も入る也、聖人品節するぞならば、本と不完全物件也、さうしたことのあるべき樣無しと也、○却の字は付け字也、この中庸首章は、元來本體を說きたるもの也、學者此處に於て本體を知る爲め也、それを末で見る故、品節など云ふ樣になれり、是れでは、先づ子思の本旨に背く也、○下面とは、道也者、不ㇾ可ニ須臾離一の章也、朱說の如く、敎と云ふが禮樂刑政ぞならば、此處に禮樂刑政のことをこそ述ぶべけれ、それを舍てて戒愼恐懼と出てはすまぬもの也、是れを思ふべきこと也、敎と云ふは、禮樂刑政ぢやと云うておいて、それを不ㇾ云に、戒懼を云ふは、敎と云ふのが噓になる也、さうしたことに非ず、爰の敎と云ふは、本體からくる道を修むる敎也、道即敎なり、○先生曰、—天命に缺け目なきゆゑ、道も敎も缺け目なき者也、品節所へはゆかぬこと也、天命と呼出すからは、あたまから本原上の沙汰也、此性道敎の三、皆人作に非ず、つゞめて見れば、天の字の中へ篏る也、今日異端百家の道も、敎も、なるほど道也、敎也、然るに其の敎をとくと、性に率ふの道へ入れて見て、此處で違へば、此の敎異端也、今少理に近うして、この道の字の中迄入りても、天命の性の所まで至つて、天の字の中へはいらねば是れ異端なり、本のことに非ず、すれば作意なしに、天から來る所が性道敎の本のことなり、是れ本原上から來た詞なり、

黃誠甫問、先儒以ニ孔子告ニ顏淵ノ爲ㇾ邦之問ニ、是立ニ萬世常行之道一、如何、先生曰、顏子具ㇾ體聖人、其於ニ爲ㇾ邦的大本大原ニ都已完備、

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馬子莘問―朱子章句の說也、此の章句の說をば、双峯饒氏も非也と難ぜり、物件、只物と云ふこと也、件は付け字也、爲虛設、近く云へば、云ひ捨てと云ふこと也、率性而行、性のなりにして見る、其の通りに行ふが道也、つかへると其處が異端也、老佛皆道々と云ひ、敎々と云へども、爰で違ふ也、率性而行と云ふ語、揚龜山の語也、朱子は行ふと云ふ字人作へ渉ると思召してとり玉はねども、行はねば道はなし、親がいとしければ、夫れについて行うて通る、さのみこの語にとがはなき也、率性是誠者事、是は率性と云ふ處迄不下に、直ちに性上で性のまゝにするなれば、聖人のこと也、性のまゝで直ちに道也、至誠无妄の聖人のこと也、自誠明謂之中―、是れ聖人のことなり、是誠之者、賢者の事也、自明誠謂之敎、前の語のつゞき也、扨この廿一章目は、子思の即首章のことを釋し玉へる段也、この敎字更に品節と云ふことに非ざるを可見也、學んで明かなるによつて至誠の場に至る也、修道の修字は修理修覆の心ある也、便是箇敎、敎と云へば、皆人手を取り引回すとの樣に覺ゆれども、さうばかりには非ざる也、自明誠謂敎と云ふと、子思直に釋き玉ひたるをよく可味也、修道以仁、中庸廿章哀公問一、戒愼恐懼するで心治まると思ふは、王學の意をとくと不知もの也、心もと戒愼するもの也、自墮落にしては、心にぶきみに思ふ、是れにて可知、窮理、我心の理を窮めるを云ふ、即ち戒愼恐懼也、心をわきへそらさぬこと也、本心の筋道を極むること也、中庸廿一章に云ふ、唯天下至誠云々下略、〇馬子莘問―中庸章句を擧げて問、章句曰、修品節之、性道雖同、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云々、品節とはしなぐ\しうして、かうするさうすると、切りもりしたる

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標】文錄八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

惜き次第なり、惟息有養、瞬有存、此の語は、張横渠の語也、天君泰然として、居る處に居る故に、本の所から、息も瞬もする也、是は目の覺め切つて居る故也、是れ聖賢の心術也、惺々明々、瑞岩和尚の主人翁惺々なりやと、常に云はれし也、故に先儒取つて常惺々を以て敬の工夫とせり、惺々とは、はきと醒めて居ると也、喩へば坐敷の戸鏁めをあけたるが如し、天の明々と坐敷と一つたり、昏々は戸をたてたるが如し、天は明にして其坐敷は眞暗也、是れ天と二つたり、人欲を以て、天地生々の仁をしきれば、天と二つになる故に、天地間斷なきことを不能、天理無間斷にしてこそ、是れを眞の知晝と云ふもの也、但この說を知るの謂に非ず、唯晝とのみ思ふは、禽獸なり、通晝夜之道而知、道に通ずるとよめば、此の方から晝夜の方へ通ずるを云、をのてにはに見れば、晝夜を此の方へ通じて知ると云ふことになるこの說可也、扨事多き晝さへ惺々明々なれば、聚斂凝一なる夜は、なほ明々なり、是れ晝を知れば、夜を知る也、晝夜を知る也、晝夜は、一日の生死と、死生は一生界の晝夜也、更に無別事、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

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即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標】論語先進篇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生答蕭惠、亦是此意、而如此知豈不與行合一乎、與彼窮格事物之理者、其味自別、眞是聖門正統學問、

蕭惠問、死生のこと、人皆一度あることなれば、理會すべきこと也、故に此の問あり、知晝夜、即知死生、すべて知と云ふを、只わけを知るとゝのみ思ふは、是れ俗儒の學也、わけを知つてそれを知りたりと思ふは、眞知にあらず、行のつかぬ知は、物の間にあはぬもの也、後世の物知學問は、多くは害になる也、只說を知ることならば、知らずとも濟むこと也、知らぬとて死なれぬものにも非ず、死ぬときは死ぬ也、禽獸は皆知らねども、知らぬに於て別事もなし、すれば知りたりとも益なきこと也、爰の王子の答へ敎へ玉ふこと可觀、眞知を引出し玉ふ也、論語先進の篇に、子路の問に、孔子答へ玉ふ、未知生、焉ぞ死を知らんとの玉へる、爰と同じこと也、晝亦有所不知乎、晝を知らば、夜を知るとの玉ふによりて、晝は何の疑ふこともなく、知りたる通のものなるに、斯くの玉ふは、但し有所不知やと疑を生じて問ふ也、先生汝能―とは、起ることも食ふことも、聖賢同意なれども、たわいなしに懵々蠢々也、行も習ふも見事にすれども、著察なし、はつきとせぬ也、是れ一生夢で暮す也、夢晝、わるきは云ふに及ばず、よきこととてもねごと同然なり、口

皆易簡にして廣大なるを云ふ、鴟鴞鵷——莊子云ふ、鵷雛を見て、鳶腐鼠をとられんかと思うて鳴落也、鵷雛は、鳳の類と云へり、鴟鴞は梟とも鵂とも云ふ也、土苴、糟と云ふこと也、莊子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口義に、土音搾、苴知雅反、糟粕也とあり、扨こゝの毫厘の間と云ふを難じて、儒仙の差ふ處は雲泥也、何ぞ毫厘と云ふと論ずる者あり、成る程末にては雲泥なり、此處は其の本を推して云ふ、譬へば扇の末では廣けれども、本は一處へより、又菜種と大根種とは、種で見ては大違なけれども、末では大違ひ也、先づその如き也、人事問、坐敷なりに問ひ、坐なりに問ふと云ふこと也、俗語也、世上を繕ひ問合するなどを爲人事と云ひ、聖人のことゆゑ、誤つて人事の問と云ふを聖人の學を問ふと見ると大いに誤也、こゝは俗語也、一句道盡、眞要求爲聖人の一句也、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爾說不得、爾要知此苦、還須爾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は土中に在る種の如し、此處を不養ば萠芽は不生、此處の養ひ戒愼也、示氣象、未發の模樣を云ふ、啞子喫苦瓜、洞山の微禪師と云ふ僧の語也、五燈會元十四に載す、啞子はをしと云ふこと也、苦瓜は癩蒲萄也、俗名つるしいしと云ふ、甚だ苦し、是れもと俗語也、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

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漸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標】篤志於二氏、事詳於年譜弘治元年先生十七歲至三十一歲之下、○居夷三歲、事見於年譜正德三四五年之下、○土苴－莊子土苴以治天下、註不眞物也○鴟鴞－莊子秋水篇曰、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視之曰嚇、註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

蕭惠好仙釋－篤志二氏とは、幼志二氏、中ち別の十七歳より三十一歳迄、二氏の學にはまり玉ふこと年譜に見えたり、既有所得とは、王子は他心通を得玉ひし程の人也、他心通とは、人の心が我が心に移り來るを云ふ、然れども高妙なるまでにて、人道に於て无益、故に捨て玉へり、然れども人欲だらけの人の所及に非ず、儒には不好ことなれども、又一概に何でもなく思ふは非也、老仙は、皆聖人の內側に因て見損へる者也、博學多識を儒と思ふは、外側によりてあやまれる者也、易簡廣大、易の字、上係第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眞是以大生耳、論語云、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之遠之有、又曰、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難知哉、又曰、道在近、事在易と、

るは、皆對人の詞、顔淵篇、克己の己と云ふも、己れをよくすと云ふこと也、即ち爲己由己、而由人乎哉の己と同じ、一章の內にて、二色に見べき樣なしと云ふ、然れども、朱子初めて己を私己とし玉へるに非ず、孔子家語、正論解の篇に云ふ、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と、魏の王肅注曰、克勝也、言能勝己私、復之於禮則爲仁也と、これを以て可證、克字別して私欲に克つを云ふ、楊子法言問章の篇に云ふ、或問文、曰訓注順也、問武、曰克也、未達、曰事得其序謂訓、勝己之私謂克とあり、是れ亦可據とす、箇眞己、即本文のこと也、ほんの己也、目便要色、欲する也、下同じ、美色令人―常に美味を食せる者は、外のものを食へば皆其の味を不知也、令人發、四方へ馳せ廻る、狂人の如くなればなり、便須思量、耳の爲には如何樣に聞くがよきぞと思慮する也、下同じ、自能、字眼也、發竅於目、此の語素問金匱眞氣論に出づ、佛書に眼耳鼻舌身意を六窓と云ふ、又六門とも云ふ、一團血肉、一團とは、ひとかたまり也、〇下卷に云ふ心は、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聽感手足痛痒、此知覺便是心也、性之生理、發生の道理也、性の生理を仁と云ふ也、孟子も仁は人心也と云へり、發在目、他とは眞己、一些、少しばかり也、認盜軀殼外面の物事を指ざす、美聲、美色、美味、逸樂を以て、耳目鼻口四肢の爲とするに喩ふる也、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

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標】美色―至發狂、出老子經五色章、三美字共作五、

蕭惠問―先生曰、人須は前に、替汝克との玉ひしに、蕭惠對ふることを不能るに依つて、又王子再び說きかけ玉へる者故、又重ねて先生曰と云へるものと見えたり、左樣見ねば、先生曰の三字衍字也、又一本にこれを別段の條となし、擡頭して出づる本あり、然れども前後を考ふるに、別條とせるは非也と見ゆ、爲己之心、實に志を立て君子と爲らんと欲するを云ふ、如此ならでは、一つ二つ克去ても、又三つ四つも生じて、克己の際限なし、扨この爲己の己は、人に對しての稱也、我と云ふこと也、克己の己は、私己也、然るを近世大儒の說に、己に二色はなし、古書に己と稱す

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

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

を以て心を養ふ道具にせるは、誠を不知也と云々、便以爲非、便の字可味、聞くと實と云ふきみ也、ゆとりなきを云ふ、誠字工夫の方へ用ひたることもあり、一概に荀子の非にもあらずと也、其の工夫に用ひたる例は、下に云ふ處是れ也、一例、あながちにと云ふ氣味也、過當、當り前にすぐる也、

蕭惠問、己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

亦如斯斷然として偏にはの玉はざる也、誠的萠芽、芽出しの處、無虛假、少しも僞りなく、實にして假りなるには非ずと也、命脈、筋肝要なり、此箇工夫、獨知を愼んで戒愼する工夫を云、斷滅―坐禪入定して、種性斷滅する也、瞶、字書に、目の風疾也、又云ふ目に無精、○中庸本文の字面とくと可見、一箇の工夫二つとなるは、朱子以後也、朱子以前は皆一箇也、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標】吹毛求疵―漢武紀、摧抑諸侯王、察其過惡吹毛求疵○意見陸象山每以是斷當時之學蔽、集中多有之、言非實心體當者、而彷彿於意想測見之間者也、然朱子却務辨之、文集答呂伯恭書、及語類百二十四卷、其說多見、蓋朱陸所見其旨各異而王子則從陸子者也○孟子滕文公上、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志道問荀子―先儒は周茂叔也、但性理大全の諸子の部には、周子の語としてあり、同書中通書の後錄の中には、程明道の言にしてあり、其實否は不知、非之、其の論に誠とは、眞實无妄を云ふ、心既に眞實无妄ならば、何の心を養ふと云ふこと入らんや、誠

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標】案正之之問、則朱子章句之意也、而雖朱說亦非如是斷然偏着、中和集說所載可以見之、然到剖判精微之處、則有亦不免支難間斷之病者、不可不察、

正之問－此の問は、朱子章句の意也、己所不知時工夫、何の念慮もなき時なり、然るに朱子と云へども、

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守衡問—問の意は、既に誠意にて天下を平にするまで盡せるに、又正心の工夫あるは何ぞやと也、知未發之中、未發の中を養ふ合點もゆくと也、有淺深、言初學の時は初學相應に淺き修行をして段々深き處に至るなり、多了這分意思、此好善惡々の意思の分が過ぎたりと也、過ぐる時は即心中に物ある也、便ち太公ならず、此這分の分の字は今時此の分彼の分と云ふ分の字の意なり、書所謂、書は洪範也、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

專言偏言と云ふ訓詁のすみたるなどを極むとは云はざる也、義亦同じ、我が心の義を以て義理を極むる也、悚然、驚貌也、ぞつとするを云ふ、日孚の論は理屈也、王子は實地なり、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標】孟子盡心上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惟乾問―理之靈處とは後世理をすぢとのみ覺えて居る、皆死物にする也、王子のは活底也、親あればいとしいと出でくるものは我が心の理なり、靈は光のこと也、完々、全くすることの俗語也、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

之理、眞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説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標】孟子盡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云云○先儒謂―程伊川語朱子大學或問亦引之○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云云、

一者天理、此の語を味ふべし、天理の外には一と云ふものなき也、爰を知れば始め日孚が云ひし一心讀書上に在るも惡しきことには非ず、其の實を不知して主事を主一と覺えたる故、酒色のことを云はれてゆき詰れり、一つは天理と云ふを不知故也、主一と云ふは天理を主とすること也、堯の惟一との玉へるも一とは天理のこと也、扨天理と云ふ者別にありと覺ゆるは非也、天に在つては天理と云ひ、人に受けては即心なり、心と天理と一なるを主一の工夫と云ふ也、天理とは天に隨ふを云ふ名也、無下落、手の下し處也、窮仁之理、仁之理を窮むると云ふは、我心の出やうを見て、直に仁で仁をきはめて通るを云ふ也、故に直に要仁極仁と云へり、後世の學の如く心の德愛の理と云ふを、詮議しつめたるを窮めたりと覺え、又

して行けば、末は其中に在り、心をからだの中にさへすれば、萬事皆一つになる也、孟子放心を求むる而已矣との玉ふ是れ也、是れ主一の敬なり、又主事の敬と云ふこともあり、然るに一つの事へとられて一つとなると皆あとは留守なり、喩へば上手の碁を打つは主一也、下手の碁は主事なり、取れさうな石あれば此處に一心になる故、かしこに損あるを不知也、

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眞要仁極仁、窮義

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梁日孚問居敬―居敬の字、論語雍也の篇仲弓の語也、居敬行簡とあり、窮理の字、易說卦にあり、居敬窮理と立て工夫すること、程子の弟子謝顯道以來のことなり、朱子に至つて學問の題目となれり、尤も程子にこの意あり、然れ共如斯名目の立つたは謝顯道以來也、夫れより工夫の第一となれり、其の工夫の仕方は心を收斂するには居敬を以てし、事物の理を明かにするには窮理を以てし、心を收斂して靜かなるばかりにても事物の理を不辨時は萬事暗昧なり、事物の理を辨へても心散亂しては濟まず、故に居敬窮理と對し用ふ、扱け目無きこと也、然るに其の二にする處に學弊あり、一以貫之の旨に非ずとす、扨窮理のよく手の揃ひたるは、近思錄に致知克己存養と立てたり、克己と云ふが行也、佛子とても名こそかはれ、かうより外は仕方なし、況んや王子に此に一つなし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ず、只この三に分ける處に支離あるを嫌ふのみ、此處を可知、居敬窮理と云ふことも同じ二つに分ける故、知行ばら〳〵になる也、程子朱子のはそれともに手が揃ひたり、其後の學者は知先知先と云ふまでにて、終に行後の日なし、さて此の知先行後の詮議の上にては至極のことなれども、これをして見るべし、知りたりとてたやすくなるものにあらず、主一、程子の語にして、王子も亦常にの玉ふこと也、奕秋のことを引いて專一と云ふことを每々の玉ふ、文錄中處々にあり、すれば主一と云ふことが惡しきには非ず、梁日孚が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と答へたり、是は主一には非ずして主事也、然るに是れも本體を知れば惡しきにも非ず、その上此の日孚の答は則朱子讀書の法也、此の句を見る時は彼の句あることを忘れ、此の章を見るには彼の章を忘れ、大學を見る時は論語あることを思ふなと敎へ玉へり、然るに本來主一とは向ふのことに非ず、我が本心の一なり、よく〳〵可味、其の筈のこと也、如斯本から

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因論先生—日見其不足とは、我が不足にのみ目が付く故、足らぬ〳〵とのみ思ふ也、專識見、日々に不知ことをも知る故段々ことをも知つて餘りのあるやうに覺える也、然るに涵養は我がための學故、日々に德餘りあり、彼のそとへかゝるものは終に不足也、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

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標】小學及近思錄載、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又載、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云云、皆須並案、

種樹者必—此の章見誤りて、何も止めることと思ふ者は王子の意を失ふ也、只居て德を養ふと云ふことは絕えてなきことなり、何も止めて德を養ふになる、さうしたことではなし、一の道へ歸すると、何もかもするほどのこと皆道德の養になる、其處を述べたる段なり、始生時、木を植ゑて能くつきたるを生と云ふ、始生とは始てついたと云ふこと也、木の初生時と云ふに同じ、自心の生と見ては不通也、刪其繁は刪はけづると云ふこと也、無中生有、是無中有を生ずる也、又未發の中より發して、中節虛靈不昧にして萬事應ずる皆無中生有也、信得及、修し得んことを欲せばと云ふこと也、一念爲善之志、此の時枝こそ無く花こそなけれ、聖人の種也、終にやまざれば是れで聖人となる也、聖人の種は植ゑ付けたりと云ふもの也、樹之種、是れも初めて種ゑる也、培植將去、植の字ちの音に讀むべし、添木を立てること也、抽繁枝、芽の出づるを云、刊落、きりおとす也、兎角きりおとすべし、早く外へ發するは惡しゝ、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

うて後に教を施し玉ふ、既によき時分には一貫と子貢一も心地上にあることを示し玉へり、學問の實は心地上にあること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顏子不遷怒—雪溪此の說を難じて、不遷怒、不貳過の二件、難きこととは云ひながら、顏子分上にては、さほど大なることには非ず、然るを夫子好學と稱して、此の二件をの玉ふは、哀公に怒を遷し過を飾るの病ある故ならんと、尤も哀公の病に對しの玉ふにてはあるべけれ共、今は亡しなどゝの玉ふを見るに、甚だ難きことゝしての玉ふ語也、只病に對しての藥と見て、是れを顏子に在りて輕きことゝ見ては大いに誤るべし、其の上孔子の語方便になる也、金華の王伯が說によりて出でたる雪溪の說也、有未發之中始能、未發は誰れも同じけれど、顏子には中あり、此方には中なし、皆かたづりて居る也、怒は七情の一つ也、怒るべき時は怒り一方也、故に顏子と云へども此の時中とは云はず、喜も愛も皆同じ、故に七情の時は和と云ふ、然るに是れ中あつて來りたる和ゆゑ、其の怒りすむと、廓然太公の中になる也、又物來れば順應するのみ、常人の怒りは怒りも過ぎ、又怒のあとにて物殘るゆゑ、その所へ喜來りてもやはり怒にてうつるなり、前後皆中を失ふ、顏子の如き中を得たくば戒愼恐懼すべし、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

るしと云ふことに非ず、只未だ不レ盡也、根本へかゝるが朱子にて、少し二つとなる、外へ向ふ故、毎に玉子其の毫厘千里の所を論辨じ玉ふのみ、只學者は忠恕忠恕と工夫するを肝要とす、此恐未盡、一本未盡合に作る、何れにても聞ゆる也、

黄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黄誠甫問─先づ子貢は人を方ぶるが癖也、故に夫子斯く問ひかけて子貢の居り場を試み玉へる也、然るに孔子の門人多き中にて、回と其方と孰れか愈るとの玉ふを見れば、先づ顏子にわるまけせぬ子貢と見ゆ、すれば子貢と云ふ人も大賢也、先生曰、このこと論語中に見えたり、賜也多學知レ之者とするかと仰せられたる答に、曰然り非やと子貢の玉へり、すれば孔子をも多學上から聖人になり玉ふと思ひ込んで居たり、然れば自分に道を求むるは愈々聞見上也、顏子在心上用功、是れも論語に見ゆ、哀公と季康子と弟子孰れか學を好むと問ひ玉ふ、答に、顏回なる者あり、好レ學と答へ玉ふて、直に其の好む所の學をの玉ふ、怒を不レ遷不レ貳過と、不レ遷不レ貳は是れ心地の學也、以啓之、子貢の心得違ひの處を開きて見玉ふ也、所對又只在知─回は聞レ一知レ十、賜は聞レ一知レ二と答へたり、やはり顏子をも知見聞見上にして答へたり、扨顏子と子貢との優劣、二を知ると十を知る、知見多寡の方には非ずして、心地上に功を用ふると、聞見上に用レ功との方にある也、こゝを子貢さとらざる也、かく云へば聞見上は一向惡しきことのやうに思うて、子貢を始めとして見おとすやうになる、是亦誤也、一向あしければもとより孔子見ては居玉はぬ也、どちらと云ふことはなし、腕に力の付くほどつとめさせ玉

に名をよせて、後世作りたる僞書なりと云ふ説あり、僞にもせよ、其の人の風に似るやうならでは作らぬもの也、すれば曾子の風と見ゆ、君薨而世子生は、如」之何と云ふことよりして、子に冠者至つて入る、其齊衰大功の喪を聞くはいかんの、當」祭而日食し、大廟火ある時は、其祭いかんのと、先づあるまじきことを一つ〳〵問うてある也、如」此きのことを一々究めんとしては、天下の多き盡る日はなき也、かうこそはなくとも、如」此きが曾子也、そこを孔子の一を以て貫」之、さやうにくだ〳〵しきことではなきぞと、用功の要をの玉ひたる也、此の工夫の仕様の敎へ也、曾子も右の如く一つ〳〵究めて、力を用ひ玉ひたる功によつて、其まゝ通じ玉うて、唯との玉へり、總べて工夫は、曾子に限らず、たれも一以て貫ねば本のことには非ず、一は根なり、根なしに枝葉をつとめて益もなきこと也、然るにこの王子の思召しを、又とり違へ、要さへ合點すればすむ、一つ〳〵することではないと心得るものあるべし、大いなる違ひ也、さうしたことならば、曾子に一つ〳〵させて、孔子のこれまで默つて見ては居玉はぬ筈也、疾くに其ことを告げ玉ふべし、此處に大事あり、善くも惡しくも、一力で出來るやうに、其のもの〻得方からつとめさせること也、夫れをつとめた人でなければ、後の敎も迪せぬもの也、今日人を敎ふるものよく〳〵合點すべきこと也、朱子のの玉ふがあしきにも非ず、唯少しの處の違なり、忠恕、曾子學者に對して、一貫のことを忠恕との玉ふ面白きこと也、忠は中心也、本心也、後世王子のの玉ふ良知なり、其良知が中心で事々物々行わたらするを恕と云ふ、恕は如」心也、王子のの玉ふ致の字也、一の忠と云ふもの〻良知を、事々物々へ致して通る、是の一字をするしかたなり、一貫忠恕、始より二物にあらず、王子の所」謂致良知の學也、然るに後世致の字を缺く學術あり、甚だ誤まれること也、○忠恕上用功、三省即ち忠恕のことなれば、斯く忠恕に用」功ひば、一貫になるべしと也、程子の語也、ゆゑに王子も取り玉ふ、「謂曾子於用處」論語一貫の朱註なり、此の語未」盡處あり、右の見未」得」用」功之要」故に告」之と云ふを以て見るべし、只一を以て貫いて工夫せよと示敎し玉ひたるなり、斯く云ふと、又朱子のは惡しき語と何でもないやうに思ふ、是も亦違ひ也、わ

へば酒と煙草をすく者、それを止める日には、酒の止め易き者と、煙草の止め易き者とあり、其やめ易き方には、力を用ふること多く費さず、又其の止め難き方には、務めて力を不ㇾ用ば止まぬ者なり、されば三省、一貫の後は不ㇾ入と云ふことには非ざるべし、簀を易へ玉ふ日に至りて、細人の人を愛するは、姑息を以てす、君子の愛ㇾ人は、德を以てす、正を得て斃んはそれのみとの玉へるを、よく／＼味ふに、常に忠恕し玉ふと見えたり、されば一貫の後とても、一貫の御工夫はありしなり、三省即ち忠恕のことにして、一貫の工夫なれば也、然るに世儒皆一貫すめば、餘のことはいらぬやうに覺えて、此の一貫を聖門の印可也とし、孔子の道統を繼ぎ玉ふこととす、國英も其の心得ゆゑ、此の後は三省などゝ云ふ工夫はあるまじと思へる也、王子の思召しはさうしたことには非ず、一以貫ㇾ之との玉ひ、唯と答へて、難問なき所に、禪家の頓悟、丙丁童子來求ㇾ火也の類、又釋迦の花をさしあげて見せ玉ふとき、迦葉一人微笑して、其の意を得、悟道發明し玉ふと云樣にも見ゆるゆゑ、夫れ故此の一貫を孔門相傳の極處と思ふも餘儀もなきこと也、すれど程子とても是非さうとは思召さぬと見えて、程子の語に、孔子の曰、參也魯也、然顏子沒後－得二聖人之道一者、曾子也、觀下其啓二手足一時之言上、可三以見二矣との玉へり、一貫のことをばの玉はずして、手足を啓くときのことをの玉ふを見れば、程子も一貫相傳の印可、此處が曾子成就の日とのみは思召さずと見ゆ、唯と云ふ詞、頓に開悟せる時の語と云ふには非ず、今日一通りのことにても、其事合點せしことには唯と云ふ也、詞のはつきりとしたる答を唯と云ふ、故に男は唯、女は愉すと云へり、愉はゆるやかなる返事也、夫子工夫のしかたを示し玉うて、一以貫ㇾ之との玉ふを聞いて、其のまゝ通じて唯との玉ふまでなり、悟と云ふことにては更になし、しかし一貫を聞き玉ふ後、大いに工夫は進み玉ふなるべし、扨又一貫とも云ふ語、尤なことを一括りにの玉ふ語なれば、なるほど大括りでなきには非ず、工夫の要を括りての玉ふ語也、扨元來曾子は魯也、故に一つに律義に工夫し玉ふ、天下のこと多き一つ／＼して居ては、らちあかぬこと也、夫をくど／＼とし玉ふ生れなり、こゝが魯鈍の所なり、禮記の曾子問一篇を見てみるべし、尤も曾子問は、曾子孔子

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子仁問學而—習此心とは、此の心に天理を存することを習ふなり、尤形の方をすつると云ふには非ず、專と云ふ字に心を付くべし、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國英問—此の問心を用ひたる面白き問也、一貫傳へ受けずして以後は、如是の一つ一つの工夫なき筈なり、今一を以て萬を貫く所が濟み玉ふ、すれば此の三省の工夫隨分親切にはあれども、一貫相傳以前の工夫なるべしと、國英思うて問ひたる也、然るに本と此の三省し玉ふ子細は、曾子御一分の上にて、外のことはなされよくて、此のことはなされにくしと見ゆ、故にこの三を立て、日々の工夫とし省み玉ふなるべし、それが自然と後の學者の一つの敎となれるなり、此の三箇條に强ひて拘はるべからず、何箇條なりとも、我なりかたきことを立て、三たび可省、畢竟三省は、忠恕のことなり、此の省ると云ふが貴きことなり、譬

下愚、亦此意、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問子夏門人―論語子張篇集注には、子夏子張の優劣を論せり、王子は兩方ともに取る合點なり、總じてきつしりとかた付けると理窟學問になる者なり、それにては益なし、此の章の子夏是言小子之交と云ふをも難じて、子夏の弟子小子にてはなしと云ふの說可出、なるほど小子にて無きにもあるべし、然るに早其の詮議へ亘る所理屈學問なり、兩方取り用ふるの益を失ふことを不辨なり、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

認擴充の字容易に不可看過、今此とうの學者動もすれば良知良能ぎりですます也、親切雖有餘未盡也、桀紂心地、是の語あまりけやけきと難ずる人もあるべけれとど、其の難ずる心即桀紂が心也、兼好が生を苦めて目を悦ばしむるは、桀紂が心也と云へる無理に非ず、碌々、小石の多く聚りたるを云ふ也、愚昧の人のごろ〱と暮すを云ふ也、成就了一何事を一つ成就することをも不知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標】案先儒謂程朱、共有此說、然文錄第四答倫彥式書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云云、又曰、心一而已、靜其體也、動其用也、云云、是似與此條相反、然不泥言語、而善觀其意者、就全文求其義、於自己心上、則實見其不相反、

侃問先儒—先儒とは程朱を云ふ、程朱ともに此論あり、動靜時也、虛靈不昧は體にて、萬事に應ずるは用也、動靜は時と云ふもの也と、即體而言用在體、靈照不昧の體に即いて云へば、萬事應ずるもの即ち其の中にあり、故に用在體と云へり、下の句も同じこゝろ也、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標】語出論語陽貨、集注程子以自暴自棄爲

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己可哀也已、

德章曰—替聖人とは孔子に替へて分量の目をせると云ふこと也、孔子的、孔子の九千鎰と同じ、堯舜的、萬鎰と同じ、原無彼我、言は本體より見れば堯舜も孔子も精金にて、分量の多寡の與かることには非ずと也、氣魄、きこんと云ふこと也、分兩上、即ち才力根氣上也、學問世話の功と、氣根の達者とを以て云はゞ、程朱は遙に顏閔にこえたる也、力量精神、力量は才力也、精神は即ち根氣也、自己心地、地の字付け字也、體

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先生曰爲—好名とは名を好む時は不知ことも知れるふりをし、或は人と爭うて我を立て、或は我が能をふけらかす、是れ學者の大病好名にあり、豈必務外、豈外を飾り名聞の爲に學問するばかりが好名とせんや、譽を聞いて悦び毀らるゝを聞いて悶ゆるも即ち好名の病也と、名與實對とは、世人よきと云ふ分が皆名を好むまい、そしりをいかるまいと工夫する也、故に不能免其貪著なしに一向に實をつとめよと也、實をさへつとむれば好名の心は自ら無くなるぞと也、尤のことと也、工夫好名、元來手間とりのこと也、安得更有工夫好とは、名を好む手間ひまはあるまじと也、稱字去聲に讀む、去聲の時はかなふとよむ、朱說は上聲也、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侃多悔—留滯於中とは、此の戒は侃對症の藥也、根から悔なき人の取用ふべきにあらず、云ふ意は速に改めて悔ゆる心を滯留せずして捨て忘れよと也、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喩聖、以分兩喩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喩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

には草を好しとするものにして、彼の好惡によつて生ずる所の善惡也、軀殼起念也、本體に非ず、○「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是二句四言の敎の二句也、無善無惡心の體、有善有惡意の動と云ふと同じこと也、扨此の理氣二つに分る、ことに非ず、只一箇の道理耳也、皆一の心耳也、其の靜なる處を理と云ひ、動く處を氣と云ふ、一物にして動靜の場によつて名のかはるまでなり、○「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書の洪範の語也、夫子の語で云へば無適莫也、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先生謂學者、頭腦は一身全體のつじ、大事の處、學問にも是あり、著落とは落つき處あると也、此頭腦を知れば學問が落ち付くと也、不能無間、間然すきま也、間斷也、一提便、舵をひつさげる也、如此なれば夢さめたる如くにはつきりとなることあらんとなり、通彼處、通彼の間に新本有於字、未見得、主意頭腦を未見得也、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擧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擧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

より草の生ずるに付きて、克己の工夫の方に心付いて、天地の間何ぞ善は難培惡は難去と云ふ問あり、是れ尤の問也、人々如此く思ふこと也、○先生曰未培未去耳、是れ又聞えたる御答也、其培するとだに間斷なければ生せぬことはあるまじと也、是れをしらして衆人への敎へ也、○少間、これからが六ヶしき也、此の以下は薛侃への敎也、一等引きあげて高き論也、故に侃も早速に不通る也、○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とは、軀殼はからだ也、善はそだて難く、惡は去りがたしと見るはこれからだを傳ひて來る善なり、意念以下の善惡なり、此の意念以下からだの上にて起つた善惡を見る、故に善は生じ難く惡は生じ易し、克己の工夫甚だしにくき也、本體上にて見ればなるほど善は爲易きものなり、親へ孝、君へ忠、皆本體の持前にてなし易き也、本體へ心を付くべし、すべて傳習錄を文字上にて義理詮索しては其の本意知れぬ也、王子の書每に如此、唯これを目錄にして、我が心中で引合せて見て可知きこと也、本心本然の善は火の上へ燃え上り、水の下へ流るゝ如し、善のしがたく、惡の去りがたきと云ふことなし、○天地生意花草一般、天地生々の心から見るべし、花善にして草は惡と云ふことなし、此れ只一つの生々から花も草も生々す、本體もと善惡の分なし、善惡を立てゝ見れば論語にもある父羊を攘みて、而して子これをあらはすは正直にして善也、而るを夫子父は子の爲に隱し、子は父の爲に隱すとの玉へり、隱すと云ふことは不直にして惡也、すれども良知に於いて父の爲に隱さねばならぬ也、事の上で云へば隱すは不直也、よく心にかへりもとむべし、事上から出て花を好む日には花は善、草は惡也、然るに又草を好む日は又草は善、花は惡也、例へば巴豆大黃は毒草とて惡み、人參黃芪は神藥とて善と立つれども、一瀉して生を助る日には、參芪は不見して巴豆大黃を求むる也、賢く參芪を善とし、賢く巴豆大黃を惡と見る醫者は皆人を損ずる也、我が好惡に依つて立つる善惡ゆゑなり、すべて好惡より善惡の出づるは惡しきこと也、善惡から好惡の立つがよし、譬へば神藥を用ひてあしき病には參芪は惡也、是を惡んで巴豆大黃を好むは是れ父の爲に隱し、子の爲に隱す心也、然るに是れ又事の上にて論ずれば直に花を好む日には花を善とし、草を好む日

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一循於理、手前分別なきを云ふ、未即去亦不累心、去られぬ時去らぬとて心にかゝることなきを云ふ、大方の人是非去りたいと思ひ込む故、父の命ありて用をなして居ても、その草を去りたき意思胸中に横在する也、この一物の横在するあれば、父の事を勤むる方が純一ならざる也、畢竟物無善惡、前の如く段々いへば又それに固滯して如此の疑問生ずる也、可見此問又物と心とを二つに分けた見所也、つまる所物に善惡はなきかと也、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上の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と云ふを指して云ふ也、逐物、物の上を格すこと也、義襲而取、これ物の上義理に差ふ樣なれば、義とは不云る也、義襲而取と云ふは、隨分と物の見事に義理に叶ふを云ふ、然るに是れ外よりうちかぶせたる物にて、本のことに非ず、本の義は心上から湧き出でて宜しきを義と云ふ也、則如何は作好作惡に非ずやと、却是誠意意念は意念なれども却是誠意なり、不是私意、善を見て善と動くは私意に非ず、吾好む者は惡も善となる、是れ私意也、故有所忿―惡を惡むに、一分の意念つけば有所忿懥也、好善に一分の意念あれば有所好樂と云ふもの也、伯生曰、孟源が字也、側より問ふ、不除是甚麼心、こゝを自心に體認してみよ、合點ゆくべしと也、○侃去花間草―此章は、王子の意をよく體認して心上へ工夫を用ひざればとくと濟まぬ章也、文字上にて說を求め、此の義理彼の義理と云ふては本の事には非ざる也、薛侃花を栽て置いて其の間の草を去るに、去れども〳〵あと

裁成輔相、易泰の大象裁成は天理を切りもりすることと也、冬寒きは天理のなり也、そこを切りもりして寒にあたらぬ樣に家作でもして防ぐの類、輔相は天地のたらぬ處を此方から助けるを云ふ、草木でも生るは天地の所作なれども、つかへることあり、時に灌漑培養するは是れ人から天の造作をたすけ奉る所作也、是佛老意見、前所謂若在無善無惡上云々のいき方也、却是、若全無好惡くば也、無知覺的人、ゆきつき次第の途方なしのこと也、是れは花を花とも思はぬ人を云ふ也、何の差別もなき人也、何としてそれを無有作好惡人と云はんや、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

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

【標】書洪範皇極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侃去花間草―難培とは難養也、此等とは侃が云ふ所を指して云ふ也、軀殼とはからだと云ふこと也、理之靜とは理の本體即未發の本體、佛氏無善無惡と云ふ、惡と認める故惡となる、たゞ〳〵其の方へ著して其外のことには頓著せぬ也、是れで天下國家は不治る也、佛書多き中に一つとして天下の政事の書なし、然れば出は出任せ、是れ聖人の家法と異なる所也、○著在、一向に貪著する也、遵王之道、王道と云ふこと也、此外に王道の入ることはなけれども、洪範の全語に依つて云ふ也、會其有極、有極はつまり道理のこと也、道理の所へたはねが落ちてくるを會と云ふ、其中に合ふと云ふ義也、極とは中と云ふこと也、方形造りの屋の極と云ふ、極とは四方の軒のかねになる者也、天子四海のかねになること如此、故に皇極と云ふ、

解を考ふるに、十歳より七十までとして積るに、日々十枚ほどづゝに當ると云へり、精神氣魄の大なるを古今只一人耳、○考索著述上、古註の文義を考察し、新しく註解を著述す、○若先切己、是より王子の御自分に取つての了簡也、一己の上に親切にす、○自然不暇及此、自然に一艸一木迄定理ありと求むる暇はあるまじと也、○到得德盛、扨又修己德も盛んに成つて後世此道を明にせんとならば也、○孔子退修、孔子は此の道を天下に行はんと思召して、色々となさるれども時に不行、故に不得已して六經を修む、繁多なるは皆削り玉ふ、あたまから書物詮議をし玉ふに非ず、夫れも繁多なるは刪りて易簡に就き玉ふ、退修六籍、刪繁就簡、此の卷內に其の論あり可考、○著許多書、經書の外素問難經韓文等の書迄手を入れ玉ふ、是は益なきこと也、○倒做了、孔子のなされ方とも倒さ也、始め修己に親切にして、後に考索せば是也、○無交涉、出合はぬこと、不相通也、書と我心と別々になりて出合はぬ也、道に交りわたる也、○從前、以前と云ふこと也、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

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標】繼往　張橫渠曰、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中庸序曰、繼往聖開來學、○下卷五十版、孔子氣魄極大章可幷案、○案孔子盛時、欲行道於天下、而周流于四方、及其知終不可行之當世也、不得已而退修六籍、以詔後世耳、修六籍者夫子不得已之所爲、非其素志、士德問曰―氣魄とは今云ふ根氣と云ふこと也、○繼往開來―此處が朱子の器量、平人の不及處を見るべし、或人曰、朱子一生の語類文集或問通鑑等諸書の註

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硏、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錬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金、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喩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求日減不求—耶律楚材と云ふ人の語に、時の人起一利不如去一害と云へり、この語政のことを云ひたる語也、然るに一己の工夫、存天理去人欲にも益ある語也、此處の語によく合へりと也、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

と弱き者の息災とは、同じ息災にても雲泥の違あり、其の如く聖人と云ふ中にも才力に同じからざることあり、○五千鎰者而入一分兩輕重は殊の外違ひたれども、一つに打込んで見た時は同じく精金故えりわけられず、少しにても惡しき金あれば是ぞと見ゆれども精金ゆゑ也、今日の人と云へども天理に純らなれば、其の才力たる所の分量いかほど微少にても聖人の御同坐へ交りて少も恥しからず、此の天理人々皆あり來りのものなり、人欲尤克ちがたきものなれども又力ではかたるゝ者也、故に人皆可レ爲二堯舜一と云ふ也、それを天下の事について、何もかも知り盡し、何ごとも皆しかねぬ樣にして聖人になるべしと思ふは大なる違ひ也、尤人欲淸く盡きたる人は何を聞きても通じ易く何をしても成り易かるべし、孔子の如き是れ也、是は生れながらの聖人にして少しも人欲なく、天理ばかりの御生れつきにて、しかも十五から學に志して、七十の御時に矩をこえ玉はず大聖なり、それへ今日の人欲だらけの人が、書を讀むこと多く天下の事物を知ること精しうして、それで至らうとは思ひもよらぬこと也、然らば聖人にはなられぬと云ふは、聖の聖たる處才力にあらずして、在レ純二天理一筈のこと也、譬ひ一兩の金なく、僅か一歩の金なりとも、此の一歩の精金なれば萬鎰の中へ打込みませても不レ恥る也、例へば何もかも格物窮理を盡して、其の分量萬鎰に及ぶとも銅鉛のまじりもの多ければ、聖人と同坐はならぬ也、其の上惡人と云ふ惡人に才力なきものなし、善人と云ふも唯とぼしきものは天理道德也、此の天理道德をもとめ、精金になるには鍛錬せざれば不レ成、人欲すくなければ成りよし、人欲多き今日の人は、骨折り多くいる也、故に成色愈下れば則鍛錬いよ〳〵難しと云へり、輔にかゝることは、金の上にては迷惑なるべけれども、精金となれば萬代の寶也、交りもの多る中は吹く度に其の交りものだけに量目減ずる也、精金になりて後は、幾たび吹いても目減することなしと云へり、この精金になるが如し、聖賢になることも成つて後の樂は喩ふるものなかるべし、○己百己千、苦勞艱難して始めて德成就すると云ふ也、

後世不レ知三作レ聖之本是純二乎天一

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煆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

聖人可學而至此問に二つの意あり、聖人可學而至と聞けども然も伯夷伊尹を見るに、此人々は隨分修行に怠りあるまじきに、彼れが如きも孔子には劣れり、然れば學んで聖人には至られぬかと思はるゝとの問一つ、又孟子の伯夷伊尹を皆聖人と許せる處何處にあるやとの問是れ一つ也、王子の答を以て見れば、右の如く此の問に二つの意あり、孟子に伯夷は聖の淸者、伊尹は聖の任者とあり、皆聖人と云つてあり、すれば孔子も同じことかと云はば才力終に不同論語に伯夷叔齊は古賢人也との玉へり、堯舜を問うたらば賢人とはの玉はず、聖人との玉ふべし、然れば伯夷伊尹は聖人と云つても又堯舜孔子などよりは落ちて見え、自ら聖人と云ふにも段が立つて見える也、孔子の御詞にも、賢人との玉ふを又聖人と云つてはあはぬ樣なれども、それは孟子にてよく聖人と云はるゝさばき見ゆるなり、伯夷は淸の場は孔子にも恥ざるなり、淸一と通りは聖人也、伊尹は任の場は孔子にも不讓也、任一と通りは聖人也、然るに此の段は其詮索に非ず、孟子にて一と通りは濟みたれども、一念精微の所の詮議が濟まぬ故、其の精微の所の論也、伯夷が淸、伊尹が任、其の淸其の任一と通りは少しも人欲なし、精金の如し、精金とは少しも混りなききつすゐの金を云ふ、百錬の精金など云ふ、○成色足、精金たる所は色にて見ゆる也、少しにても赤味あれば銅の交りあり、白味あれば鉛のまじりある也、其まじりなく成就のしあげにて見事なる色を成色と云ひ、足色と云ふ也、○才力、才は心の力也と云うて、この心の働きを云ふ、才力に大小ありても同じく聖と云ふは、例へば稟賦に强弱あれども、疾なければ共に是を息災なと云ふと同じ、然るに稟賦の强き者の息災

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絶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錬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錬之工省

忠の誠あらはる、彼の薪もなく油なくして火の燃ゆること有らんや、また〳〵燃ゆることありても、物に於て益なし、是を無根の火に譬ふ、火ありても世に益なし、今時も誠一つのみと云ふ人多し、其詞に於て間然することはなし、然れども其益なきを見れば、雨夜に出づる火燈しの火に異なることなし、中庸にも誠は天の道也、是を誠にするは人の道と、なんぞ誠にせずして誠と云ふことあらん、故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云々、○惘然、うつとりすること也、○請是、一本作請問、通ずれども劣れり、○請是、一本作這個心、○見善即遷、易益の大象に曰、風雷益云々、王子則の字を即にかふ、○助長、求光景病也、外馳說效驗の病なり、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朋友觀書多――摘吏語に、罪人の罪惡をかゝげ探るを摘と云ふ、此の摘字も其の意也、○未嘗異也、欲爲聖賢之志也、この云ひ合せはひしと合うてをる也、○其餘、前の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所は格別也、其の餘はと云ふ氣味也、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

とて、一朝一夕のことにて涵とは不云る也、數年水へ涵しおけば自然と濕ひ通ずるを是れ涵と云ふ、養も同意也、如何ほど美味にても一朝の もてなしを養とは不言、麁相にても年を重ねふるまふを養と云ふ扱この問、常に朱學より來るそしり也、隨分よきぶんにて王子は涵養の方はよけれども、講求が欠けたりとそしる也、侃が疑も亦それ也、○私意、此の方からだより出た心を云ふ、故に面々さばきを云ふ也、其所欲銘々に違ふなり、本心良心は天より受けたる心也、故に千萬人同じ心なる故、心の同然是れ也、○私意認不眞、私意を私意ぢやと覺えられまじと也、取違へがあるべしと思はる、是れを正に恐る云々と云ふ、○體當、身に引き當つる也、體認と云ふと同じ、是れ王子の講求也、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擧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擧虚明意思云々、一事其意を譬へて云はゞ、唯誠一つに存する、此の誠而已と云ふは尤のことと云ふべき樣なれども、然も是にては何の益もなし、如何となれば、今先づ誠を火に喩へてみよ、火は薪に燃えつく、故に固きものをやはらげ、苦き者を甘くす、然らば此のことありて而後の誠なり、親に孝を盡して而後孝の誠あり、君に忠を盡して而後に

○於工夫上又發病―死々守着は是れ心を守りすくめて殺す也、心を籠著せしむると云ふもの也、喩へば足が惡き方へ行くとて足枷を入れるが如し、如是すれば惡き方へは行かざれども、其の代りに善き方へも行くことを不能る也、是れ心の妙を亡す也、大なる害也、故に於工夫上又發病との玉ふ、扨此初學の工夫如此用ふるも亦好しと云ふことを早々に不可見過、初學から餘り吟味過ぐれば、一も不取二も不取る者なり、少費一ありともさきぐりなしに先づとりとめて可見、志立つるさへ難し、況んや持は尚難し、先づ取りすくめてなりとも可持、其の上には此の論肝要なり、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專涵養―涵はひたす也、縱ひ大海の水へ漬けたれば

使レ知出-入無レ時莫レ知ニ其郷一、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ニ著-落一、若只死-死守-著、恐於ニ工-夫上一又發レ病、

○侃、薛尙謙也、此の先生の答へ、侃が病に對するの藥也、此等教の術也、立志と云ふと持志と云ふと大かた同じことにて、少し子細あり、持と云ふは養生也、立ちたる志を持つ也、病人などのよくなりたる時大事にかけるが如きを持つと云ふ、持志の字孟子に出づ、如痛と云ふを見ればよく心を用ひたる人と見えたり、心痛の時は外のことも思はれず、唯一途に此痛を思ふ、其の如く持レ志也、○管、俗に云ふかまふと云ふ意也、今日の吾人の如き者へは何とぞ如レ此く教へたきもの也、然るに如レ此く心を用ふる侃へなるほど尤なると也、若し先生のさうしてされよとの玉ふ時は、心をにぎり殺す也、こゝが教なり、○出入無時、孟子盡心にある語也、孟子にては此語は凡そ人の心を云ふた詞也、取り留めもなく出たり入つたりする衆人の心皆如レ此、道理へ向くかと思へば非義の方へ向ふ、是れを出入無レ時と云ふ、然るに心の妙又如レ此、聖人の心と云ふとも出入無レ時也、今出と云ふ案內もなきが本心のなり也、朝から晩まで存行のこと而已へ心が向ひ居玉ふにも非ず、聖人とても色々のことへ向ひ玉ふ、仁を問へば仁へ向ひ、義を問へば義へ向ふ、すれば孔子と云ふとも、心は莫レ知ニ其郷一もの也、只平人の心は義へ向ふべきも不義へ向ふべきも不レ知、出入無レ時忽ち違ふ也、聖人の心は仁へ向くも義へ向くも皆知れて不義不仁へ向ひ玉ふと云ふことなき也、こゝが聖凡の違め也、聖人とて心をじつとして居るものにはあらず、故に心ばかりは我ものにならぬ物也、その筈也、この心即天心也、故に藤樹先生曰、皆人かからだの中にある心と思へども、心の中にあるからだぞと、常に子弟を教へられしと、面白きこと也、出入無レ時の論前にも出でたり、○死々、殺す也、侃がやうになしてゆけば終に握りすくめる也、扨この弊なき工夫はと云へば良知也、良知に從へば、握りすくめも、又取放しもせぬなり、但本道を云へば如レ此なり、

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右元靜所錄、

延平云―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是語見延平答問論語公冶長篇註亦載之○按ずるに此辨王子の深く思召のある處也、王子心即理との玉ふを能々可味也、後世即物求理、物を逐うて喪其心の弊實に心理二つとなる故也、其の端は延平先生の此の立言より出づ、王子辨じ玉はざることを不得、よく王子の意を得て後は、延平の語を助けて見るも恐くは妨げなけん、覇者の行ふ處王貴亂をはらふ處は理に當れども、其心根は私欲也、故に仁たることを不得る也、又世に望みなきものは私欲はなきが如くなれども、行ふ處理に不當、故に又仁たることを不得る也、故に當理無私心様にせよと也、朱子の愛の理心の徳も、爰に本づく、又窮理の説も爰に根ざす、心と理とをわけて二つにする時は支離決裂の病あり、○當理而無私心、而の字にて二つに見る也、當理而無私心と云ふが延平程子の仁の註也、○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此の情欲を斷つが佛家の見也、父子の間は親に繋がれ、君臣の間は義に繋がる、五倫皆然り、故に此の萬欲を離れ天地開闢以前の物にならんと也、扨萬欲に不染は無欲に似たり、然れども天地陰陽生々の道理に非ず、故に先生は不當理との玉へり、延平の言も爰の病を思うての玉ふかと也、○一統事、畢竟一つことで私欲也と也、如何となれば佛氏は畢竟私己一箇をよくせんとするより、萬事を放下するなればつまるところ私心なり、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

墨氏兼愛は不㆑知㆑仁とす、孟子初め諸儒の說あり、其意によく似たる故の問也、むつかしき論也、仁者以㆓天地萬物㆒爲㆓一體㆒と云ふが學問の根元、天地の物を生々する處行き屆かぬくまもなし、然れば仁者は天地と一體なれば如㆑此筈也、吾が心中に一物も隔てなきが一體の心也、凡そ人は皆先きにかゝる故、聞えぬのなんのと云ふ物がある、故に一體の仁を失ふ、爰を合點するが肝要也、譬へば仁は何を云ふぞ、枝葉花實もなき處なれども、其の實の中に仁あり、是れ即ち仁也、是が枝葉とも花實ともなる、是れ造化の働き、即ち天地の形象也、天地の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皆造化の妙也、晝となり夜となる、是れ又陰陽造化の妙也、如㆑此なれば切るも殺すも皆仁也、此の生々無息なる物、是れ天地の心にて、即ち仁也、故に仁者以㆓天地萬物㆒爲㆓一體㆒と云へり、○瀰漫周遍、天地四方へわたりはびこる也、周遍はあまねき也、○六陽、十一月より四月迄を云ふ、○木之生意、梅の實に芽を出す處の尖りたる處が發端也、○下面有箇根、天より受け得た本性の根はあると也、○愛無差等、是れ墨氏の學而孟子と辟と之との話說中の語にして見㆓滕文公上篇㆒、墨子の兼愛は仁に似て仁に非ず、佛氏平等云々の說と同じ、我が親も人の親も一般にす、今爰に飢死するに、一物を以て是を助くるに、吾が親と人の親と有るに吾親をすて他人に進むことをせんや、先づ吾親にすゝむべし、大學にも老㆓吾老㆒以及㆓人老㆒の意可㆑見也、吾親を愛するの餘り、以て人の親に可㆑及、仁㆑民愛㆑物は自然の一體也、○他無根、他とは墨子也、○孝弟爲仁、孝弟は行の上、仁は中に主たり、仁あれば孝弟の行あり、孝弟なれば仁は自ら中に具れり、○裏面、孝弟の中より也、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㆓私心㆒、當㆑理與㆑無㆓私心㆒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㆓私心㆒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折㆓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㆓世間一

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程子云—天地萬物とは天地の間一草一木迄殘す物なし、夫れと我身と一體と云ふは、仁者の無私の本體を云ふ、學者の今日目當とする處不知して不叶處也、

復る也、復は本復の意也、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知至善―所止とは止り據る所の場所也、○紛然外求、どきまぎとする也、外に探しまはれば、本然も紛然たり、外求とは外事物の上に道を求め、至善を求むる也、○不妄動、爲名利に不動也、○一心一意、無他念也、○在此處、至善也、○慮、慮と云ふを今時の分別のことと思ふは非也、今時の分別と云ふは至善を見付けぬ前のこと也、此慮は至善を知つてそれを曲尺にして慮るを云ふ、此を本の慮と云ふ也、或思慮は意念也と云つて惡む人あれども、萬事を出次第にしてはゆかぬこと也、さるに依つて書經にも思曰睿々成聖とあり、然るに王子大略是と云へば未可ざるが如くなれども、然れども是也、此の上は人々の位に在ること也、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

修則和、

工夫難處—大段とは多分と云ふが如し、十の物八九は正しき也、身修ると也、大學の一書は明明德於天下者と云うて誠意に止る、扨格物は誠意のあとにつく誠意なれば多く何事もたがはじ、其中に力を用ふる處あり、是れ格物也、難き處はたゞこゝがいかんところと也、○已發、已發の方と云ふこと也、○則中、其體中に歸する也、○則和、其の用和に當り合ふ也、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標】自格物—案此意先生大學問、及文錄第七親民堂記詳盡、又第九卷書朱子禮卷二一編並見其實用、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標】案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與先生所說意自別、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至善者性也—本性惡なし、水の流れの中に泥をなすが如し、是れ凡そ人の善性也、根元水にかはりはなし、もと添ひ物ゆゑ惟惡にて終らん、故に其の至善に

じても何の益なし、漢唐の儒者口高上の論を云へども、口耳頓放にて其行みるにたらず、○義襲而取、義を外むきよりおそひ取る也、但し孟子養氣の章の字なれども、孟子で云ふとは義少異也、孟子で云ふは一事の義を上はばかりにして、浩然の氣を取るを云ふ也、浩然は日ごろ無間斷義を集むるで生ずるものぞと云ふに、つひ非義襲而取之と云へる也、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問格物於―於動處用功とは事ある時は用ふる工夫かと也、○必有事、致知格物を仕事とする也、王子此の必の字に氣を付けて見玉へる者なり、必の字に氣を付けて見れば動靜を貫く意見ゆる也、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

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先生曰今——心外無物なれば、物は心の物なり、心に違うて良知如何せんや、良知なれば格物は自然にある、如此くに論ずる者さへ皆口耳に流れて、四寸の學となり、五尺のからだの益はなし、ましてや口耳の學をするものをや、○流口耳、言は心術をよそにする也、○能反於此乎、言は何として本體心術へ立反らんやと也、但し反字は及字の誤かと思はるゝ也、○天理人欲、別れ易き樣で實は別れにくきもの也、年久しく鹽じみたる人欲なれば、天理と思ふ中に人欲あり、又性は本と善なる故、人欲と思ひたるに天理あることもあり、喩へば、今補藥瀉藥を一つに煎じたるが如し、是れが補、是れが瀉と分ち得難し、故に程子の學窮理せよと教へ玉へり、然れども向へかゝつて濟むことに非ず、我が心へ立ちかへりて省察して、直きに人欲と見ば、縱令見違ひなりともそれにはかまはず克治すべし、只其の功をやめざれば、終には今日人欲と見たるが天理なれば、此の天理なるを知る也、○扨省察克治、宋朝以來學問の箇條となれり、然れども以前より省と云ふこと多く書冊に見えたり、扨一箇條とはなれども、其省察と云ふもの多くは向ふに物を置いての吟味也、それにてゆくことには非ず、王子のは心の立反るを云ふ也、○頓放、語錄解義に曰安置也と、かまはずして其のまゝ置くを云ふ、是れにては理を講

中ニ有レリ精、精中ニ有レリ一、

○○○萬象森然、萬物草木禽獸まで皆此中に列つて居る也、吾が本心にてすれば何をしても皆道理の儘なること、天地の無聲無臭が即萬象森然の根元也、今日靜なる時も天地の間に震の氣のたゆることなし、平日は靜の震、動く時は動の震也、冲漠無眹に非ざれば純一に至ること不レ能る也、心中に物在つては純一に至ることなし、故に一之父と云ふ也、○萬象―近思錄にも載す、萬象とは凡そ天下の中にある物を指して云ふ、○森然、しげき也、物の連るを云ふ、○冲、虛なること、○漠、ひつそりとしたること也、冲漠無眹は一の方也、萬象森然は精の方也、父と云ひ母と云ふ共に本と云ふこと也、其中冲漠無眹は生み出す本ゆゑ父と云ひ、萬象森然は生み出したもの故母と云ふ、然れども一中有精々中有一で、初めより二に非ずと、父と云ふは生み出す種を云ふ、工夫を以て見るべし、冲漠無眹に非ざれば純一に至ることなし、无レ聲无レ臭が萬事の根元也、故に一之父と云ふ也、扨萬象森然を精の母とは、擇み精うすることは萬象森然たる故也、然るに本二に非ず、故に一中有レ精々中有レ一と云ふ、

心-外ニ無シレ物、如シ下吾ガ心ニ發シテ二一-念ヲ一孝スルガ上レ親ニ、即チ孝スルハレ親ニ便チ是レ物ナリ、

○○○○心外無物―元萬物一體なる故、萬物皆我度內の物也、故に心外無物と云ふ、孟子も自反而誠萬物皆在レ我との玉へり、物と云へば皆人外の物とす、なるほど外物で無いでもなし、天地の間に形象あるほどの物は皆物也、然れども無誠無物と云へり、無意は無物、然れば心上の物也、心をのけて物をみると物を逐ふ也、

先-生曰、今爲ス二吾ガ所レ謂格-物之學ヲ一者、尙多クハ流ル二於口-耳ニ一、況ンヤ爲ス二口耳之學ヲ一者能ク反ラン二於此ニ一乎、天-理人-欲其ノ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尙謙問―把捉著、捉は音莊、入聲、握る也、把捉はつかまへて握りしめる如きを云ふ、心を動かすまいと云ふ主意へかゝりて硬く把捉すと云ふ也、告子が心を不動方を云ふには非ず、告子が不動心の方を云はゞ放下也、孟子公孫丑上に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と、如此萬事を放下して心を不動也、心に求むると動く故、少しのちがひ違ひは夫れきりてほつからかす也、然るに其の主意見込み動かすまいと握り詰めたる處にあり、〇今日の人其心を不動とするに、どのやうにするぞと云へば、誰人も皆告子風也、然るに根から告子風を去つて無くしてもゆかぬことあり、似たることにて異なる也、把捉を以て、心を動さゞるを存養と思ふが、告子のゆき方にて大なる違也、本體は可動には動くが本體也、火事と云へばやれと云つてかけ廻り、働くが本體、是れ動いても動に非ず、あやまるべきことには褐寛博にも心中よりひりくと動いてあやまる也、〇心之本體原自不動、不動轉を云ふ、誤つて槁木死灰に落つべからず、心は活物也、動が心の用なり、文字に泥んで傳習錄は見えぬ、〇性元不動、性に元來くるひはなく、理元不動と云ふも、理は元來くるひなき者ぞと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眹、冲漠無眹即萬象森然、冲漠無眹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

を合點し玉へる所也、○不盡傳、全く缺け目なしに傳はらぬと云ふこと也、なる程孔子の道は曾子へ傳はりたる也、すれど不盡傳也、又盡不傳と字をおけば根から傳はらぬになるなり、さうしたことには非ず、皆が皆迄不傳也、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只存得此心―過去未來事思之とは將迎也、常に見在すとは、當下良知を存することも也、歌に「さし當る言のはばかり思へたゞかへらぬ昔知らぬ行末」、大慧禪師の何事にも當念當念と云へるも見る所あり、然るにまたこれを此方の當下良知と一つ場處と思ふは大違也、儒佛何ぞ同じからん、扨此段など言句に執滯して看あやまるべからず、過去を思ひ、未來を思ふが當下良知にて、思はぬが放なることもあり、明日の事務を今日思ひ調べるので今日の當下なることも多し、周公の古を考へ、後世をはかり、夜以て日に繼ぐ、是れ即ち當下也、孔子の遠慮も同じ、不慮は却つて放心し、聖賢は千歲一日の如し、此の段云ふ處は、往來憧々の思念適莫將迎間雜等の思ひを云ふ也、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言語無序―是れも言語の次第を失ひたる上にて工夫詮議すれば窮理也、さうにてはなし、其序なきの根を可視、心不存故也、孟子の知言との玉ふも是れ也、我言を知る也、我言を知れば天下の言を知る也、浮淫邪遁に依つて蔽陷離窮を知る、是れ言を知るの道也、

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標】顏子沒而聖學不傳、是文錄第二別湛甘泉序中之語、今案象山集要第五曰、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然象山專在事業上論之、與王子所說異○文王―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

顏子沒而聖學亡―こゝからに見處の子細あること也、顏子以後曾子あつて聖人の道統傳れり、然るを顏子沒而聖學亡との玉へば、曾子ともに聖人の道をつぎ玉はぬと見ゆ、孟子公孫丑上篇に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云々とあり、曾子のことは不見、然るに顏子には氣風なし、曾子には魯鈍なる氣風あり、僅に氣風あれば早や天と不似、天に不似時は全き聖道に非ず、分厘はども缺け目ありては聖道の純道に非ず、然れば聖道亡ぶと云ふべしとなり、○不能無疑、曾子子思孟子の大賢有る故に疑ふなり、○循々然、此語道びかれてよき處へ出でて後の語也、故に見破後如此と云へり、循々はそれなりに急がずたるまず離れず取つかず、敎をなすを云ふ、○見破、全體を見開きて後也、○亦難以語之博文約禮迄は孔子の導き也、是れ以上は言語を以て人に語り難し、○雖欲從之と云ふはあれみやと道の全體を見付たるを云ふ、扨それを手に取らんと思召せども ならぬ也、それに從はんと欲すれども未由也已と云へり、○文王望道未見とあるも右の意也、道はなりのなき者也、故にとりとめられぬもの也、是れぢやとなりの付きたるは、眞見に非ず、道死物になる也、○眞見、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是れと見定め、見窮むる者は道に非ず、故に未見との玉ふ處、眞の見也、是を眞見とする處亦王子道

纖塵染著、少しの汚れの染みついたことにてなしと也、

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項上、項は品と云ふこと也、大底件の字は條の字の意也、一件二件、一箇條二箇條と云ふことを、俗語に一項二項と云ふ也、箇條の上也、然れば項は箇條のこと也、一應、一切と云ふが如し、無寃錄に一應は猶言凡也とあり、俗語也、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和乎、先生曰、在二一時一事一、固亦可レ謂二之中和一、然未レ可レ謂二之大本達道一、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レ謂レ無、但常人之心既有レ所二昏蔽一、則其本體雖二亦時時發見一、終是暫明暫滅、非二其全體大用一矣、無レ所二不一レ中、然後謂二之大本一、無レ所レ不レ和、然後謂二之達道一、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二天下之大本一、曰、澄於中字之義一、尚未レ明、曰、此須三自心體認出來一、非二言語所一レ能喩一、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二天理一、曰、去二得人欲一、便識二天理一、曰、天理何以謂二之中一、曰、無レ所二偏倚一、曰無レ所二偏倚一是何等氣象、曰、如二明鏡一然、全體大用無二纖塵染著一、

【標】自心體認—此卷七十七版、劉觀時問條、當レ並二案之一、孟子公孫丑問、何謂二浩然之氣一、曰難レ言也、程子曰、觀二此一言一則孟子之實有二是氣一可レ知矣、於二先生一亦言レ之、

喜怒哀樂—七情未發の時、喜ぶべきは喜び、可レ怒は怒り、自然のまゝ未發の中和のまゝなる處は常人の不レ及處也、其の中に一品の小事の上には、喜怒の來るべき時として位のよき時は中和のまゝの如きもありて其位中節とも云ふべきか也、〇一時、上の臨時と云ふに應じて云ふ、〇一事、上の一件の小事と云ふに應じて云ふ〇大用、全集作二瑩徹一、當レ是也、三編亦作二瑩徹一、〇

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標】吾向一卷內廿九版、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云云、又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時也、

伊川謂一事に觸れて心おこるゆゑ喜怒其心に依つてあらはる、其以前は喜怒の發なし、是を中と云ふ、然れども是を求める者ゆゑに情也、伊川は求めなとの玉ふ、然るを延平はそこを求めよとの玉ふ、○做一物中と云ふ一物、○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向はさきにまへにと也、寧靜をとめて本體とするは誤りなり、皆氣分のさた也、無人欲は何時も本體也、○涵養、此にては帶びて云へる迄のこと也と見ゆ、省察上用功とは、未發の方につく字也、すれば只帶びて云へる者と見ゆ、○下手處、本體に下手の處が知れざるゆゑ、間斷なく心がけよと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標】先儒—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章、集註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先儒曰—先儒とは伊川也、○不然、聖人に高下なし、自然の象也、○無往而非、元來地は天の中央にある者なれば、地の外皆天也、今我が座して居る處も即天也○九地之下、九地も九天に應じて地も九地と云ふ也、○大而化之、聖人の道は天の元より高く、地の元より卑きが如くなる也、化とは變化自在なる也、○如山嶽、嶽は山の根張りも廣大にして、上も又高きを云ふ、俗にだけと云ふは誤也、だけは高き也、年のたけたと云ふも年の長じて高き也、○守、化の反也、賢人は高きも卑きも自在なること不能、故に守其高而已也、○百仞、仞は六尺也、すれば一間也、百仞は六百尺也、すれば六百間也、孔安國八尺曰仞、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延平却敎學者看

物來順應、

【標】一切皆―案此處是致知之實功、孟子盡心下云、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寂然不動語出易係辭○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好色―扱此問は、私欲の中で重き名利色を擧げて、是れ私欲也と、然るに間思雜慮は、私欲とは云はれまい、心の官は思ふなれば、思慮分別もなければならぬ、然るに疎んずるは如何と也、○決、王子の方より、○一切、おしなべて也、○此章を誤り認めて思慮なからんと欲するは大なる過り也、思慮は便ち是れ心の用也、大學に云ふ、慮而後能得と、論語に、子曰、不遠慮則有近憂と、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と、周公思兼三王、具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と、然れば思慮は本心の用也、間雜の二字は便ち是れ私也、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志至氣次―此の說王子始めて發せしに非ず、朱子以前の舊說皆王子の通り也、暴、粗暴の暴字にてあらだてること也、そこなふと訓むは思はしからず、氣をあらすなと云ふこと也、○夾持說、對揚して說くと云ふが如し、物を兩手に夾み持つて夾持と云ふなれば、對揚する意也、扱志と氣と二つ說ける子細は、喩へば主君の非なる處を諫めんと思ひ立つは是れ志也、然るに其場に於て其勢に屈し、畏縮して不得諫は氣弱き也、故に持志と養氣と二つに說く、然れば王子の說非なるかと云へば非にあらず、尤のこと也、其氣屈するも畢竟志の堅固に不立るによりてなれば也、

れ、心其の見る物を追ひまはるは、是れ俗人の姿也、耳の聞くに就て心の引出さるゝも皆同じ、是を喩へて次の句に述べ玉へり、官を選ばんとて人君自ら飛び廻つて其の役處へ至り玉ふが如し、豈如此の天子あらんや、若如此なれば君に非ず、心は口の芻豢を甘んずるが如く理義を甘じて何ごとも此方へ引き付けて見聞く筈のもの也、○要如此、端拱清穆を云ふ、○要調軍、輕き武官を調軍と云ふ、いくさばかりを軍と思ふは非なり、調はえらぶこと也、○君體、人君の體格也、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刧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刧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著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標】六卿分職—書經周官文案、太師太傅大保爲之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之三孤、合之謂六卿、其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明朝制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也○心總五官—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々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云云、○今案論語季氏篇、說九思、非是逐在物上者、宜深思之、

心要逐物—端拱、威儀の正しきを云ふ、○六卿、此處は周の制の六卿にあらず、明朝の六卿のこと也、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を云ふ也、何れも何尙書と云ふ、吏部尙書は文官の役人を云ひ付くる時、其役に云ひ付くべき人を選んで申上ぐることを主る、又武官を云ひ付くる時は、兵部尙書より其人を吟味して申上ぐる也、戶部尙書は、民の年貢等を主る、禮部尙書は、禮一まきのことを主る、兵部尙書は、軍のことを主る也、刑部尙書は刑罪のことを主る、工部尙書は、諸細工のことを主る、皆尙書と云ふことは、各其一官のことを書きたる書藉を主るが故なり、○心統五官、耳目鼻手足の類也、五官のこと也、家語及荀子等に見えたり、眼耳口鼻手足の類は、六卿の如く、心は人君の如し、されば眼は心の指圖を受けて可見也、然るに目の見るに引出され、心其の見るに引出さ

與其數頃一百畝を頃と云ふ、數頃の塘水は、四五百畝の溜水也、喩へば事々物々の理を知ること廣大にして、而萬物備於我の良知に本づかざる是也、此章の義は、孟子公孫丑上の初めにあり、孟子曾西と、或人との問答を引ける語を思ひ合せて見るべし、或人曾子の孫曾西に問へるは、そなたと子路と孰れか賢なると、此處可味、子路の才は百里四方の兵賦を治むる才也、論語に千乘の國可使治其賦也とあり、管仲は既に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子路と管仲と、其功を論ずる日には、子路拔群に劣れり、然るに曾西於子路は、先子曾子さへ恐れ入れりとして不敢當、管仲に比することは甚だ不興せり、於是聖學の可貴を見る、數頃に無源の塘水を爲すことを不欲して、數尺有源の井水、生意不窮を爲すことを欲すとなり、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世道一一元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邵子經世書十二時を一日とし三十日を一月とし、十二月を一年とし、三十年を一世とし、十二世三百六十年を一運とし、三十運一萬八百年を一會とし、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を一元とす、至此天地滅すと也、○平旦、左昭五年の注疏に、明け七つ時也と、然れどもこゝでは、曙の明分のことなるべし、○世道日降、此章下卷五十四版、人一日間、古今世界云々と並べみるべし、今日世上之風俗も、十年と過ぐれば、衰へたる樣に見ゆ、ましで大古の大昔の風俗をや、此の四字末世と云ふ樣なことを云ふ、末世と云ふことなし、道行はるれば何時も聖世也、○先生曰一遠きことの近きこと也、今一日の中に知れること也と、○清明景象、目にも心にも、物の接りさへぎらざる時、心上清明したが上古の景象也、

問名物度數―物は器物也、度は制度也、數は數目也、禮には其物によりて名の寸法のと云ふ物あり、是れ又知らずばならぬこと也、名物とは、喩へば書と云ふは名也、物と云ふは略也、此書物のこと也、度數とはほとらひ也、此類すべて名物度數と云ふ、先づ禮樂に別して名物度數あり、○成就自家心體は、喩へば、ぶん廻し曲尺を持ち得るが如し、兩脚規、曲尺我にあれば、事に從つて天下の方圓を拵へ出す也、名物度數格物窮理の學は、方圓を方圓として畜ふるが如し、一寸より一尺の方圓迄備へ畜へても、一尺一分の方圓の入用なる時は、早まに合はぬ也、○則用在其中、名物度數を受けて云ふ、禮樂と云つて外物にも非ず、內外貫通の物なれば、禮に叶はざれば、內心に不ㇾ快物あり、是れ良知の本體、自然の感通也、心體をのけて外に禮樂あるに非ず、○與己原不相干、我に規矩なき也只外より求めたる方圓のみ也、外面にて求めたる名物度數は、己と不ニ相干ー也○裝綴、下音拙、纂要に、裝綴は裝潢而作ㇾ樣也とあり、色々形を拵へ飾るを云ふ○臨時自行不去、言は外面にて拵へたることは、時に取つて行ふことと不ㇾ能、一も用に立たず、喩へば木刀竹刀に手の術の利手も、眞劍勝負に至りて、根本の心うろたへる時は、常々の術一つも、やくに不ㇾ立る如きを云ふ也、又左云へば、竹刀打ちはしても益なしと覺え、名物度數は講せぬことと思ふ、是れ亦誤也、○全然不理、不ㇾ修也、修理の理也、言は修むべきこと也と、○只知所先後、心體を先とし、名物度數を後とすべきこと也、○隨才成就、才は心の働きなり、凡そ氣質に得方なると、不得方なるとあるもの也、其得方なることと其人の才也○、資性、生れつき、○合下、あたまから也、○成就之者、隨ㇾ才成就するとも なり、○運用處、知を運び用ひて働らかせるなり、

與ㇾ其爲ニ數頃無ㇾ源之塘ー水ー、不ㇾ若ㇾ爲ニ數ー尺有ㇾ源之井ー水生ー意不ㇾ窮、時先ー生在ニ塘ー邊ー坐、傍有ㇾ井故以ㇾ之喩ㇾ學云、

帝ざりにて道たえたるに非ず、天地あらん限り、五倫あらん限り、道に同異なき也、今日の民即三代の民なれば、三代の君が出で玉へば、則ち三代の世界也、〇無終無始、道は何時の世に誰が始めたと云ふものにも非ず、何の世に滅し終ると云ふこともなき者也、〇甚同異、同の字は付字也、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道一而已ー古人論道往々不同とは、例へば堯舜は精一との玉ひ、孔子は仁との玉ひ、孟子は仁義との玉ひ、程伊川は居敬と說き、朱子は窮理と說き、陸子は實理と說き玉ふ類なり、後人道を說く者、十人が十色なれば、後世の人何に取り付いてゆかんと、其處にも亦要ありやと、○道無方體、道無方體、然れども說く日には方體立つ也、是が道と云へば成形がつく也、○上係辭第四章曰、神无方而易无體と云へり、○拘滯、誰がかうの玉へる程に、是非ともに如此と云ふ也、○若識得ー品は色々變れども、先儒の說皆道に非ずと云ふことなし、喩へば楊墨の如き、既に異端なれども、爲我すべき場にて爲我し、兼愛すべき場にて兼愛すれば、是も即ち道也、○一隅之見、仁者は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類、寛大なる性質の者は、寛大を道と覺え、柔かなる者は柔なるを道と思ふ、如斯故に道に形がつく也、道を得れば、寛大なるべき時は寛大に、剛强なるべき時は剛强也、以一隅之見、何處迄も爲我、どこ迄も兼愛と立つ、故に道に背いて、一隅を捕へて三隅を不知、ゆゑに一概になる也、○所以不同、古人往々不同、異なる樣に思ふ也、○向裏尋求見得、是が本の學問也、不忠不孝にて氣儘に遊興するは、得かたにても、何やらそれを底に氣味惡しく思ふもの有り、其の處に尋ね至れば、良知の同然なるものを見得ん、此良知即天と云ふ也、人作にあらず、故に心即道、道即天と云ふ也、道と云へば仰山に聞ゆれども、人々の心に、孝弟の心もとより有すれば、心即道也、○亘古亘今、是れに付き大議論あり、佛子動もすれば二佛の中間と云ひ、末世末法と云ふ、於是後世吾邦法然、日蓮出で、佛名經題を唱へて、以て大乘とし、末世相應の敎法とす、是れ道に有古今、有終始、有異同也、我儒如此ならば、此道あり、漢高、唐大宗等を觀ても見るべし、其の君ほどゞ天下に其の道行はる、普く歷代を考へ見るべし、桀紂、武烈帝、雄略

問知至然後—此問は致知格物を朱說の通りに見たる者也、王子の致知格物の說を合點せば此疑はなき筈なり、○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此筋のこと朱子の語にもあり、然るに朱子は大賢なれば手近き人欲を去り盡して、精微の一段にてのことなるべし、先づ其の見えたる處の人欲を去れば即ち克己也、其の見えたるを克己すれば又見えぬ處も見えて、斯うばかりして行きても、君子にならるべきを、そこらはせずして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などと虛談なる高上の詮議をなす也、此人に不限、世間の學者皆如此、是を議論と覺え、學談と思うて居る也、扨朱子のは前に云ふ如く別段のことと云へども、其敎人に知先行後と立てゝ知るを以て、初の敎とし玉ふなれば、後世此問を起すの端を開き玉ふ所、實に程子朱子に在る也、○說話而已、學問咄をして通るまで也、○一段、今時云ふ田一反の反の字の意也、○認得、知り得る也、○岐路、今の追分と云ふこと也、○只管、めつたに也、○未遲在、かやうの處にある在字は俗語也、日本詞の「ぢや」と云ふ處に用ふる也、未遲在とは、まだ遲からぬのぢやと云ふ意也、三編には在の字耳に作る、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適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

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先生曰諸公―見時とは逢ふ時と云ふこと也、○只循而、所知に循つてと云ふこと也、○便見、道の極なきをみると也、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しくなる、末に至るまで如此、〇用管以候氣、氣の至るを候ふ管一本ばかりに非ず數にて考へ合すこと也〇用功、天理を存し人欲を去ること也、天理存し人欲去れば中和の德存する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問道之—所見とは修行に從つて所見也、〇一間房、一間の家を視る如しと也、俗語に家と云を房と云ふ、然れどもこゝの房と云ふは間と云ふこと、〇些文藻、藻は水草の名也、山節藻梲と公冶長篇にもあり、風俗通に、水草は所以厭火と云、らんまなどの彫物、扨其金具、盡く入念たるもの也、何事も其の人の視樣によつて差ふなり、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

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克己須要―廓淸の廓はほがらかなる也、○一毫不存、うの毛ほども胸の内に物を多くたくはへぬを云ふ也、○一毫在、欲を云ふ也、○相引、少しにても利欲あればそれより色々の利心生ずる也、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値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理大全收之、

【標】律呂新書蔡元定作之、朱文公序之、今性問律呂新書―律呂書二卷ある書也、蔡沈の父蔡元定の作也、六律六呂のことを委細に書きたる者也、○算得此數、箇條々目也、右の律呂を調べる管の仕方、殊の外細かなる算數の入ること也、それを會得したるを算得と云ふ也、先づ大概を云ふべし、黃鐘の管を律元とす、霜月の律也、其黃鐘の管の長さ九分一寸にて九寸あり、三分損益とて三分一つゞ増減して、あと十一管を作る、喩へば黃鐘の管九寸の三分一を減じて、林鐘を生ず其の長八寸也、是迄ははしたもなくして何のこともなし、是れより末に至つては其割り殘り甚だ微細なること也、大簇の管八寸の三分一を減ずれば五寸三分三々となる、是南呂の管也、此の南呂の管五寸三分三々の三分の一を益す時ははこり甚だ夥

産業がおもになりて道は第二になる故人を誤る也、

説亦誤人、

許魯齋謂一字は平仲元の大儒也、○治生、生は生理也産業のこと也、渡世をまづこしらへておけと也、先づ食ひ物家業をこしらへておけば心おちつき不動ゆゑ、先づさうして後に學問をせよと也、如此云へば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仙家一指一本動かすも皆神氣精也、然るに其根元あり、是れを元氣、元神、元精と云ふ、此の氣神精を色々に云へば樣々になるなれども畢竟は一と品而已、○流行爲氣一流行する方からは氣とし、凝り集まる方からは精とし、妙用の方からは神とす、其實は一つぞと也、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問哭則不歌　佛歌は親民なしの明德ゆゑに哀も無きなり、これは明の如くに見ゆれども、明には非ずして放蕩と云ふもの也、物の不淺はよき樣なれども、一概には云ひ難し、可淺ことは淺くするが良知の姿也故に哭則不歌也、○哭、弔哭也、不歌、音樂の唱歌也、

克己須要掃除廓淸一毫不存

精神道德——人此精神をぢつと取しめる時は內が引きしまる故、卒爾なること又自風寒暑濕の外感の憂も少く命も長久也、不ㇾ得ㇾ已して發散すれば、其發散の勢も强盛也、道德、是亦專ら實を積んで其德をふけらかさぬ樣にし、言動も妄言妄動なきやうに收斂を主と爲べしと也、是れ人のみに不ㇾ限天地も如ㇾ此、秋冬に其氣收斂するによりて、春に至つての發生盛也、○人物、人と物とを云ふことあり、人のことを人物と云ふこともあり、こゝは人と云ふこと也、尤上に云ふ所の精神道德言動即ち人のことなれば、天地然りとばかりにて人物に不ㇾ及、却つて重言の樣なれども、文勢にて天地人物と云へるもの也、尤人と物と分けて人は易に君子嚮晦にて入つて宴息すと見え、物は尺蠖の屈するは伸びんが爲め、龍蛇の蟄は飛ばんがためと云ふの類に見てもよけれども、其れにては義理却つて短し、只人と見る方穩か也、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ㇾ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ㇾ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ㇾ可ㇾ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問文中子——蚤死とは三十四歲にして死す故に云ふ、○更覺良工、是杜子美が詩句也、詩の心は繪師はよき繪を見ると、其書きたる人の苦心せし所をよく知る也、これ素人ならざる故也、王子此句を云へる心は、文中子たる所をよく合點すれば其續經の非とすべからざる所知るゝ也、それぢやから見るとよく見ゆるとの意也、扨今見るに杜子美が詩集に此詩不ㇾ見、然れども朱子語類十九版目に此の詩の句を引いて杜子美が詩也と有り、

許魯齋謂、儒者以ㇾ治ㇾ生爲ㇾ先之

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問孟子言―孟子の語出告子盡心上篇孟子楊墨を論ずる章なり、○○○是天理、人作のならぬもの也、故に天理と云ふ、

○○○○後世儒者、朱子格物の說など是れ也、格物窮理と云つて天下の萬事を窮盡し、格式を立て定めて罅漏とすきまの穴も無きやうに詮議しつめて終に執一に至ること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見偏了、見識偏になるからして如此上の下のと分る也、○徹上徹下、程子の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との玉ふと同意、又程子の語に、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唯看所以如何、又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と此等の語思ひ見るべし、○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の丸きなりを云ふ、仁者知者とは是は氣質の仁なる者知なる者也、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標】蓍固—求是編議之、然是不知固亦二字之意者、先生豈言蓍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則爲龜易無異耳、蓋爲固滯蓍龜之殊者破之也、

○○○蓍固是易—これは蓍と龜とに固滯する者の爲にの玉へる語也、占は元來疑ひためらふことを決定するため也、茲に於いては易と龜と何の異ることあらんや、ぐちに蓍と龜と別なしと云ふことに非ず、其意固と云ふ字と亦と云ふ字に見ゆ、求是編これを議るは固亦の二字を不知ゆゑ也、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

也、品字の重己篇に長生久視の字あり、註に視は活也とあり、○扨この長生久視、是の見立は生々の道理から出生したる人なる故に、其道と云ふは長く持こたへたるか指當りの道也、其長久の害には又何がなるとなれば欲なり、故に長生久視せん爲には必ず欲を去り惡をなさぬ也、是れ仙教の見立也、○做不好、不善と云ふこと也、○上一截、心理の沙汰、故に上と云ふ、一截とは一段と云ふこと也、○有由科有由貢、科は及第のこと也、貢は鄕學をして都へつかはすを云ふ也、科は國學の學者を禮部院にて吟味する也、貢とは鄕學より都へ學者を擇んで貢する也、○有由傳奉、常の官人の樣に、吏部尙書より不レ進擧一して、內證より官宦を以て官に命ぜらるゝを傳奉と云ふと、皇明實記に見えたり、鄙劣なる仕官の出樣也、本邦の口宣諸大夫の類也、○一般做到大官、仕官の出やうは樣々なれども一樣に大官に至ると也、一般とは一樣と云ふこと也、一方からと云ふ意也、どちらから出てもと云ふこと、奉二一般一と訓むは非也、○正路、顧問禮聘を待つて出るたぐひを云ふ、孔孟の出仕の如きが正路也、○科、進士及第也、及第には其科あり、賢良科、明經科、博學廣詞科、明法科等也、故に科と云ふ也、明經科は十三經を明らめるを云ふ也、○流とは漢書に、孔子沒而學爲レ三云々、○訓詁の字、爾雅序の疏に、詁は古也、通二古今之言一使二人知一也、訓道也、道二物之貌一以告人也とあり、○於身心、修身正心と云ふこと也、○世累、世上の名利也、○今學者、是以下至論○彼、佛氏也俯就、身長の高き者とつれたつ時腰を屈めて同じやうにするを云ふ、彼は高く此方は卑き故也、

先生曰、所レ論大略亦是、但謂二上一截下一截一亦是人見偏了、如レ此、若論二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一徹レ上徹レ下、只是一貫、更有二甚上一截下一截一、一陰一陽之謂レ道、但仁者見レ之便謂二之仁一、智者見レ之

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又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

○王嘉秀問―出離生死とは輪廻を免るゝ也、佛氏は能く修すれば諸の雜念妄想去る、故に輪廻の苦を免ると云ふを以て誘人也、○誘人入道と云ひ不要做不好と云ふを觀て、王嘉秀の仙佛を見立たる意を可見面白き見樣也、先つ生死と云ふは樂に耽り暖に暮した時は皆生の方也、貧苦がいや也、寒いがいや也と云ふ類は、皆死の方也、すれば高で括つて死生を離れ切れば道へ入る筈也、是れ王嘉秀の佛の見立樣也、○仙以長生久視―長生久視の四字老子に出づ、視亦生活

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郷邪、

【標】近思錄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滿腔子惻隱心○腔子亦只是天理、今案腔子謂軀殼、是語蓋活說耳、亦只是三字可見、然人是天地之心、則實以天爲軀殼者、豈虛語乎、

澄問操存—操存舍亡之章末にあり可考、○出入無時—は今出ると云ひ今入ると云ふきはまりの時刻なきを云ふ、○莫知其郷、どこへ行くか活物なる故如此なり、これが心の本體也、此れを知て操之存之べし、爰を不知して操存すれば、操と思ひ存ると思ふ者本の操存に非ずして、却つて心をしばり、本體の妙迄をもそこなふ也、されば本心は取りとめられぬものと云ふことを知つて操存すべし、始沒病痛、○程子所謂腔子、明道也、要心在腔子裏之語也、○亦是天理而已、右の程子の語を又一等越えての玉ひたる也、此の腔子が直に天理ぢやとの語也、○是動靜、動靜を善惡に取ることあり、孟子に不動心とあり、この動字はあしきことを云ふ、すれば靜はよきこと也、爰の動靜の字はその筋には非ず、心のはたらきを動と云ふ、そのやみたる處を靜と云ふ、動靜に爰が動、爰が靜と云ふ端はなし、良知のまゝに動き、良知のまゝに靜まれば心恒に存す、所謂天理にして靜も亦定動も亦定なる者也、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値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標】易上係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初九云云是初畫—今案是擧其例耳、非限初九初畫、

易之辭—辭と云ひ象と云ふとは三百八十四爻の爻の辭と其爻の象と也、初九の初畫ばかりのことに非ず初九と云ひ初畫と云ふは例を示せる也、○用其辭、其占ひ當りたる爻辭を用ひて吉凶を定むるなり、○係辭云、君子居則觀其象云々吉无不利、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夜氣是—日間とは日の中也夜氣の說孟子告子上篇に出づ、中卷曰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云々、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

上磨錬は固より王子の家法也、○父之愛子、父子の愛は天性にして如何なる罪惡ある者も、父子の情は皆あるものにして自然也、又天性自然の理は中也、和は可怒は怒り、可憂は憂ひて、一つにあたるが和也、和は此處にほどよい處あり、是れに一歩でも過ぐれば私意也、父子の愛は天性と思へども、其愛の內に許多の人欲あり、故に皆人此の愛欲よりおこる憂患をも、實の哀と思ふて一向憂に落入る者多し、故に大學新本七章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云々、此憂患が惡きに非ず、堯以不得舜爲己患と云へばとて、失正ひ玉ふとせんや、たゞ此有所の二字を見るべし、爰に何ぞ私する物を以て居るが故に失正、○一向憂苦、子憂喪明と並へ見るべし、○調停適中、過をばへらし止め、不足をば調へ增すを云ふ、良知を矩にして念頭で力量を出してなすべし、此の工夫を不知して、王學者の中にも此節の工夫を識る者あり、自然の良知にそむきて、それでは私意へ落るの按排ちやのと云ふこと、是は此實事なきの學也、空虛の學也、王子の事上磨錬と云ふ教に大に違ふを不知也、只うかくしてなるものにあらず、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不可謂云々、朱子の前說に、未發の中は聖愚一枚なるもの也、已發する時違ふと云へり、それは何故なれば未發の所は手のつけられぬ所也、そこへ手を付けうとすれば却つて本體をそこなふと思召したり、後にこの未發の說をかへ玉へり、本領一段の工夫をかへ玉ふとて、未發の時はや偏倚ありと云ふことをの玉へり、是れ朱子の後說也、然れどもとかく前說の氣味が根ぬけせぬと見えたり○蓋體用一源、是れより王子の說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と云ふ易程傳序の語也、本華嚴經の疏を作れる唐の澄元と云ふ僧の語也、

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錬、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標】倉居言倉卒居、或倉中居、近思錄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間坐、
澄在鴻臚寺、鴻臚寺は卿の居る役所也、鴻臚寺卿は外國の使者などを待する官也、日本の古へ、大內裏の時九條羅生門が鴻臚寺也と云へり、今俗に云ふ使者屋と云ふが如し、會所と云ふが如し、寺は次にてとりつぐこと也、寺は役所のことを云ふ、按ずるに寺は字彙に司也、官吏之所止也とあり、釋名に寺は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云々、すれば寺は役人の居り處、其事をなす場所を云ふ也、漢の世に、西域より白馬に經を載せ來り、鴻臚寺に止まりしより遂に出家の居處を名けて寺と云ふと出せり、○家信、故鄉の便宜也○放過、此時平日の工夫を放過とうつちやりておかばと也、○閑事、無事なる時也、○在此等時磨錬、此卷の內に、以事上磨せよと原靜に敎玉ふと同意也、事

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問孔子正名―正名とは親は親、子は子と云はるゝやうなを云ふ、親にして親のやうになければ親と云ふ名違ふ、是れ名の正しからぬと云ふもの也、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此意也、名の實に伴はずしては事はならぬ也、○立郢、郢は輒の弟也、父蒯聵靈公へ不孝の子故、先づ是れを除く、輒亦聵へ不孝の子故、是れも取つて除け、輒の弟の郢を立つべし、是れが孔子のなされかたにてあるべしと先儒の說也、此の先儒とは胡氏也、この說に朱子も從ひ玉ふ、然るにこの說不審多し、先づ郢なくんば如何すべきぞ、○一人致敬、一人とは輒が孔子を慕うて賴來つて爲政し玉はれと云ふに、聵に不孝なとて輒へ繩かけて出すやうなことはあるまじきこと也、是去廢他豈人情天理、他は輒を指す、既肯、夫子固より肯がひ玉はずば格別也、既に肯がひ玉ふからはと云ふこと也、○偖朱子流の捌は皆窮理の筋なり、王子流は皆德治の筋也、衆星共之有恥且格の類是也、肯はうけがふ也、與はためにと云ふこと也、○致國、國を聵へかへすを云ふ、請戮とは一旦父をこばみましたる私でござるほどにとて罪をたゞして仕置きになされよと可請となり、孔子輒に賴まれて臣となり、其の輒を天子方伯へ申し立てゝ罪せば、孔子の名が先づまかる也、段々埒もなきことになる也、輒如此自から罪を云うてしおきを請はゞ是名正き也、○其間、父子の間也、○集命、天子方伯ばかり輒を命じて君とするにあらず、群臣百姓まで輒を君とせんとする故集命と云ふ、○後世上皇故事、漢の高祖の古事なり、故事とは先例と云ふが如し、○孟子の爲政於天下の集注に、胡致堂の說甚だ違へり、王子の說尤至れり矣、而して王子より前に東坡の弟蘇子由が、古史に出でたる說が大意王說の如し、但し古史には國を聵に讓ることばかり云へり、先づ是れにて輒が身分はすむ也、然れども只讓る輒に非ず、此王子之說見るべし、明白至當也、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

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衞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衞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擧而可爲政於

は佛家に修行の障碍をなすものを指して魔と云ふと同じ、關尹子五鑑篇に、心蔽ニ吉凶ニ者靈鬼攝レ之、心蔽ニ男女ニ者淫鬼攝レ之、心蔽ニ幽憂ニ者沈鬼攝レ之、心蔽ニ放逸ニ者狂鬼攝レ之、心蔽ニ盟詛ニ者奇鬼攝レ之、心蔽ニ藥餌ニ者物鬼攝レ之と云へると同じ、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レ遇之時也、

定者心之本體、定と云ふが本心の姿也、動靜は時也、すれば動くべき時は動くが即定也、定なるが故に動きながらも靜也、上手の鞠を蹴るが如し、○天理、即良知なり、天理は自然なり、天へもどして云うた辭也、是を人の良知で見るべし、動くべき時動かねば安んせぬ也、動ても定り、靜でも定る、是を致良知とも云ひ性を見るとも云ふ、以レ動靜ニ爲ニ體用ニ者非也、此一語明道先生の定性之を一句に云ひ盡せり、本定つて居る本心也、動靜は時節也、主ニ天理ニ去ニ人欲ニ心が自然と定り居る也、

澄問ニ學庸同異ニ、先生曰、子思括ニ大學一書之義ヲ爲ニ中庸首章ニ、

澄問學庸—誠意正心も何もかも中庸首章に括してあり、治國平天下迄を、天地位萬物育すと云ふ句に括れり、能く學庸二書を見て可レ知、大學之一書は人々學んで聖人に可レ至の定規也、夫を子思中庸に於て天命之謂レ性と結んで首章にとき玉へり、○按龍谿全書卷二に此段のことあり、中庸戒ニ愼乎其所レ不レ睹—は即大學格物致知誠意之功也、未レ發謂ニ之中ニ、發而皆中レ節謂ニ之和ニは正心修身の事也、致ニ中和ニ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は齊レ家治レ國平ニ天下ニ之事也、

問、孔子正レ名、先儒說、上告ニ天子ニ

僧に問ひし時黄龍の答へたる語也、二僧ともに宋朝の人也、○看着、着の字意なし、下同じ、○萌動、色貨名を好む等のことを云、○斬釘截鐵、宋朝の俗語、用力の切なることを云、○方便、手だて色々に意をつけなど也、方便の字常は色々と手だてするを云ふ、此れは少し違へり、何のかのと意を付くることを云、○窩藏、吏語也、悪人盗人の類を宿するを窩藏と云ふ、其字をかり用ひて人欲を宿して置べきことを不可窩藏と云へる也、○不可放出、人欲の出路をゆるすべからず、○眞實用功、困勉百倍の用功處也、如此すれば困勉反つて易簡となる也、○有端拱時在、のつしりとしたる形象模様のあるありと也、手を拱きて正しくして居るを云ふ也、藤樹師の所謂困勉反つて易簡となる也、○何思何慮、易係辭の言にて、天理の外更に無思慮きを云ふ也、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素行、平日集義の行也、○神明、正神也、邪鬼に對して云ふ也、○子莘、王子門人側より云へる也、不管、俗にかまはぬと云ふこと也、○色鬼貨鬼怒鬼懼鬼の鬼字

掃除廓淸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淸、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標】如猫之捕鼠　宋子文集偶讀慢記曰、釋氏有淸草堂者、有名叢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淸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斬釘斬鐵宋俗諺、言用力切緊、

一日論爲學工夫—此れは學問の修行のしやうをせんぎするを云ふ也、○心猿—心猿の如く騷がしきこと也、○意馬、意念物に觸れて馳せ出ること馬の如くなる也、此語高僧傳に出でたり、○拴縛、木釘也、手に從て拴に作るは非也、木邊也、縛はしばる也、箱などの類、木釘を以てさし合せしめる如く、拴縛はしまりたることゝ也、拴縛不足とは取りしめなきことゝ也、○槁木死灰、四字莊子齊物論に出づ、○猫之捕鼠、文錄は立志說亦言之、此語五燈會元に出づ、草堂の善淸禪師と云ふ僧、學の入り處なきを患ひて、黃龍禪師と云ふ

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澄問仁義─仁義禮智は性の德也、然るに性中に此れが仁彼れが義と云ふとの所はなし、只一つの性也、さればば仁義禮智の名情には非ざれども、すでに仁義禮智とかぞへて云へば、今現はるゝ所より推原して性中此德あるを稱する也、故澄因已發而有りやと問ふ、王子曰然りと答へ玉へり、澄因二已發一此問の出でたる子細は、元來朱子の說に、仁義禮智を性とし、惻隱羞惡を情とし玉ふ、如レ此なれば仁義禮智の名は未發にあり、故に問正せる也、○表德、字のこと也此れはかへ名と云ふが如し、元と字のことを表德と云ふは俗語也、顏子家訓居家必用二學範一等に字のことを表德と云うてあれども俗也、○仁義禮智也是─慈愛温和の德の表はれたるは義也、文理の德の表はれたるは禮也、明達の德の表はれたるは智也、是れ仁義禮智も亦性の表德也、すれば表德邪とは表はれたる德かと也、惻隱等は皆情也、然れば性の德の表はれたる也、所レ謂表德也、然るに性の德仁義禮智も右云ふ如く已發表はるゝ處よりして云ふことなれば、即表德也と、すべて性と云ふも心と云ふも各別の物に非ず、されば孟子も惻隱の情との玉ふべきに惻隱の心との玉へり、

一日論二爲學工夫一、先生曰、教レ人爲レ學不レ可レ執二一偏一、初學時、心猿意馬栓縛不レ定、其所二思慮一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レ之靜坐息二思慮一、久レ之俟二其心意稍定一、只懸空靜守如二槁木死灰一、亦無レ用、須レ教二他省察克治一、省察克治之功、則無レ時而可レ間、如レ去二盜賊一須レ有二箇

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
澄嘗問―此象山の說は、象山の兄復齋象山に問の答也、下略事變の變の字輕く看るべき也、只事と云ふことも、人情は即ち意のこと也、人情は意、事變は事也、然れば大學の誠意と云ふは、喜怒哀樂の人情を誠實にする也、格物と云ふは視聽言動のことを格す也、依て人情事變上に在つて工夫をなす也、故に中庸に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喜怒云々とあり、可見、中和より前に愼獨を云へり、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

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或曰人皆—心即理即善と云ふこと也、善と云へば早惡の、善惡混ずるのと云ふやうになる故理と云へり、○失其本體、喩へば酒の味は甘きを本體とすれども、損じぬれば酸く苦くなる、その損じたる上を見て、酒は酸き者苦きものと思ふは誤り也、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析之有—析之とは萬事を仕分けて、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と一つづゝしわける也、其本は窮理にあり、諸事諸物草木の上までも精微を分析す、如此すれば能くすむ者也、是れ天地の性を得て生る萬物なれば、皆其理はあり、然れども析之とすれば百萬の事々皆別々になる、故に學流を理へ分殊と立て、知識を窮めて無餘との玉ふ、○合之有以—右の如く諸事諸物の道理を分けて、至精を極めて然後一以貫之き、以て心體の大を盡し、知識を究めて殘すことなき也、是れ致知を云ふ也、以上朱子の意にして大學或問に出でたる說也、○盡其大、盡其心知性知天也、析は音昔、說文從斤破木也、○湊は聚也、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

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標】象山集要五曰、學苟有本六經皆我註脚、
○又六經註我、非我注六經、
看書―文義上云々文義上に於て取つ置いつする故穿求になる也、○體當とは引き當て合點せよと也、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虛靈不昧―本心本體に丸角の形容なし、是れ虛靈也、是を譬へてみるに明鏡の虛にして物をうつすが如し、是れ虛靈不昧此の本體に自然と衆理具はる故萬事皆本心より出づ、是れ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也、然るに朱子大學章句に曰、具衆理應萬事と、此語以萬事外とするに似たり、所謂窮理の說より衆理本心に具へて、而後に萬事に應ずと、是れ外に出づる病あり萬事無內外、○心外無理、心體衆理具はる故に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上より萬事出づ、故に心外無事也○虛靈不昧之語、明の景隆と云ふ儒の著作せる尙直編に、唐の世唐譯の大知度論を引ける其中の語也と云ふ、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晦庵先生曰―性卽理はもと伊川の語也、天下理原其所自來、有不善云々、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攧撲不破、性卽是天理、那得有惡、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

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漑、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知識不長進─不長進とは不上達と也、○漸々───しるしを不見にせよと也、○仙家說嬰兒、道家に道を修行することをみどり子に喩へて說くと也、此の語何と云ふ道家の書に出でたるや不知、○純氣、無喜怒哀樂、能字深き意なし、啼とはうぶ聲也、既とはとくしてなり、○筋はすぢ、字書に肉之力と云々、○便講求推尋─天下の諸事を講求推尋する也、得の字に意なし、○位天地云々、中庸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後儒、程朱也、格物の說抔は初めて植うる時に花實を思ふが如しと也、○講求得盡、天下萬物の理を講求し得盡すとは、あたまから欲盡せば出胎の時より立行持負をせんとするに不異也、○根芽、根よりして芽を出す也、芽はめだちなり、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

ることはなれども、人の捨て用ひざる時は藏ることならざる也、○却無意必、無入而不自得矣也、○素其位而行—今日の境界のまゝに行ふ也、章句に素猶現在也と、譬へば水の如し、四角なる器に水を盛る時は其水四角になる、圓き物にうくれば圓くなる、とかく其盛り入るゝ處の器に從ひてどのやうにもなる也、然れども全體の水はやはり同じことにて違ひなし、眞にその如く、聖人の道も其れに從つて宜する也、卓然、とびぬけすぐれたること、成章、見事にあやあること也、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

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晳說來、却似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標】耍字彙沙雅反音沙、戲耍、○意必　子罕篇云、子絕四、莫意莫必莫固莫我、

孔門言志―耍的事の耍は字彙音沙戲耍也と云うて戲れのことを云ふ也、○却許他、曾晳をさす、孔子の語に吾與點とあるを指して云ふ、○能此未必能彼、彼人の用る時はなるほど自分に云へる通りに功を立つ

此の工夫をさへなしてゆけば、自然と厥中にかなふ也、是れ王學の根元にして王門の教とする存二天理一去二人欲一と云ふが即ち惟精惟一の目當にして、終には天理になるつもり也、○非加舂簸—舂は書容反、音椿、擣米也、簸補火切音波揚レ米去レ糠也、篩は詳二海篇一篩籮、揀は簡錬二音、理也、選擇也、揀はくず米をえらび出す也、此の工夫なければ潔白なること不レ能也、

○卷内八版十版十三版、有二知行博約精一說、皆是一箇功工、只是有二個頭腦一、若見二得這箇意一時、即一言而足、格物致知、明善誠身、窮理盡性、問學・德性、博文約禮、惟精惟一、諸如レ此類、總是無二二箇工夫一、學苟得二本領一時、如レ傾二瓶水於高屋之上一、是故先生博約說曰、理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二敎一而學者無二二學一、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レ可三分作二兩事一、漆雕開曰、吾斯之未レ能レ信、夫子說レ之、子路使下子羔爲中費宰上、子曰、賊二夫人之子一、曾點言レ志、夫子許レ之、聖人之意可レ見矣、

【標】漆雕開語見二公冶長篇一子路及曾點語見二先進篇一、

問、寧靜存レ心時、可レ爲二未發之中一否、先生曰、今人存レ心只定二得氣一、當二其寧靜時一亦只是氣寧靜、不レ可三以爲二未發之中一、曰、未二便是中一、莫二亦是求レ中功夫一、曰、只要下去二人欲一存中天理上、方是功夫、靜時念念

凡物皆有所生長也、息字生息止息の二義あり、爰は生息也、畢竟は一也、止息はとゞまる生息はのびる、止まればのびる故、實は一義也、○人安能預云云、人間の力で引きのばすことはならぬ也、此の自然なる處が上達で、栽培灌漑は人のなること也、このなる所が下學なり、故に仕形に成つて口で云はるゝほどのことは皆下學也、聖人の精微と云へども聞きつ言ひつする者は皆下學也、下學の裏より灌漑すれば自然に上達に至る也、上達をせんとて、其上達の力に預ることはならぬ、其力を用ふることはならぬと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惟精惟一云々、書大禹謨―是れ聖人傳受の心法也、其道の執り樣を惟精惟一と云ふ、老佛の類は主談なしに高上の理をとけども、聖人の如く法とすべき物なし、虛無寂滅の敎へ其の高き也、聖人の道は其法とすべきも必ず此の工夫をとり、其の法は此の惟精惟一、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漑、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標】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上達工夫—是は道に成樣の仕形を問ふ、此上達の爲めに學問するなれば可問こと也、○精微、高上の論を少し云へば夫れはまだいかんことぢや、未當學と云うてまあ、且、下學の手近き立居振舞、今日の指し當りのことを問へと云ふ、是亦尤なる敎なれども、是にては下學上達を分けて二つとする也、夫れ下學とは人事を學ぶこと也、上達とは天德に達する也、人事を學ぶときは自然に上達す、下學上達一つ也、扨爰に心得違ひあり、譬へ高上の論にても、辭に言はれ身に行はれる程のことは皆下學也、心にも思ふこと能はず身にも行ふこと不能るもので なければ 上達とは云はれぬ也、扨其上達には手もつけられぬもの也、○日夜之所息、孟告子上にあり、註息生長也、日夜之間

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標】孟盡心上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標】案原靜工夫每好靜、故先生敎以事上磨第二卷答原靜書可以見、而事上磨固先生之家法、

靜時―徒知―靜養を惡しきとはの玉はず、然るに靜養は知れども私欲の念を斷ち根をぬく克己の工夫がぬける故に、わづかに遇事と違ふ也、痞を持病に持ちたるが如し、平生はおこらねども、病根ある故何ぞの時發する也、未來ときはよきやうなれども、靜養ばかりではゆかぬ也、事上に可磨鍊これ王子の家法なり、○靜亦定―これ明道定性書の語也、○龍谿全書を按ずるに、王子の弟子唐荊川と云ふ人、山中へ引込んで靜坐せり、龍谿これを恐れて云ふ、彼れ若し專ら靜坐のみ事とし、靜を好まば、却つて動の方かひなくならんかと案じ玉へり、然るに三年ほど歷て、彼れを大將に命せられたるに、なるほど其功あり、此等は靜養の本旨を傳へる者也、然れば靜坐が惡しきには非ず、其主意の立て樣に依つて善くも惡くもなる也、其主意の立樣だによければどちらから養うても可也、

畢竟此鏡を研ぎてくもらぬ樣にすること也、其所作の上にて爲すことに非ず、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卷內四版、徐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云々、此卷四十二版、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云々、五十五版、亦辥偘有講求之問、○陸澄の問へる意は、朱子格物窮理の說も尤ならざるに非ずと思へるによりて也、已往之形、兼ねて萬の事を講究して置くほど、明の邪魔になるなり、然るをその如くして、以後變に應ずるの道具として待つて居るは、未照の形先づ具はると云ふ者なり、如何なる鏡にても、映さぬ物の寫つて居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き也、鏡と云ふ者、映せば映て、あとに存してをることとなく、又映さぬ物の映つてをると云ふこともなき者也、故に未有——と云ふ也、後世所、朱子の格物窮理を云ふ也、天下、天下を文明の風俗にする也、皆聖人、皆とは下にかゝる、どの聖人にても聖人にてさへあれば能爲のことぞと也、照時—照時に臨んでの事也、明的工夫、明かならざれば照すことと不能と也、沖漠无—心の體を云ふ、沖はむなしく、漠はしづかなる貌なり、柳塘漠々と云ふも、柳塘のしんしんたるを云ふこと也、無眹—莊子應帝王篇に出でたる語也、眹とは本獸の初めて生れ出でたる時、目未開して筋ばかりあるを云、無眹とは其あともなきと云ふこと也、森—物の多くつらなりならべる貌、何もかも備へてをること也、扨陸澄此語を擧げて問へる意は、已に具はると云ふに疑ありてのこと也、此語の如くなれば、未照の形先づ具はると云ふ者なれば也、是說本—沖漠無眹は、心の體の虛なるを云、萬象森然已具とは、其靈なるを云へるなれば、成るほど好き也、尤なる也、○只不善看、若し惡く看て、心體に形をなし、萬象具在すと取りかためて見れば病ある也、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

に書きなほして加増する也、自是主張するに喩へて云ふ也、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聖人應變、按ずるに中庸に、事預則立などゝあるも、

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有—尋著源舊時家當は、當の字をはなしてよめば、云ひあて玉ふあて付け玉ふ、あて口上云はるゝと云ふ氣味也、但尋着源舊時家當とよむが可ならんか、我等が素より持量を尋ねらるゝかと也、定めて此一友の工夫の筋も、自是好名のことにて、孟源が病の如くなることゝ見えたり、扨當字を上へ付けてよむが可ならんとは、家當と云ふ俗語也、家財什物のことを俗語に家當と云ふ、すればこゝで家當と云ふは、孟源が持量と云ふ意也、持病のこと也、議擬、易の係辭に出づ、盤結、盤結はまとひむすぼうれて、坐どられと云ふが如し、纖根、少根也細也、任汝、たとひなんぢとよむべし、此の條至極面白きこと也、喩へもよき喩也、方丈の地内を心の方寸に喩へ、大木を自是とし名を好むの病に喩へし也、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後世著述—卷內十四版、徐曰仁問、文中子云々、詳說著述之害、其言曰、天下之所以不治云々、○聖賢筆之—聖賢の書に筆するは、例へば其人を眞に見て、御影を寫す也、後世の著述は、其御影を見て色々に增減して寫す也、故に其失眞甚だ遠し、因此、其形狀の大略に因つてなり、分析加增、喩へば如此すれば、目つきよし、如此すれば口つきよしと云うて、容貌を自作

覺紛擾則靜坐すべしと也、此の條面白きこと也、紛擾なる時靜坐する、喩へば心神散亂し、心不守舍の病に、辰砂茯神收斂の藥を用ふるが如く、懶看書則且看書は、熱因熱用寒因寒用の療治也、湯治して湯あたりし腹痛などする時は、其湯を飲めば治る者也、其物を以て其物を解するの方也、痛ある處へ灸をするゐるも此類也、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標】處朋友—第三卷九版大凡朋友條同二十五版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明弁案交盡、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喩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

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立志—結聖胎とは、聖人の體が内に出來存すと云ふ義也、扨道家は、元來老子を祖とする者なり、然れども後世の道家と稱する者は、多くは呪咀祈禱などを事とする者を云、皆後漢の張道陵が術にて、養生家なる者也、この道家との玉へるも、養生家の事也、扨張道陵が子孫は、代々時の天子より天師と云ふ封號を賜うて、代々二品の爵也、魯の孔孫衍聖公の格也、しかれども道家に云ふ聖と、儒家に云へる聖とは違へども、其心持は同意なる故、こゝに引き用ひたるもの也、凝聚—天理が心中に凝集する也、馴、馴は馴致と同じ漸々に至るを云、至於美—孟子盡心下に出づ、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標】日間工夫—是乃克己之實功、非惟可施之靜坐讀書而已、日用所爲當皆如此矣、然其謂覺懶看書則看書者、蓋就惰心生者言之耳、人精力有限、不知所以養之、而貪看文字以致病者又非、此類○案近思錄、問目恐尖物此事不得放過、曰、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是其意雖不同其用功處實無異、亦可以爲良法矣、

日間工夫、日間工夫は日ごろと云ふことなれども、所による也、爰は日の中と云ふこと也、工夫の字はもと普請の大工、人夫のことより出でたることなれば、修行のことに借り用ふるは素より也、所作と見てよき處もある也、爰らは所作と見るもよし、一日の所作

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叙曰愛因舊說云云、

因舊說—入頭とは、入り口なき也、嫡—廣韵嫡正也、君也、詩話正長曰嫡、港は音溝、水分派也、絕河、河の渡り瀨のなき渡のたえたる處なり、落々難合—四字は後漢書耿弇が傳の語也、李賢が註に、落々は猶疏闊也とあり、まばらなることにて、都合せぬことと思へる也、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標】陸澄字元靜、又作原靜、一字淸伯、是以下元靜所錄、

主一—主一は、程伊川の立言也、主一不適之謂敬也、陸澄のおもはくは、主一に非ずして主事也、故に逐物と云ふものぞとの玉ふ、喩へば上手の碁は、只心盤面一杯へ滿ちて、一手もむだ手もなきやうにするは主一也、下手の碁は、只指し當る所に心取られて、是非其の石を取らんとす、是主事也、主一は心を主とす、主事は事が主となる也、主一は心を手前へ置き、天理を主とすること也、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

音なり、○詩經集傳、鄭國下云、鄭衞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衞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衞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衞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衞、蓋擧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導奸は淫亂を犯せるを云ふ、律語に無理に女子を犯すを强奸と云ふ、合點づくにて犯せるを、和奸と云ふ、尤處によりて、詭計隱謀を奸と云ふ、此は强奸和奸の奸也、求其說、道理を付けて見れども、付けられぬと云ふことと也、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敎、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標】年譜正德八年十一月、先生四十一歲、下、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踊躍

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五經—史又史官、世本黃帝始立史官、周禮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特は格別と云ふこと、謂惡、論語爲政篇の註也、惡鄭、陽貨の篇、鄭衛、鄭衛之音、詩經の大序、及樂記の語、亡國の音とは國家を亡すべき

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史音使―説文記事者也、其事同其道、三編作其事其道同、所謂異―五經と春秋と異るには非ずとなり、○五經と史文と、其文體は異れども、其主意は何の爲にせる者ぞとなれば、其の本を考ふれば、五經も史文も畢竟道を明にし、是非を辨へ、人其の邪非を正うせしめん爲の戒とせる者なれば、實は同じ事なり、○秦の始皇天下の書物を悉く燒滅す、然るに後世の儒、書經は始皇の時の燒殘りなりと云ふ、其説まち〳〵なれども、詩經に至つては一向其沙汰なし、是れ一つの不審也、偖又朱子は淫詩も戒とすべきに足る者は、夫子存して不刪とあれども、若惡きが戒なれば、至極はでなる惡きことは、いよ〳〵戒となるべきことなり、然れども聖賢皆これを禁絶して人に示さず、如何なれば、惡くはでなることは、凡人情の所好にして、人自然と其方へ引落さるゝ故也、はでなることを好むこと後世の人情のみに非ず、又和人の人情のみに非ず、古今和漢ともに同じく然り、さるに依つて禮記樂記の篇にも、魏文公の子貢に問へるに、古樂は不面白して、今樂は甚だ面白しと云へり、されば和漢古今ともに、人情は同じこと也、すれば淫風の詩戒となると云ふことも、何とも合點のゆかぬこと也、或人朱子に問うて云、淫風の詩を人の戒とするならば、其淫風の詩は、何方にて歌ふやと、朱子答て云ふ、樂官に陳べて置くのみにて、其詩を歌ふことは無之と、語類に見えたり、朱子右の如く云へども不可通、なぜなれば陳べ置たるのみにて不歌時は、何の用にも不立也すれば此の朱子の言も通ぜざる也、依つて思ふに、詩經三百篇も必しも夫子の定め玉へるとも決定し難し、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

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標】三墳　墳大也、孔安國古文尙書序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近守其法、○今案堯舜之治不宜於今、故祖述其道而不由其法也、文武之法則當今所用、故憲章之也、

濶疎—まばらにうときこと也、三墳、墳は大也と云ふ註にて、三皇の道のことを云ふ書也、三皇の道は大道なり、故に三墳と云ふ、風氣、分けて云はば風俗氣運と云ふこと也、講來講去、只講ずると云ふこと也、來去の二字に不可泥、俗語の付け字なり、いはゞ兎講じ角講ずと云ふが如し、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唐虞—當世に可行と也、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

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

【標】歇後、綱目唐昭宗乾寧元年、鄭綮好詼諧、多作歇後詩、譏嘲時事、○案歇後不終語言、使人察之也、

○○歇後―歇後謎語とは、歇後は後をやむるとよむ、前ばかり云うて後ろを不云也、謎語は謎はかくすとよむ、其語を隱して先の人にさとらするを云ふ也、此を源氏にあとう物語と云ふ也、故に歇後の謎語と云ふ也、公羊穀梁の如き、一字毎に義理を付けたる者也、公羊穀梁の如くなれば春秋は甚艱深隱晦の詞也、左傳とても同じこと也。傳是案、此語は近思錄致知の類に載せたり、言は左傳は案文のやうなるもの、本經は斷文のやうなるものと也、案とは今罪人の咎を書き立たる目安を云ふ、斷とは其咎によりて定むる處の刑文也、弑君即是凡程朱春秋の取用樣、春秋を以て裁判する手本とする合點也、故に其說右の如く也、王子のゆき方は大に異なる也、夫子春秋を作り玉ふ本意は、亂臣賊子の戒に作り玉ふと見玉ふ、さるに依つて其弑するしだらを詳にする時は、其時代の風俗にては、君父の方にも多くは皆悉く惡を振舞へば、委しく吟味すれば却つて臣子の方に道理が付く也、然る時は自ら亂臣賊子がかたうどする筋もあり、故に夫子其事實を去つて不記、其しだらは何樣のことにてもあれ、臣子として君父を弑することは罪あるを明し玉ふ也、

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

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

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

【標】九丘―古文尚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始皇、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紀、及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書、

九丘―古の地理のことを記せる書也、九州のことを記す、今風土記のるゐ、八索、八卦の書也、一切、字彙云苟且曰一切、猶曰一時權宜也、師古曰一切權宜事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也、又一切は大凡也、淫哇、是は詩樂のこと也、淫哇したゞるき節を云、烏瓜反、音蛙、淫聲也、若當時、始皇の時也、不能易―今までの經に續までにて無用の著述はなされずと也、然れば文中子を盡く非とはしたまはずと也、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

まぎらかすなり、又語る聲也、
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

難じての云ひ分に、南北朝の詩漢以來の帝王の詔に、何とて取るに足る者あらんや、わけもなきことなりとて譏つてあり、是を擬經の失と云ふ、徐愛も此の說を是として如是問ふ、見下したる云ひ分也、漢以後の詔にも尤なることあるべし、王子の文中子を取る尤のこと也、子以明道者、子以はそなたのおもわくには也、明道とは著述して道を明かにせんと期するもの也、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

【標】譊、字彙乃交切爭也、恚呼也、○又多言也、○六經、和文錄七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說明詳、又示弟立志說、述考於古訓之意、尤深切當、並考、

使其反―其とは道をさす、淳とは質也朴也、易簡にかざりなきを云、譊々、かまびすしくなり廻ること也、紛―紛々は、亂也、ときまき也、籍は多く說いて色々

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

【標】擬經、仲淹嘗依倣六經以著之、今其遺編不可見、而中說中載其規模大略○朱子文集六十七卷、有王氏續經說、譏其好名好高欲速自大、然其說曰、退之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朱子之意亦可以見、

△愛問文中ー名通字仲淹、隋人、門人私諡曰文中子、中子著二本、秣陵焦竑弱矦筆乘曰、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擧其端二字以冠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襲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襲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襲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曰、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耶、○焦氏筆乘卷二曰、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摸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擧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處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宗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君子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々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　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擬經、文中子の作れる續詩三百五十篇、續書百五十篇のことなり、續詩南北朝の詩を集めて、詩經の續とし、漢より以下世々の帝王の詔を集めて書經の續とす、元經は春秋の續とす、何れも珍書にてかの地にも斷絕せり、右の續經のことを程子遺書に

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道心—朱子は博文は窮知工夫、約禮は行へつゞめる爲方と見て、知行二つに分つ、王子とても博文は理につゞめる工夫と取り玉へり、然れども知行二つに不分、文、天理の發見にして、知行並び行はる、故可見者謂之文、今禮敬と云へども、首をさげ手をつくは發見上也、其敬するゆゑんの者は不可見、そこを指して理と云ふ、二つに非ず、一つの天理になしたさに約禮の工夫あり、△愛問道心、朱子の如く云ふ時は、道心にも非ず人欲にも非る人心と云ふもの別に有之樣に聞えて、心が二つになるに似たり、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

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升降周旋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云云、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

知是—知說文從口矢聲、徐曰知理之速、如矢之疾故に從矢也、○知は聖凡一致の物なり、白は白、黑は黑と分る、是れ心の本體なり、會知、合點するを云ふ也、知孝、爲孝弟ことを云ふ也、不假外云々とは良知常住無不足なり、不假外—此良知の誠を以てゆけば、どこへ以つてゆいてもさゝはりなしと也、勝私、即ち論語の克己復禮也、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理字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標】和文錄八、博約說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

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標】案近思錄劉安禮問御吏、明道先生曰、正己以格物、是亦以爲正物之義、

先生又曰—格は正也、但正字は溫和也、格字はきつかりとしてきびしゝ、此の段など可見、格物致知平生のしごと也、縣空の學に非ず、存天理、王子の窮理と云ふは、いつも存天理を云ふ也、心即理也、故に天理即是明德と云ふ、心のゆがみを直す是れ天理を究むるなり、故即是明々德と云へり、唯道理を知り窮むとは云はれぬ也、劍術を學ぶ者の、只劍術の道理を詮索して知つたとて、それを窮むとは云はざるなり、手に入りたるを窮むと云ふ、それと同じ、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標】孟子公孫丑上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

貳、脩身以俟之と云ふを、初學の工夫として、用ふるときは殊の外學問のはかゆくこと也、是れ王學の手に覺えのつく處也、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影々、おぼろげと云ふに同じ、ちら〳〵するを云ふなり、事字皆、人々事々あらはれたる計りを事と覺ゆ、然れども心は事也、それが內心にあると外に表はるゝとの違ひまで也、皆とは止至善致知を兼ねて云ふなり、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

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殀壽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標】盡心說詳見中卷答人論學書○脩身俟命、案是語非聖人分上事、孟子盡心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集註云、堯舜天理渾然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又下篇、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註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下文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註法由是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所註皆如是、而此獨以脩身俟命、爲聖人分上事者、恐偶然耳、

○等候、等とはしなく〳〵する也、こうあらうかどうであらうかと云ふ意也、候はうかゞふ也、是れにて御意に背くまいかなどゝあてくらべする氣味也、此殀壽不

心盡性をば、學問の極に立て玉へり、爰のみ錯れり、中庸にも易にも盡心知性を聖人分上にしてある也、舊聞、篤信の方にあたる、苟從、實心よりせずして、假令に從ふなり、朱子於易程傳、文王の本意に非すとして別に本義を立つ、與吾說脗合、脗吻聞二音、合口也、凡事相同者曰脗合、吾格物の說にひしと合ふとなり、未免牽合、易說卦の究理を以て說けり、此れ牽合也、〇盡心之說、中庸二十三章、唯天下至誠の文并に注考ふべし、中庸は朱子も聖人のこととし、於孟子は初學のこととす、是れ見る處にとらるゝなり、〇盡心之說、中卷答人論學書に見ゆ、同中卷答文蔚第二書說得明白可考、其意也、可一言而、即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と云ふの二句のこと也、存心、放心するを引もどす工夫を云、盡心の如きの自由を未得也、賢者知天知知州、增韵、主也、今知府知縣の義、取主宰也、唐の世より州の守護を知州と云ひ、宋の世より縣の守護を知縣と云ふ、知天とは朱子は知字を爰に居て向を知ると云ふ意に見玉ふ時に非ず、知州知縣の知字の意ぞと也、州の奉行を知州と云ひ、縣の奉行を知縣と云ふ、我州我縣のことを不殘心一盃に知つて、心任せに我物にするを云ふなり、今の知行の知と同じ、〇天壽不貳云々、初學の者の性根の立てやう也、初學の者は未だ天をば不知ども、亦天の外ならず、人の役目は本と性善なれば可爲善者也、故に先は見ざれど窮通と先がつまつても、道が通じても、短命にあらうとも、長命にあらうとも、道と見込んで違はざるを云ふ也、易所謂困亨の意、是初學立志之始めにして、終に聖人まで工夫爰に不外也、故に論語にも志士仁人と云ふ、志士は殀壽不貳の人也、仁人は君子聖人を指して云ふ、其人には聖凡の差ひあれども、其見込は一つなる故に、志士仁人と一句に述べたり、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

のと違へり、朱子の說、又其より處あること故、これを述べて不審をうつ也、先生曰—子夏孔子を篤信し給ふ、固に是にしてよきこと也、されど曾子の己に反求するには劣れり、此事孟子の語なり、孔子を信ずるさへ自分に反求するには不及、況や其外をや、朱子程子を信じ玉へども、中庸輯略の中には、十に七八も程子に背き玉へり、是は愛舊說に固滯するを、先づ破つての玉ふなり、其上王子の說、精一等の旨、曾そむかぬ也、精一もと一と云ふを目當にして精也、故に之功と云ふ、喩へば玉の中へ瓦石土塊多く交りてあるを、玉ばかりにせうとして、瓦石を去るが如きなり、この瓦石を去るが精なり、玉ばかりになりたる時は一なり、すれば瓦石土塊を去るのが、玉にするの工夫なり、朱子の精とは、知の工夫なり、此時一の工夫ぬけるなり、一とは行のこと也、この時知の方がぬける也、兎角偏也、博約、是れも同じ氣味也、朱子は博學於文と云ふを、書物のことにして、道理穿鑿として、知と取り、それではばつとなる故、しめて約禮とする也、皆支離決裂な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子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究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全體而無不盡者、心其能究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此盡心知性知天、孟子盡心上篇第一章の語也、扨この段朱子と王子とは見やう表裏せり、集註と此段と引合せて可見、朱子第一の句註に、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との玉へり、すれば第一句を學者分上のことと取り、第二句を賢者分上と取り、末の句を聖人分上と取り玉ふ、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知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仁之至也とあり、王子は第一句を聖人分上のことと取り、第二句を賢人分上と取り、末の句を學者分上の工夫と取り玉へり、盡心の盡とは打ちふるふこと也、是れ初學の及ぶ處に非ず、知性知天は、聖人の極効、何ぞ初學の工夫とせんや、知性知天の知學に泥んで、朱子物格知至の說をなせり、朱子も外にては盡

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喩、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標】不得於心―中卷答羅整庵書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精一專約說、見下文十三四版、

○○愛曰、徐愛此說を聞て、大略合點せり、なれど又朱子

は集也、とあり、此說可也、扨劍を學ぶに、木刀打するが如く、學問もするならば、王學は又一つに行く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かと云へば、そこが心術也、宗旨を會得すればすむなり、此を合點した人故、終にしたともなき顏子に、天下の大事業をつげて、夏の時殷の輅、周の冕との玉へり、飛び込んて自由に取習ふは、又眞劍を取らるゝ處こゝ也、（由云此處恐錯會余別ニ有レ說、○又云顏子に限らず孔門諸子は國家を治むる方を兼て講究討論することと珍らしからず、孔子も亦隨分平日此事議論し置くことあり、顏子は本分上は既に能了せる人故制度上に就て云ふと先師一翁云へり如何にも然り）

愛問、昨聞下先生止ルノ至-善ニ之敎上、已ニ覺ユ功-夫有ルヲ用フル力處ヲ、但與ニ朱-子ノ格-物之訓ニ思フニ之終ニ不レ能ハ合スル、先-生曰、

格-物ハ是レ止ルニ至-善ニ之功ナリ、既ニ知レバ至-善ヲ即チ知ル格-物ヲ矣、

昨聞―朱子格物之訓は、一物一物の上に至つて、此至善はこれ、此至善はこれ、此至善は是れ、忠の至善、孝の至善と、止り處ありて、一つ〳〵の至善を求むるを云ふ、すれば尤以後の用は可レ立、當下のことには非ざる也、王子の敎は、忠孝の上で云はゞ、忠にも、孝にもせよ、其處へ邪念出ると、其邪念を格して切て落す、そこで直に至善なり、又行の上でも同じ橫着が出ると、そこを格して行ふ、そこで直に止ニ至善ニ也、すれば至善はすみたるが、格物がすまぬと云ふことはなき也、故に既に知ニ至善ニ即知ニ格物ニとの玉ふ、愛の至善の工夫用レ力處あるを覺ゆとの玉ふは、まだ本のことに非ず、

愛曰、昨以ニ先-生之敎ヲ推ニ之ヲ格-物之說ニ似タリ亦見ニ得ルニ大-略ヲ、但朱-子之訓、其於テハ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

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標】這箇、這本音彥、字彙王晃曰、凡稱此箇爲者箇、俗多改用這字、○祖庭事苑二曰、這裏這、當作者、指事之辭也、又篇韻、誕彥二音唯禪錄作之也切、皆沿襲所致、

這箇意、合一の旨なり、これこのとよむ、物をかきませた意也、一言而足とは、知と云うても行と云うても濟むと也、知的工夫槍術などを學ぶに、道理吟味のみではすまぬものなり、治國平天下、只詮議ですますは、得其意難きなり、○今人却就、此より知先行後の弊を云ふなり、其病根大にして、其來ること一日に非ず、四百年來、學ぶ筋皆如此なり、○我如今、我とは、知は先なりと云へる人を指して云ふ我也、某今說、王子立言の宗旨也、爰が合一の主意にして、知先の弊を治する法を立るは不得止也、其法は即合一の說也、然れども其病にあへばとて理もなきことを云ふに非ず、杜撰めつたなことを云ふ也、又なきことを借り集むるを云也、野客承書事物紀原書言故事等に、各注あれども、何れもしかとせず、無冤錄に、杜は借也、撰

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レ得レ已補偏救レ弊的說話、

○某嘗說知、畢竟心術に本づかねば、知を工夫する日は、行が缺け、行を工夫する日には知の方がぬける、是知行兩件にして、心術をよそに學ぶゆゑなり、行と云ふ字のつかぬ知は、本知に非ず、知と云ふ字の欠けたる行も用に不レ立、世上誤て行なしの知をも知とうけとる、それを王子が氣の毒に思召て、知行一と云ふ題を出し玉ふ、行はれぬ內は知らぬと思へ、行うても不レ知しての行は、行と思ふなゝまぐれ中りなれば、本のことには非ずと也、爰を工夫するが實學なり、知は何ぞ行の目當なり、故に知是行的主意と云へり、行は又知の工夫なり、即知行合一也、爰に執齋先生の工夫あり、即今人何ぞ知の方の工夫することあらば、知つて工夫せずに、行うて工夫すべし、行の方のことならば、知らで工夫せよと也、面白きこと也、能々可レ味、知行合一の受用、實に手を下す處あり、知の浮立つものを引下げ、行の鈍き物を引立てゝ、地天泰となる也、○按ずるに知是行的主意―主意の字、主意頭腦の主意と見ずに、分別と見て可ならん、知とは行を分別するを云ふ、思按分別と云ふことを、俗語に主意と云ふ、又主張と云へり、此主意を頭腦の主意と見ると、又行よりも知の方がおもになる也、○若會得―孔子のゝ玉ふ、知に行のなき知はなく、知のなき行はなし、故に會得しては、知ばかり云うてもよし、知行合一の旨たがはず、○古人、是れ以下所謂古人の宗旨也、古人は爲にすることありてとく也、○一種とはひと通りの人と云ふ也、俗人の常態を云、○懵々は心亂貌、○纔ははやと云ふこと也、○又有一種人、是後世學者の通病也、扨一事一物定理ありとて、是を求ることに而已努めて、扨實に本心にふみ行ふかと思へば、茫々蕩々と取締りなく、わづかにたゞ事を知つたと云ふまでなり、○思索は、この義理と云ふ詮議のみで暮して、一つも己が身に引受けてつとめざるを云ふ、影響とは、かげひゞきとよむ、譬へば影法師を見て人と思ひ、大鼓の音を聞いて夫れをほんの大鼓と思ふが如し、別の物にはあらねども、本の物にては非ざる也、是を本の物と思うて、一生學問すると思ふは、大なる誤り也、

○如今苦苦、是より王子の問をまふけて云へり、苦々はゑりはりにと云ふをあながちにと云ふが如く分開するを云、分別をも云ふ、是甚麽、どうしたことぞ也、○立言宗旨とは只一通り說をなすを云ふには非ず、後々まで法ともなるべき程のことを云出すを立言と云ふ、立言の出處は、左襄公廿四年に在り、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とあり、宗旨とはむねとするおもむきと云ふこと也、すれば主意とも云ふこと也、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分曉とはみやすき也、分明也、○一行は、一方の意、一とくだり也、○下落とは落著也、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旣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

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

○故とはことさらにそれ故にとよむ、頭書の點なればかるがゆゑとよむ、○好好色—今時の好惡は皆私欲に隔てられて後の沙汰なり、此大學の好惡は、其以前の好惡を續く皆本性のまゝ也、好色をば好み、惡臭をば惡む、人の本性なり、好の字下は上聲、惡字上音烏去聲、下入聲、○不是見了後又、好色と見て、而後に好色ちやほどに好むと云ふ者は無し、好色と知るじきに好む者はあるなり、○箇心は、此好む心をば立て也、○就とは就字すなはちとよみ、又もしとよむ、喩へば、とよみてもよし、何の處も同じ、皆倣之、但此字に喩へばと云ふ字義あるに非ず、されど文義に於て障らず、能く聞ゆ故に、昔より喩へばとよみ來れる也、○他とは其人を指す、○些とはわづか也、○話とははなし也、○開も分る意なり輕く可見也、○不可泥、○緊切着實は肝要の意深切に實と云ふに同じ、

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儞只恁的便罷、

因末ー王子始は靜坐を說いて敎を施し玉ふ、中比知行合一をの玉ふ、晩年に致良知の敎を示し玉ふ、徐愛は王子に先だちて死せり、惜乎存生の內致良知の說をの玉はず、故に徐愛の錄に良知のことは云はぬ也、宗賢惟賢、二人ともに王子の門人也、往復とはやりつかへしつを云ふこと也、擧看、擧げよとは言を擧げよと云ふこと也、看とは聞かんと云ふこと也、さればば云つて見よ聞かん也、俗語也、儘とはまゝとよめども、間の字とは違ふ、俗に云ふすんどと云ふやうなること也、又皆と云ふ氣味なり、知得、がてんしたる也、已とは以前よりと云ふ意也、隔斷、へだてしきらるゝ也、不是知ー前に父當孝と知得と云ふも、私欲に蔽はれて後のこと也、是知が知にたゝぬ也、實に知つて行はぬと云ふものはなしとなり、知は、火の熱きを知るが如し、○扨この說みだりに一病を去るのみに非ず、固に前聖未發の立言と云ふべきなり、不是着儞只恁的便罷、是只汝に此のやうなることがあると告ぐるばかりにて埒の明くことには非ずと云ふことならんか、又は是只汝このやうなることが有るとばかり思うて埒明けるなと云ふことならんか可考、○恁、前をさす、實に不知を云ふ斯くの如くにしてと訓むなり、

故大學指箇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

も學問思辨の功を用ひ、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して、精密に心を用ひずば、ならぬ處なり、故に堯舜の如き大聖人と云へども惟精惟一の戒あり、一とは天理也、那些儀節とは親に事ふるの溫凊奉養定省、扨又禮儀節の外物なり、

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扮戲子とは歌舞伎狂言する者を云、扮はよそほふ也、此段扮戲子の譬へあまり甚しとする者あり、然るに朝朔等の云ふ處最もよきことにて、而も舊習見なれば等閑にては難解、夫子の詞にも此類あり、子游に對して、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との玉へるを可見、○扮、字彙逋患反、班去聲、打扮粧扮、○正字通に、俗以裝飾為打扮、演劇者、飾其面、謂之扮戲、按戲場謂之演劇場、又劇也、○有省とはさとることある也、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

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

事物上、事物の上にて云よりして欠闕なくと云迄問故に答ふ、是で弓が射られるでも馬に乘れるでも、鎗兵法が上手になるでもなけれども、又是でなければ弓馬劍戟も用に立たざるなり、爰に止まるを至善にとゞまると云、文王緝熙敬止と云ふも、此至善の繼續して光明なるなり、此一の光明敬止が君となれば仁と成て止り、臣となれば敬、子となれば孝、父となれば慈、國人と交れば信とあらはれ止るなり、朱子の至善は、爲君つての止り處は仁、爲臣つての止り處は敬と、一つ一つに至善の止りあるなり、是くの如く見ては又一つ々々究めずには居られず、扨究むる日には日も不足精力も不足也、その上向ふで追ひまはれば、内はうつそりとなるなり、如何とはどうしたかと云と也、奉養之宜とは親を養ふの宜きにあたらうぞと也、是當とは諸事のほどあひの至當の處也、ひつしりと其理に當つた、至善のいやと云はれぬすわり處也、學問とは此學問思辨之功也、學問し師に問ひ、扨思ひ辨へるでなければならぬ也、學問思辨は、中庸二十章に博學之云々、先生曰若—、どうしたが孝行の至善溫凊の道ぞと、其理を窮むることは、一日二日でも知れること、是而已に學問思辨もいらん、形の上は溫凊の節奉養の宜、其品多しと云へども、其理を究め知ることはかたくして易し、只此心天理の至極、其儘になることは易くして難きことと也、故に中庸に

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有深愛とは、良知の本心に良能の現はるゝ處なり、發するものは心なり、有和氣とは物和らかに氣象も緩やかに見える也、有愉色、どこともなく顏色までも、喜しく美はしく見えるなり、それが即ち貌にも現はれる、形までもしとやかに見える、皆心の本體なり、〇有婉容とはたんわりとした姿を云、是一つの深愛より出るなり、然れば心の良知實に至善の合點してゆくべきことなり、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

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

【標】温凊定省、禮記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朝省、○如何不講求、下文載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云々、又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云々以上兩説、若與此所論異、但以求理於事物之間、爲講求者外求者也、故曰、如何講求許多、如所謂有頭腦、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者、即是克己之功而博文約禮之實也、故曰、如何不講求、是各有所指、所謂因病藥、所以不同也、

如何不講求とは習ひ求むる也、王子は心を講求するなり、而して此を講求するが頭腦なり、親愛の心持按排を講求すること、○四十三版曰、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自然の字自字皆可味、這とは指事之辭也、○誠孝的心發とは、誠孝の心より右の仕方條目は出づると也、譬之樹木とは、皆誠實より出づる根元を喩へて云、根より幹を生じ、又幹より枝葉を生ず、故に根を大事とす、枝葉より後に根を植うるに非ず、

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良知而可盡乎、抑尙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是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如事父不成去父上―如事父、於父上孝的の理を求むるに非ず、吾が良知上に求之親に見るや否、自然に孝的之理、吾が良知上にあり、以下忠信仁皆同じ、○去の字意なし、又於てと見ても可也、父の身の上に於て也、以下同じ、○的字新本標注云、的俗語辭、底と同通訓何等亦者に似たりと云、○此心無私欲之―私欲さへなければあとは十分天理なり、只邪魔は私欲なり、私欲あると暗むなり、眼中へ塵の入りたるが如し、○發之事父とは天理純一なる心を發すれば也、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

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標】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是等言皆陸象山語、

至善―、至善は是れ心の本體と云へば、天下許多の事理に於て、心許りに求めては有不能盡と思ふと也、○先生曰心即理也、今爰に天下の事理と云てどこに在るぞ、吾心の理濟めば、天下の理も皆濟むなり、故に心外の事なく心外の理なしと云へり、畢竟心あればこそ理もあれ、天下の定理と云へども心あればこそ定るなれ、心なくして定ることなし、○愛曰如―孝と云うても、數限りなきもの也、孝行をするについても、其仕方思ひ入れも有るもの也、然れば事物の上で、至善を察せねばなるまじと也、○恐亦不可不察とは事物上に於て至善を恐亦不可不察となり、

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標】文錄第五、書諸陽卷曰、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

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標】朱子大學章句曰、志有定向、○或問曰、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々物々皆有定理、○朱子語類第十四、子升問、章句或問語似不同也、朱子曰、只一般、○義外、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盡夫天理之極云云、此句出朱子章句、

知止而后―、朱子以爲……は、大學或問の說、○先生曰於事々物々、大學或問を見れば、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々物々皆有定理とあり。方寸とは心のことなり、然ば或問の意、至善の處を能く合點すれば、心明にして事物の定理自然に見ゆると云ふと也、朱子とても、外へばかりかゝると云ふとには非ざれども、理を事物上に求むる處は、義外のいき方たるを免れざるなり、又王子とても、事々物々定理なしとはの玉はず、此處可考、王子の說は、至善吾心に在ることを知れば、外に假り求ることなく、本體に止まり、良知にふり向けば、支離決裂の患なく志定まる也、明德親民至極のかねあひを至善と云ふ、是に尋求て得るにも非ず、固より是非の心、物に感じ物に應じて、其場々々に、天然自然の中あり、是れ皆受得て居る本體良知にだにまかすれば、自らこの至善也、○義外、孟子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先君曰、按孟子公孫丑上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此語、雖論義不論至善、玩之則有味、○至精至一、至極清水、人欲の私一毫もなきを云なり、○便是とは、至善を指して云ふ也、○未嘗離却―、心と事物と本同一貫なる物故未嘗離却と也、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

堯舜其猶病諸、皆於新字、一本於字作子字、○如保赤子、傳九章、保の字、親の意あり、○孟子親々仁民、これ孟子盡心上、君子之於物の章の字也、或此章の於民也、仁之弗親と云ふを證據として、親民と云ふを難ぜるあり、是は孟子の此章の見様文字に滯れる故也、孟子の親に親むと云ひ、民に仁と云ひ、物に愛と云ふは、姑く其當り前を以て分くるまで也、既に愛親と云へることは、どこも多く出でたる字也、拘滯すべきに非ず、いづれも親の字の意を、はづるゝことなし、仁民は親むと同じ、易比大象、程傳云、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云々と合考べし、親民の義、周易地澤臨の卦の大象傳、並に程傳考へ見るべし、王子の說、親民便是兼敎養之意、よく讀むべし、○朱子が親と云ふ親切の字をば銳なる新の字にかへ玉へるよりして學術背けて、向へ馳せるの蔽あり、○琴卿先生曰、(校者云ふ、これ蓋し琴卿の附記を其門弟の傳寫するに方りて加へしものなるべし)親者親臨之義、周易臨卦大象曰、澤上有地臨也、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程子易傳云、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敎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敎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無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王子說、親民便兼敎養意、於此亦可見焉、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

るに、九章十章に於て、新字の意なく、我へかゝりて民を親むのことにして、向へかゝりて新にするのことなし、○作字却、作と云も我作彼こと、親むと云も我親彼ことなれば、作の字は結句親の字と相對す、而して作の字に新にするの義はなしとなり、

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敎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標】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なるを曰黄、ひばり毛也、朱子詩註に出づ、和訓は江村如圭の詩經名物辨解に出づ、驪は馬の純黑なるを曰驪、くろけからすぐろ、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

【標】親民、伊川先生曰、親當作新、而朱子從之或問曰、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然明道既從古本、何必無理也、而孔孟論治平之道、無非親之之事、而其引證亦不一而足、今擧其一二明白者明之、○易比大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樂記曰、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朱子之徒、亦有言之者、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蔡沈註曰、以其親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可親而不可疎也、

在親民―、朱説の三綱領、譬へば明々德は、今手習し能書になるが如し、新民は、其能書になれば、自然と人をもみちびく、是れ民を新にする也、新はふるびたものを改め易へて、打かへることを云なり、○後章、大學傳二章、湯之盤銘、日新又日新、又、命維新也、親新文字も相似て、音亦同じければ、卒爾に改むるにも非ず、○作新民とは、新の字は、もと、こちらからするしわざ也、或問に又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ら新にするのみとあり、○自新之民とは、此四字、朱注の文字也、○新民之新、作新民の新の字は、死字にして據とするに不足となり、新にするの場所は、國天下な

十六歲、因將赴龍場、愛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徐氏卒、是中間十有二年也、○警欬、字彙警欬之聲輕曰警重曰欬、
即之若易、此れ即ち仰見探就造と云ふ字に泥んで、一字々々に義理を付けて鑿すべからず、畢竟若易而愈高、若粗而愈精、若近而愈益無究と云ふこと也、夫れを、若易と云ふについて即と云ひ、高と云ふについて仰と云ふまでのこと也、○警欬は、せきしはぶきの類、これさへ聞かずに王子の學流は知れた、論ずるに不足など云ふ、皆忽易也、○立談一、上の僅交一面と云ふに對して云ふ、立ちながら其説をきく也、○傳聞は、未聞其警欬と云ふに對して云ふ、他人の咄で其説を聞く也、○如之何は、中々是で知らるゝ者ではなしとなり、

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黄、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從遊は、王子に從遊する也、○往々は、ゆくさきごとに、まい〳〵の意なり、○牝牡黄驪は、列子の古事也、説符の篇に見ゆ、秦の穆公よく馬を目利するものをして馬を求めしむ、右の者、馬を求めて歸りたり、穆公其馬の毛色は何ぞと問はれしに、牝にして黄と答ふ、既にして右の馬を取て見れば、牝にはあらで牡なり、黄には非ずして驪なり、よりて穆公怒て曰、馬の毛色も不辨、牝牡をも不知は、大にへた伯樂也と云へり、其時彼者の師の云ふ、彼れは馬の根本を見て、他を不見と云へり、果して其馬千里の名馬にてありしと也、此故事に據りて、人々外面ばかりで知て、根本を知らざるを云ふと云へり、黄は馬の黄騂

れのまゝ明睿也、○然和樂―、其上に溫和に坦易とつくろひなきを云、○其少時―、年譜云、孝宗弘治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是年始慕聖學、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人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豪邁は心つよくして、人なみにすぎ、萬事ゆきすぎる氣象あり、邁はゆきすぎる也、何事もずか〳〵とふみ行ふを云、○不羈は、梭梭篇海、不羈之士、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物にしばられぬなり、不法と云ふ氣味、放れ馬の樣なる氣質にて、何事も、ずか〳〵して、萬事にほだされぬ也、○泛濫―、ばつとして取しめなきを云、詩を作り文章を好み、其上に老佛の學さへもあちこちと好み玉ふ也、此の如くなりし故に驟に此舊本大學の說などの如きを聞く人、皆異を立つるとす、○不省究、世人王子の王子たる處をかへりみざる也、○不知先生、是より王子の聖學を修行なされたることを云、○超入は、一より十まで飛越ゆること也、○粹然は、もつぱらにして不雜也、○大中至―、歸は歸著すと云ふこと也、歸於大中至正と云ふこと也、歸字を下に書く時は、之歸と之字を入れて書く、是れ文章之法也、

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標】十餘年來、案年譜正德二年先生三

詮議し、是非を正して、とくと味ひ、先生の說の善惡をも合點したと也、○斷々は誠一の貌、書の泰誓に見えたり、○百世以一、中庸二十九章句に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と、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標】邊幅、漢馬援傳曰、修飾邊幅、註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少時一、事見行狀及年譜、○文錄第四別湛甘泉序曰、某幼不問學、陷溺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而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年定論序亦言之、○居夷三載、年譜武宗正德元年、先生三十五歲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三年三十七歲至龍場驛、至五年三十九歲陞廬陵知縣、共三年也、事並散在文錄中、○精一之功、謂書經惟精惟一之功夫、字義詳於錄中、○超入聖域、案中庸章句鄭氏曰、聖人能知聖人、然則聖人其竟不可以知之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徐氏是言、其亦有所親炙而興起者與、

先生明睿は、王子の生れつきを云、○天授は、生

踐履は、誠實に地につくやうに、ふみ行はば幸ならんとなり、

傳習錄卷之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標】舊本大學、出禮記第四十二卷、鄭玄註之、至宋、二程及朱子、並有改定、而親民字、明道先生從舊本、伊川始改新字、朱子從之、陽明先生、嘗著大學旁訓、今不傳、其大學問一篇、載之續集、今抄出之附卷、○參伍、易係辭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格物諸說、朱子格物の說、新本大學に明也、今其略を云へば、一草一木皆定理ありとして、萬物の理を事々物々の上に究む、此窮理初學のつとむべき次第なり、王子は、格は正也、孟子の君之心の非を格すの字の如しとの玉へり、其外かれこれ朱說と異なる處、格物の說のみに非ず、故に諸說と云へり、○既而疑は、既は王說を聞てみて扱となり、疑は王說の通りにてもあるかと也、○參互は、たてにもし、横にもし、三五十五ともし、五三十五ともして、色々心を盡してみたと也、○質は樸なり、たゞすとよむ、是の不審を王子へ直に

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

【標】離群索居、出禮記檀弓、註、索散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註、儀象、刑法、○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註、越於也、

吾儕、各何れもたち、常はいつまでも今の如く常にと也、○何事は何ぞ備録を事とせんと也、○索居は、あらけをる也、玉篇に、散也と云、離散するなり、○儀刑先生の威儀容貌なり、○規切、門人の過ちは、先生常に親切に規し玉へども、後には是を聞くこともなき也、○摧墮—、摧はくづれ、墮はおつるなり、靡はちらけるなり、音米披反、散なり、爛なり、滅なり、廢はすたるなり、

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標】入乎耳—、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於首篇、首篇疑篇首誤、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王公之妹婿也、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公至不能答、毎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竟以疾終、年三十有一、實王門顏子也、詳出兩浙名賢集、案年譜正德十三年八月、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祭曰仁文二、見文錄、

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

【標】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默識、心通、觸處洞然、

○○相規は先生の説を書記するは、先生の思召に入らぬものなりと制する也、

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

主憲宗純帝成化八年生、當我　人皇百四代後土御門文明四年、○明世宗粛帝嘉靖七年卒、當我　人皇百六代後奈良院享祿元年、至正德二年壬辰、得一百八十五年、

此王子の教、如醫用藥の意、古人の法なり、論語先進の篇、子路冉有の問に、父兄いますありとの玉ひ、又聞くまゝに行へとの玉ふ問答の如し、一方にかかはることなし、其人の病によりて教を立て玉ふ、○因病立方―藥を拵へて病をまつに非ず、病に應じて藥を用ふ、其疾には色々あり、○虚實は、體の虚實なり、温は、熱病、涼は寒病なり、陰は陰症也、陽は陽症也、内は内傷、五臓のいたみなり、外は感冒外邪也、○要は其主意肝要なり、○初無定―、初から藥を拵へて疾をまつに非ず、○今某與―某は先生なり、各だちと道を説くにと也、○偏蔽とは、氣質の偏、人欲の蔽あり、人間の形は、陰陽五行の氣を受て生れる者、故に氣質かたぎには、柔弱剛强の偏あり、たとへば其氣質柔弱なる者は、云べきとも云はず、格すべきとも不規、皆氣質にながる、幸に柔弱なることにて利を得る時は、是より外に道はなきものと心得、早過ることは、悪きとのみ一偏に思ひなし、益ゝ己が氣質にながるゝなり、又氣質强き者は、何ごとも强くとりあつかひて、是を善しと思ひなす、故に是に利を得ては、是を道と思ふ、是皆氣質の偏にして中道を過ぐるなり、本體の明德は、人皆受得て居るものなれども、この偏蔽を以ておほひなす故、明なることあたはず、譬へば鏡の明なるも、蓋を以て蔽ふ時は、不明なるが如し、是を以て本體を明にすることあたはず、故に先生これを憂ひて爲箴切砥礪なり、○箴切砥礪、箴は針也、中巻に鍼砭膏肓と云ふ類なり、切は切きずに鹽のしむと云へる如く親切なるなり、砥礪は二字ともに砥石とよむ、是にて氣質人欲をとぎ去る、氣質を變化させると也、○成訓、先生の言をとめておいて、それが成就した教ぢやと思ふ也、○誤己は先生の思召に非ざれば、先生をも誤る也、○贖は字彙に用價取回也、又納金免罪、舜典に金作贖刑とあり、今云過錢なり、錢を出して罪をのがるゝこと也、然るに此罪は過錢でも及ばずとなり、

傳習錄筆記

三輪執齋講述　河田琴卿筆記

執齋先生、曰仁の序のみを講じて、舊本前後の序跋を除く、其由は新本の目錄（校者いふ、新本とは執齋の標註して刊行せる書をいふ、此目錄は卷末附錄に揭ぐ）に見えたり、故に新本に其文なければ、其文は古版に依て考ふべし、

傳習錄序

【標】論語學而、曾子曰、傳不習乎、朱子集註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己、

傳習錄は、即ち王子の物語と、諸門人への書簡とをあつめたるもの、徐愛、此篇を編まれて傳習錄と名けたり、傳習は師より傳ふる、先生の儀刑規切をば、此書を見て、時々刻々習熟する意なり、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

【標】陽明先生傳、年譜詳也、今附錄之、明第九

（了）

（傳習錄筆記目次終）

卷之下

傳習錄筆記目次

○原寫本所藏者の書簡

該書脇書及「由云」と書せるは土佐に王學の聞え高かりし奥宮慥齋先生の字に有之候、該書は明治二十七年三月慥齋先生の令弟曉峯先生に借覽するを得て小生の謄寫したるもの、偶〻功を竣ふる前五日、曉峯先生の物故せらるゝに逢ふ、故に小生に取りては絶好の紀念に屬す、今貴部の此書を刊行せらるゝの擧あらんとするは、小生に取りて尤も感激に堪へざる所なり、又下冊卷尾に三兩行の附記あるは慥、曉二先生が一齋門に在りたるを以て一齋先生に借覽謄寫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るべし、坦は一齋先生の字なること御承知の如くに候、

玆に掲げたるは原寫本の所藏者谷地泰明氏より寄せられたる書簡の一節なり、原寫本の來歷を詳にせるものなるを以て玆に之を摘錄す、此書簡中にある脇書は文字の誤脱を正せるものたり、今は之に依て直に本文を正したれは原寫本の脇書を存せず、

【講述者の小傳】三輪執齋、名は希賢、善藏と稱す、京都の人なり。初め佐藤直方の門に入て朱學を修めしが、後、餘姚良知の說を悅びて王學を講じ、常に知行合一を以て己を勵まし人を率ゐたり。尤も事體に練達し、言語優游餘味ありて、聽者をして心醉せしむ。嘗て近江の小川村に抵り、士人の爲に書を講ず。四座感泣して以て藤樹先生の再生となす。當時王氏の傳習錄は、我國に傳はりたれども未だ翻刻するに至らざりしを以て、學者頗る之を不便とせり。執齋爲に諸說の參考すべき者を標記し、且つ國讀を施して刊行す、標註傳習錄これなり。適、正德二年壬辰九月三十日を以て功を竣へしに、干支月日悉く陽明の誕辰に同じきのみならず、其年號も亦、同じく正德(明武宗の年號)たり、世以て奇遇とす。執齋、文を作り祭を設けて之を陽明の靈に告げたり。執齋初め厩橋藩に仕へしが、後、仕を致して京都に歸り、寬保甲子正月二十日歿す、年七十六、

方、酌其虚實清涼陰陽内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と云へるが如く、各人をして修養の力により其性僻を去りて中正に歸せしめ、知行の一致して相乖かざることを期するに在り。故に其敎旨を筆述するに當りても、語言文字の末の如きは、固より深く意に介せず、雅俗併せ用ひたるを以て當時の俗語の如きは、後世學者の解釋に苦むところたり。註解の書、頗る乏しく我國にては三輪執齋の著せる標註傳習錄と、佐藤一齋の著せる傳習錄欄外書とあるに過ぎず。且皆、倶に漢文を用ひて書せしものなれば、專門以外の者の講讀に便ならず。今玆には執齋の門人河田琴卿が、執齋の講義を國字に寫せる傳習錄筆記（谷地泰明氏珍藏寫本）を收め、其の足らざるものは標註を取りて之を補ひたり。原本は、佐藤一齋の奧書ある正確の傳本なれば稀世の珍なることは、言に及ばず。

するに汲々たりしのみならず、區々の空詩浮文に精力を竭盡したるを以て、復、天人の本源に溯り、性命の眞理を探り、往聖の爲に來學を繼ぎ、萬世の爲に太平を開かんと欲する者の如きは、殆ど有ること無かりしなり。此時に當り陽明王氏慨然蹶起し、良知の說を揭げて天下に呼號し「不誠無物」の訓言を中庸に取り、知行合一の教義を來世に垂れたり。而して其說の簡易直截にして明確痛快なるは、人をして自ら手の舞ひ足の蹈むを覺えざらしむる者あり。是に於て時の學者、靡然として嚮往し、從游教を乞ふもの日に益、多きに至れり。然るに其說は、年所を經るの久しきに從ひ、轉展承授の間に訛謬を來たして、後生の疑惑を生ずるを免れず。高足弟子徐愛、薛侃等、深く之を恐れ、嘗て疑を質し教を受けし問答語若干條を錄して一書となせり。これ即ち現行の傳習錄なり。元來、陽明の教旨は、嘗て自ら語りて「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

置くも、現時及び將來に於て、支那に對する凡ての關繫の益、密接を加ふるに隨ひ、古來傳承して尊嚴無比なる我國體を擁護し、二千年來文教の基礎たりし儒學の研究は、正に新智識新文明を傳播せる歐洲新學の習修と共に、我高等國民の要務の一たらずんばあらず。是れ曩に朱子學派の准經典とせる近思錄を刊行せしに對して、茲に陽明學派の金科玉條となせる傳習錄を發行せる所以なり。

傳習錄とは何を以て名くるか、論語に曾子の言を載せて「傳不習乎」とあり、乃ち師傳の說を承くるも、之を熟習して心に體し身に行はずんば、何等の益なきの意を、自ら提撕警醒せる語なり。明代の中世に當りて、海內の學者は、政府の科擧政畧に籠絡せられて、畢生の力を制藝文字の研鑽に傾け、中井履軒が嘗て明儒の三大厄と評論せし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の末疏小註を穿鑿

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第十六卷

解題 附 著者小傳

傳習錄

三輪執齋講述　河田琴卿筆記

【本書の解題】漢唐の章句訓詁より、宋明の理氣性命に遷りし支那儒學に在りては、宋に朱陸の二流あり、明に朱王の兩派あるは、世人の知る所なるが、此流派は如何なる淵源に發して、其學說に、如何なる異同あるかに至りては、今日の世、之を知るもの蓋し稀なり。若し儒教をして、古來東洋諸國の道德、倫理、政治法制、學問教育等の有らゆる方面の關係を有せざらしめば、其流派學說の如きは、深く問ふを須ひざれども、今日我國の情態は、上下都鄙を通じて、未だ然ること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隋唐交通以來の事は姑く

第拾六卷

傳習錄

三輪執齋講

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藏版



漢籍國字解全書